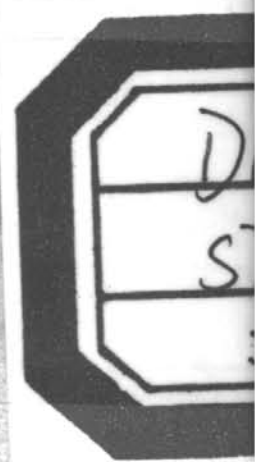


蘇聯歷史科學院編

近代新歷史

杜克
克
新中國書局發行
展
譯

北京大學圖書館



近代新歷史

(第一分冊)

歷史叢刊之四
杜克展譯

近代新歷史

編者 蘇聯科學院
歷史研究院

譯者 杜克展

出版者 讀書出版社

發行者 東北現名光華書店
新中國書局

開封·鄭州·徐州
北平·天津·石家莊
濟南·濰坊·煙台

一九四九年四月長春再版
發行一萬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 50. 0001—10,000.

目次

引言.....一

第一篇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歐洲

第一章 一七八九年前歐洲和殖民地底政治概況.....三

西歐諸國與奪取世界殖民地霸權的鬥爭——中歐、南歐及東歐諸國——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底衰落，土耳其底衰落——歐洲諸國底政體——各國間經濟關係底增長

第二章 十八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中的英國.....一五

資本底積聚——農業革命，農民之被剝奪——工業革命底開端——手工工廠和採用機器的條件——改良的蒸汽機底發明——冶金業、石炭——工業無產階級——十八世紀末葉英國底政治生活——亞丹·斯密——新興資產階級的理論家

第三章 北美獨立戰爭和合衆共和國之建立.....三二

三種殖民地——宗主國和殖民地間的衝突——第一屆大陸會議——殖民地之脫離英國——獨立宣言——亞美利合衆國底第一次憲法——作戰的過程——獨立戰爭總結——謝斯暴動——亞美利加合衆國底憲法——革

命戰爭底總結——殖民地依賴底消滅

第一篇 十八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第四章 德國的專制封建制度及其危機…………… 五三

緒言——革命前夜的德國經濟狀況——工業的狀況——政治制度——資產階級——工人

第五章 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底發展…………… 七〇

法蘭傑·魏德特爾 (1694—1778)——孟德斯鳩 (1689—1755)——盧梭 (1712—1778)——百科全書派

——重農學派

第六章 革命前夜的君主政體…………… 八二

路易十六

第七章 大資產階級獲得政權…………… 八九

三級會議選舉——第三等級底意見書——三級會議底開幕——三級會議轉變為國民會議——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御前會議——攻佔巴士提獄——大資產階級獲得政權——一七八九年八月五日——十一日的法律——人權宣言——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六日的運動——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大資產階級組織政權——一七九一年的列·諾古立法律——歐洲與法國革命——路易十六底逃亡——反動勢力底增長——俱樂部及其作用——立法會議 (1791. 10. 1—1792. 9. 20)——戰爭危險底增加——吉倫特派與雅各賓派對於

將臨的戰爭態度——同奧國戰爭——一七九二年八月七日起革命——一七九二年的巴黎公社——一七九二年九月的日子——國民會議——吉倫特派獲得政權——國民公會中的黨派鬥爭——路易十六的審判——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的羣衆革命運動——吉倫特派與雅各賓派對於最高價格的態度——「瘋人派」——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革命原因

第八章 雅各賓派的專政·特米多爾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革

命的政變.....一五六

組織革命的專政——雅各賓派底土地法——一七九三年的憲法——「瘋人派」反對一七九三年憲法的鬥爭——一七九三年九月五日的運動——組織革命政府——公安委員會——國民公會的特派員——革命委員會——組織勝利——改造軍隊——與俄國鬥爭——雅各賓集團內部的鬥爭——「瘋人派」底歷史意義——丹敦派——特米多爾月九日

第三篇 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

第九章 特米多爾月黨的國民公會·執政內閣.....二二九

特米多爾月黨的反動——新的富有者的統治——巴貝夫的叛亂——一七九六到一七九七年在意大利和德國的戰爭——「卡姆巴·弗爾米的和約」——弗魯克提多爾月十八日國家的政變·第二執政內閣（1797.9.1798.9）——弗洛利阿爾月二十二日的國家政變——第二執政內閣的對外政策·出征埃及（1798—1799）——

第二次的歐洲聯盟，一七九九年春季和夏季德國的軍事失利——一七九九年夏秋間法國的內政狀況·普勒利阿爾月三十日的國家政變·第三次執政內閣——布魯米爾月十八和十九日的國家政變和執政內閣底倒台

第十章 三總裁政府和法蘭西帝國.....二四

拿破崙·波拿巴軍事專政之階級本質——第八年的憲法——拿破崙專政的國家機關——與第二次聯盟國的鬥爭·「阿梅和約」(1802)·終身的總裁政府(1804—1807)——拿破崙的殖民計劃·對英之戰再起·卡都耳耳的謀叛·宣佈稱帝(1804)——帝國的對內政策·法典·帝國和工人階級——總裁政府和帝國時期德國工業的發展·勞工羣衆的狀況——拿破崙戰爭的性質和目的——當作人和政治家的拿破崙——與第三次的聯盟國作戰(1805)·特拉發兒格爾和奧士特利茲·奧國的破滅·萊因聯盟——與第四次的聯盟國作戰(1806—1807)·伊莫納和阿維爾西塔特·普魯士的潰滅·「齊兒西特和約」——大陸的封鎖——拿破崙侵入葡萄牙與西班牙(1807—1808)·西班牙反對法國侵略軍的人民戰爭——第五次聯盟國(1809)·在齊羅兒和德意志北部反對法國的起義

第十一章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的歐洲和拿破崙帝國.....二七〇

歐洲和法國革命——波爾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英國從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五年——英國的海軍暴動

愛爾蘭的暴動——戰爭和英國的國民經濟——在與拿破崙法國交戰時期英國的政治狀況——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英國的民主學說和社會的烏托邦——工人運動·路十派——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之重組及崩潰——維士特發爾王國(1807—1813)·一八〇九年德國的民族

起義——貝爾洛和法蘭克佛大公國——一八〇七——一八一三年普魯士的自由改良——一七九二——一七九九年
的意大利——意大利在拿破崙政權之下 (1800—1815)——一八〇八到一八一三年西班牙的革命——拿破崙帝國的危機——一八二二年拿破崙侵略軍在俄國——第六次的聯合——一八一三年的戰爭——一八一四年的戰爭和拿破崙帝國的覆滅——拿破崙戰爭的總結

復辟——百日 (1815)

封面畫：自由

法國十九世紀藝術家尤韋·杜拉克魯阿 (Eugène Delacroix) 名作

引言

近代史底第一時期是開端於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直至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前為止。

這是「在各先進國家內資本主義勝利和奠基的時期」*，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及民族解放運動的時期。

開關近代史第二時期的巴黎公社是第一次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第一次實驗。它底歷史意義就在這裏。巴黎公社對於資本主義，對於在十九世紀底最後四分之一時期已達到最高繁榮的資本主義制度乃是第一次的打擊。自十九世紀底最後四分之一時期起，開始了資本主義底衰落時期。資本主義的關係逐漸變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生產力底發展已與恐慌之尖銳和深入及階級鬥爭之加厲不可分

*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近代史教程提綱備考、「研究歷史的指示」、一九三七年黨的出版部出版，二六頁。

離了。自巴黎公社起，「資產階級底下降」時期已開始了。資產階級底「挖墓人」——無產階級底力量已發展並鞏固起來了。在二十世紀之開端舊資本主義已進到了它底最後階段——帝國主義階段。

近代史底這一時期是自一八七一年開始直至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大革命和帝國主義大戰終結前為止。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俄國資產階級底統治而開闢了人類歷史底新時代。現代史就是以它爲開端的。

對於近代史和現在史的研究是在揭露和指示出一切資產階級革命與偉大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是有根本的、原則的差異之處。在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中都是一個剝削階級底統治代替了另一個剝削階級統治。只有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才消滅了一切剝削階級並從根改變了蘇聯廣大勞動羣衆的地位。

社會主義革命粉碎了一切鎖鏈並把人民從各式各樣的剝削中解放出來，從根改善了人民底物質狀況，永遠消滅了民衆底無權地位而開闢了各民族間真正的密切國際聯繫的前途。

第一篇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歐洲和北美

第一章 一七八九年前歐洲和殖民地政治概況

西歐諸國與
奪取世界殖
民地霸權的
鬥爭

如果在十六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會是歐洲最強大的最富庶的商業和殖民地國家，那末到了十八世紀初，它們便已經喪失了它們以前的地位。十六世紀末的尼德蘭革命，對於西班牙勢力是一種嚴重的打擊。一五八八年「無敵艦隊」底覆滅，最後摧毀了西班牙在海上的勢力。由於一七一三年「烏得勒支條約」底結果，西班牙除巴利阿利羣島以外，喪失了它在歐洲的許多國外領土。但是在歐洲以外，它仍然擁有龐大的殖民地：在非洲有要點休達和許多其他領土；在美洲有四個小王國（墨西哥、新格拉那達、秘魯、布宜諾斯艾利斯），三個海軍總督領（智利、加拉加斯、危地馬拉），北美的兩個大州——路易斯安那（七年戰爭後，西班牙由法蘭西取得的）和佛羅里達，以及西印度羣島（古巴、波多黎格和東部聖多明格）。

葡萄牙甚至在失去了它從前的勢力後，也仍然保持有不少的殖民地。在南美，它佔有富庶的巴西；在非洲大陸，佔有殖民地剛果和莫三鼻給；在印度，佔有果阿和第烏島；在中國佔有澳門；在大洋洲和

大西洋，佔有許多島嶼。

有一個時期，曾可以認為：殖民地霸權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移予尼德蘭。在十七世紀前半葉，「聯合州」曾是歐洲最富庶的商業國家。荷蘭的船舶——「海上馬車」——不僅給尼德蘭本身底商業服務，而且給其他歐洲國家底商業服務。用荷蘭政論家尼克佛爾得底話來說，就是尼德蘭人「自各國採蜜」。尼德蘭人說：挪威是他們底森林，萊茵河岸和加隆納河岸是他們底葡萄園，德意志、西班牙和愛爾蘭是他們底羊圈，普魯士和波蘭是他們底穀倉，印度和阿剌伯是他們底果園。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裏，可以買到由最速的國家運來的商品。一六〇九年創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不但貸款給個人，而且貸款給全國。

「聯合州共和國」（尼德蘭）以最富庶和最強大的荷蘭州為首，由歐蘭族出身的總督（世襲的統治者）來統治。在歐洲，除其基本的七州*以外，加入尼德蘭國家的尚有布拉班特**底一部分和福蘭德斯底北端。在歐洲以外，尼德蘭最重要的殖民地是非洲南端底地角殖民地***在亞洲是錫蘭島和印度馬拉巴海岸及科羅曼得海岸上的殖民地，尼德蘭在日本也同樣有過據點（長崎附近的島嶼）。此外，在大洋洲，它們還有爪哇殖民地，又轄有蘇門答臘一部分，婆羅洲一部分、摩鹿加羣島和西里伯斯。在美

* 七州——荷蘭、西蘭島、赫爾多恩、烏得勒克、歐維爾、伊塞爾、福里斯蘭及哥羅密根。

** 布拉班特——比斯利中部之一州

*** 地角殖民地——即今之好望角。——譯者註

洲，屬於它們的有荷領圭亞那和安的列斯羣島底一部分，由此看來，在十七到十八世紀，尼德蘭會是頭等殖民地強國。

但是在十七世紀和尼德蘭並駕齊驅爭奪世界霸權的還有法蘭西和英國。在十七世紀，法蘭西在美洲掠奪了大批的殖民地（加拿大、路易斯安那）並開始征服印度底內部諸州。在路易十四（一六六一——一七一五年）時，法蘭西在歐洲奪取到將近一百個小領土，其中包括福爾德斯底一部分、福爾母·康特和斯特拉斯堡。十七世紀末是法蘭西底極盛時代。但自從掃除那妨礙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許多障礙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在十八世紀開始在英國顯露出來以後，情勢就激烈地改變了。還在革命底過程之中間，英國就已經給尼德蘭以致命的打擊，而以後（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中）它有時和被打敗的敵人（尼德蘭）聯合着，對法蘭西又進行了許多長期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英國都是勝利者。在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時期中，法蘭西所遭受的損失是特別嚴重的。由於這次戰爭底結果，法蘭西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它所征服的印度領土底大部分和幾乎全部北美的轄地。在法蘭西所殘餘的殖民地中其作用最大的是它底西印度殖民地聖多明格。

促成法蘭西失敗的是：它底殖民地人口稀少——在這些殖民地中僅有很少一些貿易所和要塞地區，其中守軍亦很少。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這些地區底基本居民是商人、僱員和軍人。在人口稀少的法蘭西的北美殖民地中，全部計有居民八萬人，而在英國的殖民地中居民則在二百萬人以上。英國殖民地之

所以能在人口數目上佔這樣的優勢，是因為英國底農民由於圈地喪失了土地以後，就大量地移居到殖民地去。像在北美的這樣一類的英國殖民地發展得很迅速，需要許多英國的商品，而在戰時也就可以出動大批的軍隊。

位於兩大島和一些小島上的聯合王國由大不列顛（英格蘭本部與威爾士以及在一九〇七年併入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組成。愛爾蘭還在十七世紀，也就是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底時期，實際上就已經合併於大不列顛。愛爾蘭的土地有很大一部分為英國貴族式的大地主所強佔。但形式上愛爾蘭仍然被認為是獨立的國家，有它自己獨立的國會（到一八〇〇年）；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底國王同時也就是愛爾蘭底國王。

在歐洲大陸上，英吉利王國還屬有德意志選帝侯國漢諾威。一七〇四年，英國佔領了封鎖地中海入口的西班牙強大堡壘直布羅陀。葡萄牙和尼德蘭對英國有很大的依賴性。英國在美洲也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十三個殖民地、西印度羣島和圭亞那，在非洲有岡比亞河口和塞拉勒窩內海岸。此外，它還轄有聖海倫島，而且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又在澳大利亞取得了大批的領土。

意大利及德意志諸國家，自從與東方的交通被截斷後，就遠離開世界的貿易航路，長久地進入衰落狀態，並且在它們之間聯絡也很薄弱。德意志諸國形成了日爾曼民族底神聖羅馬帝國。這個帝國包括三



日（更正確地說二九六）個獨立的國家，其中有八十個國家面積不及二百平方公里。在這裏，有四萬普通封建領主底采邑，約有同樣數目超世俗的封建領主——主教、騎士集團——底轄地。在這些采邑底領主中有許多是他們領地底小君主，處於某個較大的君主底保護之下。像這樣小的附屬國家在一千以上。

一切這些國家底共同元首是哈布斯堡族皇帝，他是由八個最強大的選帝侯選舉出來的。在戰時，皇帝指揮由各個國家所出動的軍隊，而最小的國家則各裝備兩個兵士。爲了協議重要的問題，在皇帝主持之下於累根斯堡召集由各國代表所組成的貴族國會。一般認爲：皇帝也握有帝國底最高裁判權。

事實上，皇帝底權限是極其有限的，因爲他既無常備軍，又無錢財，因此他沒有可能使各個國家特別是比較大的國家服從於他。

自十七世紀開始，由中歐諸國中分出兩個強國，它們到了十八世紀末便開始在國際政治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其一就是霍亨族倫王朝所統治的普魯士王國，另外一個是哈布斯堡君主國，奧地利在其中佔有很大的勢力。

普魯士和波蘭的鬭爭，對於普魯士的強盛起了重大的作用。它和進攻歐洲鄂圖曼土耳其人所進行的鬥爭促成了和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聯合。

一七八九年，屬於霍亨族倫王朝的，在普魯士王國中都有包括柏林在內的勃蘭登堡侯國，在西部有

薩克森底一部分和維士特發利亞底一部分，在東部有西里西亞、東普魯士及「西普魯士」，在北部有帕麥拉尼亞底一部分。

版圖。
屬於哈布斯堡族的，除奧地利以外，還有匈牙利和斯拉夫國家，但後者並沒有加入神聖羅馬帝國底

哈布斯堡君主國，和沙皇俄羅斯一樣，是堪稱「民族之獄」的。極其少數的德意志地主統治了兩千餘萬的馬扎爾人（匈牙利人）、達克·羅馬尼亞人、波蘭人、捷克人、烏克蘭人、斯拉伐克人和塞爾維亞人。奧地利人則支配了意大利人口佔大部分的羅爾和北部亞平甯半島上的意大利本土。

哈布斯堡族在歐洲龐大的國外領土是一七一三年所取得的南部尼德蘭。

但是在十八世紀，奧地利君主國失去它領土底一部分。一七三五年，它把兩西西里王國讓予西班牙布爾邦族。一七四八年，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以後，它又把帕爾馬公國讓予拿破利布爾邦族。在一七四二年——一七四五年，於不利的戰爭過程中，奧地利喪失了西里西亞底大部分，該地為普魯士所奪。

如果在神聖羅馬帝國雖然僅有某種公眾機關底一點象徵的話，那末在意大利諸國，那是任何公眾機關都沒有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同樣都被稱為「無組織的領土」。

在意大利有兩個富庶的獨立共和國，在這裏政權屬於少數的貴人和名族，這兩個國家就是威尼斯和熱納亞。米蘭、帕爾馬公國和脫斯加納公國位於奧地利勢力之下。摩登那屬於意大利公爵家族埃斯特。

在南部，拿破利王國和西西里則處於西班牙布爾邦族底勢力之下。這兩個國家合在一起形成兩西西里王國。

在意大利中部位有教皇領地，以羅馬爲其首府，屬於天主教主，羅馬教皇。屬於他的還有法蘭西南部的一小塊地方——亞威農。

瑞士由十三個幾乎是獨立的國家所組成。日內瓦和瓦利斯被認爲是與瑞士聯盟的共和國。

地中海上重要的戰略據點馬爾他島，自一五三〇年即爲騎士（耶路撒冷，約翰級的騎士）所佔領。

他們被查理士五世派遣到那裏，以造成與回教東方特別是與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海盜作戰的前哨。

擁有龐大軍隊的俄羅斯帝國於十八世紀末在國際政治上會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十八世紀，被俄羅斯併吞的：有瑞（瑞典）屬利福蘭、愛沙尼亞、因格利亞和其他由瑞典人手中奪來的土地，有波屬利福蘭及由波蘭割取的波蘭屬和別洛露西亞屬的諸州，有奪自土耳其人而最後於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始確認爲俄羅斯領土的亞速海和刻赤，有在一七八五年由韃靼人掠取來的克里米亞和庫班河北岸。

在歐洲佔有巨大領土的波蘭由邦畿、也就是波蘭王國本部、立陶宛大公國和右岸烏克蘭組成。大貴族和小貴族，有它們自己等級的代表機關——貴族國會。

北部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瑞典與屬有的挪威丹麥，正如位於歐洲南部的鄂圖曼帝國（土耳其）一

斯堪的納維
亞諸國底衰
落。土耳其
其底衰落

樣，在十七到十八世紀中便失去了它們以前的地位。挪威還在十六世紀，就已歸於落後的封建的丹麥。屬於丹麥君主國的還有冰島和格林蘭底可以居住的西北沿岸。瑞典領有亞爾羣島和帕麥拉尼亞底一部分（神聖羅馬帝國領土上的瑞屬帕麥拉尼亞）。在十八世紀內和十九世紀初，俄羅斯從瑞典搶得了許多的土地。

土耳其也衰落了，因為由於多次戰爭底結果，它不得不把它在黑海沿岸的一部分領土讓予俄羅斯，根據一六九九年「加爾洛維茨和約」它又喪失匈牙利於哈布斯堡君主國。

雖然如此，土耳其仍擁有很大的領土——安那脫利亞、敘利亞、古爾的斯坦、土屬阿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基浦爾島。在非洲，土耳其人還領有埃及和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被視爲土耳其政府底藩屬。

歐洲諸
國
底政體

上述各國大多數是些專制的、絕對君主專制的國家（如法蘭西、普魯士、俄羅斯、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等）。

有一些國家是貴族式的共和國。這些國家底政權握在富人、商人、名閥和貴族底手裏，並且是世世相傳（威尼斯、尼德蘭）。瑞士，如上所述，代表十三個聯合得很薄弱的共和國，在這些共和國裏，在城市以下還有城市貴族（一方面）和農民及手工業者（另一方面）之間會進行殘酷的鬥爭。

這些共和國一點都不和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似，因為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政權屬於在選舉中獲得勝利的政黨。在尼德蘭、在威尼斯共和國和熱納亞共和國，是為中世紀的等級制所統治。

在歐洲封建絕對君主專制國家底體系中，英國在十七世紀突破了這個鎖鏈，在這裏立憲政體於保持君主制度的情形下，經過頑強的鬥爭以後獲得了勝利。

在英國，於十七世紀革命後，確立了資產階級君主國，有由兩院組成的國會，後者屬有立法權。執行權雖委於國王，但實際歸予國會，以後又轉予內閣。而內閣則依靠於下院議員底多數。不過在這個國家裏，工業資產階級在法蘭西革命底前夜，還沒有掌握全部國家政權。在國會裏，保守黨和自由黨輪流統治。這些政黨都依靠於土地佔有主和財閥，其中保守黨牢固地站在保護一切貴族特權的立場上，而自由黨（自十八世紀末）則傾向於滿足工商業資產階級關於改革選舉權的要求。

幾乎在歐洲所有的國家裏，在資產階級——大商業企業主和手工工廠主——和仍然是統治階級的地主和封建領主之間都進行了殘酷的鬥爭。

十八世紀末，在許多歐洲封建絕對君主專制國家裏，都有過實施改良的企圖。在法蘭西，自一七七四年後，曾發生過有名的土爾戈「改革」，但其效果是極其短暫的。在奧地利，於馬利亞·特勒西雅時，及其後，於約塞夫二世時也曾進行過減輕農奴處境的企圖。西班牙於查理十三世時，葡萄牙於塞斯一世及其隨巴爾首相時，丹麥於克利斯泰七世及斯特魯因霍時，都曾實施過許多資產階級改革，但是所

有這些爲國王權力或皇帝的權力所施行的改革都帶有折衷的性質。不僅如此，這些改革引起了貴族和僧侶底激烈反抗，而對於一七八九年前統治全歐的封建絕對君主專制制度在本質上沒有能够有任何的改變。

波蘭雖稱爲共和國（波蘭立陶宛王國），但事實上是君主國。這是一個有多數貴族（富有的地主大貴族及多數中小貴族）和極端受壓迫及破產的農民的國家。大小貴族對於國王是很獨立自主的，國王底權限是些微不足道，波蘭貴族國會議員底決議只有在一切代表一致決定之下才能有效。如有一個人提出反對，這就可以推翻貴族國會議員底決議（波蘭貴族國會議員底這種特權叫做「表決自由」）。不僅如此，並且在大小貴族底所在地週期地組織了地方貴族小議會或貴族聯盟會。此等會議，認爲它們有權取消中央貴族國會議員底決議。

工業（行會及行會以外的職業）在一個爲地主們所弄得破產的國家裏，是處於極端衰落的狀態中。波蘭遭受到它比較強大的鄰國——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底蹂躪，這些國家開始瓜分它。在第一次瓜分（一七七二年）時，俄羅斯奪取了別洛羅西亞和其他的幾個州，奧地利奪取了波森。法蘭西永久同盟者波蘭底削弱，給予了法蘭西在歐洲的威望以打擊。

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八世紀這個期間，在工商業底性質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封建制度底極盛時代，是一種自然經濟，而各國間的聯系是薄弱的。商業主要地是以奢侈品來進行。

各國間
經濟關係
底增長

在十八世紀，各國間的聯系大大地加強了。

法蘭西向地中海東部國家（利萬特）輸出紗、絲、金屬製品、肥皂等。由法蘭西向歐洲各國輸出的有葡萄酒和奢侈品——花邊飾帶、磁器、上等玻璃、花氈以及其他在歐洲統治的封建階級所需要的物品。

向英國以及向奧屬尼德蘭（福爾德斯、布拉班特），由法蘭西輸出農產品——穀物、羊毛、葡萄酒。此外法蘭西商人還以奴隸和殖民地商品，進行一種中介的商業。

英國的商業達到很大的規模。英國，因在十八世紀後半葉便開始了工業革命，所以需要大量穀物，這些穀物由其他國家，主要地是由神聖羅馬帝國運來。

由德意志經過漢堡給英國運去木材；由意大利和法蘭西、英國得到羊毛；由瑞典、俄羅斯和美洲殖民地得到鐵。英國的棉織品，法國的葡萄酒和奢侈品佈滿了全歐洲。當英國由於掠奪殖民地而致富，在國內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而輸出大部分是工業產品時，普魯士和奧地利仍然輸出農產品。在這些農奴制的國家裏，和在爲農奴制底鎖鏈所束縛的俄羅斯一樣，同樣也開始了工業底發展和資本主義關係之侵入農村經濟，雖然其進度比較英法爲遲緩。

在哈布斯堡君主國底領域範圍內，在波希米亞，於十八世紀末，計有幾十萬工人。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成爲巨大的紡織手工工廠中心。奧地利向土耳其領地進行繁榮的貿易。

及至十八世紀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在歐洲各國中，在農業底狀況和農民底處境上存有截然不同的區別。當在英國十四世紀後農奴的勞動已開始爲工役、佃地、而最後爲僱傭勞動所排擠時，在歐洲東部（在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農奴制度却達到了它底最高峯。

在農業的法蘭西，封建的關係仍然佔着優勢，但不是採取農奴底奴役形式，而是採取佃農奴僕底工役形式。甚至當貨幣地租（例如在法蘭西）已盛行時，而地租在絕大多數場合下還是以數代不變更的數量來徵收着。地租超過了利潤。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在一七八九年前，在全歐佔統治地位的是封建農奴制度的關係，但同時到處都在成熟着資本主義底因素，只是各自採取的形式不同與程度不一樣而已。

歐洲資本主義底產生和發展是伴隨了對美洲、亞洲及非洲土著居民的殘酷的壓迫和野蠻的掠奪。在北美、中美和南美，在印度和非洲，英國人和法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爲了奪取殖民地，在他們中間進行了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底結果是英國得到了勝利。這個鬥爭一直到以後仍然在繼續着。

中國和日本與歐洲各國及美洲的聯系是非常薄弱的，特別自十七世紀中葉——自滿洲人征服中國和日本把歐洲人驅逐出去的那時代起。

到十八世紀末，世界地圖上會有許多空白。在亞洲，非洲和美洲，許多龐大的地區還不爲歐洲人所知悉。

第二章 十八世紀六十年——七十年代中的英國



英國在十七世紀革命之前原爲一個二等國家，而到十八世紀底最後三分之一時期則已不僅成爲了一等的國家，而且還是世界第一商業和殖民地強國，並有相當發展的工業。航海法大大幫助了英國商業之發展。英國強大的商船隊和軍艦隊在戰勝舊日的競爭者——尼德蘭和法蘭西，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各殖民地所進行的掠奪使大量資

本流入了英國。

與各殖民地所進行的掠奪式的通商，有時使英國人一次買賣能得厚利竟達百分之二千。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漸侵入印度內部，使印度國家服從於它，它在印度既握有政權，於是對於中國有利的通商又得到了壟斷。在印度沿岸的航行成了東印度公司高級職員特有的權利。食鹽、鴉片和檳榔的壟斷，也積大米到荒年高價出賣等等的投機，給了各商業公司以駭人聽聞的巨大利潤。

販賣奴隸亦給英國以巨大的收入。當時在英國北美各殖民地共有五〇〇、〇〇〇黑奴之多，十八世

紀七十年代之初在利物浦有九十六隻輪船專門用來販運奴隸。

殖民地政策和與它密切聯系着的戰爭使英國國債大大增加。自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九年，尤其因北美戰爭之失敗，國債已由一萬萬二千二百九十萬增加到二萬萬三千八百二十萬鎊，即是幾乎兩倍於原來的。這就是說：放國債的富人大大地發了「洋財」。

在英國國內，因對手工業者和手工業工廠工人的剝削，以及經過地租形式對僱農的剝削，亦積累了大量資本。

還在十七世紀，在英國就開始了織布（爲商船用的織布）的、製紙的、製硝（造火藥用）的、開鑛的等等工業股份公司。

由此看來，大生產底第一個條件——資本底積累——在英國比歐洲任何其他的國家已經充分地具有了。至於大生產底第二個條件——自由勞動力問題——也是一樣。

農業革命
· 農民之
被剝奪

在中世紀曾經編成過佩劍帶弓令人可怕的步兵的那些自耕農，曾在克倫威爾軍中作過戰鬥的那些自耕農到十八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已經幾乎完全消滅了。這些自耕農大部分變成了僱農，破產的農民漸漸形成了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一七七年阿士蘭·雍格會寫道：「對於所謂自耕農的這類人底滅亡我實深爲惋惜。應當真實地講：我

們國家之所以能保持自己底自由乃是他們底功績。」英國歷史家在他們底新著作中寫道，在十九世紀底

三十年代所進行的最後圈地行動會經常引起喪失土地的自耕農無情的抵抗。一八三三年國會於農業的報告已經指出自耕農幾乎在英國一切諸侯領土內都完全消滅了。

英國歷史家和文學家（例如果爾德·斯密在他底名詩「拋棄了的村莊」裏）都悽慘地悲哀着英國自耕農的破產。因資本主義關係在農村裏的勝利而引起的土地底廣泛被剝奪，對於農民確實是非常難受的。在農村中資本主義關係底發展，對於基本農民羣衆是一個極端痛苦的過程。但在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底進步方面就是無產階級底形成。凡私有土地的自耕農瓦解得最迅速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美國）都是最先進、最進步的國家。那裏形成了廣大的國內市場，工業迅速發展，並且勞動羣衆底狀況亦較那些農奴關係或小私有土地的農民保存得較久的國家（普魯士、德國），痛苦較輕。

英國在十五世紀早已開始了的農業革命，到十八世紀底最後三分之一時期底開端，就已經完成了。英國最大的土地佔有主爲貴族式的大地主，他們自己不經營農業，而把土地巨塊地租與農莊人。資本主義式的農莊人僱用工人或轉租小塊土地與二層佃戶。中等地主和小地主通常僱用工人以營農業。茅舍貧農和毫無私產的僱農成爲農村人口中的下層。

早自中世紀以來在英國保留着一種風俗：凡能在一個夜間在荒地上修好一間茅舍並在舍內裝好火爐的，他就可以得到允許在這茅舍中居住。這種僅有一間茅舍，間或在茅舍邊還有一小塊土地的窮人就叫做茅舍貧農，他們與僱農都爲農莊人、或中小地主工作。

在英國公社的土地所有權和小私有的自耕農之消滅而轉到大型的農業經營，就使改良的農作方法可以應用了。十八世紀末英國底農業會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那時在英國已採用了種子輪換的栽種法、深耕法、耙地法、土地排水法、人造肥料（泥石灰），牧畜業亦有很大的成功。獨格姆之牛和約克西之豬已聞名全歐。

英國對外貿易底性質大大改變了。在十八世紀末之前，英國會以穀物爲出口，而到十八世紀之末則開始以穀物爲入口了。因毛織物工業底發展（還早在一六六〇年）英國國會禁止運毛出口，而在十八世紀之末英國出口底三分之一爲羅紗，法蘭絨以及各種毛織物。

英國因毛織工業底發展，大大縮小了耕地面積而擴大了羊羣和有角牲畜（其肉銷售於各大城市）底牧場。

在經濟大大高漲，市場不斷擴大的條件下，手工工廠式的工業已經不能滿足，增漲了新的要求，於是英國在十八世紀出現了機器並在歷史上第一次開始了建築具有機械裝置的、有成百工人的工廠。由於機器發明和大型機器工業之產生，於是就開始了新的基本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在英國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已在基本上完結了。

英國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毛織工業已經普遍到了全國，而其主要地區則爲英國底中部，在里子和哈里法克斯周圍，在諾利奇附近和在納曼斯及布利斯拖運河之間的西南區。在各工業區幾乎全部農村居

工業革命
底開端

民都參加毛作業，例如一七七〇年在蘭加西特伯爵領內的一個村莊五〇——六〇家田莊人中只有六家或七家才能專門務農，其餘各戶除農作之外，都紡毛或織毛，或者紡麻、織麻。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底一個報告中指出里子附近「已沒有一家田莊人能單以農業一門就可以維持其生存的」。

達尼葉爾·德福在一七二四年對於這些工業區之一描寫道：「只要你一到諾弗爾克，你就可看見在整個地區上都有一種忙碌熱鬧，人流擁擠的現象。」確實在這裏有一個諾利契城市，但在它底四周還有十幾個商業地區和很多的大村莊，「它們底規模之大和居民之多可以與他國底城市相倫比……」。「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居民所做的事情：旭日方昇，陽光初露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見幾乎在每家屋前都擺有一架掛紡織物的架子，在每個架子上面都是掛着一塊普通的布、絨、呢——此地製造的三種織物。」

分工大大提高了勞動底生產力。「資產階級底政治經濟學鼻祖」亞丹·斯密對於在手工工廠內分工之如何高度發展會為之驚嘆不已。下面一段就是他對於扣針手工工廠的描寫：

「一個工人抽鐵絲，另一個工人把它整齊，第三個工人把它切斷，第四個工人把它磨尖，第五個工人磨它底另一端以為裝置針頭之用。單是針頭底製造又成為兩個或三個獨立的手續；裝置針頭成為一個特別的手續，磨光扣針又是另一種手續；甚至把扣針包在紙內也成為一類完全特殊獨立的工作。這樣一來。製造扣針的勞動約分為十八種不同的手續，在有些工廠內每一種手續都由獨立的工作。」

工人去執行，……這十個工人每天能造扣針約十二磅。每磅鐵能造中等長短扣針四千多個，因此十個工人能共作扣針四萬八千多個。倘若這些工人各自獨立互不配合，那末，在他們之中自然沒有一人能在一個工作日做出二十個扣針，甚至連一個扣針也做不好。換言之，他們能做的還不及現今把各種不同的手續巧妙地分開和互相配合的條件下所能做出的二百四十分之一，甚或四千八百分之

一。」
分工在手工工廠內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很易了解的：「在手工生產底基礎上，除了分工這種形式的進步外，別種技術底進步是不可能的。」*

在手工工廠內，工人通常把一部分工作帶回家裏去做；只有某些工作才在廠主底工廠內做。例如在毛織業中，首先洗毛一事項要聯合在一個工廠裏去進行，最後毛織物底滾平和鮮染也應如此。因此在廠主底工廠內只進行了生產底開端過程和末尾過程。在自己家裏幹活的工人漸漸變成了僱傭工人。在自己家裏幹活的工人只做製成商品過程中的一部分工作。在英國除了這些在自己家裏為手工工廠幹活的工人外，還有家庭手工業，那裏沒有分工，家庭手工業者製造某種商品（例如皮、紗等）是從頭至尾都是一手做成的。

手工工廠創造出了許多採用機器需要的技術和社會條件，把勞動分為最簡單的手續，這些手續可用

手工工廠
和採用機
器的條件

工廠極有限的生產機器去完成；鍛鍊出靈巧的工人，他們能發明機器。但是一天機器沒有出現，則手工可能與十八世紀末期對商品迅速擴大的需要之大大脫節的現象一天仍然存在。此外，手工工廠需要熟練勞動，因此較賤並較馴服的勞動——女工和童工——也就很難大規模地使用。

手工工廠已具着資本主義的性質，但它不能包括全部社會生產而從根改變其性質。只有機器之出現才使資本主義式的工業得到完全的勝利。

政府底限制，尤其在毛織業內的限制，阻礙了英國工業底發展。例如政府爲要關照出口之發展，它對於織品之質量實行監視。特派監視員對織品之寬度、長短和重量都加以檢查。凡被允許出賣的織品必須蓋上印記，否則不許進入市場或店舖。所有這些限制都妨害工業發展並使各種新技術、新方法都很難採用。

因此，技術的改良不是始於陳舊的毛織業——那裏特別嚴密地使用了詳細規定的各種限制——而是開端於新興的棉織業——那裏限制較少。在這一領域內的第一次大改良就是在1733年加伊發明的織布的飛梭。

在加伊之前織布者用手擲梭於經線之間。在加伊底發明之後，織布者用腳踏動踏板拉梭不斷左右往返。加伊底發明加速了織布的過程。於是引起紗底缺乏，因之紗底價格和紡紗的工價都大爲增漲，結果

就有使紡紗的過程加快和使紡紗的成本減低的要求。

同年又有路易斯和瓦伊雅特底紡紗軸的發明。原來要使棉花能紡成紗，先用梳（通常是鐵的）梳棉花，使其絮排列成平行的狀態，而成爲薄層的絮。這樣薄層的絮，用細軸抽之，就成爲細而易斷的紗，這叫做鬆紗。爲要使鬆紗不容易斷，就須要把它搓緊。在路易斯和瓦伊雅特底紡紗軸未發明之前，這種搓紗的過程是用手指去做的。路易斯和瓦伊雅特發明一種細軸，這些細軸平行排列，各以不同的速度迴轉着，於是就把紗紡好了。這種紡紗的細軸就代替了人的手指。

但路易斯和瓦伊雅特底發明因構造不良未能實用。以後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發明了一種機器，它把工業本身的性質完全改變了。一七六五年木匠哈爾格利夫士發明了「珍妮」機，這是以他女兒底名字來作紀念的。

哈爾格利夫士造了一種不大的機器，不要人底手指就把棉花變爲細勻的紗而且同時可紡十六條紗。他底這種機器不大，每個手工業者都可把它放在自己底小工作室內。這種機器也有它底缺點，紡的紗太細、不牢實、容易斷。

一七六九年製造出一種阿克萊特水力機。阿克萊特原是一個理髮匠，他也與那時一般的理髮匠一樣，同時又是司藥和機械師。

歷史家證明了阿克萊特不是一個發明家，他不過精通了別人底發明而已。但是阿克萊特在歷史上個

若不算一個發明家，也要算一個工廠主。一七七一年他建築了第一個自動發動機（水力機）的工廠。水力沖動了整排紡紗機運動，於是這些機器就紡出牢實的（雖然很粗的）紗。倘若過去哈爾格利夫士底機器是可裝置在家庭手工業者底家裏或者裝置在那些在家裏為手工工廠幹活的工人們底家中，那末現在阿克萊特底機器則需建築三四層樓大洋房的工廠了。在阿克萊特式的一個工廠裏就可容二百、四百、六百以至更多的工人。於是機器工作的大工廠就產生了。

隨紡紗工廠之產生，又出現了織布工廠。

會有一個名加特萊特的人原來準備得一教會頭銜。但有一次他去休養，途中偶聞一件新發明是能得到如何之多金錢的。於是實際主義的加特萊特就放棄了他底教會頭銜的念頭，而開始了設計一種自動織布機，竟於一七八五年得到了成功。

織布和紡紗之機械化又引起了許多有關紡織的別種機器之發明和改良。如潔棉機（清洗棉中之混合物的），改良的梳棉機（自動的梳齊棉花之絮），自動的捲紗機等。

在紡織工廠裏不僅有很多同樣的機器並且出現了機器底系列，在這機器系列中半成品之製造是由一架機器傳遞到另一機器。過去各工人間複雜的分工，現在以採用機器系列來代替了。

此外，還須指出改善布疋的兩種發明。一七八五年法國化學家貝爾托勒發現了氯能漂白布疋。於是就無須像過去那樣把布疋洗後放在草地上去漂白。同年湯姆士·白爾又發明了鮮染布疋的新方法：把顏

料塗在圓筒上，圓筒旋轉，布一經過圓筒鮮染就成功了。布足顏色鮮艷且種類很多，於是更擴大布足底銷售市場。賤價的布足找到了廣大的銷貨市場——它底買主不僅在工業城市裏而且在鄉村角落裏，甚至在殖民地內。

在某一工業部門內生產方法底改革必然會波及到其他的部門，蒸汽機底採用對於一切工業部門都有極大的意義。

改良的
蒸汽機
底發明

第一批機器式工廠內的紡織機之發動是使用水力，這是很不方便的。因為工廠不能建築在城市內，而須建築在有水力的鄉間；不能在交通方便的道路，而須沿着水流；此外廠主又不能不付土地佔有主以巨大的地租。

因此要求有一種在任何地方都能裝置的發動機，這種要求就使瓦特發明了改良的蒸汽機。以前從礦井裏抽水出來的原始蒸汽機還早在十七世紀末葉就已使用了。牛可門底機器在一七二〇年已有四百五十五立方英尺容量的汽鍋，其汽管寬二英尺半，高為九英尺。但是這種機器價值是非常龐大，而工作則很緩慢。

蒸汽機底根本改良會為格納斯哥大學實驗室工作者詹姆士·瓦特所完成。他在一七六三年製出了一種新設計的蒸汽機。

瓦特曾學過三種外國語——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並研究過世界工程師、物理學家、化學家底

各種傑作。這對於他底機器某些過程的計算和對於某些機件的計算實有莫大的幫助。但是製造機器時，主要地是根據實地經驗，並不需要完全了解在機器內部所發生的一切物理和化學過程底精確知識。

在瓦特底機器內，蒸汽放到汽管裏，不像在牛可門底機器需要用手，而是借助於活塞前後來往，兩弁各自按序開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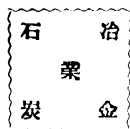
這種機器是雙層動作機：活塞之運動經過傳達的機械作用而轉變為旋轉的運動。瓦特十分了解他底發明底一切意義。關於這一發明他曾在的一封信裏寫道：「需要在我們運河岸邊建築許多製造廠，它們造出一切可能大小的機器以供全球之用。」

此外在冶金方面也有許多重要的發明。

對於企業主來說，改良冶金業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在縮短工作時期。所謂工作時期就是五金底鑄造和製造所需之時間。工作時期愈短，則資本底流轉愈快，因之企業主得利愈多。

在十八世紀中葉之前，鑄鑄是用木炭。但到那時英國底森林已經欲盡燒完了，於是只好從俄國和瑞典運鐵入口。到十八世紀之初木炭已昂貴不堪，大家都想用別種燃料，尤其用石炭代替它了。

經過許多實驗失敗之後，英人德比於一七三五年發現了在鑄生鐵時若在石炭內混以生石灰（未經水



溶解的石灰）則鑄出的鐵質量很好。以後再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德比才把鑄大量鐵的生產也弄成功了。一七五六年他底質量優良的鑄鐵成了功，他底製造廠每日能鑄鐵二十二噸。鑄出之鐵立即賣盡，因此業主大得厚利。

由此看來，還在十八世紀前半葉就已發明了在石灰裏鑄鐵，以取得鑄鐵的方法。一七八〇年發明一種鍛鍊精鋼的方法：把鋼和碎玻璃及炭相混合放在封口的坩堝內燒。最後一七八四年英人柯爾特做出一種鍊鐵爐以石灰為燃料而能鑄出大量柔軟的條鐵。

在這一時期英國有很豐富的質量優良的石灰層，這是英國當時較其他國家特有的優越條件。於是發生了如何運輸大量石灰的問題，因此就開始了許多運河底建築。在煤井很多的約爾里和曼徹斯特間的運河使曼徹斯特煤價賤了兩倍。

英國底製造廠變成了巨大的機械化的企業，它們會使外人看見深為驚歎。

法國礦物學家聖方於一七九六年得到允許參觀加倫製造廠。他描寫製炮部門寫道：「在這些軍用機器——可怕的殺人大炮——之間，在入口的地方放着一些龐大的起重機，各種各樣的絞盤、槓桿、轆轤系列，這些都為移動很多的重物之用。它們底運動，轆轤震耳的尖聲，鐵錘底打擊聲，推動這許多機器的手底活動——所有這些都是非常新穎的，非常有趣味的奇觀。……這樣的部門是很多的，以致離它們很遠的地方空氣都為之燒熱，夜間火光更為鮮艷！……還在很遠的地方我們就可看見一方面是火光滔天

的煤山，另一方面是從鑄鐵爐裏飛奔出來的禾束狀的火花洪流，並能聽見沉重的鐵錘落在鐵鉗上的打聲聲中混雜風箱底尖銳聲。

九十年代之初在曼徹斯特街房上只聳立着一個阿克萊特工廠底烟囪，但在十五年之後，就有五十多個紡紗廠了，其中大多數都是有蒸汽發動機的。

工業無
產階級

機器、工廠、製造廠底出現就引起了對於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生產之排擠。具有生產工具的手工業工人變成了無產階級。但是手工業工人、家庭手工業者 and 手工工廠並不是一下完全讓位於工廠，而是經過了幾十年之久，資本主義的、機器式的大生產才佔得了統治的地位。還在第一批資本主義式的工廠就帶來了很大的不幸，不僅對於破產的手工業者不幸，而且對於落到工廠裏去工作的男工、女工和童工也同樣地不幸。

一七八八年在英國一百四十二個紡紗工廠裏共有三萬五千童工和三萬一千女工，而男工則僅有二萬六千人。教區出賣它們所收養的小孩與工廠，在工廠裏小孩受到拳打、腳踢、鞭笞、擠耳等等毒打。類似傷寒的傳染性熱症在工廠裏瘋狂地流行着。自一七八四年在曼徹斯特城郊一帶開始了瘟疫。

工人如洪流一樣地湧進工廠，於是使勞動變成了不值錢的東西。十五小時的工作日一般認為是正常的事情。

反對機器的鬥爭自英國出現機器的初年就已開始了。例如，布列克白恩底工人把哈爾格利夫士底

「珍妮」紡紗機搗毀得粉碎並迫得哈爾格利夫士逃亡到諾廳格姆。離倫敦不遠搗毀了荷蘭式的機器鋸木廠。一七六九年已頒佈了破壞機器者處死刑的法令。一七七九年在蘭加斯特侯領內參加搗毀機器的工人已有八萬之多，其中一部分且帶有槍支。在克倫福德城內爲要保護阿克萊特底工廠曾把四郊底一切「文明人」都動員起來了。從鄰近諸城市送去了一千五百支長短槍支、一連炮兵和許多彈藥去增援。

以後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裏和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所描寫的那種工人階級底慘狀還早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期內就已開始了。

十八世紀末葉凡到過下議院的外國人都看見過下議院對英王是很重視和尊敬的。

十八世紀末
葉英國底
政治生活

例如議員們都是以立正姿勢來迎接英王和恭聽聖旨。然而這種從中世紀遺留下的儀式絕不影響到英國真實情況。當英王喬治三世（一七六〇年——一八二〇年）會欲違背下議院之意旨而管轄國家時，下院和貴族院都給英王以堅決的反抗。一七八二年喬治

三世原是主張繼續與美洲殖民地作戰的一員。但是兩院都已決定：誰若向英王建議繼續與美洲殖民地作戰，誰就是英王和人民底敵人。於是英王底同一主張者，主張與美洲殖民地繼續進行那種使國家破產且成功無望的戰爭的人，當時的內閣首相諾爾士王公就得到了不信任的投票。因此諾爾士和整個內閣就被逼辭職。諾爾士底承繼人是比特，他在十七年中（一七八四——一八〇一年）不斷地管理着國家。這一時期會是新保守黨統制的時候。新保守黨與舊保守黨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的大土地佔有主底政黨。它與財政

貴族和殖民地商業企業有關係，它實行保護工業的政策。因此比特於一七八六年與法國訂立了新商約，以保證英國商品廣泛地侵入法國市場。

當比特向英王提出組閣名單時，初未得到下議院贊助。於是比特乃決定解散下議院而重新選舉。這樣一來他就得到了新議員們底完全贊助。自此以後，在英國就新開了一條先例：倘若內閣在下議院內失掉了多數議員底信任時，它就可以解散下議院，而重新選舉之。若新議員們對於該內閣表示信任，則該內閣仍然繼續掌政，否則內閣就應辭職，而讓新下院中的大多數之代表去組閣。

在十八世紀這一期間，國會權力愈為增加。為要說明此事只需回憶一下在十八世紀下半葉所發生的驚天動地的威爾克士事件就够了。一七六三年新聞記者兼下議院議員威爾克士在「北不列顛」報第四十五期批評了英王底勅語。因該批評是一篇匿名論文，所以政府發出了一道「通令」逮捕一切嫌疑犯。在搜查威爾克士時，找出了該文底草稿原係他親手所寫，因此就把他逮捕了。然而法官普拉特竟把威爾克士當作議員釋放了，並認為捕人命令既不明具體的人，那末命令本身就不合法。法官以此為理由判了發令的內閣大臣以大量的罰金。

倫敦人民都慶祝這一判決。全城懸燈掛彩，處處繪寫「四十五」期大字樣。但是威爾克士並未逃脫壓迫，在慶祝之後取消了他底國會議席，以示懲罰。

在威爾克士事件所引起的社會運動時期內第一次開始了政治性的羣衆大會。急進派組織了「保障法

權的辯護士會」。它們要求改變選舉法（平權的和全權的代表制）。威爾克斯士事件底結果，威氏復職而重選入國會。由此看來在威爾克斯士事件中反對國會的喬治三世，遭到了失敗。

急進派屢次提出國會改革的問題。還在十七世紀規定的選舉制度已完全不能與當時英國因工業發展所引起的變化和人口底遷移相符合。到十八世紀末葉，許多新工業區在國會裏都完全沒有自己底代表，而許多農業區因圈地的結果已經幾乎變成完全無人之地（「腐朽之地」）反而繼續享有代表權。

充滿反對派情緒的工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們都要求選舉改革的實行。在這一運動底先頭站着的是左派自由黨人（或叫「新自由派」），它們於一七八〇年組織了「政治知識發展社」，該社員中會有這樣著名的國會行動家，如霍克斯和作家謝利且。資產階級底急進派陸軍少校加特萊特（織布機發明家加特萊特之弟），曾於一七七一年公佈了選舉改革計劃，其名曰「工業階級公約宣言」。一七八〇年他又重新解釋了他底計劃：各選區平等、下議院每年進行選舉一次，廢除財產資格和其他一切限制，議員一律領薪，議員不得兼國家的官職。

當時下議院內是大土地佔有主和財政貴族底代表佔統治的地位，因此該院完全拒絕了關於選舉制改革的一切提議。

英國六十年代底急進主義還未表現出十足的生存能力。它還未組織起工業資產階級底國會政黨。

英國資產階級底經濟思想是表現在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格納斯哥大學教授亞丹·斯密底各種著

亞丹·斯密
——新興資
產階級
的理論家

作中。一七七六年他底基本著作「原富」出版了。此書反對在工業中的各種封建障礙，反對各種限制。發展勞動生產力的基本作用，亞丹·斯密認為不在機器而在分工。

亞丹·斯密擁護所謂的「自由職業」即是「生產活動和商業活動底自由」。

亞丹·斯密底理論產生在資本主義底手工工廠時代，那時勞資間的衝突還未帶有
很嚴重的性質，如像以後那樣的，所以斯密在其研究中會嘗試過提出價值問題，尤其是研究過貨幣價值
問題。他證明了：勞動是社會財富底源泉。斯密與奎奈派不同，他認為不僅農業勞動而且工業勞動也同
樣參加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底生產。但是他未能解決剩餘價值問題。

第三章 北美獨立戰爭和合衆共和國之建立

三種殖民地

英國的美洲北部諸殖民地——新英格蘭——在工業方面會是很發展的地方。那裏製造木料產品，而造船業和魚業也都很發展。在新英格蘭手工業已普及各地，第一批的手工廠也已出現了。

在大西洋中部諸殖民地內採用自由勞動的形式已佔了主要地位。在這些殖民地內大部分經濟都是生產麥子。

在奴隸主底南部是以種烟爲主。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主用盡一切力量從其地上得到一切需要東西。在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底濕地區域可種稻，在山地區域栽種靛青。種棉已經知道，不過種的是短絮棉，其絮之短與倚樹蘭無別。種的數量很少，僅可用去作毛、麻混合物之用。在南部諸殖民地內除黑奴之外還有白奴——「奴役工作」。這或者是充軍到殖民地的犯人，或者是因欠債而出賣自己的人。經過五——七年後他們可以恢復自由，但往往又因新債再被留爲第二期的奴隸，甚至第三期的奴

謀。

在十八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期這些殖民地最大數都在英王監督之下。*

兩個殖民地——康涅克的克州和羅德愛蘭州——歸團體所有，團體從英王那裏得到這些地方。三個殖民地——賓西爾瓦尼亞、德瓦拉州和麥利蘭州——歸個人所有。

在殖民地時代康涅克的克州和羅德愛蘭州之州長會爲人民所選舉。屬於個人所有的三個殖民地之州長爲這些所有主所委任。屬於王朝的殖民地之州長爲英王所委任。

在一些殖民地內曾經有過州議會，其代表爲居民所選出，不過這種議會只是一種發議機關，但有些地方對事情也起很大的作用。

宗主國和
殖民地間
的衝突

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還在十七世紀之末就歸倫敦商會（由七個委員組成）管轄。它會採用了許多方策以限制各殖民地內的工商業之發展。例如它會禁止過毛織物質易，禁止過鐵工廠之建設……等。

瑞典旅行家彼得·加爾姆曾於一七四八年遊歷美洲時寫道：「英國底各殖民地底在財富和居民關係上都是增長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它們快要與英國實行競爭了。爲要維持宗主國底商業和

* 紐罕普捨爾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新吉爾梭州、弗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

威力起見，於是禁止這些殖民地建築新的手工工廠，因為它們可能與英國底手工工廠發生競爭。除不多的幾個地區之外，各殖民地都無權與英國領土之外的地方通商；同樣也不許外人與各個美洲殖民地進行貿易，諸如此類的限制是很多的」。

英王關於西部土地問題的方策也會引起了諸殖民地底不滿。

還在一七六三年，英王會下令宣佈亞勒幹尼山以西之地為王朝底私產並禁止移民到亞勒幹尼山之西。這種方策之施行，目的是在一方面保證英國商人與印第安人厚利的通商（主要是買珍貴的獸皮），另一方面阻止自由殖民者脫離大私有者之土地而遷移到西方。

不准向亞勒幹尼山之西移民的禁令於一七七四年正式批准，因此更引起了新的不滿。

這種禁令也破壞了南部奴隸主的利益，因為他們底栽種消耗土地是很迅速的，因此他們很需新的肥沃地區。到十八世紀之末在舊日的諸「煙草」區——弗吉尼亞州、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以及南部其他各殖民地——底土地已經瘦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許多種煙的奴隸主不得不解散奴隸而停止種煙。

此時已經顯然看見：王朝和國會對工商業以及一部分對農業所規定的嚴酷法令已有系統地為殖民地之人民所破壞。而英國政府之堅決要求各殖民地確實執行倫敦商會所規定的工商業限制就引起了大大的抗議。

在七年戰爭結束之後，格倫威爾政府急需金錢以彌補戰時軍費，遂於一七六五年頒佈了印花稅法。這對於各殖民地是非常重大的擔負。這種稅金——由幾辨士到幾鎊——對於一切呈報英國機關的呈文，對於分產的契約，對於商業買賣的條約，對於有價證券，對於佃約，甚至對於每付紙牌和每付骨牌都要抽取。對於每冊小書每份報紙，每個報上的廣告也都要抽稅。

同年馬薩諸塞州議會發出了告其他殖民地的通知書：提議於該年十月在紐約召開代表大會，由各地方議會派代表參加，以反對印花稅法。具有這種目的而召集的代表大會於一七六五年十月十九日通過的決議案中說：「凡不是我們親自或經過我們底代表們同意的任何稅金，我們都不交納。這樣的要求乃是人民自由之真實而不可缺少的表現，並且是我們無條件的權利。」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在英國下議院本無自己底代表，大會以此為理由，就拒絕了交納倫敦所規定一切稅金。印花稅法在殖民地裏會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它們把英政府派來徵收印花稅的官員們繫成一長隊，臉上塗上柏油，身上插上羽毛，頭上戴着一水桶，敲着煎鍋尖銳聲音使之沿街遊行。宣佈了抵制英貨。殖民地人民之堅決抗議和倫敦商人之請願（因為在美洲的抵制英貨使他們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逼使英國政府僅過一年，在一七六六年廢除了印花稅法。

然而要在殖民地內徵收苛稅的思想並未完全放棄。英國政府一方面廢除印花稅，但另一方面又特別重申它有徵收殖民地各種稅金之權。

第二年——一七六七年國會頒佈了所謂的「達翁生法案」，根據該法案在美洲各殖民地需要徵收工業品稅——玻璃稅、紙稅等。這一法案又引起了騷動和反對。對於這次的回答，英政府於第二年——一七六八年派遣了英軍到波士頓。在殖民地人民與英軍間的關係極端尖銳化的基礎上，一七七〇年就發生了所謂「波士頓屠殺案」——該年三月五日英國士兵殺死和殺傷了幾個波士頓居民。於是英國行政機關與殖民地人民間的關係更爲惡化了。

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又發生了新衝突。

英國國會採用了一種奸詐的計劃。以誘殖民地人民交付稅金，即是對輸入美洲的茶取消其較高的入口關稅而課以不多的商業稅。國會以爲美洲人是經不起購買賤價茶葉之引誘的，但是美洲愛國主義者竟不爲所誘。在他們看來，反對沒有他們自己底代表的國會所規定的稅金的鬥爭乃是反對虐政的鬥爭，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反對專制的鬥爭。輸入美洲的賤價茶葉反爲美人所抵制。一般殖民地人民大家都停止了飲茶。波士頓底商人組織了本地居民去搗毀載茶的輪船而將茶包投之於海底（一七七三年「波士頓淹茶事件」）。英國政府對於此事件的回答就是封鎖波士頓商埠之通商，取消馬薩諸塞州殖民地（其首城爲波士頓）設立選舉機關之權利。英國將軍吉治被委任爲波士頓州州長兼美洲英軍總司令。

於是殖民地人民懂得了：他們只有採用武裝鬥爭，才能得到獨立。因此在一切鄉村農民警都受軍調。組織了通信委員會。它準備了槍支和彈藥。它與其他殖民地發生了聯系並向它們建議大家一致聯合

起來反對英國底壓迫。素以新聞記者爲業的馬薩諸塞州地方議員，舍謬厄爾·亞丹士（一七二二年——一八〇三年）在這委員會中起了領導的作用。

第一屆大

陸議會

根據兩個殖民地——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亞州——底提議，會於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召開了由一切殖民地代表所組成的議會於菲拉得爾菲亞。原擬議會以後要聯合亞美利加南北兩大洲之一切殖民地，因此名之曰「大陸議會」。到會代表大多數爲保守黨人，主張對英政府採取合法行動的人們，主張對殖民地施行特別憲制條件下與英保特聯系的人們。

在這次議會上起了顯著作用的人乃是弗吉尼亞州代表喬治·華盛頓（一七三二年——一七九九年）。據說他是美洲諸殖民地中最富的一人。華盛頓在青年時期會是西部各區中的土地測量者，參加過一七五三年——一七五四年對法戰爭，華盛頓是溫和的民主派，但他是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殖民地革命力量傑出的組織者。當時很引起人們注目的人物還有弗吉尼亞州底幾個代表，其中首數熱烈的民主派——辯護士兼政論家湯姆士·哲斐遜（一七四三年——一八二六年）。在弗吉尼亞地方議會裏哲斐遜提出了「廢除永恆土地所有權議案」和「反對長子承繼權議案」，這對於南部奴隸主和北部大地佔有主都是很重要的。哲斐遜並要求廢除黑奴。

哲斐遜的哲學觀點是受了約翰·洛克底市民自由思想之影響以及法國啓蒙者和唯物主義者之影響

的。他底經濟觀點是取自法國奎奈政治經濟學派的。

英國民族雖然還在殖民地時期就已形成，但美國人底民族意識之加強，實有賴於大陸議會。弗吉尼亞底民主派——漂亮的演講家——亨利在大會上說道：「英國底虐政消滅了我們各殖民地之間的界限。今後我已不是弗吉尼亞人，而是美國人了。」但在一七七四年議會上最大多數還是反對與宗主國分裂。

大陸議會開了六星期——從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議會擬就幾種呈英王的請願書，要求英王不徵收殖民地之稅金並申訴國會及各殖民地內的英國政權之壓制。其次議會向各殖民地建議共同抵制英貨。在此以後，議會已企圖衝突可以和平解決，因此宣布休會到一七七五年五月。

在這一休會期間，各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衝突已轉到武裝的鬥爭。

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吉治將軍從波士頓派出軍隊到不遠的康柯爾德城去沒收那裏地方民軍底大砲、輜重、火藥、子彈和麵粉。在列克星頓鎮附近的路上，英軍在短時交戰後就把地方民軍趕散了。英軍似乎是勝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務。在列克星頓鎮內他們破壞了三尊大砲，幾架新式砲車，焚燒了輜重車，把麵粉和火藥投到了河裏。只未捉到組織這一儲藏庫的舍謬厄爾·亞丹士：因有人預告了他，而早已逃走了。但在歸途中英軍遭到了意外的失敗。殖民地人民義勇軍從每株樹子後，從每座房子後猛烈地射擊了英軍。於是英軍乃放火燒房。在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小鎮烏斯特爾益翁底地方會議報告道：英軍闖入了人家，把老頭槍殺了，把婦女裸體趕到了街上並幹出了其他一切可能的無恥行爲。

游擊隊加緊了攻擊，於是英軍之退却變成了紊亂的逃跑。在列克星頓和康柯爾德的戰鬥中，美洲殖民地人民採用了新戰術——革命戰爭底戰術，他們以後發展了並勝利地應用了這種戰術。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指出這種戰術——散開的戰鬥底戰術、武裝人民的戰術——以後在法國革命戰爭中是勝利地被應用了。

暴動起來的羣衆自然「沒有學過齊步走，但很會用自己底步槍射擊，他們是爲自己底事業而戰，因此他們不開小差，不像召募來的兵士那樣，並且他們很不歡喜排列爲綫式隊形，而在開闊地上與英軍作戰，恰恰相反，他們散開爲小而靈活的射擊手隊在森林中襲擊英軍……軍隊底成分之改變，引起了新的戰爭方法——射擊手散開的隊列。」

從各個殖民地集合起來的義勇軍不斷奔流到馬薩諸塞州，因此波士頓城很快就被美人二萬大軍所圍困。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在波士頓附近的山崗（半克爾斯崗）上，殖民地的軍隊勝利地擊退了全部波士頓底警衛軍。軍事行動在別的地區也開始了。

雖然如此，但是很多殖民地人民仍然希望着與宗主國和解。美洲之田莊人總認爲與英國的衝突是由於英國底州長們和將軍們之不好的行動所引起的。每天早晨在殖民地軍營盤裏都在爲英王做禱告，禱告後田莊人才去與皇軍作戰。

一七七五年五月召開了第二屆大陸議會。

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按照新英格蘭代表們底提議，議會推舉喬治·華盛頓為總司令。華盛頓用盡一切精力去完成艱苦的任務：把毫無紀律的英勇游擊隊組織成富有戰鬥力的軍隊。一七七六年三月華盛頓底軍隊佔領了波士頓。同時英軍從紐約撤退。但在同年夏季英國海陸軍力量都大為增加。英人從德國各諸侯領土內，主要在格森內，招募了許多僱傭兵而派遣到加拿大。派到美洲的皇軍共為九萬，其中有三萬為僱傭兵。英王喬治三世會企圖到俄國去募兵，但未成功。

在各殖民地內，在本地方居民中會有很多保守黨人——親英派，這就使作戰愈加困難。有過這樣的時候：與暴動起來的殖民者作戰的人數中往往是美洲本地居民反多過英軍底軍隊，所有一切奸細、保守黨人底軍事破壞行動和殖民地革命黨人隊伍中的叛變都會使鬥爭發生了許多的困難。例如副總司令李將軍就是秘密的英國奸細。這件事情是在經過八十年之後在一個文件庫內的一封信裏偶然發覺的。

仇視保守黨人之怠工和破壞工作的人民就攻進了本地豪富居民——親英派之住房，而對它們實施了報復的行動。

美洲底保守黨人和革命黨人當時都未形成一個政黨。它們還沒有黨綱、黨章和黨底組織。保守黨人（保皇黨人）和革命黨人底稱呼通常是叫一切參加鬥爭之這一方面或那方面的人們。保守黨人和革命黨人底主要中心組織會是各州底立法會議和大陸議會。

親英派——保守黨人——是貴族和土地佔有主，他們或從英王手裏得到土地契約或從貴族手裏買得

土地。在保守黨人隊伍裏也有從英政府得到優先權的商人，許多南方各州富豪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主，統治聖公會、僧侶、皇家法官、大官僚。

革命黨人底基本階層是美國底田莊人，他們要求土地，要求向西自由移民權。

隨革命黨人之後有手工工廠工人、手工業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最受英國行政機關壓迫的階層。

革命黨人是為殖民地資產階級所領導。在革命黨人之中會有富豪的走私商人（對於英政府所規定的商業限制的破壞者）亨柯克。銀行家兼商人摩利士對於革命黨人會有很大的影響。

革命黨人中也有有一部分南部殖民地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主，其中最大多數是為邊疆弗吉尼亞州的。

殖民地之說
離英國，獨
立宣言

在一七七五年——一七七六年這一期間內許多單獨的殖民地已宣佈了自己為獨立的國家。在大陸議會裏許多殖民地底舊代表已為充滿着革命情緒的新代表所代替了。在一七七六年大陸議會上（這是所謂的第二屆大議會）諸殖民地都是以獨立國家底資格而出現的。

一七七六年一月出版了湯姆士·賓底小冊子「常識」。他寫道：「亞美利加洲底事業是全人類底事業。啊！你們誰是愛護人類的，你們誰是不僅對於專制政體而且對於專制君主敢於反抗的——暴動起來吧！地球上底每寸土地都在遭受着壓迫。在全球上的自由都在遭受着陷害，而在非洲則早已驅除了它。」

歐洲之視自由，如同視蒼生人一樣。關於自由底驅除，英國已經向它作了警告。逃亡的人們——他們在亞美利加洲正在爲人類準備下一個藏身之地。」

六月七日弗吉尼亞州底議會代表團以哲斐遜爲首提出了一個決議案，內中說道：「這些殖民地原來就是而按法權也應當是自由獨立之邦。」

爲要起草「獨立宣言」會選出了一個委員會，被選人爲：哲斐遜、亞丹士、佛蘭克林、謝爾曼、李士頓。

在「獨立宣言」裏說道：「政府是從被治者手中得到自己底政權。改變或取消政府是人民底法權。」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第二屆大陸議會上美洲各殖民地代表們通過了「獨立宣言」，宣佈各殖民地正式與英脫離，而建立了獨立之邦。宣言中稱道：每人都有生存權、自由權及幸福權。這些權利是出自弗吉尼亞的「人權宣言」，該宣言並提到過私有權。

第二屆大陸議會通過了「獨立宣言」的消息傳出之後。人們通夜都燃燒着火炬並敲着鐘聲以示慶祝。

在宣言底初稿中哲斐遜本來寫有反對奴隸制的一條，但是南卡羅來納州底代表們申言：如果此條通過，南部各州則將停止反英的戰爭。因此宣言中談的平等和自由是與黑奴無關的。美洲資產階級底勝利

並未消滅奴隸所有制。在獨立戰爭時期所建立的亞美利加共和國已經包含着將來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內戰之種子。

亞美利加合衆國底第一次憲法

一七七七年議會開始制定憲法，這個憲法叫做「聯邦式」憲法。會於一七八一年批准。根據這一憲法各州有權規定入口和出口關稅，並有權具有武裝力量 and 軍事法庭。爲要解決最重要的問題（關於財政、戰爭及平等），需要有九州底同意。總的國庫是由各州自願的獻金所組成。只要議會同意，各州甚至有權宣戰。美國法律家分析大陸議會之活動所得到的結論是：議會對各殖民地只能算是一種諮議機關。只在兩類場合下，議會發佈命令：第一種——爲軍隊縫制服的問題；第二種——關於財政的問題。

亞美利加合衆共和國底中央權力之如何不集中和威信底如何低微，可由以下的事實看出。當需要借貸外債時，大陸議會向法政府請求，但法政府付錢，不交與議會而交與總司令華盛頓。在實際上也是總司令較議會掌握有更大的實權。議會只是做出諮議性的決議，而無必然執行的威力。

一七七六——一七八七年亞美利加合衆國是許多國家底聯合而不是聯合的一個國家。

戰爭最困難的年代是一七七七年和一七八八年。英軍佔了紐約菲拉德爾非亞並派遣軍隊到賓西爾瓦尼亞，目的在迂迴、包圍和消滅暴動底策源地——新英格蘭。但在一七七七年十月七日美軍給了皇軍第一次大敗仗，那一天在薩拉拖格六千英國常備軍投降了美國民軍。一七八八年亞美利加合衆國駐巴黎大

作
的
程
過

使佛蘭克林辦到了使法國發動反英的戰爭。隨之又得到了新同盟國——西班牙和荷蘭。當俄國提議並領導歐洲大多數國家宣佈了「武装中立」，同時又申言與美國繼續通商之時，英國之處境已到了極端的困難。在英國本國內，自由黨中有堅決的反對派，反對和美洲殖民地進行戰爭。

英國包圍新英格蘭的企圖既遭失敗，乃於一七八〇年採取了新的戰略計劃——將軍事行動轉移到南部各區，因那裏的統治階級是豪富的殖民地主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主，他們與英國貴族有密切的聯系。但在這裏英國又遭了失敗。一七八一年在約爾克達翁，英軍總司令柯爾魯厄爾斯向華盛頓及法國將軍羅沙姆波投降了。在約爾克達翁時，軍事工程師聖西門——後來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及侯爵拉斐德都在法軍中。

英國自由黨之上台對於和平實有很大的幫助。一七八二年在巴黎締結了「預備和平條約」。這一和約於第二年，一七八三年在凡爾賽批准了。各衆國之獨立被承認了。

獨立戰爭總
結·謝斯基
動

關於獨立戰爭底意義列寧寫道：「現代文明的亞美利加底歷史是開端於那種真正求解放的，真正革命的偉大戰爭之一。那種偉大的戰爭在歷來王侯、地主、資本家之間爲瓜分佔領來的土地或掠奪來的利潤的鬥爭所引起來的許許多多的侵略戰爭（類似的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是罕有的。這是亞美利加底民衆對壓迫亞美利加使其陷於殖民

地奴隸狀態（正如現今英國「文明」的吸血鬼之還壓迫着印度、埃及和一切天涯地角成千百萬民衆而使
其仍陷於奴隸狀態一樣）的英國強盜之戰爭。」*

在北美獨立戰爭時期內，曾發生過保守黨人與革命黨人間的內戰。在戰爭結束之後這一鬥爭在勝利者——革命黨人底階級成分複雜的營壘內部逐漸尖銳而燃燒起來了。

資產階級和土地佔有主想把戰爭底基本擔負放在勞動羣衆底肩上，但是勞動羣衆即使在沒有這種重負的條件下就已經爲英國官僚和軍隊弄到破產的地步了。暴動起來的田莊人、手工業者和工人認爲：他們不僅爲自己從英國壓迫之下求得解放而戰爭，並且還爲土地、爲改善勞動條件、爲政治權利而鬥爭。

戰爭很痛苦地影響到田莊人、手工業者和工人底狀況，因爲他們擔負了戰爭底一切負擔。

試看馬薩諸塞州底田莊人和手工業者在一七八六年，上地方立法會的一個請願書中所申明的是些什麼事情：「倘若在最短的時間內對於民衆底狀況不略加改善，那末據我們看來，我們底居民一半要破產。確實地每天都在出賣我們底動產和不動產，例如我們底土地只按三分之一的價值，我們底牲口只按半價被法官所收買——在這種情況下，除破產外還有什麼出路呢？」

戰時發出了很多紙幣，這也使工人和城市窮人底狀況變壞。紙幣大跌了價。一七八六年一個紙鎊只值金幣不過幾文而已。

在田莊人和城市窮人這樣被壓迫的情況之下，於是一七八六年在北部幾州內都爆發了暴動，尤以馬薩諸塞州之西北爲更厲害。暴動者打進了法庭，停止了它們底審訊，消滅了關於罰款的文件和關於抵償拍賣土地的判決案件。民警也常常參加到暴動者隊伍裏去。

在羅得愛蘭州，暴動者在許多地方都取得了政權，召集了普羅威丹斯底一切村鎮之代表開了會議，並提出了組織本州商業的計劃。計劃內容是將船隻收爲州有並組織商品之出入。州應組織對內貿易。

一七八六年罕普捨爾底五十個村鎮代表大會對於苛稅、法庭、法律底壓制，貨幣底缺乏都提出了抗議。爲要幫助還債起見，大會提議組織銀行，由銀行發行貨幣，以助信用借貸。田莊人和手工業工人提議宣佈土地爲公產和發行紙幣要以土地爲保證。關於這些貨幣的用途，窮人們提議用去還債。參加暴動者之一——名叫平誠的人——叫波士頓底一個富商爲「本州真正的高利貸吸血鬼」。他說：「州長底老婆和女兒閒居無事，她們也應與普通人一樣幹活才好，金錢積累在波士頓城內，還應當分一分才好。」

在新英格蘭許多城市內的監獄已被搗毀。富人底房屋已被搜查。富人被驅逐出城。領導暴動的是達尼葉爾·謝斯（一七四七——一八二五年）。他是獨立戰爭參加者之一，在波士頓城下諸戰鬥中出色的人物。謝斯底軍隊佔領了聯邦政府在馬薩諸塞州的兵工廠。

暴動從馬薩諸塞州波及到其他各州。

華盛頓在一七八六年寫道：「引火的材料在各州都是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華盛頓之憂慮變成了事實：田莊人底運動在許多州內都已開始了。在菲拉得爾菲亞欠餉的軍隊起了暴動並燒了議會。

在這樣的條件下一七七七——一七八一年的憲法已不能滿足統治階級了。

一七八六年在阿那坡里斯召開了代表大會，表面上似乎是製定海關新則和新稅規，實際上是統治階級動員力量去與謝斯底暴動作鬥爭。商人和銀行家，殖民地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主和工業資本家收集金錢去供給反對謝斯的軍隊並派遣了以合衆國陸軍部爲首的大軍去進攻謝斯。謝斯被粉碎了，並於一七八七年初被迫繳械了。他與十三個暴動領導者判決死刑。但是政府對於新的暴動之畏懼已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以至於最後還是把謝斯及其同志底死刑赦免了。

一七八七年在菲拉得爾菲亞召集新議會，開會是絕對秘密的，甚至連記錄都沒有。這次大會在沒有合法的表權的條件下，製定了新憲法。這一憲法以後略加修改美國直行到今天。

匪美利
加合衆國
底憲法

在製定憲法時爭論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國家政權集中程度問題。紐約底代表格米爾頓甚至傾向於英國式的君主制。在最大限度的場合下他也只同意終身的大總統。弗吉尼亞的代表麥狄遜雖然同意選舉總統，但要求上議院議員要是終身的議員。新吉爾綏底諸代表都提議保持着政權過去那種分權狀態。

結果把弗吉尼亞建議的計劃略加修改而通過了。

建立了略為加強中央政權的各州聯盟，而對地方問題各州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總統是執行行政權底元首，每四週年選舉一次。總統指揮海陸軍，委任官吏，總統就是內閣總理。

第一任總統是華盛頓中選。美國國會——議會——是上下兩院所組成。下議院底議員是由人民按照每州之人數而選舉。上議院是由各州底代表所組成。上議院底州代表每州為兩名。

幾乎在一切州內都是要有財產——土地或資本——才能取得選舉權，但婦女則全無選舉權。奴隸制仍保存。要在選區內居住一定年限（居住資格）的人才能成為選民，這種要求也是主要的限制之一。這就使許多新來的居民喪失了選舉權。

最高法院是由終身委任的委員們所組成，他們有無上的權力。美國的任何法律一經它宣佈與憲法衝突，它就能廢除該法。

斯大林同志對於類似這樣的資產階級的憲法作了以下的批評：「別種類型底憲法也願意採納並且甚至誇耀民主原則，但在這裏它們要加上一些條件和限制，以致民主權和自由權都變為殘缺不全的東西。它們高唱，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選舉權，但是它們立即用居住資格和教育資格甚至用財產資格來加以限制。它們高唱公民平權，但是它們立即加上一個條件：這與婦女無關或者只與一部分婦女有關。」*

根據一七八七年底憲法黑人仍為奴隸，印第安人未取得合衆國底公民資格。不承認他們有土地私有

* 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報告」。一九三九年黨出版部出版，第二〇頁。

權。印第安人遭受着毀滅，他們被驅逐到不毛之地，乾旱的山區，在那裏他們只有死亡。僅在一個世紀中，自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末葉，合衆國底印第安人已從二百萬死到二十四萬。

革命戰爭的
總結——殖
民地依賴底
消滅

一七八七年底憲法雖然是在鎮壓謝斯暴動的反動環境下所製定的，但是它們仍然鞏固了獨立戰爭時期所得到的許多資產階級民主底勝利，所以在那時它還是進步的。獨立戰爭保證了過去英國殖民地底民族獨立性，從過去依靠英國的十三個殖民地建立了新的國家。北美殖民地從不列顛君主國脫離而變爲獨立的共和國。過去國會和英

王限制工商業發展的一切禁令都全歸灰燼。在各殖民地內部消滅了內地的關稅。

「十八世紀美國爭取獨立戰爭是向歐洲資產階級鳴了警鐘！」——馬克思這樣寫道。美國給了歐洲十八世紀革命以第一下的推動。

英國土地貴族在殖民地的權威被推翻了。

在戰時和戰後有三萬保守黨人，土地貴族和他們底同道人被驅逐出境，他們底土地則被沒收而出賣與公民。亞勒幹尼山之西的「自由」地，根據一七八七年憲法宣佈爲國產而劃爲六百四十英畝（每英畝等於〇・三九公頃）的大塊土地，按塊出賣，每塊一千二百八十美元（每英畝兩美元）。這一法律只滿足了殖民地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主之利益，因爲田莊人沒有這樣的巨款來買大塊的土地，而更小塊的土地又不允許出賣。

美國隨着土地貴族統治之消滅，許多妨害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之殘餘也破掃除了。取消了一切貴族之稱呼和封建頭銜，取消了長子必然承繼權，在一些州內取消了參加地方立法會議者之必須要有土地的規定。取消了白奴。最後，在北部一些州內或則取消了黑奴，或則限制了黑奴。一七七四年在馬薩諸塞州取消奴隸制。一七八四年在康涅克的克和羅得愛爾兩州也取消了奴隸制。在別的一些州內對於奴隸輸入或則完全禁止或則徵收很高的關稅。但是在南部，奴隸制是保留着的，並且那裏使用奴隸勞動的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生產在獨立戰爭後大為發展了。

美國獨立戰爭是民族的和資產階級的運動。它底主要問題——獨立問題——在大資產階級指導下已經解決了。至於奴隸制問題和民衆底土地問題則仍是懸案。謝斯底民主運動被壓倒了。因此美國獨立戰爭是資產階級底革命。

在封建舊制度存在的最後年代中，美國革命對於歐洲，尤其是對於法國，起了偉大的革命化作用，這是無庸懷疑的。

第二篇

十八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空白页

第四章 法國的專制封建制度及其危機

緒 言

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開闢了世界史上的一個新的時代。在關於近代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中，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諸同志直接指出，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就是從法國革命時期開始的。列寧說，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就是因為：「它替自己的階級……替資產階級作出了這樣多的事業，以致使得整個十九世紀……所作的，不過就是進行了、部分實現了、完成了那偉大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們所已經創造的事業。」（「列寧全集」二十四卷，三〇四頁）

由於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出來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大變動，不僅影響了近代的法國，而且影響了整個歐洲。

這是真正人民的革命，因為極大多數的人民大眾，獨立地、帶着自己本身的要求，來積極地參加革命，羣衆同封建制度開始鬥爭以後，就不會停止在中途上，而要把它消滅淨盡。就其任務來說是資產階

級性的法國革命，已經發展得如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樣，而在這一革命中，人民大眾提出了自己的獨立綱領，創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並且在整個革命過程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法國人民在鬥爭進程中建立了革命政府以後，於短期間內就解決了革命底基本任務，並且能够維護自己祖國的獨立。法國革命之所以令人注意，也是由於它超出爲歷史條件所限制的十八世紀末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底可能限度，而提出了「新世界制度底思想」，而這種思想比起在封建法國廢墟上所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制度來，幾乎要超過整整一百年之久。

在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新的條件之下的近代無產階級運動，是繼續着在法國革命時期內人民大眾所已經開始了的爲消滅貧困和無權的鬥爭。但是那時候還未存在有解決這些任務的前提。大的工業剛剛生長起來，工人階級還不十分發展，並且沒有把自己的利益與革命的一般民主任務分開來。法國人民還不知道採取何種道路和何種方法去爲一切勞動人民謀得幸福。

在十八世紀末期，由於法國人民底無數犧牲和英雄奮鬥底代價而所能造成的，只不過是便利於資本主義底發展和資產階級底統治的條件。十八世紀末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在當時比較先進的剝削形式——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去代替封建的剝削形式。

資產階級爲了自身的利益，盡量地利用了人民大眾對於封建制度所獲得的勝利。因此，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人民爲要消滅它們而曾經如此英雄地鬥爭過的那種人剝削人的制度、政治上的無權、貧困、

不平等是仍舊存在着。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基本區別，就在於：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是爲了絕大多數的人民利益而由絕大多數的人民來完成的。只有它，由於消滅了生產手段底私有制，才消滅了人剝削人的一切可能性。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首先在歷史上造成了便利於消滅貧困和獲得自由的可能的物質條件。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革命家們，爲求得自由而死了；只有偉大的十月革命才指示給人類一條爲求得幸福所必須遵循前進的道路。二十世紀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革命前夜
的法國經
濟狀況

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一方面生產力底發展和國內增長着的新的經濟要求與另一方面封建法國底腐朽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間的完全成熟的矛盾底基礎上發生起來了。在十八世紀底下半期，法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家，法國人民中的基本羣衆從事農業。就商業和工業底發展來說，它僅次於英國，比起歐洲大陸底其他國家來，它已經是先進了，法國同西班牙、葡萄牙、曠蒙特、熱爾亞、米蘭、多司康納、羅馬、威尼斯、俄羅斯、瑞典、丹麥、奧地利、普魯士、薩克森尼亞、漢堡、土耳其和它的非洲屬國，同北美合衆國和自己底西印度的殖民地都發生過正常的商業關係。單同法國殖民地的貿易總額在一七八九年就達二萬萬八千六百萬里華*，法國的世界貿易從一七一六年的九萬萬一千三百萬里華增加到一七九七年的十

* 一里華等三十七個金戈比克。(抄戰前的等價)

一萬萬五千五百萬里華，就對外商品貿易額底價值來說，法國緊隨於英國之後。法國對於聖多明格島的佔領，使它獲得了全世界所消費的沙糖底一半。法國的絹絲工業使六萬五千個工人獲得了工作，並且沒有誰可同它競爭。法國向一切歐洲國家輸出了傢具、紡織物、時新服飾品、葡萄酒，這些商品同樣沒有碰到競爭者，在革命的前夜，國內已經有極其發達的冶金工業，克勒左工廠是當時一個模範的工廠，它有就當時來說最新式的技術設備。幾萬工人都被僱用於手工工廠。聶克爾曾肯定說，法國擁有當時歐洲所有的全部貨幣底一半。可是法國追隨於英國之後，而僅僅佔據了世界市場上的第二位。

在十八世紀底下半期，英國憑藉着較先進的政治制度和較先進的技術，從法國手中奪取了加拿大，並把法國逐出了印度。決定十八世紀的整個國際政治的英法競爭，在這世紀之末使英國得到了勝利。甚至連法國同美洲殖民地的鬥爭底失敗在內，也只不過使法國的國債大大地增加起來，惡化了國家的財政狀況而已。然而當時在法國仍有具備有使它的工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得如像在英國所發展的那樣而不致落後於它的一切條件。

只有政治制度和國內所保有的封建制度、封建傳統、封建秩序底整個體系，才阻礙了從十六世紀以來在封建法國內部已經成熟了的資本主義底關係發展。某種變動底必然性為一般人所公認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在一七八七年有一個老太婆，曾對一位當時在法國旅行的英國農業學家阿爾圖·尤格這樣說：「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總會有事情發生的，而且很快。」

在全國二千五百萬人口中分爲三個等級：僧侶、貴族和第三等級。僧侶和貴族——佔極少數——是統治的等級。全國其他人民——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工人、知識分子——則屬於第三等級。土地直接地或間接地被貴族所佔有。貴族遵照着從中世紀保存下來的「沒有土地不屬於領主」的法則，就是當土地已經轉讓到其他非貴族出身的主人的時候，他仍保留土地所有權，新的主人則保持土地永佃權，並且應當繳納給領主以一定的和永久的租金即地租，除非得到領主底允許和繳付給領主以一定的税金，他就沒有權利把土地轉讓給任何人：就是承繼的遺產既不能出賣，也不能讓渡，地租是領主底經常收入，同時又是貴族對於土地的不可讓渡的權利底確實保證。農民底每塊土地，每間房屋，每頭牲畜都要向貴族繳納捐稅。一直到革命以前，貴族、地主在自己手中仍保有法庭及一切與之相關聯的警察職能。法官底職權是領主賦予的。法官自己是依靠捐稅、賄賂和罰款來維持生活。不消說，這樣的法官就是地主手中的馴良工具。

貴族和僧侶幾乎不繳納任何和稅，他們享有一切特權和榮譽；這種特權和榮譽使他們獲得了在國內的統治地位。僧侶是由自己酌量繳納給國家一種「自願的貢物」以代替和稅。在革命以前最後幾年中，僧侶會藉口貧困，從政府方面爭得了一種便利於繳納這種「貢物」的每年補助金。

這樣一來，成爲國家底基本財富的土地是握在特權等級的手中。但是特權等級底財富不僅是土地，整個法國勞動底成果是以無數種貨幣的封建貢稅底形式，以政府所發給他們的恩俸、獎金、津貼、薪俸

底形式，都被他們所獨佔去了。在特權等級內部這種財富是分配得很不均的。在法國所保存的長子承繼法，使一族中的長子得到了三分之二的父親的財產，而幼子們則分配其餘三分之一的遺產，各貴族族中的長子形成了俗世的和教會的貴族階級底首都的和宮廷的上層分子，其為數不下五千家。它的代表們佔據了國內最重要的、收入最豐富的政府位置和教會位置，一萬二千個軍隊中的軍官會獲得了四百六百里華——恰恰等於所有其餘軍隊士兵所獲得的全部。

這些貴族們穿着華麗的繡金銀的盛服，整天聚集在王宮內，而把時光消磨在追求竊歡極樂，調情呀，組織各種各樣的宮廷集會呀，放縱地玩牌呀，終年優閒地生活着。到十八世紀底下半期，貴族階級已經完全墮落為一個寄生集團，一羣宮廷官吏，他們吸盡了國家的一切生活血液。隨着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關係發展，這一集團底需要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增加起來了。爲了補救這一集團底經濟困難，路易十六時代的國家曾妙想天開地想出了許多完全新的收入豐富的官職。例如王后寢宮女守護官這個官職就是這樣設立起來的，王后寢宮女守護官要領取一萬二千里華的恩俸，國王宮殿內的一等膳宿奉侍官除了薪俸和宮廷制服費以外，每年還獲得八萬四千里華的信用券和糧食。宮廷官吏們除正當的薪俸外，還有許多額外收入，王后底一等近侍有一萬二千佛郎的薪俸，外周那因變賣宮殿內所點剩的蠟燭而得到的收入，總計達五萬佛郎之多。司令部底長官每年應得九百里華，而實際上可獲得九千里華。「親王們」即國王兄弟們和親屬們如像一切宮廷官吏一樣，視國家的財產爲自己的捕獲物，並且以同樣的橫暴的

手段去攫取它。法國最大的土地私有者格爾左格·奧爾倫斯基，他每年有一千一百五十萬里華的收入，而負債達七千四百萬里華之多。國王底兄弟普羅瓦斯基伯爵和德安梯伯爵還從青年時代以來就已經負了很大的債。貴族家族中的幼子代表們底情況是完全不相同的，他們中有許多人是非常貧困的，各幼子底幼子們竟達到這樣的地步，常常不得不把一隻鳩、一支槍和一條獵狗分配給他們，正如一般人關於他們所說的：「是一個小鳩舍、一個水溜和一個放鬼乾草場底高貴的和有勢力的領主。」他們愈貧困，就愈要保持自己的尊嚴並且就愈要握住自己的貴族特權。他們認為從事工業和商業是一種恥辱；粗野無知的貴族幼子們，他們羨慕閥閥和資產階級財富，並且是貴族階級中最反動的集團。他們熱心地和認真地擁護貴族的特權，強迫農民迅速地履行一切封建義務。

下層僧侶底情況也是無可羨美的。大主教、主教總是從大貴族底代表中選定的。他們的生活樣式與顯貴的俗世閥閥底生活樣式沒有任何差別，斯特拉斯堡的貴族卡爾蒂拉爾·德·羅剛，會有一百萬以上的收入。教區的牧師總是第三等級出身的，他們每年獲得從三百五十到七百萬里華，常常過着乞丐的生活，關於主教們，他們憤恨地說：「這些主教們甜密地鼾睡在不幸者即牧師所牧養的一羣牲畜底皮毛之上，而牧師從這一羣牲畜中所得到的東西只不過是糞和汗而已。」

十六世紀——十八世紀間在法國世襲貴族並存的，還有一種法官貴族即官僚貴族，他們之所以獲得這種稱號是用金錢買來的。當時曾經被稱為「議會」的法庭最終審，是這種貴族底壟斷權。議會議員底

稱號是當作遺產來讓渡的。由於革命前的法國法律只有在巴黎議會備案以後才能發生效力，所以法官貴族熱心地擁護統治階級底特權，並且總是公開反對任何改革的。它與世襲貴族一同熱心地擁護一切在國內所存在的統治等級的特權。

二千二百萬農民是人民底基本羣衆。

在十八世紀底下半期法國的農奴制已經幾乎絕跡了，但是它的殘餘到處都可以碰到的。如果說農民底身體是自由了，那末他所賴以生活的土地還是爲農奴制所束縛的，它被認爲貴族底私有財產，農民是把它當作永不能變賣的、不自由的、永佃的土地來佔有的。農民爲要租用它，就必須向貴族繳納一種定額的貨幣租金或實物租金（地租），就是在經過十年還不會繳納地租這樣的場合之下，領主始終有權要求繳納地租和全部拖欠。但是地租並不是由農奴制中所發生出來的唯一的苛稅。除地租以外還存在有一種財產買賣稅，這種稅每年從農民階級身上要掠奪三千六百萬里華。其次農民還要向地主繳納一種耕種稅——名叫「香巴爾」。這就是領主從永佃出去的領地中所徵收的收穫物的若干部分。如果說地租總是用貨幣來繳納，那末耕種稅就必須用實物來繳納的，並且是按照收穫物的多少來繳納的。耕種稅有時等於收穫物底五分之一，但它始終不少於二十分之一。任何一種農產品都必須扣除收穫物底若干部分繳付給領主。約勒司說：「在農村生活中不存在有不使農民負有繳納某種租稅的義務這樣的行動。」他們必須向貴族繳納一種渡船稅，這是一種爲了獲得漁業權和爲了把商品載運到市場上去而須繳納的稅。又須

繳納一種爐灶稅和一種塵埃稅。塵埃稅就是因爲一羣牲畜沿路走揚起了塵埃而應繳納的稅。此外還須繳納許多其他的稅。地主底封建權力擴展到一切自然力，擴展到一切能呼吸的稅，能運動的，能生長的東西。除此以外，農民還破壞了許多貴族特權（小敬）。領主設立烘麵包爐、磨坊、裝設葡萄壓榨器，並且憑藉封建的權力強使農民在他的磨坊磨粉，在他的烘爐烘麵包，在他的壓榨器上榨葡萄汁。只有領主享有打獵權；只有他單獨能飼養鴿和有飼兔場。農民既沒有權利去殺死曾經食盡他的農作的鴿，除非得到領主底允許，又沒有權利開始耕種和從地裏收穫穀物。爲了不損害領主底打獵，只有在鵝鵝孵化了自己的雛鳥以後才可以開始穀物底收穫。領主在許多地方會享有把葡萄酒、麵包及其他農村經濟的生產品首先運入市場的權利，因此領主在若干時日內似乎是農業生產品底專賣者。

除了地主以租稅底形式所徵收的封建義務以外，在革命底前夜法國農村中還有許多被稱爲人身義務這樣的封建義務。農民在碰見領主時務必須恭敬地向他問候；在許多地方他們務必要在夜間到池邊去拍水，驅逐田雞，以免擾亂領主底安眠。新婚夫婦在出了教堂以後務必向領主的頭上和手上接吻。在農村中的封建權利同樣表現在；農民務必向教會繳納一種特別稅，名叫什一稅。農民在向貴族和僧侶繳納租稅以後，而國王底官吏們又對於他們的其餘收入提出要求。農民繳納給國王的有下列三種租稅：所得稅，即對於農民底一切收入所徵收的稅；人頭稅和二十取一稅即土地稅。

常常有這樣的一種情形，即是：農民在繳納一切租稅以後，已經一無所有了；或者收穫甚至還不够

繳納一切租稅。法國農村經濟是處在極困難的狀況中，這是不難理解的。阿爾圖·尤格認為，法國農村經濟同英國的農業和牧業比較起來要落后好多世紀。許多土地荒蕪了。在那些已經耕種過的土地中，由於三輪耕作法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部留下未耕種，而在英國已經存在有正常的循環耕種法。農民因為缺乏資金不施肥於土地中。儘管有肥沃的土壤和宜於農業的良好氣候，而法國農作物底收穫量是很低的。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間，國家遭遇過三十個荒年。

農民極端貧困地生活着。在荒年，整個農村底人民離開本地而出外謀生。在這樣的年頭成千成萬的法國農民變成乞丐，頓乞食度日。在革命前十年間曾經訪問過法國的著名的俄國作家馮維臣說，在每個車站上都有乞丐圍着他乞討麵包。他認為法國農民底狀況比俄國農民底狀況更要困難得多。每當窮困達到了極端的時候，農民就舉行暴動。專制君主總是殘酷地鎮壓他們，但是暴動不斷地重複發生而成爲法國的普遍現象，尤其是在革命前的最後幾年。

遠在革命以前，在農民階級中間已經開始了分化：與經營富農經濟的永佃農同時並存的，還有許多折半佃農即佃作農業者，他們把自己的收穫物底一半繳付給土地的主人。在十八世紀已經有許多無地的農民即「貧民」，儘管法國農村中的日益增大着的分化，儘管貧農和貧民與富裕的農民並存着，但對於農民階級這一整個集體來說，封建義務是很重的。法國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底發展並不像在英國所表現的那樣。生產者脫離生活工具和生產手段的過程在這裏還表現得不很激烈。它首先表現在：領主強佔了一

大塊一大塊的公共土地，而這種強佔還在十八世紀底下半年就開始了，這是由於領主提出了具有這些土地三分之一部分以及把它們分割之權利（土地三分制）。領主們根據農民們所看不懂的文書，藉口公有土地附屬地是存在於不知何時屬於他的領域內部而圈圍了公有土地，如果只是圈圍了他們的三分之一部分，這還算是很好的。在許多地方領主們全部掠奪了所有的公有土地：耕地、森林、草地，農民們是無力同這些封建掠奪者鬥爭的。由於公有土地的喪失以及把它們轉變為地主私有財產，使貧農失掉了依靠，因為：他們在公有土地上放牧牲畜、採集漿果、菌、圓形小菓；當着刈收穀物時，成千的貧農在地裏拾集收穫後所剩下的穀粒以補救自己的急需。貧農要求歸還公有土地，並且要求像從前一樣把它們保存起來成為農村公社的公有財產，富農們同貧農們一起會爲了這一些土地歸還而進行過鬥爭，但是他們願意把公有土地分割掉並轉變爲私有財產。爲了要求歸還在農民身上所掠奪的土地以及免除封建義務而進行的鬥爭，使得農民階級中的各種不同的集團由於在它們中有了共同的利益，而在革命前就統一起來了，並使富農與貧農間的鬥爭退到次要的地位去了。但是在法國農民土地之被掠奪並沒有採取像在英國那樣大的規模。最使法國農民感到苦惱的，就是曾經徹底毀滅他並強使他拋棄土地的封建義務。

阿爾圖·尤格在描寫了法國農村底窮困以後，這樣地問：「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節省現成的商品和製造品底消費方面那樣的國家，難道還會繁榮起來嗎？」農民底貧窮抑制了工業底發展，阻礙了國內市場底擴大。

工
業
的
狀
況

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還保留有工業底行會組織。每個行會規定了某一生產事業中
的一定數量的老闊；它同樣規定了每個老闊可以有若干學徒和工匠。由工匠轉升爲老
闊是有許多困難的：要使關於自己專業的極困難的考試能够合格，就須要呈出典型的
傑作作品，繳納大量金錢給行會，並且須要舉行盛大的宴會來款待他的一切老闊。行

會底領導者用這些方法來達到消除屬於某一行會的這個或那個工業部門中的競爭，保存這個行會由政府
方面買來的這個或那個工業部門中的壟斷權；但在十八世紀行會工業不能滿足對於工業商品的日益增長
着的需要。與其他國家和殖民地的貿易範圍底擴大，國內人口底增加引起了工業中的一切限制要必然消
滅，並造成了工業自由發展底可能性。手工工廠在十八世紀已經成爲先進的工業企業，馬克思特別指
出：「十八世紀的法國——是手工工廠（就這術語底固有的意義來談）底典型。」（「馬恩全集」卷十
七，四一九——四二〇頁）它的毛織廠、紡織廠、造鏡廠及其他手工工廠出產了極大的商品。它們決定
了法國工業底資本主義方向和性質的發展，雖然是行會工業和小手工業的企業在數量上還佔着優勢。
行會禁止在城市中設立手工工廠。大的資本主義企業底建立因此被阻礙了。但是又由於法國的進步法規
底制定，所以在許多生產事業中分散的手工廠仍佔着優勢，因爲當時爲製造商品的各種不同的動作是
工人遵照手工工廠主資本家底命令而在家庭（主要的在農村和城市近郊）內進行的。

行會制度阻礙了工業底發展。資產階級是反對它的，工人是反對它的，因爲行會常常剝奪了他們得

工資的可能性；只有老闆、警察、議會和君主政權對於行會底存在才感覺有興趣，因為警察和議會由於排解行會組織中的事務上的糾紛而獲得了無數的收入，君主政權則從行會中獲得了大量的稅金。

曾經爲科兒伯爾所創立而保存下來的零賣政府法規同樣阻礙了工業底發展。未來的吉倫特派領袖，一七八八年的手工工廠底監督官羅蘭在他向大臣的報告書內指出了施行法規的官吏們如何驚人地濫用它，他寫道：「我看到在一個早晨怎樣地把一疋絨布切碎成八十、九十、一百塊；我在幾年內每週都看到這樣的事情；我看到在同一天內怎樣地沒收了較多或較少數量的絨布，並因此謀以較多或較少的高度罰款；我看到在集市日和集市鐘點內怎樣地把它們在市場燒掉了；我看到怎樣地把它們繫在枷刑架上，上面寫着工廠主底名字，並威嚇工廠主如果重犯過錯就要把他自己繫上去。這是爲什麼？單單爲的是：絨布織得不均勻，或絨布織得不合規則。」當着工廠主們在製造絨布時開始使用鐵製梳毛機的時候，却又碰着工業法底阻礙，在工業法上僅僅談到薊製的梳毛機。可以想像得到，這些古舊法規有怎樣的餘地以便利於官吏的專橫並便於賄賂呀！

法國底陳腐的、混亂的政治制度使商業底發展和國內市場底形成有很大的困難。

從中世紀以來，省的劃分就已經存在了，每個省有每個省底生活習慣，有自己度量衡、貨幣，有自己的所謂苦突姆的特殊習慣法法規。省與省間被關稅藩籬所隔離着。這是阻礙了商品底自由流通。商品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必須繳納無數的關

政	治
制	度

稅，因為商品每通過一個領地須要向那一領地底領主繳納關稅。在法國當時大家都深信，從中國運輸商品到法國比較在國內轉運商品所花的運費還要低廉些。

直到革命以前法國還保存着縣和區這兩種行政區域。它們成爲一七八九年的三級會議選舉時的選區。與它們並存的還有省。省的主腦是省長、軍事長官，他們終年住在凡爾賽宮內，僅僅在休假期內他們才旅行到被委任於他們的區域中去。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代表是司法、警務和財政底監督官。

馮維亞稱這些監督官爲曾經具有全權去掠奪全省的強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實際上是學無術的和不正派的人。國內沒有統一的法典。省與省間的隔閡是這樣的大，以致在革命以前大家都說是布勒登人，是馬賽人，而沒有一個人稱自己爲法國人，就是法國與鄰國的國界在許多地方也是不明顯的，在香檳州有一個農村公社每家家長都要向三個領主繳納租稅：即法國國王、德國皇帝和孔德公爵。許多省份是不承認中央政府的。政府的最高機關——是內閣和六位大臣，內閣分爲許多部，而六位大臣是互相獨立的，政府本身之中進行了無窮的爭奪權限的鬥爭，互相搗鬼，互相妨礙。在他們中間任何的行動一致性是不存在的。路易十六時代的海軍大臣沙爾亭浪費了幾百萬而財政大臣並不知道。稅收制度毀滅了國家和人民。一切間接稅都由包稅專賣人來徵收，他們從人民中所榨取的比之繳給政府的要多得多。各省的稅按照各省的不同情況來徵收。

譬如使人民最憎惡和最感到痛苦的鹽稅，其大小在各省是不相同的，因爲：在一個省份內，包稅專

賣人把鹽照較高的價格來出賣，而另一省份，則以較低的價格來出賣；在一個省份內，必需消費的鹽量是比較大些，而在另一省份內，則比較少些。因此發生了鹽底秘密買賣。對於這件事政府追究得很嚴：或關禁閉，或罰苦工；如果在偷運者身上發現武器就要處以死刑。因此，革命前的法國政治制度，到處阻礙了生產力底發展和羣衆物質享受底提高。爲要使法國人民能够把國家經濟向前推進，就必須消除封建制度。

封建領主間無止境的鬥爭，曾妨礙了統一市場底建立與秩序和安全底鞏固，當着商品關係底發展強烈地要求停止這種鬥爭的時候，專制君主政體在第三等級底積極支持之下而被建立起來了。但是在自己發生底時期是進步的專制君主政體，遠在革命以前就已經成爲反動的堡壘和資本主義發展底障礙物了。它會剝奪貴族階級往昔的政治獨立性，但一直到它的消滅爲止它依然是熱心地保護貴族特權的貴族君主政體，而且僅僅庇護資產階級中與封建制度密切聯系着的那個階層——如包稅專賣人、銀行家、殖民地農場底主人。

在十八世紀的長時期內，君主政體並未採取任何一種重大改革以滿足國家底日益增長着的新的要求。幾世紀以來對於君主政體的積恨，到十八世紀末下半年期致使一方面的兩個統治等級與另一方面的第三等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採取了尖銳化的性質。大資產階級則成爲第三等級底先鋒隊。

包稅專賣人、銀行家、船主、從事國外貿易的大商人、手工工廠主就自己的財富、教養和窮極奢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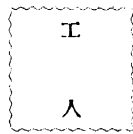
階	資
級	產

的生活環境來談並不亞於首都的貴族。在馬賽、波爾多、南特、卡佛爾、盧恩、巴黎等地，他們中的許多人有幾百萬的財產。正當貴族階級在十八世紀間更加破產的時候，資產階級變得更加富裕了。資產階級底活動促成了燦爛的和強盛的法國底建立。

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長的時期內資產階級底增長，使它更深刻地感覺到自己

在國家中的地位底卑下。它同整個第三等級一樣，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法律並不保護它的私有財產使之不受特權等級底侵犯。未來的立憲會議底議員巴爾拉弗從他的母親被某貴族從戲院包廂中逐出去的那時候起，就變成了一個革命者。羅蘭夫人當她偕同母親到鄰族城堡中去作客時，不請她們列席公共宴會，而讓她們在小食館用餐。在十八世紀富裕的、有教養的法國資產階級是第三等級中在政治方面最開展的一部分。在革命以前，它是年青的、力圖奪取政權的革命階級。它是代表整個第三等級的，把它的口號定型化就製成了同封建制度鬥爭的綱領。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工業活動中，在商業中到處都碰到了妨礙它的僧侶和貴族底特權和驕橫。所以它要求消滅一切特權和橫在法國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上的、使自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完全自由的一切障礙物。爲要消滅特權等級底驕橫，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愛底口號。整個第三等級——工人、小資產階級、農民——都狂熱地歡迎這些資產階級的口號。在當時他們會經認爲：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有着同樣的利益、有着同樣的目的。第三等級在反對專制君主政體和封建殘餘的鬥爭中建立了在資產階級底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在城市中人民底基本羣衆是手工業者、工人、

小商人以及從事臨時工作而被大家稱爲「短褲漢」的人們。馬克思和恩格斯稱城鄉貧民爲平民羣衆。



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工人還不是一個具有自己特殊的、爲他們所覺悟到的階級利益的獨立階級。恩格斯稱當時的法國工人爲無產階級底前身。工人底主要羣衆是工匠和手工工廠底工人。農村的破產和不斷的荒年使更多的從事臨時不定的工作的、被剝削的農民離開農村，走進了城市。工人像革命前的法國底一切勞動大眾一樣，不僅苦於貧困而且苦於官吏和警察的專橫、苦於政治上的無權。工人的組織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各業工匠底組織——各業工聯合會——是秘密的會社，在本身之中常常互相敵對。遠在革命以前，工人已經開始了爲改善自己狀況的鬥爭。工人的罷工在革命前的法國是十分普遍的現象。當工人與業主間發生爭議的時候，君主政體總是幫助業主的。在里昂手工工廠主與工人間的鬥爭常常採取了勞動與資本間的階級鬥爭底性質。

但是在里昂像在一切其他中心城市一樣，業主與工人發生衝突時，工人仍舊認爲自己主要的敵人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貴族階級和君主政體。

第五章 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底發展

當革命尚未開始很久很久以前，封建關係的整個體系在廣大羣衆中已經喪失了權威。思想革命底發生比舊制度的實際破壞底開始還要早得多。

在十八世紀底下半期，就科學思想底發展來說，法國佔據歐洲的第一位。第三等級在當時會出了許多優秀的（就其卓越的才能來談）學者、哲學家、政論家、作家、詩人，他們使整個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發生了一個大變動，並且使人類富有新的思想，而這種新思想會摧毀了封建制度底一切台柱，即：它的宗教、道德、它的一切設施底權威。

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用理性、思考、研究底權威（理性是從拉丁文 *ratio*。一字來的，十八世紀的哲學底這個總方向就是從這裏出發的。開始稱之爲唯理主義。）來對抗以天啓、傳說、因襲爲基礎的信仰底權威。他們提議在理性原則上建立起新世界。他們深信：理性會征服和消滅中世紀底黑暗勢力，將會有美麗的將來，要信賴人的創造力——這一切就是十八世紀的法國先進的社會思想底特徵。它的代表們

在歷史上稱爲啓蒙運動派。由於他們確信自己見解底正確和有力，他們成爲不僅是法國的，而且是全歐洲的若干代思想的支配者。他們把歷史上在歐洲已有過的許多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底形式，解釋爲由於迷信和愚昧底結果所創造出來的「偶然的」形式。他們用「天賦人權」即自由和平等；也就是自由地處理私有財富的權利，思想、集會、出版的自由，統一的立法權以及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來對抗歷史上既成的事實。十八世紀在法國出了兩代思想家、革命家，第一代會出現於十八世紀底上半期，這是福祿特耳和孟德斯鳩，他們是法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底鼻祖。被他們所創造的政治和社會的學說，是反映了法國資產階級企圖用廢除僧侶和貴族底特權以及消滅一切操縱國家的封建殘餘之方法在法國建立起君主立憲政體的要求。

法蘭茨·福
祿特耳（一
六九四—
一七七八年）

「哲學家之父」福祿特耳很早就開始了反對封建制度與貴族和僧侶底統治權的鬥爭。當他還是很年青的時候，政府就把他關禁在巴士提大獄中，而後來又禁止他住在法國；殘暴者們又燒毀了他底著作。他的尖刻的、銳敏的、深沉的智力同他的傑出的文學天才相結合起來，使得他這個在外表上看來很弱小的人竟成爲特權等級罪惡底最危險的揭發者，他是加特力教會底敵人，這個敵人就其才智和勇敢來談是莫可與比的。福祿特耳會宣佈了天賦的權利是不能剝奪的人權，所以他非常重視人身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對於加特力教會的痛恨是由於他看到了加特力教會本身具有一種奴役人身和思想的權力。教會，在他看來，是滅殺最良善的天性

的。他看到教會本身是主要的反動堡壘，並且一直到死。他竭盡自己一切智力和稟賦的力量，不願生但求死地不斷地同教會進行鬥爭。「粉粹惡棍——福祿特耳底這一號召足以表示出他公開反對加特力教會的總的方向。他要求國家監視教會底活動，使它的一切財富國有化，他贊成信教自由，並證明恢復被路易十六所取消的「路丁條文」以及承認新教徒和猶太人底公民權之必要性。福祿特耳爲爭取與人以「天賦權利」，他要求根本改造法庭，廢除審訊、拷問、殘酷的刑罰，改善監獄制度；取消任意拘捕；設立陪審法庭，並且採用統一的立法以代替無數的特殊習慣法法規。仇視一切封建義務的福祿特耳，他要求貴族和僧侶繳納租稅，要求解除一切不是爲了充實國庫，而是爲了特權等級的利益的、農民底人身義務和財產義務。福祿特耳進行了爲爭取改善人民生活的鬭爭，但他同時不信任羣衆底創造力量，並且害怕他們的積極性。他談：「當俗衆開始議論的時候，就會喪失了一切。」成爲資產階級利益底代言人的福祿特耳認爲，爲要使羣衆能夠循規蹈矩，就需要宗教，他談：「請管一管信仰無神論底居民的農村，那怕是一個也罷！」他又寫道：「倘若沒有上帝，也得捏造一個出來。」福祿特耳恐怕羣衆獨立行動起來，他希望從上來進行改造。他的政治理想是開明的專制制度，即「國王同哲學家的聯盟」，他拚命地努力去建立它。他同葉卡切林娜第二，同佛利得里黑第二的大批通信還保存着。「福祿特耳文集」在葉卡切林娜時代初期已經譯成了俄文。女皇保護它們的出版。但若法國革命一開始，她就宣佈：「福祿特耳是一個有害的，充滿邪教的作家。」福祿特耳同佛利得里黑的友情，也是這樣悲慘地完結的，由於

普魯士國王底固執邀請，福祿特耳訪問過普魯士。當他還未開始批評宮廷的秩序以前，一切過得很好，當福祿特耳同佛利得里黑第二發生嫌隙的時候，他害怕逮捕，而急忙地逃出普魯士。他死於革命開始以前十一年。加特力教的貴族們在他的末年會企圖使他同教會妥協，也是徒勞的。他們拒絕了把他葬在巴黎。福祿特耳底親友們把他的屍體秘密地運走，並且好容易說服了一個牧師在某小村的墓地上給了他一個避難所，革命以後這個偉大思想家底屍灰被搬運到偉人合祀廟*。但是反動派仇恨死的福祿特耳如像仇恨活的一樣的厲害。當一八一四年反動派在法國暫時勝利的時候，把他的屍灰扔到墳坑坑中去了。

孟德斯鳩
(一六八九—一七七五)

由於世襲的關係，孟德斯鳩得到了波爾多市議會議員底位置，但他賣掉了它，並把全部精力專注於文學的活動。他是福祿特耳底同時代之人，並且是同一自由派底代表，他在自己的文集中反映出資產階級企圖在法國仿照英國的實例建立立憲君主政體的要求。他的第一部著作「波斯書信集」是模仿福祿特耳而寫成的。這是一種惡毒地諷刺路易十四與攝政時代底政府制度和上流社會的風俗習慣的文學作品。他用兩個訪問法國的波斯人間的通信形式，來描寫路易十四底暴政和貴族底愚昧。在通信中這樣寫着：「法國國王——是一個巧妙的魔術家：他甚至支配着自己臣民底頭腦，並且強使他們去想他所欲的一切。」

使孟德斯鳩成名於世界的作品，是一七四八年所發表的論文「法制精神」；對於這個作品他費了二十年的工夫，他提出到自己面前的任務——是發現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孟德斯鳩認為：各種不同的國家構成的形式是由各種各樣的因素來決定的，即：國家的自然力、氣候、人民的職業、風俗、習慣、宗教——這一切對於國家構成有很大的影響。在人類歷史中孟德斯鳩認為可分成三種統治的形式：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他確定了在這些國家形式中的每一個當中所實際存在的特殊原則。據孟德斯鳩底見解，共和政體統治的原則是自願。貴族底存在——是君主政體標幟。「那裏沒有貴族，就沒有君主政體；那裏沒有君主政體，就沒有貴族。」君主政體的政府一定要調和各種不同等級底要求，因此君主政體原則是正直和中庸。專制政體的統治形式只是建立在恐怖的基礎上。

孟德斯鳩認為曲解和破壞那成為每個統治形式底基礎的諸原則，這就是統治形式崩潰底原因。

孟德斯鳩認為，按照英國的模型所建立起來的國會的君主政體是最好的國家制度。據孟德斯鳩底見解，國家底自由——是保障政治的自由。自由就是每個公民有權去作只是為法律所許可的事情。孟德斯鳩說：「政治的自由就是由於每個人確信自己的安全而產生出來的那種鎮靜；但是為要有這種自由，就必須政府使得任何一個公民都不得不害怕別個公民。」每個國家中的政治自由底最好保證就是政權底分立。孟德斯鳩把政權劃分為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並且反對把它們結合起來。

據孟德斯鳩底見解，典型的國家制度要求在所有的三種政權間有一定的相互關係。立法權必須制定

法律，並且有監督行政權。成爲行政權底首領的君主本人應該是神聖的。不道德的閣員們必須對君主的
不道德的行爲負責。他用非常贊成的口吻說到君主關於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的否認權（停止權或禁止
權）。從行政權方面而來的對於社會的危害是在於：它掌管財政。爲要預防這種危害，立法權必須限制
這種掌管權只是一年，並且每年必須制定關於租稅底大小以及關於陸海軍人員的新的法令。孟德斯鳩是
君主立憲政體底擁護者，在革命的時候，法國自由資產階級是由他的學說來領導的。

在十八世紀底下半年啓蒙運動派底較年青的一代是出來公開反對專制政體的。他們帶來許多新的問
題，並且把許多新的要求提到日程上來了。資本主義底發展在法國創造出來一個廣大的具有反抗情緒的
與人民大眾聯系着的知識分子層。他們在自己關於法國政治和社會的批評中，有時超出乎對於君主專制
政體底制度批評範圍之外。資本主義底增長和小資產階級底破產使得他們提出了關於建立這樣的社會制
度的問題，就是這個制度能够保障每個公民有一定的物質上的滿足和最大限度的政治自由。

仁熱克。盧騷是對於法國民衆思想底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的這些思想家中的最傑出
的和最孚人望的一個。他是貧苦的日內瓦鐘錶匠底兒子，是一個自學者，他在達到能
够從事文學活動以前，不能不經歷過許多困難。盧騷偶然讀到了笛若科學院懸賞徵文
的廣告，題目是：「科學和藝術底發展是否有助於風俗底澄清」。盧騷爲要給這個問題

以一個否定的答案，他寫了一篇使他成名的作品。全面研究問題底才能使他不僅能够接近讀者底頭腦，

盧騷（一）
七——二
七——一
七——七
七八年

而且能够接近讀者底心。他的「愛彌兒」和「民約論」——是文學樣式不相同的兩種作品，它們同樣地構成了關於進步的、民主的法國的世界觀。青年時代的印象，使他對於富人的仇恨牢固不變，並使他成爲貧民底保護者，盧騷在自己的作品之一「論不平等底起源」中說：「一切人生來是平等的。人類在自己歷史最初期，當需要不很大，而且容易滿足他的時候，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中。當人類依照他的繁殖程度開始找尋新的謀生方法的時候，這種狀態就告終了。農業底發達推動了不平等底發展。」

盧騷在自己的最著名的作品：「民約論」中肯定地說：「第一個人，不論誰，把一塊土地圍隔以後，打算稱它爲自己的，並且找到了一些這樣的愚人，他們把這塊土地委託給他。這個人就是市民社會底真正開創人。」「如果有一個人，不論誰，拔去了標竿，並向那些與自己相類似的人大聲疾呼：『當心，不要聽這個騙子的話！倘若你們忘記了，果實是屬於全體的，而土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那末你們就會滅亡』。這個人將使人類免除若干殺害以及若干罪惡和災厄。」「不平等終歸會引起曾經掠奪土地和一切財富的強有力者與曾經毫無所獲的貧民間的戰爭。但是因爲這個戰爭對於富人是利不利的，於是他們決定用奸計來欺騙貧民。在保護公共利益的藉口之下，他們向貧民提議同他們聯合，並且建立最高權力。當這個權力被形成並鞏固起來的時候，那末就表現出：它是替富人謀利益的。貧民被欺騙了。」盧騷是這樣地說明了國家底起源。盧騷會確定地認爲，科學、藝術和工藝底發展會促進不平等底更加增大和風俗底敗壞。但是要回返到自然狀態已經是不可能了，正如老年人不可能返老還童一樣。所可能的，

只有採取合理的方法來延緩那稱為經濟發展的破壞過程。盧騷認為私有財產是人類的一切痛苦底泉源，但同時他又認為它——是社會制度底牢不可破的基礎。但是必須廢除私有財產的分配中極端不平等的現象。因此，他提議建立使大部分財產彙集在少數人底手中的障礙物。改良租稅制度，採用進步的租稅。使小農以及一切擁有僅限於自己所必需的土地的人免除租稅——這一切就是盧騷所提議的緩和不等的方法。除此以外，還有限制遺產的讓渡，與辦兒童的社會教育和創設專為分配給貧民的國有地。

盧騷底「民約論」中的思想對於法國革命時期中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鬥爭有很大的影響。在這個作品中盧騷描寫出自己所確信的國家制度的理想、社會契約及建立國家組織底目的就是謀公共的幸福。這個高尚的目的有可能使個別公民底分散的意志統一成為一個總的意志。一切人底總的意志在每個社會中應該表現為最高權力。這個權力不會是專制的，因為它表現了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不需要使自己避免這個權力底專橫的任何保證。這個權力既不能割讓，也不能轉授給任何人。人民可以選舉代表，但這些代表們僅僅是它的意思底代言人，它的命令底執行者。人民底最高權力是不可分割的。總的意志只能有一個。個別私人底意志沒有什麼意義。在盧騷底理想國家中每個個別的人為了社會的利益，都放棄了自己底權利。這種放棄，也就是一切人對於自己權利的放棄勢必會引導到完全的平等，並且創造出維護自由的保證：一個公民服從總的意志，就是服從自己，因為他也參加了這個總的意志底表現。因此，法律也不過是總的意志底表現而已。行政權就是執行人民底意志。所以盧騷不同意孟德斯鳩底意見：他反對政

權分立，並且反對行政權的首領底神聖不可侵犯。爲要防止行政權以自己私人的意志秘密地去代替人民的意志，就必須人民經常監督它。爲了保障自由，人民必須定期召集會議，而且召開人民會議必須有下列兩個提案：（一）人民是否願意保存現有的統治形式；（二）人民是否願意把行政權保留在那些在定期內行使它的人們底手裏？人民用這樣的方法來保留自己任命和撤換行政首領的權利。

百科
全
書

資產階級唯物論哲學家羣，如：狄德羅、達蘭貝爾、赫爾維茲、霍爾巴哈。是與盧騷同一代的革命前的思想家，由於百科全書派承認了物質是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並且承認了它形成了一切我們主觀上的感覺，所以他他們形成爲無神論底宣傳者。他們認爲唯物論哲學是反對專制制度、加特力教會以及其他反動勢力的最尖銳的戰鬥武器。法國革命資產階級底思想上的領袖，他們同時又是新思想的天才宣傳家。狄德羅寫道：

「如果我們希望哲學家前進，並且使人民接近哲學家底水平，那末我們就要趕快地使哲學家接近人民。」列寧認爲法國唯物論者，哲學家中大膽的、活潑的、機敏的和公開的攻擊教會的政論家是宣傳文學底最好典型之一。唯物論者們、哲學家們爲了傳播自己的思想曾計劃在狄德羅主編之下出版「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底詳解辭典」。百科全書派結合了一切法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大學者，正如百科全書派底同時代者關於它所說的那樣，它是「一個巨大的兵工廠，在那裏可以取得襲擊舊法國的武器」。席勒稱百科全書爲「擁有三十卷的巨書，在那裏狄德羅概括了自己世紀的知識」。任何無情的追

捕、任何迫害、任何監禁都不能征服百科全書派底勇氣。關於國王，狄德羅是這樣寫着：

「你微睡在火山口，

你的臣民只是不得已沉默，

任何注意的警衛，

任何豪華的接待，

任何高位的誘惑，

它都不能拯救你；

用什麼也難消滅暴動底爆發。」

百科全書派把自己的一生貢獻於爲人民，爲被他們所認識到的真理和正義効勞。一七五九年政府禁止了「百科全書」。殘暴者們燒盡了狄德羅、霍爾巴哈底文集。但是君主專制政權只能迫害百科全書派，而不能毀滅他們所傳播的思想。

爲十八世紀的一般科學狀態所限制的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唯物論哲學，是機械唯物論哲學。而在對於社會發展的認識方面，百科全書派仍然是唯心論者——唯理論者。唯物論哲學僅僅在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才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些著作創造了最澈底的唯物論哲學。

重農學派是法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底鼻祖。重農學派底創始者是李奈博士。他認爲私有財產是農

重農學派

重要的天賦的人權。國家政權底任務——就是保護這種私有財產。奎奈認識到，私有財產勢必會引起不平等。他並不怕承認這個事實。奎奈認為，人的才能是不相同的，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樣的能夠獲得財產的才能。在為獲得財產的鬥爭中，一些人勝利了，而另一些人失敗了，死亡了。奎奈認為這是自然的規律。在奎奈看

來，這種鬥爭會引起競爭，並且是進歩底、前進運動底動力。我們所需要的，只不過是要消滅一切橫在個人創造力的道路上的阻礙物。國家對於人的活動的干涉，保護愈少愈好。[Taxes faire, laissez Pa-voir]——不要妨礙行動——這就是重農學派底口號。由於重農學派和啓蒙運動派認識到，農民底貧困阻礙了工業底發展，所以他們要求消滅封建義務，並且減輕農民底租稅負擔。

重農學派底學說宣佈了自由競爭——這是資產階級社會底無情的規律——是自然的規律；它把資產階級底私人利益與整個國家底利益看為同一的東西，因而它對於資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底發展起演了很大的作用。杜爾果是重農學派底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他為反對法規底制定、行會底特權、包稅專賣人，為爭取商業和工業活動底自由而進行過鬥爭。

這樣一來，十八世紀創造了豐富的新思想，這些新思想對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準備起了巨大的作用。遠在革命開始以前在理論上所已經準備好的，不僅是法國未來底資產階級的大廈底輪廓，而且是它的某些部分底詳圖。

十八世紀末下半年法國人民底世界觀發生了這樣大變動，以致使得法國官方的思想、法國支配者的思想隨着新思想底勝利而完全風流雲散了。

法國的特權等級直到此時為止已經完全墮落為寄生集團。最好的貴族階級的代表已經成為第三等級的思想底信仰者。他們贊揚公開嘲笑封建制度及其無能的代表的波馬爾希底劇本。在革命的前夜許多貴族——米拉波、拉斐得、拉梅特兄弟及其他等等，都表示同情於第三等級底鬥爭。

第六章 革命前夜的君主政體

路易十六

路易十五死於一七七四年，他的孫子路易十六繼承王位。這個新的國王底年齡還不到二十歲。他是一個很少才能、愚昧無知、頭腦平常的和意志懦弱的人，後來他表現出奸滑和偽善。這個國王最愛好的事情就是狩獵和鎖匠的事務。在他不出獵的那一天，他即在自己的日記本上記着：「沒有什麼事情」。而他在巴士提獄被攻佔的那一

天中，和當他沒有獵到東西的其他法國革命的暴風雨日子中，他也同樣地記着「沒有什麼事情」。

他的妻子馬麗·安托列塔是奧國女皇馬麗·特勤息亞底女兒。她比她的丈夫要聰明些。美麗的、活潑的、輕浮的馬麗·安托列塔，她的全部生涯是窮奢極慾的。人民痛恨她，並且替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做「赤字夫人」。

路易十六長年統治的結果，使國家破產了。國庫差不多是空虛的。國債增加到無限大的程度。路易十六所進行的戰爭，使法國的國際地位大大地發生了動搖。英國把它從各處驅逐出去。與美洲殖民地爲

爭取自己獨立的鬥爭相關聯着的、同英國的新戰爭又迫在肩前了。爲要平靜因建立莫布議會所曾經激發起來的輿論，必須採取緊急的處置。路易十六底最初行動引起了許多的期望。他恢復了巴黎的最高司法機關——議會，罷免了莫布。他命會因波姆帕爾夫人而退休的毛勒帕來代替莫布。毛勒帕是一個贊成溫和改革之人。這個改革一方面可以緩和宮廷黨，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引起資產階級的期望。毛勒帕邀請杜爾果入閣任財政總監（財政、內務和商務的大臣），就其信仰來說是重農主義者的杜爾果，他是一個最有實際頭腦和受過多方面教育的人。加之，他具有革命前的法國政治家所稀有的品質：正直而不苟且和不追求個人利益。在他入閣以前的許多年間曾在某省任主計。在那裏他實行了若干重大的改革，使得人民很感謝地懷念他。杜爾果在任財政總監時擬就了一個大的改革計劃。他的政治理想是開明的專制制度。首先必須整理財政。「不借款、不增加新稅、不使破產」——這就是他的財政計劃。在較短時期內他能夠大大地減低國家租稅額。在一七七四年他頒佈了糧食自由買賣威命令（法令）。糧食在革命以前是很昂貴的，由於道路很壞和內地稅關林立使得糧食底價格在一省內很高，而在另一省內則相反，很低。當秋季和春季道路難走的時候，在巴黎、在里昂、在其他大城市中麵粉總是不夠的。在收成不好的年頭，糧食的價格是騰貴的，人民因物價高漲而騷動起來也是常有的現象。有時候這種騷動採取可怖的性質。

從科兒伯爾時代以來，國家控制了糧食的買賣，一方面是爲了阻止糧食價格過分騰貴（糧食價格過分騰貴會引起人民的騷動），一方面又是從國庫方面着想，國家可以從事糧食的買賣。從一省到另一省

的糧食輸出是被禁止的，糧食買賣底權利由國家賣給了某些糧食會社和城市。爲了防止投機，對於糧食的買賣採取了許多特殊的限制。麵粉只能在一定日期和一定地點在一定市場上出賣。實際上國家對於糧食買賣的干涉不會使糧食更加廉價，而只是引起了更大的濫用職權，和造成了警察官吏底專橫。他們拿到了賄賂，並且想出了成千的使糧食在國內流通困難的阻礙方法。杜爾果向這整個制度宣戰。但是所有因這個制度致富之人，如：宮廷官吏、專賣者、因出賣糧食買賣權而獲得賄賂的警察官吏都起來反對關於糧食自由出賣的法令。在一七七五年春天，當一七七四年的收穫物已經全部被耗盡了，並且運輸麵粉到城市發生障礙的時候，在許多地方開始了被一般人稱之爲「麵粉戰爭」的運動。「麵粉戰爭」在巴黎和在凡爾賽是由反對杜爾果的人們所組織起來的。他們希望用這樣的方法去逼使國王取消關於自由出賣糧食的法令。在一七七五——七六年之交杜爾果實行了新的改革：他廢除了全國的糧食稅關，剝奪了包稅專賣人的徵收鹽稅權，取消了因修理道路和橋梁由農民所負擔的費用而組成的道路稅，並且取締了行會。他用一種所有的人沒有任何例外、甚至國王也應繳納的稅來代替道路稅。這些改革加強了杜爾果底敵黨。特權等級拒絕了納稅，因爲他們不願意同第三等級處於平等地位，並且看到了這種措施就是廢除貴族特權的第一個實際步驟。擁護賦役的人們會提醒路易十六說：根據舊法制，貴族應該替國王流血，償侶應該祈禱，而第三等級應該納稅和工作。議會拒絕了通過關於廢除賦役和取消行會的法律。教會也出面來反對杜爾果，因爲：杜爾果剝奪了教會底某些財政特權，而教會否決了他關於取消舊的關於消滅

異教徒的加冕宣誓，而代以國王允許信教自由的加冕宣誓的提議。在一七七六年春天，擁護特權的人們達到了使杜爾果免職的目的。在他離職以後他的一切改革都被廢除了，君主國的財政問題變得更加混亂了。杜爾果底免職引起了國家紙幣市價底低落。曾經對杜爾果表示信用的銀行家，而在他免職以後也拒絕了他。一七七六年秋天，國王又命芮克組閣。根據宮廷方面底意見，新教徒、日內瓦的銀行家、第三等級的飛黃騰達者的芮克，他一定是信任大資產階級的，而且一定是對政府重新表示信用的。芮克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會努力隨風轉舵，沒有自己的改革計劃，避免根本的改造。他能够成立一些關於改善政務的有利借款。宮廷對於芮克是暫時歡迎的。他與杜爾果不相同，他並不阻撓王廷浪費國庫。他僅僅實行了一個重大的改革，就是：他廢除了國王底私領地中的農奴制。他同樣地能够改善監獄制度，並且廢除在審訊時的拷問。同時他企圖整理財政，並節省宮廷的生活費。他廢除一些宮廷官職，裁減個別宮廷底官吏數量，減少國王底費用。他很快地替自己造成了敵人。由於國家預算案底公佈，他使王廷非常驚愕和憤怒。大家都看到了人民底資財是怎樣被耗費掉了的，縱然芮克在預算案上隱藏了赤字數目，不正確地報導了國家的財政狀況，而從他的公佈中所得到的印象顯然是一個特殊的印象。芮克底報告書在鄉村農家中、在好社交的婦女底化妝台上都可以找到。直到此時為止，誰也不知道國家是怎樣把金錢耗費掉了的。國家底支出既不須要公佈又不經過密查。芮克揭破了這個秘密。對於這件事，宮廷奸黨是不會饒恕他的，結果他被免職了（一七八一年五月）。

芮克免職以後反動勢力強化的時期到來了。勝利地結束了同英國的戰爭就提高了法蘭西王國在歐洲的威信；一般的經濟繁盛，使得宮廷方面產生了一種確信，認為必定可以避免改革，並且整個制度還可以仍然不動。政府的領袖們成爲保存一切特權的公開的主張者。他們實行新的煙稅和糧食稅。一切被芮克免職的官吏都被復職了。在軍隊中凡不能用文書證明他的四代祖先爲貴族的人都不得爲士官。宮廷底費用變得更大。

在農村中地主們開始特別挑剔地向農民勒索封建實稅。甚至於那些久已被遺忘了的貢稅。這件事在革命前最後幾年內特別激怒了農民。國債增加到十四億里華之多，這在當時看來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但是特權等級簡直不能從自己隊伍中提拔出一個天才的或有才能的政治家。

一七八九年政府同英國締結了商業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大大地減低了英國入口商品底關稅。英國則以減低法國葡萄酒底關稅爲報酬。這個條約是爲了貴族、地主而締結的。它完全忽視了法國手工工廠主底利益。條約底後果立即表現出來了，英國工廠商品大量地出現於法國，給與較脆弱的法國工業以重大的打擊。國內開始了經濟危機。差不多一切織布企業、木棉紡織企業、毛織企業、五金企業一個跟着一個相繼地減縮自己的營業。破產不斷地發生。在一七八七年法國有二十萬的失業者；一七八八年的歉收使危機更加嚴重，成千的農民離開農村，走進城市。但是在這裏他們也不過使失業者增大而已。在許多地方開始了飢民的暴動。稅收差不多停止了，窮困成爲普遍的現象。爲要稍稍平靜憤怒的輿論只有一個

方法：就是必須恢復到杜爾果底改革。這是甚至反動份子、新的財政總監卡洛恩也了解的。他的挽救君主政體的計劃在於：向特權等級課稅，創辦統一的土地稅，減輕貧民的所得稅，宣佈糧食的自由買賣，以道路稅代替賦役，保障地方自治。卡洛恩害怕議會、擁護特權者底反對，他向國王提議求助於特權等級本身，並因此召集了名人會議。一七八七年二月在凡爾賽召集特權等級底菁華開會，有：親王、大主教、閣閣底代表——總計一四四人，在他們當中只有五個或六個由第三等級出身的人。卡洛恩在會議報告中敘述了王國的狀況，說明了自己的計劃。特權等級爲要迴避關於自己不願意納稅的直接表示，他們提醒政府說：一七八七年芮克底報告書表示出收入超過支出：他們要求經費支出說明書，並且指出必須縮減支出，但是拒絕納稅。經濟的危機就是這樣地使拒絕援助君主政體的特權等級和政府間的衝突開始了。卡洛恩被迫辭職。高等貴族強迫路易十六任命土盧查大主教羅門里亞·德·布利列來代替卡洛恩。成爲卡洛恩底激烈反對者的布利列，由於已經認識到財政的情況，也不得不重複了卡洛恩底提議，要求貴族同意土地稅和印花稅。名人們藉口沒有權利批准新稅，不肯作任何的讓步。名人中之一位斐得侯爵建議召集三級會議，但是政府害怕召集三級會議。它解散了名人會議。新的土地稅和印花稅被提交議會去備案。議會拒絕把它們備案當時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御前會議，在會議的第二天就通過了關於新稅的法律，但議會抗議御前會議底決議，認爲這個決議是在國王壓迫之下所通過的。全體會議員由於自己的反抗被流放於盧昂。不管議會擁護特權等級底利益，輿論是支持議會非難國王的——每一對君主政體的

批評行動底魅力是這樣的大呀！關於議會人們才開始說到它是國民的利益底代言人。成千的請願書要求它回轉來。君主政體被迫讓步了，議會被召回，關於新稅的法律被取消。

在一七八七年末，君主政體把屬於病院和慈善事業的財產都浪費淨盡了。國庫顯然是空虛的。布利列不得不宣佈財政完全破產。國家的債權者、富裕的包稅專賣人是處在極端動搖當中。召集三級會議的要求開始成爲普遍的現象。在各個地方開始了農民騷動。布利列被免職。重命內克主政。君主政體要想挽救自己和獲得金錢除非召集三級會議，已經再沒有別的方法了。在一七八八年初內克以國王底名義宣佈於一七八九年五月四日召開三級會議。路易十六時代的政府由於自己政治上的無能和盲目，由於自己的敵視改革，它本身促成了革命力量底解放。從一七八七年以來，國內已經造成的革命形勢。上層已經喪失了任何信任，並且破產了。他們已經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人民已經無法再忍耐，並且再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了。

第七章 大資產階級獲得政權

三級會 選舉

從一七八九年初在法國就開始了三級會議底選舉。資產階級以第三等級底名義展開了熱烈的選舉運動。數百個作家、鼓動家、天才的通俗化大家不管檢查如何嚴格，勇敢地 and 尖銳地對於君主政體底缺點進行帶破壞性的批評。每天有幾十種小冊子、傳單、報紙出現。它們中有些當時在法國以外也是有名的，例如：西哀士底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羅伯斯庇爾底「向亞爾圖省人民號召」，卡米爾·德莫林底「法國人民的哲學」都被人們很喜歡地閱讀着，並且促進了法國最荒僻角落中的人民大眾底覺悟。第三等級底代表們相互協商：召開邊鎮公社會議，使諸省與諸城市間相互通信，草成意見書、請願書、宣言。國王底勅令允許第三等級（二千五百萬）有權利選出六百個代表出席三級會議——這與二個特權等級合起來（還是極少數）所應當選送的代表恰恰相等，但是勅令中並未說到在未來的三級會議中的表決方法。如果在三級會議中仍保存着如像在一六一四年最後一次所開的三級會議那樣以等級為單位的表決法，那末第三等級兩倍數目的

代表就會失掉了任何意義。因此，資產階級固執地要求以個人為單位的表決法。對於第三等級的選舉是兩重的。一切法國人除掉僱傭勞動者外，凡年滿二十五歲，每年納稅不少於五里華者都有選舉權。人民大都投資在躉級的票，而僅有稀少的例外。公共的敵人是君主政體和封建制度，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利益表現為整個民族公共利益，而且在三級會議選舉的時候它是第三等級底前衛，是第三等級底領導者。而資產階級同人民大眾利益底對立，在選舉的時期中表現在：意見書底起草者把資產階級底要求在首要的地位，而把農民和城市的下層社會底需要推到次要的地位去了。

第三等級

底意見書

第三等級底一切意見書，都是要求憲法、消滅貴族和僧侶底特權、保護私有財產、一切等級權利平等。許多意見書要求改善監獄制度、廢除封建義務，取消令人痛恨的鹽稅。城市的勞苦大眾則指出負擔太重、無力繳納、物價騰貴、官憲底專橫、政治上的無權。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底要求到處佔着首要的地位。這是表明了：大多數意見書是在資產階級底領導之下所寫成的。但是在革命的前夜，關於防護私有財產使不受任何襲擊的要求是進步的，因為他們的方針是反對貴族和君主政體底專橫。工人選舉權底削奪差不多沒有遭受到任何的抗議。僅僅在一個少數人的抗議中指出：「首都人民中一個最多數的、最有用的和對於國家最寶貴的階級被剝奪了三級會議中的代表。」

三級會議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開幕。政府自覺地作了一切充分表示自己對第三等級輕視的事情。

三級會議
底開幕

爲了歡迎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底代表會在王宮中舉行一次盛大的跳舞會，並且國王允許他們穿繡金銀的盛服。第三等級代表則穿着樸素的黑服出場。在三級會議開幕底前夜引見國王時，讓第三等級底代表由黑暗的通道而入。他們的引見也就是使他們迅速地通過國王底寢室而已。在三級會議開幕的那一天，不允許他們像貴族一樣由大門入會場而出狹窄的側門入會場。

三級會議開會，由國王致開幕詞。國王的開幕詞一般說來是沒有內容的，他警告大家要謹防「危險的頭腦衝動和革新的傾向」。國王說明：三級會議召開的目的是在於幫助政府找尋新的稅收的來源。芮克在路易十六之後致詞，他着重指出王國的財政狀況是令人滿意的，政府本身已改正了財政中的個別缺點。

第三等級底代表們在聽了國王及其大臣底演說以後，使他們滿腹疑團。既然萬事是這樣地大吉，爲什麼還召集他們開會呢？無論路易十六、無論芮克關於最主要的，當時激動全國的問題——即關於在三級會議中的表決法的問題絲毫沒有提到。只有掌璽大臣通知說：國王的希望是要以等級爲單位來進行表決的。三級會議底第一次集會就是這樣地結束了。第三等級底代表向特權等級提議，建立總委員會來審查一切代表底資格。特權等級拒絕了這個提議，並且建立了自己單獨的委員會。當時第三等級宣佈，如果關於表決法的問題的解決不是像國民所希望的那樣，他們是不開始工作的。於是談判開始了，這個談

判拖延了一個半月，直到六月十二日第三等級代表自己才開始審查三級會議議員底資格。後來有三個牧師來與他們聯合開會，至一七八九年六月十七日第三等級代表宣佈自己為國民會議。加特力教的僧院長西哀士在這天中表示說：「到了衝破鎖鏈的時機了。」

三級會議
轉變為
國民會議

在這天中第三等級代表說：「我們是百分之九十六的國民底代表，特權等級顯意同我們一塊工作與否是沒有關係的」。一七八九年六月十七日他們議決了：（一）在國民會議因某種原因必須解散的那一天，任何稅收將被停止（二）保證國民的國債。（三）必須立即成立糧食委員會。第三等級的代表底大多數是包稅專賣人、銀行家、手工工廠主、擁護憲法的貴族。所有這些人都是反映了法國資產階級底利益，都是有堅確信念的君主主義者。他們中無論誰都是不願意革命的，所有這些人都想找尋和平的途徑來解決同國王的爭論。他們只是在那由於國王拖延了關於表決辦法的問題底解決所引起的籠罩全法國的騷動底壓迫之下，才決心採取了宣佈為國民會議這個勇敢步驟。

巴黎和全國都緊張地注視着在凡爾賽的爭論。三級會議會議廳底迴廊，總是被聽衆擠滿着。

同時巴黎的糧食困難在一七八九年春天也增加了。這一切強化了羣衆底革命情緒。會有人在人民中解釋生產品缺乏是由於國王反對了代表們底要求，以致阻礙他們從事糧食問題底解決。阿里安公爵底宮邸傍巴列·羅亞爾 (Pale Royal) 花園變成露天的俱樂部，直到夜深還有成千的人在那裏聽卡米爾·德

莫林及其他革命演說家底演講。小冊子大家爭先購買。阿爾圖尤格寫道：「每天每點鐘都有新的小冊子出現。人心的激動出乎任何人想像之外。」人民大眾革命情緒底高漲勢必推動三級會議底代表採取堅決的行動。

國民會議底成立引起了特權等級營壘中的分裂。下層僧侶於六月十九日參加到第三等級方面。大家鼓掌歡迎他們。當時貴族和僧閥要求國王抗議國民會議底成立。主教們向國王建議解散國民會議。六月二十日第三等級底代表找尋到一所被封鎖的大廈，他們在那裏照常集會。六百個人民代表穿着黑服，冒着如注的大雨由一大羣人民隨伴着，出發找尋避難所。有人指着木造的小屋告訴他們說，宮官吏們是在那裏玩球取樂。在這裏，所有的代表，除了一個人以外都宣誓說，他們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集會，在沒有製成憲法以前決不解散。欣喜、歡樂、狂熱支配着一切人。這個決議底消息傳播於全歐洲，並且它在先進的社會集團中到處引起了同情。宮廷奸黨則勸路易十六必須迅速地迫使不順從的第三等級代表服從國王底意志。

一七八九年
六月二
十三日
的御前會議

六月二十三日路易十六召集了莊嚴的御前會議。這天的早晨在凡爾賽開始了嚴格的戒備，爲的是防止聽衆衝入會場，第三等級底代表在沒有允許他們入場以前必須等候。國王希望恐嚇一下不順從的代表們，而他的到來，是在自己所有威武的隨從底包圍之下的。路易十六底演說充滿了威嚇。他譴責第三等級底代表們不作事情，好像不

是他本人對於這件事應負責任似的。他重複地說，國家中舊日的三個等級的劃分必須保存，並且宣佈六月十七日第三等級所通過的決議案為無效。他用向大會挑戰的口吻聲明說，如果代表們不贊成他的提議，他將把自己視為國民唯一的代表，並且親自來解決一切問題。

路易十六結束自己的演說時說：「諸君，我命令你們，立即解散，並且明天早晨每個等級分別地在所指定給它的會議廳中集合以便繼續開會。」貴族們和主教們立即執行國王底命令。第三等級底代表們則憤激了。當衛戍司令官要代表們注意路易十六底命令的時候，代表們回答他說：「國民是不能命令的。」米拉波在憤怒中站起來並且高聲叫道：「你去告訴你的主人，我們在此是出於人民的意志，除了用刺刀的力量以外，我們決不退縮。」西哀士接着說：「我們今天還是和昨天一樣，開始會議吧。」兵士們已經出現，想用刺刀解散大會，而他們不敢這樣做，因為：在路易十六演說以後參加到第三等級的貴族軍官們，在會場門口遮住了他們的道路。這樣一來，第一次解散國民會議的企圖並沒有成功。御前會議以後許多代表，貴族的和僧侶的，都參加到第三等級方面，而路易十六被迫允許一切等級共同開會。但是很快地——七月九日——國民會議又宣佈自己為立憲會議。

但是宮廷方面並不認輸。政府開始集結軍隊於巴黎，在巴黎周圍駐紮了二萬軍隊，這些軍隊主要的 是僱傭的瑞士人和德國人的聯隊。但是人民大眾參預了這個事變，使得軍隊的開到遭遇了極大的抵抗。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便監視貴族階級底陰謀，並且同立憲會議保持聯繫。革命心的激動就在軍

攻佔巴士

提大獄

隊中也開始了。六月三十日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十個因違犯紀律被逮捕的近衛兵。在同一天，整個近衛軍和年青的軍官們都轉向到人民方面。在年青的軍官當中有下士拉薩爾·何施，他是未來的著名的革命將領。極其複雜的謠傳使巴黎人民極度緊張，並且造成了極大的恐怖。人們預料着說不定今天、明天軍隊會開入凡爾賽去逮捕一切代表。人們也傳說着，在巴士提大獄已經安好大砲的位置，準備應付如果巴黎開始了騷動那樣的場合。七月十一日人們開始知道芮克被免職。人民大眾正確地認識到，芮克的免職，就是宮廷新的進攻底開始，必須預防準備好了的打擊。卡米爾·德莫林於七月十二日首先號召人民武裝起來。德莫林在巴列，羅亞爾花園所散發的綠色傳單。成爲鬥爭的標幟，一切街道裝飾着三色的帽章。當僱傭的瑞士人聯隊向土伊爾里亞公園中的羣衆進攻時，警鐘通知人民來援救。工人從聖安杜安及其他郊區衝入了城市的中心。七月十三日人民在軍火庫內奪得了二萬八千枝鎗，並取出了一些大砲。七月十四日巴黎的兩級選舉中的第二次選舉人成立了一個憲法委員會。委員會向巴士提大獄底司令官建議要他解除民警的武裝，撤去要塞砲台上所設的大砲，但是司令官用射擊來歡迎派去談判的代表團。當時人民大眾已經向巴士提大獄前進，並且開始圍攻它，近衛軍參加到人民方面來了。

直到當天晚上，經過了殺死許多人民的激烈戰鬥以後，巴士提大獄才被攻下。人民不僅佔領巴士提大獄：人民逐漸地平毀了它，而且巴黎人民很快地破壞了巴士提大獄所在地美麗的廣場。在這個廣場的

中心建立一個大理石的方尖柱，在它上面刻着這樣的幾個字，即「大家在這裏跳舞吧」。七月十四日這一天，成爲法國人民底國慶紀念日。

巴士提大獄底陷落破壞了宮廷所圖謀的政變。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成爲法國革命發端的日子。只有在七月十四日以後國民會議才完全鞏固起來。由於人民大衆底進攻及其對於君主政體底勝利，大資產階級於是乎獲得了政權。

大資產階級
獲得政權

在這個慘敗之後，國王宮廷狼狽地進行一切讓步。七月十五路易十六向立憲會議宣佈，軍隊被撤退出巴黎。當天又罷免了舊的市政當局和舊的警察官。國民會議參議員巴宜成爲巴黎市自治機關底首腦。城市的警戒由重新建立起來的國民軍來接管。國民會議任命會經參加過北美合衆國底獨立戰爭的拉斐得侯爵爲國民軍的司令長官。關於佔領巴士提大獄的消息成爲全法國革命開始底信號。其他城市都仿效着巴黎的實例，各處人民都開始毀壞各地的巴士提獄。在各省城市中成立了地方自治機關。大資產階級在各處都成爲地方自治機關底領袖。在全國發生了一件同樣的事情，就是：人民給與封建制度以打擊，而資產階級獲得了勝利的果實——它獲得了政權。農民在兩個多月當中耐心地期待着自己意見書底實現。當消滅封建領主底特權的革命在城市中爆發的時候，農民已經不再期待在巴黎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開始了反對地主的獨立鬥爭。從七月的下半月以來全法國開始了農民的革命。農民用叉、棒、斧作武器攻入了貴族底城堡；並且要求

毀滅一切契據，因為貴族會根據這些契據來徵收使他們痛恨的封建貢稅。在地主不抵抗的地方農民僅僅燒燬契據；在相反的場合，由於幾世紀來對於貴族的仇恨使得他們燒掉了和毀壞了貴族底城堡。農民革命以這樣的速度擴張到全法國，並且使一切土地私有者感受了這樣大的恐怖，以致使得立憲會議不得不中止關於憲法的討論，而急忙地從事農民問題底研究。八月四日立憲會議舉行了一次有名的夜間會議。

在這次會議中，貴族代表們放棄了事實上已經被農民革命所消滅了的自己的封建權利。在八月四日的夜間會議中全體代表都一致地非難幾世紀來壓榨人民的封建制度。他們一個跟着一個走上了會議底演講台，並且聲明放棄自己的特權，貴族放棄了：狩獵的特權，領主的法庭，許多封建貢稅底徵收權；僧侶放棄了什一稅；行會也放棄了自己的特權，內地稅關和工業法規被廢除了。在這一夜中宣佈了糧食底自由買賣，取消了印花稅，廢除了貴族和僧侶底財政特權和租稅豁免權。在這同一夜中立憲會議又通過了關於教會的私有土地國有化和關於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決議。八月五日立憲會議公佈了一個決議，它宣告了：「封建制度永遠被廢除」。當天它又開始制定成爲關於農民問題的法律底條文。但是這些法律同夜間會議中所作的諾言差不多沒有絲毫共同之點。

一七八九年八月五日——十一日的法律，只不過是無須贖買地廢除人身的義務而已。其餘一切關於因使用地主土地而地主應徵收租金的權利立憲會議仍舊替地主保留着。不僅地主底所謂永久的權利必須贖買，而且臨時的權利，即關於財產轉換主人的權利也必須贖買。農民必須立即贖買一切義務和土地。

一七八九年八月五日
法律

土地的贖買價格就是把農民每年所繳納的總額增大三十倍。農民只有在下列的場合才能免除贖買義務，即是他們能够證明地主的權利是不合法的。而地主就不須要提出自己權利底任何證據。什一稅仍舊有效（直到一七九〇年為止）。一七八九年的八月法律仍舊使已經加在農民身上的基本苦痛原封不動地保留着。立憲會議認識到，它的法律會引起農民底很大的不滿。它害怕農民騷動，爲了預防騷動的發生，它於八月十日通過了關於檢舉破壞社會治安的法律。命令自治機關擔負維持秩序的責任。他們根據國民軍的直接要求必須給它以軍事上的幫助，任何集會必須立刻被解散，每個農村公社務必編製沒有一定職業的人底名冊。沒收這些人的武器。八月五日——十一日的法律——這就是立憲會議在一七八九年替農民所作的一切。

人 權
宣 言

立憲會議爲自己的基本任務是制定憲法。立憲會議底憲法委員會在八月已經準備「人權宣言」底草案，而且立憲會議批准了它。「人權宣言」表明了資產階級在它獲得政權的時期中和它是進步階級的時期中的政治方針。啓蒙運動派和百科全書派底思想以及美國的「獨立宣言」成爲「人權宣言」起草者底指南。「人權宣言」宣佈了：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都是天賦的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法律必須是總的意志底表現，因此對一切人是平等的。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宣言中允許了，一切公民單憑自己的才能就可以獲得一切職業和官職。由於「人權宣言」宣佈了一切人在權利上生來就是自由的和平等的，所以它默認了，窮困會埋沒最偉大

的天才，而知識是富人底特權。它宣佈了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革命以前的不平等主要的是基於出身的不同，而「人權宣言」則以基於貧富懸殊的不平等來代替這個不平等。「人權宣言」宣告了新時代底開始，並且受到當時全歐洲的進步人士底狂熱的歡迎。但是這個宣言具有歷史上的限制性，就是：它僅僅宣告了資本主義時代底開始，並且以資本主義的剝削來代替封建的剝削。

當時國王和宮廷並不想承認在七月十四日以後所造成的情況。在巴士提大獄被佔領的那一天，貴族開始向國外遷移。國王底兄弟和許多宮廷官吏逃往國外。當天又發現了關於國王逃亡的計劃。路易十六爲了準備反革命的大政變和立憲會議底殲滅，不得不在表面上同革命妥協。在各種藉口之下他拒絕了公佈立憲會議關於廢除農民的某些封建義務的決議案，在私人的信件中他表示：「我無論如何決不同意剝奪自己的貴族和自己的僧侶他們底財產。」路易十六在立憲會議中有許多人擁護他。當九月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君主主義者主張設立兩院，並且賦予國王以絕對的否決權。絕大多數的代表否決了這個提議，但是立憲會議賦予國王以一種在四年內生效的遷延的否決權。

在巴黎，當時糧食的缺乏和物價的騰貴更加增加了。在麵包店門口從很早的早晨起就站着很長的行列，而且人們常常等待了很久還是買不到麵包只好空手離去。人民大眾譴責整個貴族階級和國王。他們知道路易十六不肯在八月四日的立憲會議底決議案和「人權宣言」上簽字。在九月底，大家都知道，國王祕密地集結軍隊開入巴黎，以便解散立憲會議。大家也知道，立憲會議會請求國王撤退軍隊，而國王

回答說：軍隊是用來保護立憲會議的。大家很快地都知道，國王提議把立憲會議遷移到省內去。君主主義者則支持國王底這個提議。大家都認識到，在這提議後面隱藏着一種企圖，就是想把立憲會議監禁到遠遠離開革命的巴黎的某地，以便能夠解散它而不致引起騷動和人民底干涉。在此時以前民主派的報紙，如馬拉底「人民之友」和盧斯大諾底「巴黎的革命」，已經開始出版，它們警告人民謂反革命大政變底可能性；它們報導關於軍隊調動底事實以及關於在王宮中發生的事情。十月四日「人民之友」報導關於在王宮中舉行最大的宴會歡迎已經到來的佛蘭德聯隊的情形；在這個宴會上宮廷近衛軍踐踏三色帽章，唱贊美歌祝福國王，為慶祝國民會議底解散而舉杯。根據一切徵兆，宮廷曾準備給與革命以新的堅決的打擊。到處傳播着關於國王可能逃亡的謠言。

一七八九
年十月五
日——六
日的運動

從革命的最初起，在革命家中間，就發生了一種思想，認為最好把國王從凡爾賽遷到巴黎，因為在巴黎很容易監視宮廷中的反革命陰謀家。他們認為，鼓勵人民，使他們衝進凡爾賽，把整個國王的家族遷到巴黎，並且把它置於革命羣衆底監視之下——這些方法能够預防反革命政變危險。十月五日，一大羣人民，大半是婦女，拖着因在很長的隊伍中徒然的等待麵包而疲憊的身體，向凡爾賽進發。饑餓的人民，冒着如注的大雨到了那裏以後，他們所要求的，只不過是麵包而已。國王正在遊獵。在立憲會議中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少數民主派正在研討關於宮廷行動的問題。當一羣人民高呼「麵包」！擠滿會場四周旁聽席的時候，羅伯斯

庇爾向立憲會議提議再作一次嘗試去向國王要求批准八月四日的決議案。國民軍底司令長官拉斐得跟隨婦女向凡爾賽進發。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的拉斐得，他屬於立憲會議中的君主派，這派想使路易十六傾向於自己，取得他的信任，並且在將來的立憲君主政體中起演主要的作用。但是路易十六和馬麗·安托列塔不喜歡而且害怕拉斐得。

拉斐得出發到凡爾賽的唯一目的，就是：預防可能的暴行，並且防護國王底家族使脫離這種暴行。人民和國民軍在凡爾賽出現，使得宮廷發生一種思想，認為國王必須立即逃亡。王宮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擬就了一個詳細的逃亡計劃。包廂馬車已經備好了。國王的家族開始在大道上集合。但是國民軍的一個支隊發現了馬車，並且命令它們立即退回去。十月五日平靜的過去了。來的羣衆一部分返回到巴黎。拉斐得派遣衛兵在宮外面警戒，爲的是不讓任何人侵入。他不信任宮內的警衛。到了次日，十月六日早晨一羣巴黎人民由一沒有警衛的門擁入王宮。近衛軍開槍，一個人被殺死。當時羣衆把近衛軍打得全軍覆滅，並且闖入馬麗·安托列塔底寢宮。當國王爲了鎮定人民，出現於露台上面的時候，大家用高呼「國王回巴黎去！」來歡迎他。路易十六不得不屈服，而國王家族由一大羣人民陪伴着向巴黎進發。立憲會議會申明它與自己國王是不能分離的，於是也隨回巴黎。十月五日——六日的事變，推翻了擁護專制君主政體者底一切計劃，並且使反革命遭受了失敗。人民再一次挽救資產階級的立憲會議使免於遭受國王軍隊的解散，並且鞏固了大資產階級底政權。十月五日——六日的事變是革命的勝利。

但是立憲會議對於十月事變的態度是怎樣呢？它對於人民的襲擊和羣衆的干預政治鬥爭表示驚愕。有些代表拒絕遷到巴黎；他們辭去自己的全權代表的職務，而後來逃往國外去了。十月八日巴黎市自治機關發出了逮捕馬拉的命令，十月三十一日立憲會議頒佈戒嚴法。依據這個法律市長或鄉長一揚起紅旗，這就是預告人民禁止任何街頭集會和遊行示威。如果羣衆在揚起了三次紅旗以後還不散，軍隊奉命射擊。

十月五日——六日的事變迫使立憲會議迅速地完結制定憲法的工作。一七八九年末憲法底基本條文已經脫稿。

一七九一
年的憲法

一七九一年所批准的新憲法取消了等級的劃分。它將法國人民分爲兩種公民：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一切法國人凡年滿二十五歲、有不動產、不傭工並繳納等於三天工資價值的直接稅者叫做積極公民。這些公民獲得了一切政治上的權利。法國人民中的大多數是屬於消極公民，他們和革命以前一樣，仍舊是沒有政治上的權利，這樣來的，憲法並未實踐在「人權宣言」上所給與人民的諾言；它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並且把財富作爲不平等的基礎。依照西哀士的說法，立憲會議底憲法使積極公民成爲法國「巨大的和社會的企業底實際股東」。新的憲法否認了「機器工人」的作用，而把他們劃歸爲消極公民。憲法創造了新的單一的行政機構以保障資產階級底活動自由。法國劃分爲八十三郡，每一郡底領導機關爲政務會議。用創立起來的法

定的市自治機關和重新改選過的市政機關來消滅法國革命前的市政機構。城市的最高機關是城市公社，它解決一切地方上的問題，議會被取消。法官開始由積極公民來選舉。猶太人和新教徒同加特力教徒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但是在殖民地中憲法仍保存着奴隸制。路易十六由「神底驕子」變爲法國人底驕子、法國資產階級底驕子。立憲會議保留給他的皇室經費是二千五百萬里華，並且承認他本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立憲會議還保留給他一種否決權。立憲會議賦予國王以任命大臣、軍隊的高級將領、高級使節以及取得立法會議的同意得進行宣戰與媾和的權利。

最高立法機關——立法會議——根據憲法的規定每兩年改選一次。大臣們務必依照立法會議底直接的要求向它作在自己活動範圍內的關於歲出入預算情況的報告；立法會議還有把大臣交付法庭裁判的權利。依照憲法的規定立憲會議底任期至一七九一年爲止。從一七九〇年以來，法國早已開始根據新的法律來進行改造了，而這些新的法律是依照那已經被擬就的、但尙未被批准的憲法所制定的。新的法律遭遇到從每個城市中的、每個鄉村中的反動勢力方面而來的反抗。舊的官僚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地位，僧侶反抗把教會土地國有化，議會不願意把自己的地位讓給新的法庭，國王在各種藉口之下拒絕批准憲法。新的資產階級法國，只有在羣衆於七月十四日和十月五日，六日那些日子中當資產階級遭遇到危險的時候，所表示給它的那樣的援助之下，才能够建立起來。但是大資產階級使人民大衆不去解決政治問題。

大資產
階級組
織政權

大資產階級從因它的勝利而獲得了政權那時候起，它就同人民分離開了。從那時以來它就開始尋求同國王和貴族聯盟。

在革命的過程中從前在政治上一致的第三等級就分裂為諸獨立階級和諸階級集團（如：大資產階級（已經逐漸同人民分離）、農民、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勞苦羣衆、而最後是工人（已經成爲一個大的人民集團）。立憲會議底政策就是迫使法國人民大衆離開了大資產階級，人民大衆很快地就開始懂得在革命中他們的利益與資產階級底利益極其不相同的。在佔領巴士提大獄以後不久，資產階級就建立自己的資產階級的民兵——國民軍，並在它的幫助之下，資產階級開始奪取工人底武器，小資產階級底武器。在關於建立國民軍的法令宣佈一切人皆可以參加國民軍。而在實際上加入國民軍是要受到許多條件上的限制。一七九〇年立憲會議對於國民軍軍人規定一種統一的制服，而每個人必須自己出錢才能領到，就是：服裝務必是羅紗的，如：白羅紗裏青羅紗面的大外套，白羅紗的軍服和西服褲，紅羅紗的衣服上和袖口上的貼邊及其他等等。這樣的服裝底價值是很昂貴的，因此只有資產階級的青年才能加入國民軍。這樣一來，大資產階級在獲得了政權以後，它就同人民分離開，並且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如果人民大衆向資產階級提出過高的要求的話，它能够同樣地利用這個武裝力量來反對人民大衆，如像反對貴族階級一樣。一七九〇年國民軍在許多地方向人民射擊，尤其是在農民拒絕執行封建義務和拒絕繳納稅款的場合，它是無情地公開反對農民。

如果路易十六認一七八九年八月五日——十一日的法律是掠奪了貴族和僧侶，那末農民確實認爲這些法律並沒有給他們什麼東西，並且使農村中一切依然照舊。在八月五日——十一日的一切法律中他們所懂得的只是那曾經宣佈了封建制度永遠被廢除的第一個法律；因此他們不願意贊成封建義務仍舊保留着。在許多地方農民拒絕向地主繳納任何年貢。當有人開始用暴力強迫農民這樣作的時候，他們再一次掀起了暴動，這樣的暴動在整個一七八九——一七九〇年間沒有停止過。立憲會議在一七九〇年二月——三月制定了新的法律，用來回答農民底進攻。這些新的法律不僅確認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法律，而且更明確地表現了並擴大了地主底權利，而且除此以外，由於責成農民在贖買權利時必須連環保證，使農民贖買更加困難。一七九〇年三月——三月所制定的關於農民問題的法律再一次確認了，地主向農民所徵收的一切現金苛稅是與純粹地租和其他土地上的稅金同等看待的，農民必須證明地主底要求是非法的，才能拒絕繳納和拒絕把自己的收穫物底一部分運送到地主的倉庫。但是如果說一七八九年的法律不須要地主對他們的權利提供任何證據，那末一七九〇年的法律則要求地主提供證據，證明他們向農民徵年貢和租金的權利具有三十年的時效。一七九〇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九日的法律，再一次提醒大家，自治機關負有依照法律爲地主徵收稅金的責任；授權自治機關凡遇有何處需要戒嚴時，就可以宣佈戒嚴；自治機關在農民不繳納租稅的場合之下應負地主損失的責任。但是不僅自治機關，而且一切農村公社均須負三分之二地主損失的責任。每個公民有權要求宣佈戒嚴。凡有「煽動或鄉人民用暴行去反對土地上的

權利、義務的執行和稅金的徵收者」，均得視之爲憲法、立憲會議和國王底敵人。軍事時期底法律就可適用。

地主們因有立憲會議底援助向農民要求繳納農民認爲長久湮沒了的稅金。數千起的控訴在農村中發生了。但是農民，當一七九〇年的法律傳達到他們的時候，就用新的騷動來回答，這新的騷動已經席捲了在一七八九年還是平靜的地區。當時立憲會議在一七九〇年七月又制定了一種法律，根據這個法律，任何反對封建義務的武裝行動是要處以絞首或槍斃之罪。因此立憲會議關於農民的政策表現在下列的決議案和法律中，就是；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決議案，會在原則上廢除了封建制度、貴族的狩獵特權和領主的法庭；一七八九年八月五日——六日的法律，會規定了封建義務底贖買，而後來一七九〇年二月——六月所制定的懲罰法，則反對不繳納封建貢稅的農民。

到了一七九〇年農民對於立憲會議完全喪失了信仰，他們就同它決絕，並且獨自地繼續自己的鬥爭。在法國資產階級底上層分子中反動情緒底增長是在一七九〇年立憲會議底一切最重要的決議案中表現出來了，因爲立憲會議是反映他們的利益的。

革命改善了軍隊中兵士的狀況。他們開始建立自己的組織，並且要求軍官報告關於撥發給他們的經費支出的情形。因此，在許多聯隊中貴族軍官與兵士間開始了衝突。在一七九〇年八月南錫城守備隊底兵士要求自己的軍官報告賬目，而那些軍官不願意這樣作。當時兵士們強奪了聯隊部底錢櫃，派了一個

由八人組成的代表團赴巴黎去控訴長官底無禮的言行。立憲會議逮捕了代表團。它制定了法令，在道法令中它斥南錫兵士之破壞紀律。立憲會議向南錫鄰近城市底守備隊建議去鎮壓暴動者，拉斐得發出命令要國民軍去反對暴動的守備隊，同時在南錫的衝突和平解決了，大多數兵士簽名了一個「悔過書」。但是資產階級和反動的軍官必須向企圖在軍隊中建立民主關係的兵士報復。命令軍隊向南錫進發。他們進行了屠殺，並且不僅殺死了兵士，而且殺死了公民。被殺者三千人——這就是南錫城屠殺底結果。國王和立憲會議對於南錫守備隊底鎮壓者表示感謝。只有馬拉一個人怒吼地起來反對這種犯罪的行為。

一七九一年
的列·霞白
立法院

一七九〇年的工業的繁榮和經濟的復興促進了巴黎工人中的罷工運動底發展，巴黎工人底低廉的工資與一切生活必需品底日益增長的價格極不相稱。巴黎市自治機關會藉口工人的聯合和罷工似欲恢復舊的、革命前的聯合會，和進行反對為革命所獲得的自由，而詭責了罷工。工人還不停止鬥爭的時候，業主就向立憲會議控訴工人，控訴者說工人們進行共謀，並採取強暴力的手段以圖達到獲得增加工資的目的，立憲會議根據代表列·霞白立底報告，於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通過了一個法律，禁止罷工和在工人中間成立任何組織，而在如果罷工者採用恐怖和暴力的場合，就要嚴厲地懲罰罷工的主謀者及其一切參加者。

立憲會議在討論列·霞白立底報告時所列舉的理由是意味深長的：「即令是熱望提高工資使超過現有的水平，以便使獲得這種工資的人脫離絕對的、近乎奴隸的依賴性……縱然是這樣，工人也不應該在

本身中間協議關於自己的利益……因爲他們以此來破壞自己過去的老闆、現在的企業主的自由……而且因爲反對過去行會老闆底專橫的聯合就是被法國憲法所取消的行會底復活。」馬克思關於列·霞白立法律說了以下的話：「……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的暴風雨底最初期就決心要從工人身上所剝奪的，恰恰就是他們所獲得的集會結社的權利。」由於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的法令，法國資產階級宣佈了一切的工人聯合是「反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犯罪行爲」，要科以五百里華的罰款並褫奪積極公民權一年。

立憲會議底反人民的政策引起了從前的第三等級的統一戰線底破裂。把人民劃分爲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憲法迫使那期待革命把他們從窮困和政治上的無權變更重壓迫下拯救出來的城市的小資產階級也離開了大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表現孤立了，這是使得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一切勝利品和資產階級的政權變得不能保持長久了。立憲會議底政策造成了專制君主政權及貴族和僧侶底一切從前的特權底復辟危險。

在復活節那一天，法國南部已經發生了反革命的暴動。在立憲會議底代表中間有許多人曾經被路易十六所收買了，並且參預了宮廷底反革命陰謀。破產的貴族米拉波是自由資產階級底極有才能的代表和立憲會議底優秀的演說家，他還在一七八九年末就被路易十六所收買了。同時從一七九〇年以來革命又遭遇到使法國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嚴重困難。立憲會議承擔以償還革命前的君主政體底債款。除此以外，立憲會議又開始支付給僧侶一種薪俸以作爲沒收他們的地產的報酬。新的國家機構同樣地增加了國家的支出。爲要償付一切費用，立憲會議發行了總數四十億里華的紙幣，等於已經進行拍賣的國有化的教會地

產的價值。因此，紙幣有實物作擔保，而主張發行紙幣之人料想紙幣將與金屬貨幣一樣有同等的市價。但是金屬貨幣很快地從流通中消失了。貴族、亡命者偷帶黃金出國，反革命派的代理人則收買和隱藏金屬貨幣。因為發行的紙幣底票面價格那是很大的，那末，在兌換它們時就馬上發生了困難；有人開始拿現金來作兌換買賣。工人所賺得的工資都是紙幣，如果他們不同意為兌換紙幣而貼一部分水，那末用紙幣就買不到任何東西。於是紙幣開始比金屬貨幣跌價了。在市場上和交易所中就存在有兩種不同市價的兩種通貨。一切貨物底價格就開始很快地增高了；假若不是這樣，羣衆底困難的經濟狀況還更要惡化。階級鬥爭尖銳化了。反革命派展開了強大的活動。保王黨或黑黨（當時在法國稱反革命派為黑黨，後來開始稱他們為白黨）底煽動也由於立憲會議所通過的僧侶底新的市民制度而在一七九〇年加強了。這個新的市民制度本質如下：教區的數量依照州的數量而減少了。主教和牧師底職務變為選舉的，選舉他們如像國家底積極公民選舉其他官吏一樣。主教由羅馬教皇來批准一事被取消了。在就職時每個僧侶務必宣誓效忠國民、法律和國王，宣誓效忠教皇也被廢除了。僧侶底市民制度造成了國家教會，這個教會不依賴於羅馬，而隸屬於新的資產階級國家。由於向國家領取薪俸，使得加特力教的僧侶被迫必須替資產階級的法國底利益服務。教會的市民制度是進步的措施，但是它破壞了長久地被形成起來的並且很鞏固的傳統，它傷害了羅馬和教閥底實際利益，所以它遭受到僧侶階級底强有力的反抗。然而不僅仇視革命的教會的公侯們（從革命剝奪了他們的特權和沒收了他們的土地的那時候起他們就仇視革命）而且向

來同情和贊成革命的教區牧師，都不承認僧侶庶民制度。主教們利用了教皇不承認這種制度，而勾引大多數的教區牧師來擁護自己；在立憲會議三百個僧侶的代表中只有一百個代表宣誓效忠國家。僧侶階級本身分裂了。

這種分裂和與之相關聯着所已經開展了的無情的宗教鬥爭，在全國內，在每個家庭發生起來了。拒絕宣誓的牧師形成了一種積極的反革命力量，由於他們對於羣衆，特別是對於農民羣衆的影響，這種反革命力量是危險的。立憲會議爲要麻痺這種影響，而在免職的威嚇之下迫使僧侶立即宣誓。從這個時候起教會公開地和無可挽回地轉向到反革命派底營壘去了。

歐洲與法 國革命

一七八九——一七九一年所已經造成的法國的國際情況，也有助於法國內部反革命派的破壞工作底加強。先進的民主派的知識份子和勞苦大衆歡天喜地地來歡迎革命。革命在各國內得到了有力的反響。當時的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巴士提獄底毀滅中看到了「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最美麗的時期」。當時人們說，七月十四日是爲人類幸福底大廈奠定了一塊基石。在彼得堡法國人、俄國人、丹麥人、英國人、荷蘭人都互相祝賀並在街道上互相擁抱着，「好似從他們身上解除壓殺他們的重的枷鎖一般。」諾維可夫和拉吉色夫進行宣傳「人權宣言」底思想。威廉·古姆波蘭特赴法國去呼吸自由的空氣。康德看到了革命中理性的勝利。洛克樸西托克感慨說：「爲什麼我不長出百張嘴去歌頌法國的自由呢？」在「人權宣言」中，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

爭中看到了那爲十八世紀的最優秀人物所啓發的民主、正義、大公無私的理想底實現。英國主張選舉制度改革的人於一七八九年向立憲會議致送祝詞。一七九〇年英國民主派創立了革命團體。在瑞士、意大利、德意志關於法國革命的消息使人民大衆行動起來了。騷動不僅發生於萊因河左岸，在德意志的貴族和僧侶底領地中，而且發生於德里爾、科倫、西柏伊歐。在暨蒙特農民會表示：「我們——是第三等級，如果貴族不安分守己，我們就要燒光他們的城堡」。比利時的革命是在法國革命底強有力的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在布魯塞爾底一切街道上張貼着幾百張標語，上寫着「這裏——就是巴黎」。

反之國王、貴族、官僚、教會都對革命採取仇視的態度他們很快地幫助了反革命者。亡命者組織反法國人民的外國干涉。在倫敦和柏林底特權等級社會中關於法國革命的消息起初是用幸災樂禍的態度來接受的。比特和佛利得里黑·威廉都認定革命可以把法國削弱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使得它將不能顧到歐洲的政治。比特希望即速奪取法國的殖民地，而佛利得里黑·威廉認定由於革命的結果將使奧法聯盟破裂，並使它們中的每個都削弱。普魯士的外交家們已經心中打算使普魯士從奧國和法國方面奪取某些土地。同時法國的革命，普魯士是很歡喜的，它認爲這個革命會破壞反對瑞典和普魯士的俄法聯盟，而普魯士當時同瑞典國王古斯大夫第三締結同盟爲要攻擊俄國。佛利得里黑·威廉以保護波蘭爲口實，而勾引它參加聯盟。同時他又背着波蘭繼續同葉卡切林娜第二談判關於瓜分波蘭的條件。

但是當「人權宣言」出現的時候，當革命消滅了專制君主政體、貴族特權並奪取僧侶的土地的時

解，當革命的同情反響普及於全歐洲的時候，各國政府急忙地去挽救封建制度和統治階級底實際利益。葉卡切林娜第二斷絕了俄法關係，會在一七八九年十月法國大使舍荷爾就被迫離開了彼得堡。葉卡切林娜總是使法國代理大使熱內與外國斷絕往來。法國住在俄國的僑民一千人被置於警察底監視之下，葉卡切林娜用最殘酷的懲罰去摧殘俄國的「自由思想家們」。新聞檢查所不放过一個從法國來的消息。諾維可夫被關禁在西里舍爾堡要塞內。拉吉色夫被流放於西伯利亞。葉卡切林娜在一七九〇年的法國革命底影響之下，決然變更了自己外交政策底方針。在一七九一年她說：「使我自己頭痛的，就是怎樣地使維也納宮廷和柏林宮廷專注於法國的問題。」她向普魯士和瑞典實行各種讓步，找尋同普魯士和奧大利妥協的途徑，以便組織對法國的進攻。

十月五日——六日的事變以後，法國的貴族開始成羣地離開法國。他們在科布侖茨組織自己的革命參謀部，派遣密探和別動隊入法國，科布侖茨是特里爾選舉侯所管轄的一個城市。同他們一起行動的就是已經滿佈於法國的比利特和佛利得里黑·威廉底代理人。他們收買紙幣，偽造它們，並且很人工地替革命造成了無數的困難。反革命者、亡命者包圍歐洲各國的宮廷，懇求他們迅速干涉法國的問題。路易十六和馬麗·安托列塔同科布侖茨保持經常的聯系，並且在一切歐洲國家底政府方面也有自己的代理人。馬麗·安托列塔經過自己的代表催促自己的兄弟、奧國皇帝喬治波爾德第二對國王家族表示援助反對法國人民。一七九〇年末奧國皇帝要求法國政府讓他的軍隊經過法國去鎮壓比利時的革命。立憲會

議拒絕了。拒絕的理由就是以下列的憲法第六條作爲根據，即：「法國國民拒絕任何以侵略爲目的的戰爭，並且任何時候決不使用軍事力量去損害任何人民底自由。」法國的拒絕表示了它同奧國的破裂。爲了回答這種拒絕倫葛波爾德第二在萊因漢巴亥同普魯士締結同盟，去反對法國（一七九〇年十月）。一七九一年法國同其他國家的相互關係達到這樣惡化的程度，以致使得戰爭的危險迫在眉前。這是加強了保王黨底地位。

路易十六

底逃亡

國王用自己的否決權反對關於僧侶底市民制度的法律。反革命派在全國內展開了爲恢復革命前的制度的廣泛的煽動工作。

立憲會議底反人民的政策、紙幣底跌價和物價的騰貴造成了便利於這種煽動工作成功的條件。一七九一年春天人們就開始再三論及國王準備逃亡的問題。而實際上，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全巴黎都知道國王及其家族已經逃走了，起初全巴黎估計到：大家都明白，現在戰爭成爲不能避免了，而且路易十六會引導着外國干涉者底軍隊侵入法國。後來全巴黎如像在巴士提大獄被攻佔的那一天一樣激動起來了。聖安社安郊區底人民開始武裝起來了。在出版物中，在會議上關於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巴黎的人民大舉勇敢地、和堅決地起來應付未來的事變的時候，立憲會議則害怕人民憤怒底爆發，而把國王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它在政府公報上編造一條關於規走國王的離奇的新聞，這個規走似乎是違反國王底意志來實行的。立憲會議要求大家鎮靜，並且警告大家

說，任何反對私有財產的行動將受到嚴厲的懲罰。路易十六給立憲會議的信，很快地爲大家知道了，在這個信中路易十六責備法國人民，並且聲明他不承認從革命時期以來所制定的任何一種法律。人民一方面憤怒地反對背信的叛逆者——國王而同時又開始譴責立憲會議和拉斐得對於反革命派的縱容。同時在六月二十三日當國王裝扮成一個僕人，逃到離國境不遠的發稜市鎮附近時，被郵政局長德魯葉所發現了。他們把國王的家族拘留於發稜，並且鳴起警鐘，使周圍的地方都知道這件事情。在幾法里範圍內的一切教區很快地都騷起來了，爲的是不使國王逃到敵人方面去。人民又在這一次破壞了反革命派底一切企圖，幾千武裝民衆很快地在發稜集合了。人民催促說：「把他送到巴黎，把他送到巴黎！」國王的轎式馬車不得不回轉巴黎。在轎式馬車的前後左右有一大羣人隨伴着前進，即：農民、城市居民、國民軍。在人民護送之下，國王的家族於六月二十五日到了巴黎。全首都以如死一般的沉默來接待他們。全巴黎不開任何一種聲響，也不對他們表示任何一種侮辱。報紙則發出如下的號召：「公民們，鎮靜些！他（指國王——譯者）將送交法庭裁判！」在羣衆的一般憤怒底壓迫之下，立憲會議不得不免除路易十六的職權，但同時立憲會議又把他置於自己有力的保護之下。當路易十六聽從擁護君主政體者的忠告在立憲會議中說他被人劫走的時候，議員們報之以歡呼，並且重新恢復他爲行政權底首領。

決定立憲會議在路易十六逃亡的時期內關於路易十六的政策動機，已經由立憲會議底著名代表巴爾拉夫用下列的話公開地表現出來了：「我在這裏提出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願意結束革命還是

反動勢力

底增長

願意重新開始它呢？向着更大的自由前進一步將是王權的破壞，向着更大的平等前進一步將是私有財產的消滅。」全法國的資產階級都鼓掌贊成巴爾拉夫。

立憲會議之使國王復職就是向民主派進攻，因為民主派曾經把路易十六命名為賣國賊，並且要求建立共和國。

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共和主義者們集會於巴黎的馬爾索斯廣場，準備簽名於一個要求建立共和國的請願書。立憲會議命令驅散這個示威運動。國民軍遵照拉斐得命令並無任何事先警告就開槍射擊。許多人被殺死。自此以後，民主派的報紙被封閉了，請願的權利被取消了。開始大批逮捕民主派的知識分子。丹敦、馬拉及其他民主派知識分子都被迫藏匿起來。

一七九一年九月國王同意簽署憲法。但是依照國王底強求，「羣君主派底代表——如巴爾拉夫、拉梅特兄弟、阿德林恩·柳波爾事先就在立憲會議上通過了關於限制出版物、民主派底活動和關於提高選舉人底資格的法律。

這些代表們又允諾路易十六努力達到制定關於國王底絕對否決權、關於成立上議院和關於國王有權任命法官的法律。國王對於立憲會議所製成的憲法的批准，完成了立憲會議底事業。全國因憲法的頒佈而舉行慶祝。人民因確信國王同他們在一起和外國干涉法國問題的危險過去了而歡呼，在這種歡呼的人民雲集之下，國王宣誓效忠憲法。可是在這個時候馬麗·安托列塔寫信給葉卡切林娜第二說：「國王接

受憲法不是因爲他承認它很好或者甚至承認要把它來實現。國王接受它就是因爲他完全不知道其他列強對於他的意向是怎樣的，在這裏大家開始了解一切真正的痛苦了。少許堅持和忍耐就是我們要努力達到在國家內部自己的目的。但是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存在於國家之外的外部力量。」

在路易十六批准憲法以後，立憲會議就宣告革命終結了。還在一七九一年八月立憲會議就宣佈選舉立法會議，因爲依照憲法它必須讓位於立法會議。立憲會議依照羅伯斯庇爾底提議曾經議決立憲會議底代表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再當選爲立法會議底代表。

一七九一年末立憲會議停止了自己的活動。從人民攻佔巴士提大獄的時期起至立憲會議終止活動爲止這兩年間，法國人民獲得了立憲君主政體，在法律前面一律平等、消滅了貴族和僧侶底特權。資產階級變成了統治階級，法國新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資產階級的商業和工業活動有充分的自由。教會的土地轉變爲國家的財產，並且由於這些土地的全部拍賣在法國造成了許多土地私有者，他們主要地是由資產階級出身的。整個資產階級是切實關心到保持革命的勝利品。但是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必須維持同羣衆的聯盟，並且通過爲人民大衆謀利益的法律。大資產階級之所以獲得政權僅僅由於人民的勝利，而他們在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中即確定一部分貧苦人民底政治上的無權，而在農村中他們並未同封建殘餘完全斷絕關係。

以商業資產階級、殖民地企業的主人、包稅專賣人、由貴族出身和由大資產階級層出身的大地主、

銀行家在其中最佔勢力的立憲會議，由於自己對國王和僧侶讓步的政策使得革命的勝利品不能長久保持下去了：它加強了反革命的地位，並且造成了舊制度復辟底極大的危險。當資產階級底上層分子在一七九一年宣告革命終結了的時候，人民大眾認為他們從革命方面仍舊是什麼也沒有得到，而革命對於他們尚未開始。當羣衆看到了立憲會議背叛他們的時候，他們繼續獨立地行動。農民並不同立憲會議的土地政策妥協，並且不管怎樣鎮壓仍繼續鬥爭。在城市中的革命俱樂部和民主派的出版物發展了羣衆階級意識，並且反映了羣衆底要求，而成為使革命前進的推動力。一七九一年人民已經開始制定自己的革命綱領。

俱樂部及其作用

直到這個時候為止俱樂部很明顯地反映了羣衆底要求。雅各賓派俱樂部在一七九一年享有盛名。它是由一羣因研討論立憲會議底議事日程上所曾經提出來的問題而集合起來的布勒登的代表們於一七八九年所創立起來的，這些代表們是在從前的聖雅各夫修道院舉行自己的會議，所以俱樂部開始稱為雅各賓俱樂部，人們又稱它爲「憲友社」。起初俱樂部底成分是複雜的：自由派貴族米拉波和拉斐得，銀行家兼大的殖民地農場主兼商人——拉梅特兄弟，律師巴爾拉夫，有堅確信念的民主主義者——律師羅伯斯庇爾都是它的會員。俱樂部底理事會每三個月改選一次。凡會員加入俱樂部必須經過住在一定城市不少於一年的兩個俱樂部會員底介紹。凡介紹自己不認識之人入俱樂部者須被開除出俱樂部。凡願加入俱樂部者必須提出書面申請

書。把請求加入的人名公佈於會議廳內。俱樂部會員對於某人有什麼反對意見者，可在他的名字上劃一十字，並且必須在一星期內提出反對的理由，否則就通過他們作為俱樂部會員。凡被批准入俱樂部者必須宣誓，其誓辭如下：「不自由毋寧死，願忠於憲法的規定，服從法律並盡全力以改善之。」「不自由毋寧死」——這是雅各賓派座右銘。在一七九〇年羅伯斯庇爾在俱樂部中已經開始極孚衆望了。就其教育程度來說是一個律師的羅伯斯庇爾，他自從出版要求減輕刑法的著作以後，已經負有盛名了，一七八九年羅伯斯庇爾當選為三級會議底代表。

在立憲會議中他成為少數的左翼民主派底領袖。他在立憲會議中反對限制選舉資格的憲法的行動引起了大多數代表底嘲笑的抗辯。米拉波首先賞識了羅伯斯庇爾，例如他說：「這個人是有遠大的前程的。他忠實於他所說一切。」在雅各賓派俱樂部中羅伯斯庇爾成為法國民主派底出色的領袖。他用帶說服性的和極其雄辯的發言公開反對把公民劃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並且擁護於一七九〇年在法國西印度殖民地起義的黑人。

一七九一年雅各賓派俱樂部在全法國範圍內已經有了支部。各地的雅各賓團體與在巴黎的它們底中間建立很堅固的聯系。後來雅各賓派俱樂部成為資產階級中的革命階層用來爭取民主改造的最主要鬥爭中心之一。在一七九一年國王的逃亡失敗以後，雅各賓派俱樂部發生了分裂。它的一羣君主派會員——如拉斐得、巴爾拉夫、梅拉特及其他等等——組織獨立的斐揚派俱樂部，它成為大資產階級和貴

族力量統一的中心。斐揚派宣言要向任何用更民主的精神來改變憲法的方向進行鬥爭。

革命民主派底另一中心是「人權之友社」或稱科爾德利派俱樂部，這個名稱是因它的集會地點即從前的科爾德利修道院而來的。章程中所規定的該社底主要目的，就是在與論底法庭面前證實各種政權濫用職權和對於人權的各種損害。科爾德利派在自己的正式文件中描寫一種銳銳地注視官吏底行動的「全知的眼」。最初科爾德利派俱樂部聯合了一大羣極其複雜的人。這個俱樂部是在巴黎底一個富裕的街區內，所以它聯合了大資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貧民。由於所規定的會費極少，所以科爾德利派在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及人民底最貧苦階層中間都有自己的信徒。後來科爾德利派俱樂部成爲下層人民統一的中心。該俱樂部底綱領反映了人民大眾底一切政治的和經濟的要求，抱有極不相同的世界觀之人們都能够在科爾德利派俱樂部講台上宣傳自己的觀點。阿拉哈爾梭斯·克洛葛特茲在俱樂部中宣傳全人類聯合底思想。契盧恩·德·墨林苦爾要求婦女底政治權利。科爾德利派俱樂部底領導者是馬拉和波敦，阿貝爾、摩摩羅也是它的著名的會員。

任——波爾·馬拉（一七四三——一七九三年）——就其教育程度來說是一個醫學博士，還在革命以前他就以物理學家聞名於世，由於他在能力論底領域內的一個發明，英國政府會提供他一種報酬。清廉和正直而不苟且的馬拉，他寧願過學者底創作生活，而不願有財富和名譽。但是還在革命以前政治問題總是激動了他。一七七三年他在英國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奴隸制底鎖鏈」，而在這個著作中他揭發了

英國憲法的缺點，要人民毀滅王權和唯利是圖的國會。當革命開始的時候，馬拉就拋棄了自己的科學事業，並且完全獻身於爲人民服務。一七八九年八月他開始出版日報「人民之友」。馬拉底報紙喚起了勞動人民底自覺，加強了革命精神，提出了體現人民要求的口號。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很快地認識到他是最高危險的敵人，在一七八九年巴黎市長就已經下令逮捕他。馬拉爲了盡力和盡可能不中斷「人民之友」底出版，他不得不隱藏起來，而且在一天內不得不幾次更換自己避難的地方。他首先懂得在革命道路上橫着怎樣大的困難，他同樣地預先看到大資產階級離開人民之不可避免性及共同反動派的未來聯盟。他要求把立憲會議轉變爲人民意志底簡單執行者；要求人民底普選權，要求選舉人交給代表以一定的意見，如果他們不執行人民底要求就召還他們。馬拉這樣寫道：「能够完成革命的，只有社會中的下層階級，如：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一言以蔽之，就是富人們稱之爲惡漢們的那樣的下層人民，那樣

的貧民。——他認爲自己報紙出版底目的在於教育人民大眾運用自由，「向公民解釋他們的權利，鼓勵他們願意行使它們，勇敢地堅持它們，果決地討伐破壞它們的仇人。自由的使命——就是幫助人民認識到他們的全體委託者底濫用職權，並且使他們感悟到必須懲罰這些人。自由的使命——就是教育人民僅僅服從公正的和賢明的法律，反抗不公正的法律，向暴君們底法律進攻。」

爲了回答自己的仇敵起見，馬拉這樣寫道：「即令我就是不能看到極小的瓢蟲遭受損害，他們這些人也會使我稱之爲殘暴者。我懷着極端的憤怒心去反對我們的假人道的觀念並反對我們對於每個殘暴的

仇人的極端寬容。我們實在是蠢豬，還是這樣地關心到使他們預防打擊。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們再對我們佔着優勢，那末請你們注意，當他們把槍和劍拿到自己手中的那個時候，他們就會蹂躪各省，並且直捷了當地殺盡一切愛國者，殺盡愛國者的老婆和小孩，使城市遭受炮火之災。

丹敦是最刮刮叫的革命演說家之一。他的如暴風雨般和富於熱情的雄辯口才吸引了一切人。由於丹敦底若干行動，所以馬克思和列寧稱他為革命策略大家。但是丹敦底政治方向是極不堅定的。後來在一七九三年丹敦成爲不是人民大眾利益底代言人，而是資產階級利益底代言人。

巴黎區分部和人民團體在革命中起演了很大的作用。一七九〇年立憲會議把巴黎劃分爲若干行政區以代替從前所劃分的教會管轄區，這個行政區開始稱爲區分部。巴黎被劃分爲四十八個區分部，它們解決自己行政區內的事務，並且選舉自治機關的人員和一般行政人員。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以前在區分部中只有積極公民才有選舉權，但是後來，當法國人民獲得了普選權以後，人民大眾底代表們成爲區分部底首領了。

人民團體在法國開始成立比區分部還要早些。它們中的大多數就是雅各賓派俱樂部底分部。在人民團體中公民們在脂肪蠟燭光之下集會討論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和當前的政治問題，它們逐漸地成爲革命民主派集合的中心。人民團體也曾經是區分部底初期集會，在這裏羣衆底新的革命思想和創造精神在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了。許多無名英雄是從區分部和人民團體生長出來了，他們由於忠實於革命，幫助法國

人民克服了橫在法國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物。

立法會議：一九一九年十月九日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國民立法會議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開始自己的工作。它是單獨由積極公民選舉出來的。立法會議底大多數代表是從在一七八九——一九一九年任職的革命行政官吏底隊伍中產生出來的。這就是市長、治安法官、各郡的行政官及其他等等。該會議底絕大多數代表是代表斐揚派和與他們接近的中派或獨立派。斐揚派要求賦與路易十六以更大的權利，他們贊成修改憲法以便鞏固國王的權力；中派認為革命告終了，他們是批准的憲法底擁護者。並且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把這個憲法實現起來。七百四十五個代表中有三十五個代表稱自己為雅各賓派。

雅各賓派很快地就分裂了。它們中的大多數組織了吉倫特派，其所以稱之為吉倫特派者，是由於該派底領袖們——維尼奧、賈德、熱索業、伊拉爾、曠多爾色是由吉倫特郡選舉出來的。在這個集團中曾經起演更大的作用的布林索，他是巴黎市的代表，這是一個在立法會議中曾經是法國大工業資產階級底先鋒隊的知識分子、律師、文學家集團。即或有個別吉倫特派分子，例如曠多爾色是共和主義者，而他們仍與中派共同認為革命已經告終了。他們之所以不同於中派，就是因為他們懂得，革命底勝利品是極不能保持長久的，反革命勢力並不停止鬥爭，並且這種勢力比革命還要強大些；他們同樣地認識到，只有在人民大眾底援助之下革命才能獲得完全勝利。但是成爲大工業資產階級利益底代言人的吉倫特

派，他們害怕羣衆和人民底革命的創造精神。他們反對爲人民利益着想的進一步的改革。他們的政策歸結到這一點，即：背着人民用各種聯合及對君主政體更進一步讓步的方法去鞏固資產階級的政權。加之吉倫特派底領導者當中有許多人又都是淺學之人、野心家、陰謀家。一七九二年在法國所常用的一個新字即「布林索式」，這就是「陰謀」的思想。

在立法會議中的極左派形成了一個很小的民主派集團。人們稱這個集團的代表爲山嶽派，因爲他們都坐在最高的座位上。這個集團底最著名的代表是古通、巴慈爾、俠波。這些人是科爾德利派俱樂部底會員，同雅各賓派俱樂部有密切的聯系。羅伯斯庇爾由於立憲會議底代表不得當選爲立法會議底代表的法律沒有參加立法會議。「整個立法會議中無論什麼東西都是淺薄的、賤造的。它並不是有力的、健全的和真正的人民路線底體現者，因爲人民由於消極公民法而不能參加選舉。」（約勒司）

戰爭危險
底增加

從一七九一年秋天以來革命遭遇到新的困難：經濟危機增大了，而與之相關聯着的階級鬥爭也尖銳化了。迄到現在，戰爭危險重新降臨了。從一七九一年秋天以來，由於物價騰貴，在法國許多地方發生了騷動。紙幣仍舊繼續跌價。因此生活必需品的投機大大地增加了，儘管是豐年，在許多城市中糧食仍然不够。壞的道路和反革命底反抗——這一切妨礙了生活必需品從一個地區轉運到另一個地區。人民要求同投機者鬥爭。並且規定生活必需品底固定價格，在許多地方人民搗毀商店，並且強迫商人出賣生產品不超過一定的價格。農村中

的騷動也沒有停止。特別引起農民憤怒的，就是依照法律他們必須向那些或者逃往國外或者留在法國進行的反革命的陰謀的地主們繳納年貢。物價騰貴，政治上的無權，土地問題之難以解決——這一切激發了羣衆底創造精神。

法國的國際狀況引起了革命法國的一切階級底極大的不安。路易十六之承認憲法引起了亡命者的憤怒。

亡命者催促奧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進行反法國的干涉；亡命者羣集法國邊境、對於民主派的侮辱和威嚇，國內的反革命陰謀，對於法國人民和對於革命的譏謗——這一切表明了已經準備好了對法國的襲擊。而另一方面路易十六又通知歐洲各國政府說，他之承認憲法是虛偽的，是不得已的，他之所以這樣作，只是爲了要使羣衆傾向自己。但在一七九一年路易十六認爲立即干涉是很危險的，因爲它能够惡化國王家族的情況。馬麗·安托列塔和路易十六在一七九一年主張召集歐洲各國會議以便利於武裝干涉法國的問題。於是在反革命派的營壘中形成了兩個黨，即：親王黨和路易十六黨。愛天德里林大主教和阿爾薩斯的德意志公侯們向奧國皇帝要求把被革命所奪去了的他們的土地和特權歸還於他們。爲了補充一七九〇年的萊因漢巴亥的協約，倫窩波爾德第二與佛利得里黑·威廉雙方於一七九一年八月在彼爾利茲締結反法國的同盟。「彼爾利茲宣言」由亡命者擬就，並由盟約當事者的雙方簽字，這個宣言充滿了對於法國人民的威嚇，要求立即歸還德意志公侯們的權利。

同時葉卡切林娜第二又同瑞士國王談判關於編制反革命的軍隊。她裝做似乎相信，毀滅法國革命將是很容易的，她說：「我可以打賭，只要軍隊一佔據了兩間小茅屋。這些羊都會開始跳過棍棒而四向奔跑了。」葉卡切林娜第二用盡一切力量迫使普魯士和奧國干涉法國的問題。她的外交官成爲奧國和普魯士間談判關於後者因參加反法戰爭的報酬問題的中間人。普魯士要求阿爾薩斯。由於俄國外交官底斡旋關於報酬普魯士的問題已經於一七九二年初完全解決了。普魯士曾向俄國表示說，它因正有事於法國，不能參加瓜分波蘭，葉卡切林娜第二爲了回答這個表示，允諾分給普魯士國王以但澤、多倫及其他波蘭的地區。古斯大夫第三準備率領二萬俄國——瑞典軍隊，由英、普艦隊載運這些軍隊在洛曼第登陸，而於一七九二年向法國進攻。西班牙和撒丁島也允諾參加反對法國的同盟。

這樣一來，革命的嚴重危機迫在眉前了。從一七九一年末以來關於戰爭危機的問題就始終列在立法會議底議事日程上。十月末，立法會議議決了，如果布魯文斯公爵在一七九二年一月一日以前不回到法國，那末他就被剝奪承繼法國王位的權利。十一月立法會議又通過了兩個法令：一個——關於亡命者的問題，這法令威嚇他們說，如果他們在新年開始以前不回到祖國將沒收他們的財產；另一個——關於拒絕宣誓的牧師的問題，這法令威嚇他們的恩俸。立法會議要求國王向特里爾和馬因茲的選舉侯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建議，要他們停止在他們國家內的亡命者底反革命活動。同時該會議又同意把被革命所沒收的們的土地歸還給這些選舉侯以作爲報酬。路易十六同意簽署關於布魯文斯公爵的法令，但是否決了其

他的法令。國王與立法會議間的鬥爭開始了。吉倫特派決定了，對付國王底反抗，反革命派底陰謀和已經準備好了的干涉的最好方法，將是由等待的對外政策轉變到積極的、進攻的對外政策。布林索問道：「你們是否願意一舉而消滅貴族、叛亂者、不滿意者呢？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只須消滅科布列茨就夠了。那時候國民底領袖將不得不依照憲法來統治，並使自己的行爲唯有適合於憲法而已。」

吉倫特派與
雅各賓派對
於將臨的戰
爭的態度

吉倫特派想藉戰爭來使人民大眾擁護自己，並且使他們不注意進一步的改革底要求。吉倫特派認爲戰爭可以激起普遍的愛國心，暴露國王底叛國，並使資產階級有可罷鞏固既得的政權，馬拉還在一七九二年初解釋吉倫特派底企圖時說：「你們希望戰爭，因爲你們不願意求助於人民來給王權以堅決的打擊。」當路易十六看到組織反革命聯盟的工作迅速地向前推進和法國資產階級要求戰爭的時候。他同親王黨一起也開始擁護戰爭的必要性。他希望在這次戰爭中法國軍隊遭受失敗，那個時候他在外國軍隊底幫助之下可以向革命派報仇，並且重新使國王成爲「神底驕子」。國王通知立法會議說，他要求特里爾選舉候驅逐亡命者。一月二十日依照立法會議底要求，國王照會奧國皇帝說：「陛下是否放棄任何反對法國國民底五權，獨立和安全的條約和協定？」

在同一天路易十六聲明說：「法國人民，他們的代表們和國王是團結一致而不可分離的。」但是他從立法會議歸來以後，又寫秘密公文給倫窩波爾德第二，在這個公文中他請求特里爾選舉候不要同意他

的要求和立法會議底建議。

軍人們也希望戰爭，因為他們會期待戰爭使他們成爲左右局勢之人。這樣一來，在一七九二年初希望戰爭的一方面是吉倫特派，另一方面是國王、宮庭、將軍們——他們是完全從各種不同的打算出發的。——一七九一——九二年冬關於戰爭的問題成爲法國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問題，當吉倫特派證明戰爭之不可避免和必要的時候，雅各賓派就起來反對立即進行戰爭，並主張和平政策。羅伯斯庇爾於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雅各賓派俱樂部演說中問道：「誰需要戰爭？亡命者、宮廷陰謀家希望戰爭。你們委託誰來進行這個戰爭？委託行政權底代表嗎？這就是你們把國家底安全委託於那願意毀滅它的人了！從此就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你們必須更加謹防戰爭。」伊拉爾和賈德悲痛地感嘆說：「用劍、筆、理性、雄辯術武裝起來的幾千萬個法國人就能够改變世界。」羅伯斯庇爾冷酷地回答這個感嘆說：「誰也不歡喜武裝的說教者。反革命陰謀底根源、中心和罪魁就存在於我們當中，爲什麼要使社會的注意力離開我們最危險的敵人，而引誘我們同樣地走進了我們的敵人希望我們所陷入的羅網中去？」

羅伯斯庇爾在一七九一——一七九二年反對戰爭以後，他又同意將來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證明，軍隊底沒有充分戰鬥能力，將領們和軍官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反革命者，全法國並沒有準備着戰爭。但是亡命者這樣無禮地關於須要干涉的叫喊，這樣不遜地誹謗革命，德意志公侯們這樣着重地關心他們，歐洲各國這樣露骨地樹立毀滅法國的軍事計劃，以致使得法國人因受人侮辱而憤怒的民族

意識把他們引向吉倫特派，並團結於立法會議的周圍。

一七九二年二月路易十六罷免了認為必須達到同奧國妥協的斐揚派閣員。由吉倫特派組織新的內閣。使接近於吉倫特派的羅蘭擔任內務，度穆累開始掌管外交。

一七九二年三月，倫窩波爾德死了，他的繼承者佛蘭茲對於革命的法國採用公開仇視的立場。當時，國王和吉倫特派並未等待到奧國底進攻，就決定對奧宣戰。路易十六出席立憲會議，並且以最冷淡的語氣建議「向波希米亞和匈牙利底國王宣戰」。只有十個人投票反對路易十六底建議，全場狂熱地擁護國王，並向他歡呼。於是法國革命中的戰爭時期開始了。

同
奧
戰
爭

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國出動自己的軍隊向奧國進攻。法國軍隊就其成分來說是很複雜的。它的大部分是由志願兵所組成的，軍事素養還很差。在國王逃亡失敗以後，當立憲會議制定新的誓約要指揮官宣誓效忠國王、人民和法律、並強使他們表示反抗任何反對革命的陰謀的時候，許多軍官離棄祖國。爲要補充軍官的不足，義勇軍有權從自己隊伍中選舉軍官。但是高級將領們繼續令人懷疑。羅伯斯庇爾說：「不錯，我並不信賴將領們，我僅僅信賴人民，也只有信賴人民。」

法國軍隊底最初的行動完全證實了羅伯斯庇爾所說的不可信任的預言。奧國對於戰爭的準備是不夠的。普魯士還需要二——三月時間才能加入奧國方面。勇敢地 and 堅決地向奧國進攻會使奧國失敗而結束

戰爭，何況就數量來說法國底軍隊還超過奧國的軍隊。但是法國將領們底行動是畏縮的、遲鈍的，並且藉口沒有準備好而延緩進攻。法國國民軍在同奧國人第一次遭遇的時候就無秩序地逃跑。經過相當時間以後，兵士們才懂得，將領們——都是賣國賊。

法國軍隊現在開始節節敗北了。人民開始懷疑宮廷、國王、馬麗·安托列塔會叛變。實際上他們完全叛變了。馬麗·安托列塔把軍事秘密報告敵國，並且預先告訴它關於法國軍隊調動的情形。拉斐得祕密地同奧國進行談判；他主張轉到奧國方面去，以便同奧國軍隊一塊開進巴黎，解散立法會議，逮捕雅各賓派。敗北的結果使吉倫特派信用墜地。他們顯然是無力使戰爭獲得勝利，而是戰爭的罪人。他們不去歸罪於賣國賊——將領們，反而加強反雅各賓派的鬥爭，並且發出命令逮捕馬拉，因為馬拉號召不要信任吉倫特派和國王，隨後他們又攻擊羅伯斯庇爾。吉倫特派希望以迫害雅各賓派的方法來博得英國、普魯士、法國貴族階級底信任。立法會議派遺泰萊朗負外交使命到英國去，但是喬治第三和比特招待他很壞。反革命派暴露出自己對他人是幸災樂禍的。他們的陰謀與日俱增。情況達到這樣可憂慮的程度，以致使得立法會議於五月末再一次通過關於僧侶拒絕宣誓的法令和關於解散那會為保護路易十六個人而組織起來的國王近衛隊的法令。六月立法會議決定由二萬志願軍在巴黎近郊，設立軍營。路易十六用自己否決權反對這一切法令。他已經再也不害怕立法會議和吉倫特派了。他罷免了吉倫特派閣員，而任命斐揚派組織內閣以代替他們，拉斐得由前綫寄給立法會議一封信，信中充滿了威嚇和侮辱。

不斷地傳播着關於以下的謠言，即是說：新的內閣準備停止軍事行動，釋放被捕的反革命派。並實行國家的大政變。現在吉倫特派被迫不得不轉求人民大眾。吉倫特派爲要強使路易十六簽署法令和召還被免職的閣員，定於六月二十日舉行示威運動。雅各賓派拒絕參加這個運動，因而這個示威運動表現出不能使人有深刻的印象。路易十六斷然拒絕了執行示威運動者們底要求。六月二十日表示出，巴黎的羣衆再也不信任吉倫特派了，不跟着他們跑了。雅各賓派成爲羣衆底領導者了。同時示威運動底失敗也鼓勵了反革命派；國王開始接受了忠順臣民的請願；六月初發生了保王黨的暴動。巴黎郡政府完全屬於斐揚派，它免除了吉倫特派分子丕梯恩底巴黎公社委員長的職務。拉斐得離開了軍隊。並於六月末到了巴黎，爲的是迫使立法會議解散雅各賓派俱樂部，並懲罰六月二十日示威運動的參加者。

一七九二年七月六日普魯士由於與奧國聯盟的關係開始了反法的軍事行動。奧國軍隊很快地越過國境，而戰爭已經在法國領土上進行了。同盟國軍總司令布隆喜文格斯基公爵用自己的名義發表了一個告法國人民的宣言，這個宣言是由法國亡命者所指使而寫成的。宣言中要求法國人民不要阻止普魯士軍隊開進法國，並給予一切幫助。宣言中並要求法國人對於國王的家族絕對不可侵犯，否則他會遭受到空前未有的和永遠難忘的報復。宣言起草者們希圖恫嚇法國人民。而他們反激起了法國人民的憤怒，並使之竭盡全力去進行拯救祖國的革命準備。雅各賓派俱樂部願在下列條件之下給予吉倫特派以自己的援助，就是吉倫特派必須澈底地保衛祖國並對反革命派進行鬥爭。吉倫特派由於獲得了羣衆對自己的支持，爲

了迴避國王用否決權反對在巴黎近郊設立軍營，通過了一個新的法令，命令全體法國國民軍於七月十四日回到巴黎出席聯合紀念日。八月初聯合派者們即全法國的代表們在巴黎集合，當時馬賽的義勇軍也開入了巴黎，而巴黎人民第一次聽到了盧熱·德·里列所作的「馬賽曲」。

七月十一日立法會議宣佈祖國在危殆中。地方自治機關宣佈繼續開會。行政機關底會議被宣佈公開，這是使它們置於人民監督之下。開始徵募新的志願軍大隊。在幾天內在巴黎有一萬五千人自願參加軍隊。他們中有許多人還很年青。一個軍官代表志願軍對立法會議說：「如果我只注意外表，他們中有許多人的身長不够入伍資格的。但是我是測量他們的內心，而不是測量他們的身材，而他們內心中燃燒着愛國熱情。」斐揚派閣員們辭職了。

吉倫特派認定，斐揚派的去職使他們有可能重新組閣，而他們運用同路易十六秘密協商的舊的政策，以期用新的妥協底方法重新掌握政權。他們又開始激烈地攻擊雅各賓派。布林索表示說：共和主義派與科布列茨的亡命者同樣是危險的。吉倫特派開始主張把他們所邀請的聯合者們即全法國的代表們從巴黎放逐到前線去。但是在這個時候同盟國軍隊已經向巴黎推進。橫在同盟國軍隊前進的道路上的唯一障礙物只剩下凡爾登要塞了。大家談論着，國王準備新的逃亡，革命正瀕於毀滅。

在這些使法國和革命感受恐慌及危險的日子中，羅伯斯庇爾和馬拉成爲羣衆底領袖。他們組織了秘密的指揮部，準備暴動。爲要組織對於干涉的勝利並拯救法國，就必須推翻君主政體，使祖國脫離最可

一七九二
年八月七
日的革命

怕的密探即路易十六和馬麗·安托列塔的危險，並宣佈爲共和國。八月九日四十八個巴黎區分部底代表組成了新的革命的巴黎公社。從八月九日夜到十日開始鳴鑼，到了八月十號早晨人民大眾在公社領導之下向推勒里宮前進，向路易十六底王宮前進。

保護王宮的國民軍轉到人民方面來了，只有瑞士人的哨兵和貴族仍舊忠實於國王。流血的殘酷戰鬥開始了。經過幾個鐘頭以後，王宮被人民所佔領了。國王家族在立法會議底保護之下逃走了。當立法會議由於羣衆的壓迫不得不暫時免除國王的職權並且甚至於關心到撥給他一個王宮（盧森堡宮）的時候，巴黎公社發佈命令逮捕國王。國王和馬麗·安托列塔被監禁在騰普爾監獄中。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法國人民推翻了幾世紀來壓迫他們的君主政體。君主政體底顛覆造成了拯救革命和法國獨立底可能性。於是人民大眾用自己的干涉第三次挽救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一七九二
年的
巴黎公社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人民在從八月九日到十日的夜間所建立起來的巴黎公社底領導之下推翻了君主政體。公社底大多數委員是雅各賓派。這些人都是「很小的」、差不多誰也不知道的人物，如：手工業者、商人、普通的知識分子，馬拉僅僅由八月十日的革命才能從地下室出來，他成爲公社監察委員會底委員。巴黎公社依照自己的實在的名稱，只不過是一個市自治機關。而它的活動範圍必須僅限於巴黎，但是一七九三年的巴黎公社成爲法國革命史中的一個解決關於組織法國國防及法國民主改造的最複雜問題的機關。真正的人民政權在法

國巴黎公社形式中被創造出來了，它是從革命生長起來的，並且同革命堅固地聯系着的。在人民勝利以後，巴黎公社立即把巴黎的關口封鎖起來以防止保王黨底逃走。巴黎公社立即宣佈徵募志願軍，並且能够激發羣衆英勇精神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使得它在短期內組織了三萬軍隊，準備出發去保衛祖國。依照巴黎公社命令，教會的鐘和青銅的塑像被改鑄成大炮。把每個小屋和小商店轉變爲製造武器的工場。在每個家庭內婦女捻亞麻線，並且替義勇軍縫製或者編織亞麻布衣。巴黎公社命令巴黎周圍建築堡壘。爲了緩和麵包底需要和麵包價格底昂貴，巴黎公社責成麵包店出賣麵包不得超過一定的價格。它採用了紙幣底強制市價。巴黎公社把一切可疑的公民加以監視，使反動刊物停止出版，而把它的印刷所的資產分配於民主派的、愛國派的出版機關。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後在法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政府：巴黎公社（是從革命生長出來並同人民大衆聯系着的）和立法會議。在路易十六被捕以後，立法會議建立了新的行政權——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底委員除丹敦以外都是吉倫特派。但是羣衆不信任立法會議和執行委員會。在巴黎公社底壓迫之下，立法會議不得不取消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間的差別，而且在八月十日以後人民大衆由於自己的勝利第一次在法國能够獲得了政治上的權利。立法會議也不得不宣佈國民公會底選舉採用普選制的方法，但是還保持着兩重選舉。立法會議在巴黎公社底影響之下也不得不不在農村中減少了爲贖買封建義務所應繳納的款項。巴黎公社爲了吸引農民參加革命，它迫使立法會議制定以下的法律，就是把亡命者底領地分

劃爲小塊，而且貧農能够用分期付款的方法去購買它們（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五日）。

但是立法會議拒絕宣告爲共和國及把國王交付法庭裁判，並且使拉斐得有可能逃往奧國。只有在巴黎公社威脅立法會議說它要鳴警鐘以後，立法會議才同意設立非常法庭審判八月十日所逮捕的反革命派。立法會議很快地開始了反巴黎公社的鬥爭，它宣佈了巴黎公社爲妨礙立法會議底活動的非法組織。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就是這個鬥爭所存在的基礎。立法會議成爲一個中心，在這中心的周圍團結了全國的有產者，即：大資產的階級、地主——一切向民主派和共和派進行鬥爭的人們。吉倫特派成爲公然向巴黎公社進行鬥爭的罪魁。

證明國王同亡命者有聯系和參加反革命陰謀的文件，很快地被公布出來的。人民底疑惑因此被證實了。當人民看到終於開始了的關於國王叛國案的審問進行得極端緩慢，而且立法會議中的辯護士找尋成千的理由來減輕國王底罪惡的時候，立法會議引起了人民對自己更大的憤怒。同時前綫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八月二十三日，隆威城由於司令官的叛變不戰而降了。隆威底陷落開闢了一條進攻凡爾登和巴黎的道路。在萬第·多非來及其他地方保王派組織暴動來破壞軍隊的徵募。敵軍底襲來到處成爲反革命派的行動的信號。在巴黎被捕的反革命派公開表示說，在普魯士軍隊臨近的時候，他們並不須等待其到來，就要打破牢獄，並殺盡一切革命派。保王派希望九月五日或六日佔領巴黎。巴黎公社全體出動去組織國防。吉倫特派想選擇良機給與巴黎公社以決定性的打擊。八月三十日他們提出以下的主張，就是：

立法會議宣布將巴黎公社解散，並宣布選舉新的公社。無論羅爾、無論布林索——吉倫特派中無論誰都不相信還有可能戰勝干涉者，他們對於拯救巴黎什麼事情也不作。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還願意巴黎陷落，因為他們害怕，爲公社所組織起來的勝利，其結果會加強雅各賓派底權力，並使革命更進一步的發展。吉倫特派提議把首都遷到遠離雅各賓派和巴黎的南方各省的任何一個地方去。立法會議代表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巴黎。九月一日凡爾登要塞陷落。巴黎民主派用這樣的號召來回答凡爾登的被佔領：「公民們，敵人已經臨近巴黎的門口了！公民們！一切愛好自由的人們，今天正須要站在一個旗幟之下。我們要即刻組成六萬軍隊。我們同敵人決戰，或者在他打擊之下，我們死亡，或者我們就地擊斃他！」九月二日聽到大砲第一次的發射，這是報知危機的降臨。這個發射開始每四小時重複一次。警鐘響了，大鼓也開始打起來了。全巴黎驚醒了。男子們拿起武器，並且毫不猶豫地趕忙走到馬爾索佛練兵場，以便從此出發赴前綫。在這個時候丹敦在立法會議上說：「大家都興奮起來了，大家都急忙前進，大家都希望同敵人決戰。誰要拒絕在軍隊中服務和放下自己的武器就一定要被處以死刑。警鐘響了，但是這並不是警報底信號，這是對祖國的敵人的威嚇。爲要戰勝他們，就須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而且法國一定會被拯救過來。」

正在這個時候，爲巴黎的不安情緒支配着那向前綫出動的人。「難道敵人僅僅在凡爾登嗎？當大家都往前綫的時候，難道不怕那些坐在監獄內的人們向人民報復嗎？還能够信任君主派的立法會議嗎？」

一七九二
年 九
月的日子

不知道有誰提出意見要出發到監獄去組織對於被捕的反革命派的迅速審判，於是成千的人們就湧到監獄中去了。個別的區支部通過了決議要殺盡一切被捕者。他們首先衝進了修道院監獄，在那裏監禁着八月十日以後被捕的保王黨。巴黎人民知道，在隆威被佔領的那一天在監獄中會張燈掛彩地慶祝，被捕的保王黨從鐵欄裏面侮辱行人，而且他們相信，巴黎很快地將要被普魯士人所佔領，並將要被毀滅。巴黎公社和立法會議會幾次企圖阻止私刑拷問，而在九月二日的同一晚上當監獄中的屠殺被開始的時候，對於被捕者的審判也被組織起來了。當審判長認為某被捕者無罪時，在羣衆大聲歡呼之下保護他出獄，並護送其回家。當立法會議底審判長在某一監獄中表示信賴人民始終是公正的，並不使無辜者流血的時候，就有人粗暴地打斷審判長的話，並說道：「可是，公民先生們，請你們說一說，要是普魯士匪徒們進了巴黎，難道他們不着手追究有罪者嗎？難道他們不像八月十日瑞士人所作的那樣着手不分皂白地屠殺嗎？我——是一家之長，我有一個老婆和五個子女，而在我們尚未同敵人決戰以前我決不願意敵人殺死他們。」站在監獄旁的人羣中有人說：「如果立法會議和那些被委託進行裁判的人盡了自己的責任的話，那末人民就不需要從事廓清監獄中的保王黨。根據一個言倫特派的報紙九月二日所寫的消息說，巴黎被普魯士軍隊佔領以後，保王黨決定從四方八面放火燒毀巴黎，要使城市的居民餓得四肢無力，要把革命派處以死刑，這就可以判斷，巴黎人民對於保王黨的痛恨是有根據的。陰謀派說：「甯願變成荒野而不願成爲暴徒們所居住的國

家。巴黎的九月的日子就是那些曾認識到反革命派是如何殘忍兇暴，並就心到巴黎的反革命政變的人們，而在他們尚未在前線決戰以前，所採取的一種自衛的行動。

九月的日子是由於立法會議底猶豫不決的政策所引起來的。立法會議只有依照公社底有力的要求於九月四日向法國人民發出呼籲了，在呼籲中立法會議許諾「將用全力進行反對國王和王權的鬥爭」。當屠殺在當天停止的時候，而巴黎人民就向前線進發了。

在凡爾登被佔領以後，普魯士軍隊距離巴黎只不過一百法里。全歐洲都不懷疑布隆喜文格斯基公爵底勝利。大家預料巴黎底陷落最遲也在九月十日以前。大家說到法國軍隊都表示輕藐。只有在克列曼領導下的一支軍隊表示堅強的抵抗，守護着到巴黎的道路。度穆累僅僅在執行委員會底幾次命令以後才統率自己的軍隊去援助他。克列曼佔據了位於到巴黎的道路上的阿拉良森林底一些隘口，在這裏他在瓦爾米鎮上設防。九月二十日普魯士軍隊企圖佔領爲法國人所佔的諸小山，但是被擊退了。其中大多數是志願兵的法國兵士勇敢地、堅決地進行戰鬥。三個砲彈藥車底爆炸在短時期內引起了騷動，但是克列曼能够迅速地使兵士鎮靜下去了。他把自己的帽子掛在劍頭上高舉起來，並且高呼「國民萬歲」，首先向前衝鋒。這個高呼聲從一個大隊傳播到另一個大隊，鼓舞了法國聯隊底士氣，他們同自己的將領們一塊向前衝鋒。普魯士的步兵不得不停止前進。整天進行砲戰，而法國人又表現出自己的優越。當時布隆喜文格斯基公爵命令自己的軍隊撤退到另一陣地去。瓦爾米的戰役（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是開始

戰爭以來第一次對敵人的勝利。這個勝利拯救了巴黎，造成了法國人民和軍隊最後勝利底信心，它在精神上支持了和鼓勵了一切革命者。

偉大的德國詩人歌德在闡明瓦爾米戰役底意義時說道：「在這個地方，在這一天開始了世界史上的新紀元。這是人民對國王的第一次勝利。」

瓦爾米的勝利是挽救了巴黎免受干涉者的襲擊和破壞，是挽救了法國革命。這就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人民革命底直接結果。

國民公會
吉倫特派
獲得政權

全國都認識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是由於偉大的愛國心所激發起來的，並且掃除了賣國賊而鞏固了國防。八月底下半年，在爲了未來的革命感覺極大不安的日子中，開始了國民公會底選舉。在法國史中人民大眾最初獲得了選舉權，因爲八月十日的革命消滅了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的區分。在國民公會中沒有一個斐揚派了。各省，特別是富裕的南方各郡都選舉了吉倫特派；短褲漢們則選舉雅各賓派到國民公會中去。國民公會中總共選舉了七百五十個代表。它於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開始了自己的工作，這正是法國人在瓦爾米戰利的日子。國民公會底代表很快地就分成了三派，即山嶽派、吉倫特派和平原派或者說沼澤派。山嶽派在國民公會中由於下列的新人物而加強了，如羅伯斯庇爾、馬拉、聖賈斯特、卡米爾·德莫林、丹敦、傅略·瓦連、科羅·得布。沼澤派底代表在國民公會中佔最多數，這派的大多數人都是些曾經稱自己

爲無黨無派者的有產者、事業家組成的，他們的政策是搖擺不定的：時而懼怕舊制度復辟底危險，時而又仇恨人民大眾並害怕他們侵犯私有財產。沼澤派總是依附着那在一定時間最有勢力的黨派，起初沼澤派贊助吉倫特派，後來，當吉倫特派被逐出國民公會的時候，許多沼澤派代表又贊助雅各賓派。吉倫特派在國民公會中的代表不僅是從前的立法會議底代表，而且是許多新的人物。國民公會底七百五十個代表中吉倫特派佔一百六十五人，雅各賓佔一百人左右，五百人屬於沼澤派。

國民公會就在第一次會議中宣佈了廢除君主政體。有一代表名叫格列古黑者在非難君主政體時說道：「國王底歷史，這就是國民受難史……」*國民公會宣布了共和國宣告成立的那一天爲新的紀元。從一七九二年九月起一切公文開始署「自由第四年，法國共和國第一年」。共和國的宣告成立，鼓勵了法國軍隊底士氣。瓦爾米的勝利引起了布隆喜文格斯公爵與佛利得里黑·威廉間的不和，而同盟國軍隊停止了向巴黎前進。連綿不斷的雨和難以通行的道路使得同盟國軍隊向巴黎移動很困難和很危險。與亡命者底確信相反，居民對於干涉者是敵視的，而且大家都躲避他們。奧普軍隊遭受了種種的困苦，在軍隊中已經流行的赤痢毀滅許多人民，普魯士軍隊不得不撤退。

度穆累不去爭取對普魯士軍隊的最後勝利，反而開始同他們談判和平。度穆累與之有關係的吉倫特派已經認爲普魯士同奧國的破裂，並把普魯士吸引到法國方面來都是可能的。爲了回答法國共和國底

宣告成立，佛刺得里黑。威廉中斷了和平談判。度穆累徒然喪失了時機，使普魯士軍隊在這個時機內能够保存自己的力量，由法國領土內撤退，而渡過萊茵河。十月末凡爾登被法國人收復。到了十月奧國人也不得不從在九月內被三萬同盟軍所圍攻的里爾撤退。里爾底守備隊只不過八千人，從九月二十九日起至十月八日止這個城市遭受了砲兵的射擊。奧國人向城市發射了六萬個砲彈。奧國的爆炸彈中裝滿盛松香油的小瓶，以致在里爾城中引起了很大的火災。城市已經成爲一個廢墟，但是它的保衛者仍然不投降。

當一顆砲彈落到市政府底會議廳的時候，一個出席會議的人很鎮靜地說：「會議繼續開下去」——而會議就繼續開下去了。不僅是由於里爾守備隊底英勇犧牲，而且是由於一切未離開城市的居民底勇敢、愛國心、對革命的忠誠、勇敢地準備犧牲自己才能够戰勝龐大的敵人軍隊，並使它不得不退出法國。在國民公會開幕的那一天，南方的法國軍隊進了薩伏衣，並在那裏開始了農民的暴動。九月三十日法國軍隊在屈斯底底指揮之下渡過了萊茵河，並佔領了西柏伊歐城。經過幾天以後瓦姆斯投降，十月二十三日萊茵河上的馬因茲和法蘭克福特又爲短褲派的軍隊所佔領。十月末法國軍隊在度穆累底指揮之下進了比利時，十一月六日法國軍隊在蒙斯附近的熱馬普對奧國人獲得了大勝利。熱馬普的勝利把比利時向法國軍隊開放了，十一月十四日度穆累進了布魯塞爾。比利時底人民大眾熱烈地歡迎法國軍隊。法國共和國在一七九二年十月——十一月完成了凱旋的行軍。爲歐洲各國國王所輕視的短褲派的軍隊是最富有戰鬥

經驗的將領們底最好的部隊。在一個半月內他們改變了歐洲底政治地圖。各國國王在七月內所企圖瓜分的法國，它的威信在一七九二年十月——十一月提得很高了。先進的歐洲對於法國軍隊勝利表示歡喜，並熱烈地同情於法國共和國。同時由於這些勝利，主要是由於革命的魅力逼使佔統治地位的歐洲考慮到組織更強大的聯盟來反對法國。法國人進了比利時以後，比特採取公開敵對的立場。他的希望就是：革命會使法國成爲一個很弱的，沒有防禦能力的國家，但是這個希望並未實現，因此，從一七九二年秋天起倫敦就成爲一切反對法國共和國的陰謀者底中心。那裏成爲別動隊、密探、亡命者底庇護所。英國從那時候起就成爲反對法國人民的整個歐洲聯盟底靈魂、主腦和銀行家。這樣一來，共和國底軍事上的成就並未達到能够媾和。戰爭組織勝利繼續成爲革命底基本問題。

爲了學民族的全力來進行戰爭，就從工業和農業中抽出了幾十萬人。這就引起了法國整個經濟生活底紊亂，引起了物價的更加騰貴，引起了生活必需品底缺乏。糧食問題借同戰爭問題從一七九二年秋天以來就成爲最主要的問題，因爲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的解決不能不影響前線底情勢。除此以外，羣衆要求組織法庭審訊國王。所有這些問題——戰爭問題、糧食問題、組織法庭審訊路易十六的問題從一七九二年秋天以來就成爲革命底基本問題。它們引起了激烈的政治鬥爭，這個鬥爭在國民公會中表現爲山嶽派與吉倫特派間的鬥爭。

法國軍隊底勝利似乎足以證明在國民公會中現已成爲統治的政黨的吉倫特派底政策之正確。國民公

國民公會
中的
黨派鬥爭

會立即選舉，備齊倫特派分子參加執行委員會，而把丹籟閣隨處執行委員會。這樣一來，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人民革命使吉倫特派獲得了政權。吉倫特派宣布了，凡認為舊制度勢力仍未被打倒者以及凡指出為要保證不致於復辟，就必須解決農民問題、清算農村中的封建制度者都是破壞秩序的人和無政府主義者。雅各賓派認為，八月十日革命底勝利品只有在如果大多數的人民從革命中獲得實際的利益那樣的場合之下，才能够鞏固，因此他們要求重分地產，把它分給廣大的農民羣衆。但是吉倫特派最害怕重分財產。布林索在一七九二年這樣寫着：「爲要挽救法國就須要三個革命：第一推翻專制制度，第二消滅王權，第三應該打倒無政府狀態！而我從八月十一日以來，所特別致力的就是這個第三的革命。」國民公會底最初會議表示出雅各賓派主張團結一切力量以求鞏固八月十日人民大眾所獲得的自由。爲了使吉倫特派安心，丹敦曾提議規定人身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受全體國民底保護。馬拉說到八月十日以後革命派所應該採取的新的道路。但是吉倫特派不願意同雅各賓派合作，並且從國民公會活動的最初期就開始他們鬥爭，以致引起人民大眾的憤怒並使之反抗自己。在一個最初的會議中當討論關於改組法庭的問題的時候，因爲雅各賓派主張任何人不管他是否列入法律家庭名冊中都可以充當法官，吉倫特派就攻擊他們。從一切公民中自由選擇法官，在吉倫特派看來，對於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是非常危險的。羅蘭要求在各郡徵募青年組織國民公會底特殊警衛隊。不久吉倫特派又要求逮捕馬拉，其罪名之一是煽動九月屠殺，當馬拉每次出

現在講台的時候，他們都以騷動、嘯聲、侮辱來迎接他，並且不讓他說話。吉倫特派要求回初選入會該建議改選那些對國民喪失信用的代表們，這就是山獄派的代表們，而首先就是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敦。吉倫特派在其致自己的選舉人的信中，描寫巴黎為這樣的一個城市，它的人民以自己的行動毀壞革命。十月吉倫特派遣一萬六千郡警衛隊到巴黎保衛國民公會以防備「破壞秩序者」、「無政府主義者」，也就是防備革命公社。已經來到的警衛隊在巴黎街上引聲而歌：

「要取馬拉底頭、羅伯斯庇爾底頭和丹敦底頭，

並要取一切擁護他們的人底頭，

並要取一切擁護他們的人底頭。」

吉倫特派由於有自己的武裝力量，由於依仗着沼澤派，而解散了八月十日以後所創立起來的刑事法庭，並宣布了改選公社；由於這些決定，他們恰恰鼓勵反革命派的進攻而不受懲罰。山獄派爲了防禦吉倫特派底攻擊，不得不轉到進攻，俾略、瓦運在回答吉倫特派底攻擊時說：「現在，正當敵人前進的時候，他們控告最誠實的人們。而是誰控告呢？就是挑起戰爭的人們。無疑地，他們會控告我們以叛逆之罪。」羅伯斯庇爾在解釋吉倫特派攻擊雅各賓派代表們的原因時說：「你們希望共和國僅僅是爲富人們的。」吉倫特派被開除雅各賓派俱樂部。

馬拉能够闖進郡警衛隊底營舍，並述說關於巴黎勞苦大眾鬥爭的全部真理。警衛軍兵士們立即成爲

雅各賓派底友人，並組成了一個「八十三郡聯合者社」，不消說，這是一個在雅各賓派俱樂部底庇護之下的類似軍人俱樂部組織，巴黎公社選舉底結果對於吉倫特派同樣是失敗了。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二日曾經召集起來的重新改選過的公社同它的前身一樣以具有革命性質而著名。被選進公社總委員會中去的僅僅是雅各賓派。八月十日公社委員長蕭美特被選為檢事，而副委員長——阿貝爾被選為人民報「都新爸社」Père Duchesne底編輯。

當時戰爭還是繼續着，而法國的經濟狀況變得更加困難了。

吉倫特派不去團結一切力量來解決革命底主要問題，反而把三個月的時間浪費在同雅各賓派的鬥爭上；這三個月的時間他們徘徊不前進，並且沒有任何計劃去解決當前的革命問題。還在改選以前，在十月中，公社就要求組織法庭審判國王。吉倫特派願意援救路易十六，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勇氣公開出來庇護他。在各種常常使人民大眾難以理解和討厭的藉口之下，他們拖延了法庭的組織。吉倫特派的國民公會祕密地同其他國家進行關於釋放路易十六的條件的談判。但是不管亡命者也好，各國政府也好，對於援救路易十六都是關心的。各國君主爲了援救路易十六不肯讓步，他們曾經對法國革命宣戰。比特坦白地說，只要是一個國王，至於誰將是法國國王，對於他並不重要的。

路易十六叛變底新的事實爲大家所知道了。鑽匠伽曼報告內務大臣羅蘭關於推勒里宮有一個祕密的壁櫥的存在，這個壁櫥是伽曼幫助國王作的。從櫥中所發現的文件中知道了路易十六同亡命者的關係。

路易十六
的審判

甚至吉倫特派對於他的叛逆行爲的最後懷疑也消失了，而他們不得不宣佈路易十六應受審判。他們並允許他有權替自己選擇律師。在審訊時，路易十六什麼也不肯承認，他否認自己著名的文件，而且也否認自己的槲輪，因為從這槲中獲得了證明他有罪的證據。雖然每天有更新更新的事實來證實路易十六底罪惡，但是吉倫特派還是違反了人民大眾底要求想再作一次嘗試去援救國王。

爲要贏取時間，吉倫特派辯駁國民公會有審判路易十六的權利，並提議把關於他犯罪的問題轉交到初選人會議中去討論。吉倫特派在這個提議後面潛藏着一個這樣的祕密希望，就是各郡的有產者會發表意見反對控告國王，當時各郡底要求能夠對抗巴黎和短褲派底要求，並且能夠打败了雅各賓派。吉倫特派由於自己反雅各賓派的鬥爭，在法國內展開了公開的內戰。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專致於這個鬥爭。而當時從事解決當前的國防問題和對外政策的，正是雅各賓派，如丹敦、羅伯斯庇爾、馬拉。這與吉倫特派以機會去非難雅各賓派企圖獨裁和建立三頭政治。在關於國王犯罪問題的爭論達到頂點的時候，吉倫特派提議要首先審判企圖獨裁的人。這個提議必然會轉移一般人對國王的注意。僅僅在一月十四日，經過很長久的和激烈的討論以後，國民公會才決定記名投票以下三個問題：

(一) 路易十六是否犯有陰謀反對國民的自由和破壞國家的安寧之罪？

(二) 路易十六底判決是否要提交全體人民表決？

(三) 路易十六究竟應受什麼處分？

國民公會差不多一致承認國王犯有陰謀反對國民的自由和國家的公共安寧之罪。提交人民表決的動議被四二三票的太多數否決了。關於第三個問題的投票繼續了三十七小時之久。贊成處死刑而不附任何緩刑條件者有三百八十七票。提議監禁或處死刑而延緩執行者有三百三十三人。由五十三票的多數通過了路易十六被處死刑而不延緩執行。羅伯斯庇爾說明了自己投票贊成的理由如下：「我不承認殺害人民和寬恕暴君那樣的人道主義；鼓勵我在立憲會議中要求（即使是徒勞的）廢除死刑的感情，正是那逼使我今天主張，把死刑應用到我祖國的暴君的感情。」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被處以死刑。

一七九二
——
一七
九三年羣衆
革命運動

從一七九二年秋天以來法國已經開始感受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而首先是麵包的缺乏。儘管有令人滿意的年成，要獲得麵包還是很困難的。富裕的農民由於跌價的紙幣而不欲出賣麵包，而把它藏匿起來。戰爭耗盡了國家的一切資源，而大多數的生產品在市場中完全絕跡了。紙幣的兌換率僅等於它們的票面價格底百分之六十。這一切引起了投機和物價騰貴。正常的經濟生活底破壞使小資產階級破產了，並使工人陷入很困難的境況中。當工資仍保持一七九〇年的水平的時候，而麵包的價格已經增高了三倍。里昂工人所處的境況尤其困難。里昂的手工廠還在二七九二年十一月就停止了工作，因而三萬工人仍然失業了。巴黎公社每天要償付麵包店十二萬里華，而巴黎的麵包要賣三蘇（蘇是法國的銅幣名——譯者）一磅。但是麵包的質

量是很壞的，爲要獲得麵包就必須日夜站在購物者的行列中等待，因爲巴黎的廉價麵包使得從城郊和鄰近的城市底來購者雲集的原故。人民大眾認爲，國民公會應該幫助他們，並且應該同那些囤積生產品或者以高價出售生產品的投機者進行鬥爭。法國人民認爲八月十日的革命是求平等的革命。巴黎公社在自已的公用紙上寫着：「自由第四年、平等第一年」。羣衆以爲君主政體底顯覆是掃除了妨礙他們解脫貧困的一切障礙。他們催促把路易十六處以死刑，因爲他們認爲他是一切希望用飢餓來毀滅革命的投機者和反革命者的重心。羅伯斯庇爾主張加緊行動，以便更迅速地從事解決糧食問題。

一七九二年——一七九三年的冬季是很困難的，物價騰貴和投機日益增加着。國民公會沒有任何計劃去同飢餓鬥爭。當時人民本身開始尋求對飢餓的救濟方法。還在一七九二年秋天，當市場上沒有糖和咖啡的時候，多利維牧師出而主張土地及其出產品應該歸人民所有。依照多利維底意見，人民有權規定麵包及其他食物底固定價格。同時郵政局官吏瓦爾勒同多利維一塊開始進行關於規定價格的鼓動工作，這個時候里昂人朗支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規定麵包底充足數量和公道價格的簡易方法」。他提議建立富農·消費者的合作社，這個合作社用國家的名義，並在國家的監督之下按照平均價格收買法國的一切收穫物。依照朗支底提議，爲要保全被收集起來的穀物，就必須建築公共糧食庫，在國家的監視之下從這裏把糧食按固定價格分配到全法國中去。

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在法國人民大眾中有這樣的一種普遍的意見，就是國家應該限制貿易的自

由，並限制糧食的投機。塞納郡和瓦奈郡選擇入底代表團於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向國民公會表示說：「糧食貿易底自由同共和國底存在是不相容的。」

代表們說：「我們的共和國由誰組成起來的？是由少數的資本家和極大多數的貧民組成起來的。」他們要求制定法律規定一切生活必需品底最高價格（最高價額）。城鄉貧民不僅把最高價格底規定看為同物價騰貴和飢餓鬥爭的最好的臨時手段，而且認為最高價格是擺脫貧困的方法，他們以為最高價格替真正的、實際的平等建立了基礎（如當時所說的「法律上的實際平等」）。在這個平等之下人民大眾了解到了財產的平等。他們看到了「富人貴族」佔據了貴族的地位，他們周圍的一切都改變了，只有貧民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貧困。有些擁護人民要求的人們曾經確信地說：「可尊敬的貧民們，即或懷着惡意的公民們自覺地不承認你們，而且即或他們從你們方面知道了毀滅富人貴族的時機還未到來；可是將根據法律使財產平等這樣的日子臨近了，而且它已經不遠了，在我們的戰爭以後它就立即會到來了。」一七九三年二月蕭美特明顯地表現出城市貧民底這些要求，他說：「貧民和富人為革命做了同樣多的事情，而且貧民比富人做得還要多些，革命賜給富人的自由，是給得無限多的；革命也賜給貧民以這種自由和平等，但是真正爲了要自由地生活，就須要首先有可能生存，但如果在工資與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間沒有合理的比例，那末貧民就不可能生存。」

八月十日的革命以後制定土地法的要求與最高價格的要求一樣得到了多數人的贊成，主張土地法的

人們認爲，政府應當按照下列的原則把全部土地在法國所有的農村公社中瓜分，就是：每個貧民應分有一塊土地，而且每個人只能佔有這樣多的土地，就是無須僱工幫助而親自能够耕種過來的。還在一七八九年許多農民意見書就要求，不允許任何人租種大於一個農場的田地，並且規定屬於每個農場的田地底最大限度。一七九三年冬天這個要求在曾經痛恨富裕的農場主和投機者的貧農中間變得很普遍了。法國的人民大眾由於要求消滅貧困，而在十八世紀末的資產階級革命底過程中就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這些思想使資產階級革命超出於它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之外。羣衆從關於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革命資產階級底口號中作出了極端的結論，因而他們就在這些口號中插入了自己的思想。人民大眾對於這些口號加以自己的解釋，而這種解釋在那裏是沒有的。這種平民式的平等和博愛在十八世紀末只能是一種空想，因爲當時在法國正在進行破壞封建制度和建立資產階級制度。

羣衆因自己的社會要求而把自己的革命綱領同資產階級的綱領尖銳地對立起來。

吉倫特派與
雅各賓派對
於最高價格
的態度

吉倫特派宣稱，要規定最高價格和土地法，乃是受了比特與亡命者底奸細之唆使。在一七九三年三月間，國民公會頒佈了法律，對於宣傳土地法令要處以死刑。大工商業資產階級與國家財產底新所有主們底代表，吉倫特派對於飢饉所加予人民的苦難，毫不關懷；他們教條主義地死守着重農學派底觀點而認爲：商業之無限的

自由與國家對於經濟活動的放任將造成生產品之大量出產。「神聖的和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制度底擁護

者，吉倫特派不能頒佈最高價格的法律。

雅各賓派分子羅伯斯庇爾和馬拉，也反對最高價格與土地法。羅伯斯庇爾認為，限制最高價格乃是恢復革命前的規定。然而，雅各賓派與吉倫特派相反，他們熱烈地同情人民底苦難。還在一七九二年夏天，馬拉就會寫過：「差不多全國十分之七的公民，營養極壞，穿着不好，只有簡陋的住所和殘缺不全的床榻。多少人處在使內心憂念的極端貧困的命運之中？而連一片麵包也被剝奪了的，却正是那些使其人從就心麵包的境況中解救出來的人們。」一七九三年冬天，發生了很大的危險：羣衆要離開雅各賓派，因為他們的要求超過了認為革命底任務只在於確定地爭得政治自由和建立共和制度的雅各賓派底要求。

在巴黎、里昂與其他城市底郊外工人區，出現了在人民底名義之下說話的新的人們：扎克·魯、瓦爾勒、勒克勒爾等等。



吉倫特派稱他爲「瘋人派」。在國民公會中，大家都反對他們，但是在巴黎公社中和里昂公社中，他們却有許多擁護者。蕭美特和帕斯（公社底市長）公開同情他們。早在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冬天，「瘋人派」就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建立了各城市之間的聯系，並極力使自己的行動整齊一致，在一七九二——一七九三年冬天和春天，「瘋人派」底要求，基本上有如下述：（一）對於所有的頭等必需品，都規定最高價格；（二）

實行累進稅；(三)建立國家的糧食管理制度和(四)頒佈反對糧食投機家的嚴厲的法律。

在一七九三年二月——四月間，反對投機現象和物價飛漲的運動，帶上了這樣嚴重的性質，而在「瘋人派」領導下羣衆攻擊國民公會的可能性也變成了如此現實的事情，以致於國民公會再不能繼續不管糧食問題。

四月間，吉倫特派提出憲法草案到國民公會討論，他們希望迅速批准它。雅各賓派反對這個草案。他們提出了自己的憲法草案。爲着迫使國民公會承認自己的草案，雅各賓派需要羣衆底擁護。到這時，羅伯斯庇爾和馬拉乃改變了自己對於最高價格的態度。萬第事變，糧食問題底尖銳化，前線的失利，消除了「瘋人派」與雅各賓派間的意見分歧。

雅各賓派是真正的革命家，他們領導羣衆，同時又向羣衆學習，傾聽羣衆底呼聲，而因此之故，在一七九三年春，反對吉倫特派的團結一致的人民戰線就組織起來了。

資產階級及其在國民公會中的代表們，憤怒起來了。四月間，吉倫特派分子丕梯恩在向自己在巴黎的選民聲訴時寫道：「你們的財產處在危險中。你們現在假裝沒有看見這個危險。所有各種暴力都加於你們身上，而你們却忍受着。」這封信乃是直接號召進攻人民的聲音。而實際上，大資產階級也到處轉入了攻勢。在里昂，當地的資產階級在吉倫特派領導下已同保王黨聯合起來，並佔領了雅各賓派擁有強大勢力的市議會。雅各賓派在里昂的中央俱樂部被破壞了，盧騷底雕像被打碎了。沙利爾，里昂公社底

市長，雅各賓派分子，工人所愛戴的人，罕有的誠實人士，堅忍不拔的和對革命無限忠誠的人，爲吉倫特派所逮捕並殺害了。

法軍之攻入比利時和渡過萊因河，已經差不多有七個月了。從那時起，戰爭帶上了另外的、新的性質。一七九三年二月，法國已不僅同奧國與普國作戰了。

一七九三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月革命底
原因

在路易十六被處死刑之後，英國、荷蘭、撒丁、暨蒙特，西班牙都參加到反對法國的同盟國中了。俄國雖未正式對法國宣戰，但已同法國斷絕了一切外交關係。在一

七九二——一七九三年冬天，只有丹麥、瑞典、瑞士和美國同法國維持了正常的外交關係。與一七九二年九月間同樣的，而且規模遠爲較大的那些困難，在一七九三年春，會繼續存在。屈斯庭不能長期在佛法克佛支持下去。當時普魯士得到了援軍，法國軍隊不得不退出德國，而回到萊因河左岸來；度穆累，於要進向荷蘭邊境之時（這是國民公會給他的命令），却安居在比利時的冬營中，並不會作任何企圖以鞏固戰線和改善軍隊底狀況。而當時軍需品是非常不足。三月間，度穆累在試圖佔領荷蘭時遭受到失敗的消息，傳到了巴黎。在荷蘭失敗底結果，是法國人被趕出了比利時。法國軍隊處在與一七九二年秋天同樣的地位，於是法國又面臨着干涉底直接威脅。前線的失敗，重新提高了反革命分子底希望。反對革命的陰謀分子底數量，是逐日增加了。國民公會之宣佈徵集三十萬人入軍隊，會成了萬第、西部廣大區域反革命暴動爆發底信號。布勒塔尼也迅速地和萬第聯合起來了。

一七九三年三月間，一個外省的國民公會代表寫道：「人民的事業已瀕於滅亡了。富人們仇視這個事業，窮人苦於沒有麵包。到處都感覺疲憊。革命却還沒有完成，只有最急速的和最堅決的辦法，才能夠挽救革命。」顯然，一七九三年春天，對於革命的進攻，曾是一個廣泛的反革命計劃底一部分。三月十二日，度穆累公開起來反對國民公會，並寫了一封如像一七九二年拉斐得寫給立法會議的一樣充滿了威脅的信與國民公會。六天之後，他給奧國人打敗了，接着，他便同奧國的總司令馬克開始了關於一致行動反對巴黎以恢復立憲君主制度的談判。四月初，巴黎偵悉了度穆累底叛變。稍後才被否認的傳說——度穆累把軍隊都拖過去了——會傳播着。人們會豫料，度穆累底軍隊會同奧國軍隊一齊出現於巴黎。復辟似乎是不可免的了。國民公會解除了執行委員會對於戰爭的領導職務，而組織了（四月間）公安委員會，以丹敦為這個委員會底領袖。度穆累底叛變，有力地暴露了吉倫特派底面目，因為度穆累是他們的候選人，而他的叛變同吉倫特派反對人民羣衆要求的鬥爭會有直接的聯系。四十八個區分部中，有二十五個區分部提出了要求，驅逐吉倫特派出國民公會。當時，爲着保持政權，吉倫特派同意了頒佈關於最高價格的法律，而五月四日，國民公會乃通過了關於對穀物實施規定價格的決定（第一次規定的最高價格）。但是，五月間，人民羣衆底要求，已不限於只是最高價格了。度穆累底叛變，造成了前線嚴重不利的狀況。雅各賓派分子卡姆邦提出了向富人強迫借款十萬萬的提案，爲的是使軍隊有衣穿和供給他們以武器。關於借款問題的討論表明了，吉倫特派是不讓通過這個提案的。他們決定了要消滅一切

反對他們的派別。五月間，他們組織了十二人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會要求調閱各區分部底會議記錄並開始搜查公社底行動。還在組織這個委員會之前，國民公會已發出了逮捕馬拉的命令。然而，人民太愛馬拉了，不讓吉倫特派逮捕他。法庭判決了馬拉無罪。羣衆用鮮花拋撒在「人民之友」全身上，把他抬到國民公會中。馬拉被判決無罪的那一天，吉倫特派稱之爲喪日。從那天起，國民公會底每次會議，都成爲吉倫特派與山嶽派間拚生死的鬥爭。在五月末，依那爾威魯地向雅各賓派聲言：「人們很快就要到塞納河岸去尋找，巴黎是否真正存在過，」在某些郡內，吉倫特派分子發動了暴動。

與國民公會中所發生的同樣的鬥爭，也在各區分部中展開了。遠在三月間，在「瘋人派」領導下，就建立了要求驅逐二十二個吉倫特派代表出國民公會的起義委員會。五月間，這個要求，成了普遍的要求。當時，巴黎公社領導了反對吉倫特派的運動。五月三十一日早晨，警鐘響起來了，鼓手們敲起警號來了；人民開始集合在巴黎公社那裏。然而這一個白天是過得這樣平靜，以致於吉倫特派分子維尼奧認爲，起義不會發展下去，因而提議向各區部致祖國底謝意。只是在晚上，短褲漢們擠滿了國民公會底會場。當時，羅伯斯庇爾會要求逮捕十二人委員會底委員，並把二十二個吉倫特派代表送交法庭審判。國民公會所同意的唯一的一點，就是取消十二人委員會。這樣，五月三十一日底運動，就毫無結果了。六月二日，巴黎知道了，在里昂吉倫特派已同保王派聯合，殺死了八百個雅各賓派分子。里昂事變，使吉倫特派敗亡了。十餘萬武裝起來的人們，帶着大炮，包圍了國民公會。他們要求驅逐二十二個吉倫特派

代表。可是，甚至在這個情況下，國民公會還作了庇護他們的嘗試，國民公會聲稱，國民公會不能工作，因為它受到壓迫；平原派底代表們和吉倫特派底代表們走到街上來，他們相信人民會讓他們通過。然而，雅各賓派分子安利奧，國民軍底司令員，命令道：「炮手們！架起炮來！」國民公會乃不得不開除三十一個吉倫特派底分子。於是，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底革命，就把吉倫特派趕出國民公會了。

「爲要使資產階級能夠開始得到即使只是那些當時業已便於收穫的充分成熟的勝利底果實，——必須把革命進行到遠超過這種目的……從外表看來，資產階級社會發展底規律之一，實際上就是這樣。」

馬拉在雅各賓派俱樂部用如下的話說明了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運動底目的：「我們希望使叫做短褲漢的公民們，享受到幸福和安樂。我們希望使富人們根據自己的財富來幫助這個有益的階級。我們不願破壞財產所有權。然而什麼是最神聖的所有權呢？就是生活權。我們希望，使這個所有權受到保障。」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底革命，把大工商業資產階級逐出政權之外了。在春天，這個資產階級就走到反革命底陣營中去了。它背叛了自己本身的事業，拒絕革命地保護自己本身的勝利品，因而對外國干涉者大開了國境之門。

第八章 雅各賓派的專政·特米多爾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革命的政變

組織革命的專政

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專變之後，在法國革命史上，開始了所謂雅各賓派專政的著名的時期，這一時期有十四個月之久——從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這一天，發生了資產階級違反革命的政變（共和國二年特米多爾月九日），推翻了雅各賓派對法國的統治。

雅各賓派的專政，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史上最重要的階段，列寧說過：在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中，「國民公會正是下層分子底專政，即城市的和鄉村的貧民中最下層底專政」，當時在國民公會中，「不是大資產階級或中等資產階級，而是普通人民，貧民，也正是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完全地和整個地統治着。」

人民羣衆對雅各賓派的國民公會加以壓力，逼使它執行自己的意志。雅各賓派代表了先進的革命的資產階級集團，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法國底平民大眾在內。他們也引導了農民跟自己走。專變底進行，使

雅各賓派不得不在法國情況與革命情況處於絕望的嚴重時機中來掌握政權。五月三十一日事變後，法國人民與法國革命底敵人會很有信心地斷言：法國國內貴族反革命底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準備把法國分解於奧大利、普魯士、英國之中。但是革命底敵人大大地打錯算盤了。在雅各賓派底領導之下，法國人民，把資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粉碎了其內部和外部的敵人，捍衛了法國底獨立，爲法國取得了頭等強國的地位，而不僅使歐洲各國承認法蘭西共和國。且使他們接受了對法國有榮譽的和有利益的和平條件。

度穆累之叛變，使法國失去比利時，於是對敵人洞開了北方的邊境。在柯布格公爵底統率下，四萬五千奧國人和八千埃森人於五月間侵入了法國的國土；二萬漢諾威人、奧國人，一萬五千荷蘭人，從荷蘭至法國邊境而伸展過來。盧森堡和挪莫爾，已爲三萬奧國人佔領了。在這個邊境上的共和國軍隊只有二萬二千人，而且由於度穆累底叛變而瓦解了。在東方，爲着抵抗佛利得里黑·威廉指揮下五萬五千普魯士人軍隊，二萬三千奧國人軍隊和六千亡命者軍隊，共和國只能够抽調出六萬人來。負責援救尼察和薩伏表，抵抗薩蒙特人侵入的阿爾卑斯軍隊之狀況是很嚴重的了。七千西班牙人經過比利牛山侵入法國國土了。敵人的軍隊各方面像圍環一樣壓到法國身上來，在一七九三年五月，法國軍隊總數只有三十九萬七千人。他們缺乏槍械，缺乏裝備。軍火庫是空的。一切都感覺不足：彈藥也不足，裝備也不足，糧食也不足，飼料也不足。製造武器的工場、工人、技師都沒有。既沒有硝，又沒有銅，這些東西在

七一九三年以前，都是從國外輸入的，而沒有這些東西，則既不能造火藥，又不能造大砲。度穆累底叛變，增強了士兵對指揮員的不信任。而事實上，多數將官也是敵視革命的。在城市中，居民苦於饑饉，富農們藏匿糧食，不願出賣來換得紙幣。萬第成了內部反革命據以對共和國加以嚴重打擊的地方。封建制度底依附者，還不認爲自己已最後被戰勝了，而農民則不安地預想到：前綫失敗又要使貴族得到勝利而使革命底勝利品失去。四年中，他們空得到一些要使農村中封建制度復辟成爲不可能的法令。五月三十一日革命一爆發之後，被趕出國民公會的吉倫特派分子，就從自宅拘禁下逃亡到波爾多、布勒塔尼、馬賽、土倫去，並在那裏和保王黨黨員聯合起來，舉行反國民公會的國內戰爭。一七九三年夏天，八十郡中有六十郡是反對國民公會的。最高價格法律沒有實施。法國內部的和外部的情况會是這樣的嚴重和複雜，以至於要以完全非凡的努力才能挽救革命。安靜地研討方策的時候是沒有了。一切需要迅速解決。事變底急流是進行得如此激烈，以至於按其緊張性來看，幾天就等於幾年。必須爲居民找到食物，必須組織前綫的勝利，必須肅清遍佈於法國的好細，必須從這無數的麻煩問題之中，分出一些基本的、首要的問題來，而團結羣衆於這些問題的周圍。

列寧說：「真正的「雅各賓派」，一七九三年的雅各賓派之歷史的偉大性，就在於，他們是「同人站在一起的雅各賓派」，是同人民中革命的多數站在一起的，是同自己時代底革命的先進階級站在一起的。」*在取得政權之後過了九天——一七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他們就頒佈了關於公有土地的法

令，這個法令以及緊接着頒佈的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七日的法律，在法國的土地關係上造成了完滿的革命而使鄉村中的封建制度永遠地告終了。

釋各賓派

底土地法

立憲會議和立法會議在其關於農民問題的法律中，是維護了地主底利益，而不是維護農民底利益。而農民却還在一七八九年的意見書中，就要求：把從一六六九年頒佈土地三分制法律後，地主與教會從農民方面掠奪了的公有土地歸還給農民。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立法會議才頒佈了一道法律——在農村公社全體公民分配公有土地，而在分配時所得到的部分，即永久完全成爲農民底私有財產。這道法律成了農村中劇烈階級鬥爭底起因，因爲當時農村中的居民是被區分爲：公民或原來居民，居住者或移居者（即在原來居民之後移居來的）。而立法會議却剝奪了居住者從公有土地附屬地中取得小塊土地的希望。從這時起，爲土地而鬥爭，就變成了不僅反對地主，而且反對富農，反對在新法律掩護下拚命攫奪屬於全農村公社的土地的公民之鬥爭。不過這個法律底實行會爲一個保留條件所限制，根據這個條件，如果地主們提出證明，他們在最近四十年中都佔有着那些公有土地，那末所有權仍然保存。然而一七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法律，在農民方面引起了這樣的抗議，以至於國民公會在十月就把它廢除了。在吉倫特派統治國民公會之時，土地問題之解決是被擱置着。需要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的革命，以便使土地問題，刺激二千

二百萬農民的革命基本問題，獲得其最後的解決。根據雅各賓派一七九三年六月間頒佈的新法律，在最近三十年內從農村公社奪去的一切土地，應當歸還給農民。依照新法律，土地按人口進行分配，不分性別，年齡，不管分配時本人是否在農村中或暫時外出。所有的人，僱農，僱傭工人，農場僱工在內，在農村公社居住一年，就有權從公有土地中取得自己的部分。在分配時分得的那塊公有土地，在十年之內不能因債務而被沒收。但是六月十一日的法律，不會堅持一定要分公有土地。關於公有土地之處理問題，由一切年滿二十一歲的男性居民出席的農村公社會議上決定。如果有三分之一人贊成，分配就成爲一定要實行的。在這個法律頒佈後，大多數農村公社立刻分配了公有土地附屬地，而數十萬法國農民在一七九三年都成了小塊土地底私有者。在萬第，在布勒塔尼，農民爲反革命所欺騙，反對革命，而沒有奪取公有土地。這些土地，仍爲地主所有。但是在法國底北部、南部和東部，一七九三年農民却取得了大量的公社附屬地。

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七日頒佈的法律，永遠地終結了地主們在農村中作任何榨索之權。帶有封建性的領主之一切權利，都爲這個法律所取消了。「對舊日地主之一切貢納，一切封建權利，無論是經常的和偶然的，甚至爲去年八月二十五日法令所承認的，均無任何報償地取消。」——七月十七日法律底第一條上這樣寫着。假使農民底地租或任何一種義務帶有封建性，那末它們就會立刻被取消了。這個法律要求：焚燬一切記載着封建權利的文據。地主、證人、地契保存人，——這一切人都應當在從這個法律頒

佈日算起的三個月內，把所有記載着地主封建權利的文據和書約送交本地自治局辦公室，依照這個法律，這些文據和書約應當在該處保藏起來和焚燬。一七九四年五月十八日（共和國二年弗羅列爾月二十九日）的法律上預告着：「這類文據之任何保存人，如果隱瞞、竊取或者秘密保存抄本或抄本節錄，均處以五年徒刑。」國民公會再一次申明，一切租佃即使帶有極小的封建性的，都要取消。

這樣，就滿足了農民在一七八九年意見書中所表示的要求。

一七九三年關於農民問題的革命的立法，並不會消滅法國農村的無地和貧困現象；它是終結了對於農民的封建剝削，而掃清了法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國有地產，還在立憲會議和立法會議時就被資產階級和富農分購將盡了。環繞着這些土地，會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投機買賣，這些土地是被以三倍的價格轉售了。雅各賓派的國民公會，把這些賣剩下來土地分成小塊而以分期交價的辦法開始出賣，不過雅各賓派需要現金，所以優待了立刻付清全部地價的購買者。這樣，雅各賓派，十八世紀末期底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在消滅了封建壓迫之後，就開闢了便利於資本主義剝削農民的道路。然而，雅各賓派底土地立法，在農村中創造了新的社會經濟條件，而使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的法國人底英勇愛國主義和軍事勇敢奇蹟成爲可能。「真正革命地掃蕩了陳舊的封建制度，迅速地、堅決地、有力地、勇往直前地、真正革命民主主義地使全國轉到更高的生產方式，轉向到自由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就是那些產生迅速地挽救了法國的「奇蹟」之物質的、經濟的條件。」*

一七九三
年的憲法

雅各賓派於得到政權之後，即立刻提了憲法草案付交全民討論。一七九三年的雅各賓派憲法，對全體法國人保障了：平等，個人的自由、安全、財產所有，信仰自由，義務教育，無限制的出版自由，請願權，集會權。憲法第一二二條上說：「假如社會上有一個成員蒙受着壓迫，那末，總計起來就有全社會底壓迫存在。」依據憲法，一切法案，如果發表後經過四十天，未得到全國半數郡的反對，和每郡十分之一的初選人會議之至少一個抗議，那末，它就成爲法律。這一條文說明了，雅各賓派擁護着法國底民主制度，且完全沒有忽視各郡地方利益。財產所有權是這樣地被承認着：一切公民可以依本人意思自由處理自己的財產、收入、自己勞動底和經營事業底成果。因此，根據一七九三年的憲法，私有財產制乃是神聖的和不可侵犯的，雖然它並不會直率地說及這一點。憲法許諾了，用給工作與他們的辦法來使無產的公民得到生活之資，並保證給不能工作者以生存資料。然而雅各賓派的憲法，雖然規定了給全體公民以義務教育和工作，以勞動權和生活權（如朗支及其他「瘋人派」所要求的），却又保持了私有財產制，沒有爲實現自己的規定而創立任何保障。最初的草案條文上承認普遍的幸福是憲法底目的。雅各賓派設想：給人民保證了最高的政治自由的民主共和國，就是人民幸福所需要的一切。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使當時法國成爲世界上最自由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在偉大的「斯大林憲法」底照視下，它的資產階級性質是特別明顯

的。「斯大林憲法」，對勞動人民不僅保障了政治自由，而且同時還保障了物質的幸福。

但是，一七九三的憲法，比較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是顯然更民主的。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對法國底資本主義改造保證了良好的條件。然而它毫未提及國家對於人民羣衆的責任。吉倫特派底憲法允許了每個人都可以盡其所能去組織自己的命運，却沒有爲人民規定任何社會的扶助。雅各賓派憲法，是爲民主義精神所滲透了的。從法國各個角落寄來的祝辭都贊成憲法，它就在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日被莊嚴地批准了。

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曾遭到兩方面的批評：保王黨和吉倫特派宣佈它任何時候都無效，同時「瘋人派」嚴重地非難了它。他們很正確地看出了：憲法不會給人民以任何保障以實現其所規定了的幸福。扎克·魯於六月二十九日在巴黎公社作了一個報告，其中指出了憲法底如下缺點：「在憲法底哪一章中，我們找到對於國積投機的譴責？假如人們一個階級能迫使另一個階級陷於飢餓，那末，這是什麼自由呢？假如富人依靠其壟斷而享有生死予奪之權，那末，這是什麼平等呢？自由、平等、共和國——在現在只是空話。」

扎克·魯認爲，憲法底基本缺點在於，它沒有禁止商業自由和沒有置之於國家統制之下。扎克·魯直率地宣稱：他擁護工人底利益，而工人底工資是始終低於生產品的價格的。「山嶽派底代表們，爲什麼你們不把這個革命的城市提高一層呢？你們是要爲極多數居民底眼淚和呻吟所感動，他們既沒有麵

「瘋人派」
反對一七九
三年憲法的
鬥爭

包，又沒有衣服，他們被投機和囤積弄到貧困和不幸的頂點。」科爾德利派俱樂部分子，巴黎公社總委員會及巴黎大多數區分部都公開同意扎克·魯。「瘋人派」關於修改憲法的要求與從前纔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同時的事情。而在這時，內部的反革命就積極地活動起來了。在里昂，吉倫特派——保王派反革命分子建立了軍隊，逮捕了國民公會代表，殺死了沙利爾而走上了白色恐怖的道路。同樣情形發生於南特和馬賽。在萬第，反革命底殘暴愈益增長。而在巴黎，和法國各地一樣，人民很難得到糧食，投機家把糧食隱藏起來了。因此，「瘋人派」底要求，在人民羣中得到了有力的反應和共鳴。「瘋人派」要求修改憲法，同時還要求頒佈反對最高價格破壞者的嚴厲的法律，並把這種最高價格擴大範圍，不僅僅及於穀物，而且及於一切頭等必須的物品上。國民公會底多數代表反對「瘋人派」。羅伯斯庇爾和馬拉認為：最高價格底思想，是比特桎梏法國人民的東西。他們看到了，時局底主要任務，是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在馬拉活着的時候，「瘋人派」底鼓動會感困難，因為人民羣象是以很大的注意和信任來傾聽「人民之友」底話的。當時情形就是：馬拉不同意「瘋人派」，妨礙其領袖去組織民衆反對國民公會。但是，七月十三日，馬拉被與吉倫特派反革命有密切聯系的沙樂德·科爾德利刺死了。馬拉之被選定為暗殺對象，是因為他被認為是最危險的敵人和革命力量底最好組織者。然而馬拉之死，却使人民統一了。團結了在雅各賓派國民公會底周圍，激動了他們反對人民敵人的革命義憤，喚起了許多新的創造的革命力量。馬拉之被刺死，

給了社會運動以新的刺激，「瘋人派」是這個運動底鼓吹者。六月，「瘋人派」抨擊公安委員會及其主要領導人丹敦。他們宣佈丹敦是前綫失敗底負責人和內部反革命底幫助者，因為公安委員會委任了貴族以重要軍職和不會剝奪亡命者親屬底自由。六月二十三日受英、荷軍隊援助的柯布洛底奧國軍隊，向着巴黎推進了。來參加八月十日革命週年紀念節和通過憲法典禮慶祝節的全法國代表們，向國民公會建議，徵兵五十萬人。八月二十三日國民公會通過了著名的法令，其中寫着：「從現在起，至敵人被趕出共和國領土之外時止，全體法國人，處在經常的軍事服役中。青年人應奔赴戰場，有妻室者應製造武器和運輸糧食。婦女們應縫紉營幕、衣服和入醫院服務。」同日，國民公會宣佈徵兵五十萬人。關於徵兵的決定，迫使國民公會考慮關於供給軍隊以糧食的方策問題。聖翰斯特提議實行普遍徵發農產收穫物。可見，戰爭已迫使國民公會採取徵發的手段，採取限制商業自由和限制食品私有制的手段。國民公會違反自己的意志開始實行「瘋人派」底要求。一七九三年八月，法國軍隊底失敗和內部反革命底進攻，使人民下層分子底社會運動獲得了很大的規模。巴黎公社及其總辦蕭美特是人民羣衆底組織者。同時，阿貝爾（在巴黎羣衆中流佈甚廣的報紙「都新爸爸」底編輯）及其信徒也和這個運動結合起來。八月中，前綫傳來消息愈加令人不安，而因為國民公會反對革命敵人不够堅決，「瘋人派」底運動就帶上了反對國民公會的性質。革命民主派底隊伍內，發生了分裂的危險。雅各賓派會懂得這點，他們於一七九三年夏天，認識到團結是革命勝利底主要保證。他們會作了讓步。羅伯斯庇爾向「瘋人派」底領袖——扎克·

魯、瓦爾勒、勒克勒爾——宣戰，同時又許諾：國民公會要頒布給人民保證生存資料，永遠消滅投機和滿足人民羣衆一切需要的法律。

一七九三
年九月五
日
的
節
節

共和國底失利，使反革命分子底兇焰高漲起來。在巴黎底富人區域中，一七九三年八月末，曾舉行了跳舞會。服裝華麗，營養充足的人羣，濃裝艷飾的資產階級青年，整整幾天都在巴黎底散步場上，慶祝地散步，對於這些青年，巴黎人稍後即取了個名字：『香狸』（人民所以這樣稱呼他們，是因爲他們身上灑滿了麝香水——原註）。

在巴黎底戲院中上演君主主義的戲曲，並公開舉行敵視共和國的示威。而此時，巴黎底人民羣衆却整天都在爲着一些小塊麵包而站隊，八月裏，在許多區分部中，已發了麵包券。九月四日，巴黎知道了：土倫投降於英國人；保王黨黨員和逃亡出去的吉倫特派分子，到處阻害人民參加軍隊；反革命的叛亂在許多地方開始了。這些消息更使全城激動起來。聖·安杜安郊區工人，以所能得到的東西武裝起來，走進公社，提供『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生命』與它。阿貝爾號召人民，再來一次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似的革命，解散國民公會與宣佈根據剛批准的憲法來進行新的選舉。蕭美特巧妙地預防了對國民公會的攻擊。九月五日，巴黎所有各區選出的有威望的代表團向國民公會提出要求：宣佈革命的恐怖以回答反革命分子底恐怖。九月二十九日國民公會批准了普遍規定最高價格的法律。根據蕭美特底提議，通過了創立特別的革命軍的法律，『這種軍隊，要派到農村中去徵收糧食，要保證徵兵底實行

和打破富人們底奸計」。

於是，一七九三年八月間在革命前而成長着的危險，就迫使革命的資產階級代表們——雅各賓派，爲保衛革命而接受了「瘋人派」和阿貝爾派底某些基本要求。這就擴大了國民公會底社會基礎，保證了它有城鄉一切人民的下層分子底擁護，並使國民公會成爲真正人民的政府，成爲法國勞動人民底革命的民主專政。

組織革
命政府

根據一七九三年憲法，國民公會在人民批准了憲法之後，應當停止其活動。但是，在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底環境中，實施剛剛通過的憲法，是不可能的。假如國民公會開始選舉新的國民會議，那末，共和國底許多敵人就可以利用革命底困難以達到其利益：用煽惑民衆與欺騙的方法來取得選舉的勝利和推翻雅各賓派。因此，前一次會議底代表們就於八月間決定了：使國民公會維持其全權到戰爭結束時爲止。九月四日和五日的事變，鞏固了國民公會底政權，而十月十日就公佈了關於建立直到和平締結時爲止的臨時革命政府的法律。這樣一來，憲法的實施，就被無限期的推延了。而特米多爾月九日以後，這個憲法就更不會實施了。然而，法國的民主派，關於這個憲法，却保持了最生動的記憶，而在十九世紀中，在工人們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憲法底某些個別規定，還保持了其現實性。羅伯斯庇爾曾用這樣的話來確定革命政府底特點：「革命政府需要發展非常的力量，正是因爲它處在戰爭底狀況中。它之所以服從於較少的單一的和

嚴格的規則，乃是因爲包圍着它的情況是可怕的和變化多端的，而特別是因爲它必須不斷地去找出新和迅速的手段，以掃除新發生的和迫切的危險。」雅各賓派拒絕了要產生立憲會議和立法會議的政權分割底理論。盧騷底學生們，他們認爲人民的政權是不可分割的，而使國民公會及其領導機關成爲執行的權力與立法的權力之中心和體現者。

在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中，國民公會是歐洲最强大有力的政府。列寧講到雅各賓派專政時期底國民公會時說道：「爲要成爲國民公會，就必須敢於、善於、有力量給予反革命以無情的打擊，而不是同反革命調和。爲此，必須使政權掌握在當時最先進的、最堅決的、最革命的階級手中。爲此，必須使這個階級爲城鄉貧民底全體羣衆所擁護」*

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革命後，執行委員會逐漸失去其意義，而後來就完全取消了。關於對內對外政策問題一切當前工作都集中在公安委員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實現了雅各賓派底專政，並形成爲對國民公會負責的政府。

一七九三年四月，度穆累叛變後，公安委員會開始工作。當時，丹敦會領導着它。他對於叛逆分子——吉倫特派分子的不堅決的政策和在對萬第門爭中的失敗，使委員會第一批成員底多數不得不離開了政權。七月間，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做了委員會底首領，而在九月事變之後，俾略·瓦連和科

公安委員會

羅得布也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從此時起，委員會乃由爲國民公會選舉出來的十二人組成。他們每月被改選一次，但直到特米多爾月九日，委員會底委員，依然未變。其所以不變，乃是因爲公安委員會有輿論擁護，它的精神上的威信是很高的。

公安委員會領導全部外交工作，委任和更調總司令，製定進軍計劃；一切官吏和行政機關都服從於它，必須定期向它報告自己的工作。同時，委員會有權逮捕文官和軍隊中的一切官吏，——從總司令起，假如他們不執行國民公會底命令的話。法國軍隊底統帥部逐漸轉移到公安委員會來了。將官們應當無條件地服從委員會底命令。一七九四年二月間，委員會給將官們發出了訓令。其中寫着：「成功始終是服從委員會決議底結果，而失敗則因不服從它而發生。將官們，不服從命令底時候已經過去了。」這樣，公安委員會就集中了幾乎所有的全部權力在自己手裏，以前，這些權力是分在各部之中的。

與社會保安委員會一樣，它有權發出命令，逮捕和拘傳嫌疑犯和被控告者。然而它無權管理警察，警察是在社會保安委員會底領導之下的。斯大林同志，說到國家政治保衛局，曾把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作比較：「這個機關（國家政治保衛局——原註）多少有點像法國大革命時代所建立的社會保安委員會。它所懲辦的犯人主要的是奸細、陰謀分子、恐怖分子、強盜、投機家、製造偽幣者。」

公安委員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在聯席會議上決定關於政治性的逮捕問題，而當它們之間還沒有發生意見分歧的時候，它們會使共和國底敵人感到畏懼。

國民公會

的特派員

公安委員會底命令，由國民公會特派員實行，在這些特派員中，有些同時就是公安委員會底委員。然而特派員從來不會做公安委員會底盲目的工具。他們會不怕負責，而往往在各地根據條件改變委員會底決議，把它的錯誤告訴它。大多數特派員會留下很好的印象與人民羣衆，而在組織戰勝敵人的工作上，他們的作用是很偉大的。有時，特派員底決定會預先決定戰鬥底結果。霍庶特戰役會是這樣，當時國民公會特派員德布勒爾在朱爾且將軍負傷落馬之時命令縱隊向前衝鋒，這時衝鋒是完全不適當的，命令和全部作戰法規相矛盾。可是特派員率領他的士兵向前進攻。縱隊擊敗了敵人並使之潰退。一七九三年秋，斯特拉斯堡會處在奧普軍隊侵佔的威脅下。公安委員會派遣邁翰斯特到萊茵區軍隊中去、幫助組織保衛城市的工作。聖翰斯特在當地看到了，軍隊是疲弱的，紀律不好，人們對軍隊的關心很差，軍隊都赤着腳。在短期間內，聖翰斯特就把軍隊整頓好了。他的著名的命令，會大爲人們所知悉：「軍隊中有一萬人赤着腳。必須從斯特拉斯堡所有貴族腳上脫下靴子來，以便於明日上午十點鐘把一萬雙靴子送到前線去。」

一七九三年八月——九月間，當時共和國處在頂困難的狀態中，人民羣衆要求實行革命的恐怖。反對反革命的法律和執行這些法律的機關，不是有總的計劃，而是由於發生需要而建立起來了。表示革命走

上了恐怖之道的第一個法律，是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頒佈的關於嫌疑犯的法律。這個法律，宣佈了，奸細、叛徒、積極的反革命分子、投機家、製造偽幣者、都是嫌疑犯，也就是共和國底敵人。它用斷頭台懲處所有這些人。革命底敵人，即刻感覺到九月十七日法律底意義。

革命的恐怖是自衛底方法，它保護短褲漢反對敵人從各方面對雅各賓派共和國之進攻和反對跋扈於國內的反革命份子。『全部法國的恐怖主義，不外是以平民的手段懲處資產階級底敵人，專制制度，封建制度，市儈奸行。』*法國底平民大眾，以人民的革命的恐怖回答了反革命的恐怖，這種恐怖在組織資產階級革命戰勝其敵人中，會起了大作用。『因此，法國國內的恐怖底統治，所能做到的，不過是用可怕的鐵鏈的打擊，像魔術一樣，一下子就掃蕩了法國身上的全部封建廢物。』**最初的革命法庭，建立於一七九二年八月，當時普魯士人正向巴黎推進，這個法庭設立之目的是同刑事犯罪分子作鬥爭，在瓦爾米和熱馬普勝利後，它又被取消了。而在一七九三年三月，在法國人由於度穆累叛變，不得不放棄比利時之後和萬第開始了暴動之時，它才被恢復起來，但已是作為同共和國底政治敵人作鬥爭的機關而行動起來了。

最初的革命委員會建立於一七九三年五月，當時公安委員會命令每個公社選舉由十二人組成的委員

* 『馬恩全集』第七卷，第五四頁。

** 『馬恩全集』第五卷，第二〇六頁。

革命委員會

會，它負着偵察外國人，敵對國民的責任。一七九三年九月關於嫌疑分子法律頒佈之後，革命委員會底意義有力地增長了。因為它又受命偵察嫌疑分子。奧拉爾說，革命委員會底監視，像羅網一般包纏了法國，革命之一切可疑的敵人：宣誓過了的神甫、奸細、亡命者底間諜，外國列強底間諜，吉倫特派都落進了這個羅網中，而且爲它禁錮在居住之地。革命委員會偵察着全部境界，警戒着一切交通道路，檢查護照，並嚴禁有嫌疑分子進牢獄。公安委員會在其一通告中，稱革命委員會爲國民公會之手，稱它爲粉碎一切對共和國反抗的槓桿。『你們乃是那樣一些可怕的大砲，這些大砲，當它們被推到司令員面前時，只等着雷氣火花底傳引，便吐出恐怖和死亡』——公安委員會指定了它們的使命，它們服從公安委員會。

『革命軍』同樣也是革命恐怖機關，它建立於一七九三年九月饑饉的日子中。它負責幫助找到糧食，而且它有權搜索，徵發糧食，逮捕藏匿生產產品的人。一七九四年春，當糧食問題變得較不尖銳時，『革命軍』就解散了。

同革命底國外人與國內敵人作鬥爭，要求革命政府底所有機關協同一致行動，並鞏固巴黎與各省之間底聯系，各省不能立刻一致執行巴黎底命令，而且在許多地方，這些命令往往還受到反抗。國民公會底特派員善於去克服這些地方上的反抗。雖然道路狀況不好，雖然同中央的正當聯系往往不健全，然而國民公會却能得到正確地和迅速地執行自己命令的功效。無論是路易十六底君主制度，無論是吉倫特

派，都不會能够如雅各賓派一樣，造成這樣一種完滿的政權底集中化；而同時各地方政權底革命自動性又起了大作用。雅各賓派完成了法國從十六世紀就開始了的國家集中化底過程。在這裏，人民團體和雅各賓俱樂部會起了大作用，它們在一七九三年會有了巨大的影響，並且對革命作了難以代替的助力。一七九三年，雅各賓俱樂部成爲法國革命民主派底參謀部，成爲真正的政黨，它經常清洗自己的隊伍，驅逐一切嫌疑分子和同革命無聯系的人們，投機分子，並經常審查自己的成員。一七九三年雅各賓派分子要填寫的調查問題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在反革命勝利時被綁吊起來了，你作了什麼？」

國民公會以雅各賓俱樂部分子替換了舊的官吏。一七九三年，人民團體成了雅各賓俱樂部底分部。國民公會所派遣到各省去建立革命政府機關的特派員，會到地方人民團體中去，根據調查來了解其成員，召集全體會議，實行了清洗團體，然後，使清洗了異己分子的人民團體了解革命政府底方針和地方政權底任務，在給予人民團體以指示後，特派員就到別處去了，他不僅在挑選人上，而且在革命政權底組織上，都會容許地方人民團體發揮自動性。

由此可見，革命政府底結構會是很簡單的。它是在革命遇到最大危險之時建立起來的，它首先由於自己與羣衆相聯系而有力。在法國勞動人民歷史上，這是第一個人民的政府。

一七九三年的八月九日，會是雅各賓派共和國底歷史上最嚴重的月份。當時會是這樣的時期，外部和內部的反革命之進攻，沒有遇到共和國方面的有力的抵抗，因爲它還沒有準備好去抵抗敵人。從這

組 織
勝 利

時起，國民公會將自己的全部活動獻給一個任務——組織勝利。「全體人民而特別是羣衆，即被壓迫階級，都抱有無限的革命熱情：大家認爲戰爭是正義的、自衛的，而事實上也是如此。革命的法國會抗拒了反動君主制度的歐洲而保衛了自己。」

* 法國底學者們曾幫助了公安委員會。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和人民結合在一起而貢獻了自己的全部知識於組織戰勝反革命的事業中。首先必須供給五十萬動員來的士兵以步鎗，必須給軍隊以彈藥。在雅各賓派取得政權之前，軍事部對於供給軍隊的工作是怠工的。公安委員會實行清洗軍事部門機關，使它服從於自己，並建立了統治武器、彈藥和所有兵工廠的中央集權的委員會。但是在組織供給軍隊的工作上，曾遇到了巨大的障礙，因爲在國內，無論是鐵，無論是銅，無論是硝石，都沒有。所有這一切，法國在革命之前都是從國外得來的。封鎖迫使公安委員會在法國國內找尋必需的原料，而按最迫切的需要來組織原有的軍事生產。法國優秀的化學家——貝爾托勒、哈生弗拉特茨、枉德爾蒙、芒支，在某些日子中，會成爲各種鋼鐵生產底實際領導者。芒支會以更改善了的鑄鋼方法代替了那浪費許多時間的陳舊的、笨拙的方法。把寺鐘底青銅，用來製造大砲。九月間，國民公會在巴黎開辦了造大砲的工廠。十一月初，第一批六枝步槍，由巴黎工廠造成了，而且它迅速地就開始每日出產七百枝步槍，另外三個新建立的工廠每月出產一萬六千枝步槍。公安委員會迅速地開辦了三十個鍊鋼工廠，這些工廠

在一年之中出產了一萬三千門大砲，而在戰爭快要開始時，却只有四個工廠，它們在一年中總共出產了四百門砲。

戰前，法國每年出產三百萬磅火藥和硝石。而為滿足剛建立起來的軍隊底要求，就需要有二千萬磅火藥和硝石。革命前，法國是從印度取得大部分的硝石的。公安委員會曾求助於學者們，學者們回答道：『供給我們以含有硝石的礦土吧，過三天就可以把彈藥裝進大砲裏去。』他們出版了並大量散發了用通俗的、容易為千百羣衆所了解的形式來講述採取硝石的方法的小冊子，公安委員會命令，在所有各公社中，要誦讀這本小冊子。雅各賓派俱樂部號召一切平等與自由之友去充當一個時候的採硝工人，在短時期中，全法國遍佈了採取硝石的作坊，採取硝石對於每個共和國人乃是神聖的義務。巴黎各區，會編製了特別的革命歌曲，贊頌硝石。在九個月中，人民從地下探出九百萬普特硝石。而在一七九三年以前的時候，法國一年內所採取的硝石，不過一百萬普特。巨大的黑列諾布爾火藥工廠，在一七九四年四月間，每天製煉了六千磅至八千磅火藥，而六月間，每天竟達二萬磅。

製煉火藥的老方法，為要得到必需的混合物，需要十二小時的工作，一七九三年，法國底學者們，把製煉火藥底方法簡單化了，把製煉時間減少至三小時。學者們同樣又發明了從灰中抽取炭酸加里的方法。公安委員會所開辦的訓練班——其中有最有名的科學家們講課——在短促期間內替法國造就了好些製造武器的專門人材。還在宣戰底前夜，克洛特·沙普僧院長會把自己的發明告訴立法會議，『這個發

明使立法會議可以實行這樣迅速的通訊聯絡，以至於在同一個會議上，傳達了命令到國外去，又可從該處得到回答」。沙普底發明，只是在雅各賓派得到政權之後才被實行。這樣看來，法國之開始使用光學電報機是較早於其他各國的。一七九三年，法國軍隊同樣已開始用軍用汽球。爲供給五十萬士兵以靴鞋，需要皮革。化學家福克魯阿會研究硝皮底過程，目的在應用酸性來加速這個過程，而由於他這個研究的結果，法國人在幾天之內就開始生產了以前需要好幾年才能生產出來的皮革。從前松香是從北方各國輸入的。此時化學家們已學會了從生長於法國的松樹中採取松香。

公安委員會對於科學人材的這樣動員，使法國軍事工業底發展得到巨大的推動，而幫助了革命地保衛國家底事業。在一年之中，法國能夠向驚愕的歐洲表示：「當有人危害其獨立時，偉大的文明的民族，什麼都能作。」

改	造
軍	隊

公安委員會同樣曾根本地改造了軍隊。在雅各賓派取得政權之前，軍隊是由常備軍和義勇隊組成的。常備軍受長期的契約所束縛，並要服從十分嚴酷的紀律。義勇隊領得更多的薪餉，並享有某些特惠。這就是使得軍隊之間互相衝突而往往妨害它們的行動一致。公安委員會建立了常備軍和義勇軍底「混合體」，使它們服從一種規章，

一個統帥部，而建立了統一的軍隊。義勇部隊參加到常備軍之後，提高了軍隊中的革命情緒，使它成爲人民的軍隊：在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優秀的和最積極的法國青年，大都在軍隊中。

大多數士兵參加了雅各賓派。他們爲人權，爲正義、平等、自由底勝利，爲消滅封建制度而鬥爭。「對平民和平，對貴族戰爭」，——一七九三年法國革命軍隊底口號就是這樣的。在一七九三年，「愛國志士」和「共和主義者」，乃是同等意義之語。士兵們會宣誓擁護一七九三年憲法到最後一滴血。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甚至法國底敵人，對於法國軍隊都不能不表示尊敬。衣衫襤褸的、大多數沒有靴子的、穿着各種顏色衣服的、纏着樣式最怪誕的頭巾的英雄們，雅各賓派共和國底士兵們，揚溢着紀律精神和勇敢氣概。改造了軍隊之後，公安委員會就實行清洗指揮人員，把士兵不信任的大多數將官和貴族撤了職，而從軍隊的下層分子中提拔出新的人物把他們安置在軍隊中的首長地位上。拉薩爾·何施在一七九二年還是一個軍曹，一七九三年，公安委員會就使他做摩塞爾軍隊總司令。當時何施才二十四歲。朱爾旦，在一七八九年在小商店中作雜貨生意，到一七九三年，時年三十四歲，他就做了將軍。皮塞里露，一七八九年是軍士，一七九三年就得了將軍的職位，當時才三十二歲。邦那伯特，一七八九年是個中尉，到一七九三年就得到了將軍職位，時年二十四歲。在清洗了指揮人員之後，士兵與官長之間，就充滿了完全的信任現象。將軍們過着同士兵們一樣的生活，他們睡在營幕中，並表現了堅毅不拔和忍苦耐勞底模範。任命下層分子中的人們爲將軍，會使士兵們看到了巨大的前途。將軍職位之獲得，對於他們，已不再是不可達到的了。大家都懂得了，革命和革命底勝利，開闢了昇職底巨大的可能性。

公安委員會底全體委員都從事於組織前線和加強前線的工作。然而卡爾諾却從事於全部實際的，日常的工作，從事於全部瑣細小事，——不注意這些小事，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雖然任何一個大問題也不是卡爾諾一個人解決的。卡爾諾底提議，經常地得不到公安委員會其他委員底贊同。法國軍隊沒有經過像聯合底正規軍那樣的軍事訓練。因之，老的戰鬥條例對於法國軍隊是不適用的，因為當時，軍隊都是用巨大的，分散在廣大空間的縱隊慢慢地推進，再加上法國軍隊底鞋子和衣服都不好。聖翰斯特會說過：「君主制度底戰術，對於我們是不適用的。現在是新的人們和新的敵人。如果法國人民，由於自己的奮發，自己的熱情而是可怕的，同時如果它的敵人是困難的，寒冷的和迂緩的，那末法國人民底作戰方式就應當建立在猛攻和急襲之上」。卡爾諾會命令將軍們，不要分散兵力，而要集中主力於決定的地區，並將敵人各個擊破，不讓他們聯合一致。公安委員會底委員們，在革命前，會都是些醫生、律師、商人、藝術家，只有技正卡爾諾是個青年軍官。一七九三年，他們會指揮共和國底十四支軍隊，並命令將軍們。公安委員會底工作方法之一是把軍隊中的一切不良行為都付之公開批評。軍事部門底官吏會抗議這種作法，但雅各賓派却能夠消滅他們的反抗。雅各賓派認為，公開批評缺點，乃是保衛國家底必要條件。公安委員會委員們說：「如果我們要到官廳辦公室裏去找出真實情形，那末我們除了沉默和說謊之外，將什麼也得不到，立法者底會議有權搜集情報和到處去找出真實情形。憲法命令這個會議監察部長，如果剝奪了它的監察職能，那是不合理的，我們應當看到一切事物底本身。」

公安委員會宣佈，對於軍隊中的掠奪和恣意逞兇，將處以死刑。同時，委員會保證給予應徵入伍人們底家屬以經常的周濟。

與 饑 鬥 爭

組織勝利，同樣也要求解決後方的許多問題。首先需要保證給居民以糧食，使之廉價售與人民。九月底，國民公會製定了所有頭等必需品底最高價格（第二次規定的最高價格），對各種物品規定了全法國劃一價價格：以一七九〇年價格為基礎，再加上這個價格底三分之一。但是，對生產品規定了固定價格之後，國民公會同樣對僱傭工人工底工資也規定了最高額（較之一七九〇年增加了一倍半）。革命軍之建立曾幫助政府找到為商人和富農所藏匿起來的生產品。糧食券底實行，使得可能在居民中間正確地分配必要的產品。在一七九三年至九四年間困難的冬天，當法國國內由於戰爭、封鎖及夏季旱災而糧食缺乏之時，最高價格與那一切為實現最高價格而鬥爭的恐怖政策，把法國人民從饑饉中挽救出來了。但是最高價格乃是在最緊急的時候把人民從饑饉中挽救出來的政策。除此之外，必須增加生產將來所需要的生產品。在這點上，國民公會號召科學起來幫助。一七九三年，農學知識在法國會有大發展，栽種了許多新的農作物：黃芽白、蕪菁、胡蘿蔔、苳菁；畜產，特別是豬底養殖，有了大的推進。一七九四年春，國民公會會決定獎勵那些以前會供給市場以菜蔬的人們。公安委員會所組織的糧食委員會幫助各公社開墾新的土地，供給他們以種籽；各公社同樣會進行耕種那些已為所有主所拋棄的，或那些沒有耕種所必需的牛和馬的所有主們

底土地。假如土地所有主當收穫時不在當地，那末其收穫物便成爲市議會底所有物。

爲提高生產品底數量而鬥爭，是圖爲更精細地耕種而鬥爭以及爲提高工業中與農業中的勞動強度而鬥爭密切地聯系着的。同懶惰現象作鬥爭，爲減少教會節日底數量而鬥爭，是雅各賓派專政時期底重大政治問題，雅各賓派會爲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了鬥爭。

公安委員會底政策不是徒勞無功的。一七九四年春，就已可預見到巨大的收成了。一七九三年底，法國軍隊在各個戰線上已得到巨大的成就。從一七九三年春天以來遭受了多次挫敗之後，法國軍隊，在十月間，兩度戰勝了（一次在霍庶特，一次在瓦提尼）奧國人，這兩次勝仗，會提高了法軍士氣，並表現了朱爾且底軍事才能。在十月和十一月間，從叛逆手中收復了里昂、馬賽、波爾多，而給了國內反革命以嚴重的打擊。還在九月底，就打垮了萬第人，十二月，國民公會發出命令：驅逐敵人出士倫。在士倫的敵軍，是由英國人，西班牙人，豎蒙特人，拿破利人和兩個亡命者射擊手營組成的；他們共有二萬人。十一月底，公安委員會派遣了三萬五千軍隊向士倫推進，其中一萬五千人是不會使用武器的新戰士。二十四歲的拿破崙·波拿巴在進攻士倫的軍隊中充當炮兵上尉。他曾向軍隊總司令建議一個攻下士倫的計劃，但是參謀部不相信這個計劃。只是由於國民公會特派員小羅伯斯庇爾底堅持（拿破崙會把自己底計劃告訴了他），他的計劃才通過了。依照拿破崙底計劃，要集中法軍全部炮兵反對英國人的炮台，以便在奪得這些炮台之後，把法國炮兵佈置於其中，而以炮兵底火力逼迫英國人艦隊逃到海裏去，

並焚燬它，假如風妨礙其逃跑的話。在炮兵底掩護之下，法國士兵們高唱「馬賽曲」向土倫底堡壘進攻並佔領了它們。當時英國人看到了，一切對他們都是滅亡，他們炸燬了兵工廠和沉沒了土倫保王派交給他們的法國艦隊。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英國人不得不逃出土倫，而國民公會底軍隊就佔領了土倫城。到一七九三年底，法國國境上的敵人，已被肅清了，於是戰爭就轉移到敵人領土上去了。

一七九四年初，國民公會代表之一，巴列爾，總結了法國人民底全部努力底結果：「彷彿大家不會知道：共和國國民應當克服一切障礙，『不可能』一字要從共和國字典上塗掉，『不可能』一字不是法國字。」

雜各質集
團內
部的鬭爭

實施關於最高價格的法律，會遇到商人與富農底大反抗——他們藏起了自己的商品，會遇到了企業主底大反抗——他們關閉了自己的企業。所有這些人都力圖逃避關於最高價格的法律。反革命分子消滅了牲畜，焚燬了穀粒，不讓它打成糧食。革命政府會堅決地嚴厲對付反革命（在一七九三至九四年間，不願按規定價格給共和國以糧食的富農都參加了反革命），以保證給糧食與居民而使之不致餓死。可是，無論是革命軍底徵發也好，無論是恐怖也好，都不會能够保證有足夠數量的生產品供給城市市場。一七九四年冬天比一七九三年冬天還更困難。由於一七九三年夏天旱災，一切蔬菜都旱死了，而十一月間，嚴寒又已經到了；法國人會稱：一七九四年冬季底嚴寒，在整個世紀中是最可怕的一次。大城市裏的居民特別困難，而巴黎則

最爲困難，當時巴黎沒有肉，沒有蔬菜，沒有燃料，沒有水，因爲嚴寒凍裂了水道管。在各種食品中巴黎人只有質地很壞的麵包。巴黎的麵包師，烤出了一種麵包，「平等麵包」，巴黎人就是靠最高價格和糧食券之助而得以這種麵包度日。生產品缺乏和給養問題，成了使革命民主派內部發生巨大意見分歧的原因。同時，他們把平民大眾底覺悟推向前進了而使他們最尖銳地提出社會問題來，在關於最高價格的法律頒佈之後，多利維就已經發問道：「共和國人民爲貧困所包圍，又沒有什麼可以使他興奮的前途，怎樣能够使他鼓舞起來擁護共和國呢？」在一七九三年，這位素樸的神甫，提出了土地國有的思想和土地無代價地交給一切缺乏土地的人耕種的思想。他曾反對分割公有土地而把它變爲個人財產的辦法。據多利維底意見，任何一代的人都不應當製定下一代人應當服從的法律。

企業主關閉自己的企業，會引起要求：把這些企業及其所有的原料轉交給共和國管理。

蕭美特說：「如果企業主有黃金和鈔票，那末共和國是沒有什麼更多的東西的，它有工人的手，然而，使工廠和製造廠運動起來的，恰巧是工人的手，而完全不是黃金。」「一切人們底安樂，都建立在勞動之上」——雅各賓派專政時期人民羣衆社會要求之一般公式會是這樣的。這樣看來，一七九三年人民的思想，已創立了空想共產主義世界觀底某些因素；後來巴貝夫把這些思想彙集了，發展了並定型化了；最後，它們又成了組成傅立葉及其他空想社會主義學派底社會主義教義之材料。「瘋人派」——扎克·魯拉、瓦爾勒、勒克勒爾、拉空伯以及婦女共和主義者俱樂部，同樣，和這些人密切地接近的多

利維、朗支、沙利爾，——都是人民羣衆底社會要求之最鮮明的表白者。在工人居民佔優勢的巴黎各區分部中，特別是在里拉維利區分部中，「瘋人派」擁有巨大的勢力。其實行普遍規定最高價格之後，他們並未停止自己對國民公會的抨擊，並繼續主張，需要實行新的革命，以實現真正的平等，雅各賓俱樂部向「瘋人派」宣戰，羅伯斯庇爾稱扎克·魯是比特底奸細。在長時期中里拉維利區分部會保護着扎克·魯，當一七九三年八月扎克·魯被公安委員會以鼓動反對憲法罪名下令逮捕時，里拉維利區分部會使他得到釋放。然而扎克·魯底鼓動，在革命資產階級看來，是很危險的。各種告密，無數造謠中傷的控告，紛紛落到他身上來了。爲使他在里拉維利區分部面前失去威信然後消滅他，公安委員會乃宣佈他是竊賊。九月間，扎克·魯又被捕了，到二月間他的案件被轉移到革命法庭上去了，扎克·魯知道會怎樣判決他，他不願受法庭審判就自殺了。

「瘋人派」
底
歷史意義

一七九三年秋天，「瘋人派」被最後地打垮了，而所有他們的領導人都被逮捕了。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瘋人派」底歷史意義是在於：他們堅決地推動了雅各賓派去進行澈底的鬥爭，反對封建制度和反革命的聯合國。同時，正是他們，提出了資產階級利益和人民羣衆利益底對立問題；在法國革命中，他們乃是這種觀點底唯一代表——僅僅得到政治的自由是不能根本改善人民羣衆底狀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會認爲，他們是密切地接近了共產主義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澈底地被製成的這個思想，也就是新的世界制度底思

想。」*自永恆的正義底各種理想出發，「瘋人派」認為正確地分配財富，事實上的平等，乃是革命底終極任務。然而由於當時底物質條件限制，他們設想：以分配富人財產於窮人間的方法就可以達到這種平等。他們曾宣傳普遍的禁慾主義和粗糙的平均主義。他們要求不根據勞動而根據需要來進行分配，因為他們認為一切人們底要求都是一樣的。「……在顛覆封建社會的時期，無產階級直接實現自己特殊的階級利益之最初的企圖，由於無產階級本身底不發展狀態，由於無產階級解放底物質條件之缺乏，而必然地遭受了失敗。」*但是，打垮了「瘋人派」，並不停止人民在社會問題方面的探討。阿貝爾及其擁護者——阿貝爾派份子——和巴黎公社，在「瘋人派」那裏借來了他們的要求，而圍聚着平民大眾於這些要求底周圍。在一七九三年九月巴黎事變之後，阿貝爾派底陣線是很鞏固的。接近阿貝爾派的俾略·瓦連和科羅得布參加了公安委員會。阿貝爾派分子布學特和文山開始管理了軍事部；公社社員底多數都參加了阿貝爾派；在各種革命委員會中，他們有許多擁護者。阿貝爾派分子隆山作了辦糧食的革命軍底總司令。他們在雅各賓派底俱樂部內佔有講壇。阿貝爾派陣線之增強，不是偶然的現象。「反對聯合國的戰爭，對於整個法國革命有巨大影響，革命底全部生活，為這個戰爭所制約着。」**阿貝爾派之增強起來，是在共和國還沒有準備去抵抗外部的和內部的反革命之時，是在共和國底狀況非常困難之時。

* 「馬恩全集」第三卷，第一四七頁。

** 馬恩：「共產黨宣言」，俄文本，一九三八年版，第六〇頁。

來自各方面包圍着法國人民的最大的危險，造成了一種信念：只有用鞏固兩個委員會底專政的方法，和無情的恐怖手段，才能挽救革命和國家底獨立。在共和國情形不好的整個時期，認識到最極端的恐怖政策才能挽救革命的阿貝爾派，一直是強大的。

阿貝爾派影響之增長，是同人民羣衆中反基督教運動之加強，而首先是反加特力教會運動之加強相聯系的。這個運動還在一七九二年就開始了，當時加特力教會僧侶底絕大多數，都會對僧侶底市民制度拒絕宣誓。當以加特力教神甫爲首的萬第暴動開始了之時，這個運動乃吸引了廣大的羣衆參加。當一七九三年法國公使館秘書在羅馬被刺之時，這個運動就成了普遍的運動了。在革命底整個過程中，人民羣衆中反加特力教會的運動，是同人民對這件事有關係的，——以羅馬教皇爲首的加特力教會僧侶，乃是革命底敵人，人民底敵人。

這種如像對於革命敵人一樣的對於教會的敵視態度，曾幫助了阿貝爾派展開廣泛的無神論的鼓動和反基督教的鼓動。百科全書學派底後裔，哲學的唯物主義底信徒們，阿貝爾派，幻想以理性底信仰來代替上帝底信仰。阿貝爾派宗教觀點和哲學觀點，是同他們的社會觀點密切聯系着的。當時法國平民下層分子底代表們，他們會如「瘋人派」一樣，爲保證在資產階級革命中這些下層分子底利益得到勝利而進行了鬥爭。他們認爲，革命底最終目的，不僅是政治的平等，而且是社會的平等。關於上帝是貧民底

安慰者的臆說，和對於貧民因爲在地上的苦難而到天國將受到報酬的信仰，在阿貝爾派看來，都是不需要的。在一七九三年中，他們的無神論底宣傳，有了巨大的成功。十一月間，各村莊底代表團來到國民公會聲明：他們已摺棄了迷信並在自己的教區中以馬拉底和勒培雷提（雅各賓派分子，在路易十六受刑之日爲保王黨黨員刺死了）底半身像代替了保羅和彼得底聖像。許多地方教堂中的神壇上建立了自由底彫像。在許許多多村莊中，人民封閉了教堂；在人民反基督教運動影響之下，許多神甫放棄了自己的身分；法國的主教戈貝爾作了不信教底模範，他拋棄了自己的高位並下令封閉自己所轄教區的教堂。國民公會不會妨害阿貝爾派底無神論的宣傳，因爲它認爲，這種宣傳有助於反對革命的鬥爭。十二月二日，國民公會根據馬利·若色財·生尼報告，決議把笛卡爾底屍灰搬進偉人合祀廟，因爲他教人「試驗、研究而不要信仰」。國民公會大多數委員是不信仰加特力教會底教義的，然而除極少數人外，沒有一個人是無神論者。雅各賓派對於宗教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是把它們看作對於解決革命面前所存在的任務有直接關係的一種政治問題。

一七九三年十月五日，國民公會廢除了舊的基督教曆法，而創行紀年底新紀元。這個新紀元是從法國宣佈共和國那天開始的，即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開始的。這一天又是秋分。新曆法廢除了基督教的星期制。星期日取消了。規定十天有一休息日——第十天。共和國年分十二個月，每月三十天。根據法布爾·德黑蘭丁底提議，採取了如下的月份名稱。秋季——從公曆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

日——各月：萬德米爾月，布魯米爾月，弗利米爾月；這就是葡萄收穫月，霧月和寒月（亦譯霜月——譯者）；冬季——從公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日——各月：尼濕茲月，普魯衛濕茲月，萬托茲月（雪月，雨月，風月）；春季——從公曆三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八日——各月：熱米挪爾月，弗洛阿爾月和普勒利阿爾月（萌芽月，開花月和草原月）；夏季——公曆六月十九日至九月十六日——各月：米西多爾月，特米多爾月，弗魯克提多爾月（收穫月，暑月，果實月）。加上短褲漢日五天，即滿一年。

廢除舊的基督教曆法，會完成了兩個任務：首先這會有助於把加特力教逐出人民生活習慣之外，因而就在最大弱點上打擊了革命底最兇惡的敵人；此外，廢除星期日就增多了一年中的工作日，而達到了國民公會為減少基督教節日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鬥爭的目的。然而阿貝爾派反基督教的鼓動，和他們所組織的崇拜理性節日，增強了歐洲對法國的非難。這種鼓動使歐洲反革命和國內反革命可能把自己反對法國的鬥爭描述為保護基督教的鬥爭。這會會增多共和國底敵人數量。羅伯斯庇爾會起來反對阿貝爾派底無神論的鼓動和反基督教的鼓動。布魯米爾月十七日羅伯斯庇爾會詰責阿貝爾派分子克羅茨道：「難道你們不是對我們說過：必須保有尼德蘭，給他們獨立而兄弟般地看待其居民，為什麼你們現在要觸犯比利時人所強烈熱愛的成見（這是你們知道的），而使他們離開我們呢？」此外在法國內部，保王派分子會利用鄉村底宗教成見，來進行反對共和國的鬥爭。在某些地方，他們煽惑了農民起來擁護教會和神甫。阿貝爾派之固執於無神論的宣傳，和他們有時所做的強力封閉教堂，給共和國造成了額外的困難。

阿貝爾派底反基督教的政策，使得在阿貝爾派與羅伯斯庇爾底擁護者（他們在兩個委員會中及國民公會中勢力很強大）之間早已成熟了的意見分歧，加強起來了。羅伯斯庇爾派底社會觀點和阿貝爾派底社會觀點是不同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底代表們，他們認為，革命的任務在於爲人民羣衆爭取政治的自由和建立民主主義的法國。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就是他們的政治理想。「短褲漢人，永不妄想財產底平等。他們只主張權利和幸福底平等」，——一七九三年五月間，當「瘋人派」把平民大眾底社會要求定型化爲綱領之時，羅伯斯庇爾會這樣確定了革命的雅各賓派資產階級底綱領。以後，羅伯斯庇爾會多次用不同的辭句重述過與此同樣的思想。他說過：「財產底平等是幻想，他要使『貧困受尊敬』，就是說，使窮人享有和富人一樣的政治權利。羅伯斯庇爾始終認爲，最高價格乃是比特裡桔法國的，而他之同意實行最高價格，乃是處於人民羣衆底壓力之下。羅伯斯庇爾認爲，每一個人都可以保持自己所樂意的宗教觀點，他以爲，國民公會是立法機關，不可以推薦無神論給法國人民。『無神論乃是貴族的思想。相信最高的本體——它保佑被壓迫的無辜，和懲罰征服的罪禍——的思想，完全是人民的思想。』」羅伯斯庇爾派之宗教的觀念，是同他們的一般的社會觀和政治觀相聯系的：羅伯斯庇爾派保留宗教給人民當作安慰。所以，消滅宗教的問題，沒有寫進他們的綱領中。從九月以來，整個時期，阿貝爾派都在抨擊公安委員會。他們認爲委員會沒有用充分力量實行專政；前線的失利，他們解釋爲由於兩個委員會對革命敵人的寬容態度。由於阿貝爾派底堅決主張，十月間，舉行了對二十二個吉倫特派分子的起訴。革命法

庭判決了他們全體上斷頭台。阿貝爾派會要求其餘七十六個會反對六月二日清洗國民公會的吉倫特派分子，國民公會底代表，處以死刑。羅伯斯庇爾挽救了他們的生命。他堅持主張把這些代表們留在監獄裏。所有這些事情，是發生於這個時候，當時，在萬第和爲吉倫特派保王黨叛逆所佔領的法國南部，保王黨實行着猛烈的恐怖暴行。羅伯斯庇爾對於吉倫特派分子——他們由於自己的政策使法國人民遭到當時那樣大的損害——的人道的態度，在那種緊急時期是可疑的，所以在這件事情之後，阿貝爾派對於公安委員會的抨擊，就更激烈了。他們已不僅要求罷免委員會，而且要求將其全體委員送交革命法庭審判。

在十二月初，共和國得到了巨大的勝利；內部的反革命被粉碎了，法國邊境上已肅清了敵人。從這時起，公安委員會底地位鞏固起來了，於是它轉過身來進攻阿貝爾派。羅伯斯庇爾調回了派出去的國民公會特派員——阿貝爾派分子加利葉、科羅得布和接近他們的、在里昂以殘酷得到聲名的、騙子和隱藏的反革命分子弗塞。但是，在這時候，山嶽派底另一集團加強了對於兩個委員會的攻擊，這一集團就是丹敦派：丹敦、卡米爾、德莫林、法布爾·德黑蘭丁、費立普等等。

到一七九三年底，丹敦派已成爲在建軍中大發了洋財的新老資產階級利益底代表，他們始終反對最高價格和反對恐怖，而爲不致在羣衆中喪失威信，却假裝是這種政策底辯護者。但是，在丹敦派掌握政權的地方，他們却明目張胆地保護商人。在霍庶特和瓦提尼戰鬥之後，卡米爾德莫林就已起來反對阿貝爾

丹
敦
派

爾派和反對公安委員會底政策，這種政策，從他的觀點看來，是阿貝爾派底政策。當時，丹敦就已認為，過激的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樣危險。十二月間，當時共和國經過八月——十月的極度緊張而才得片時休息，丹敦就在國民公會中起來要求緩和恐怖。十二月初，卡米爾·德莫林復刊了「老科爾德利派」雜誌。德莫林在這一期上，登載了一篇從達齊特論涅浪時期之恐怖的文章中摘引出來的斷片。這篇斷片，使人可以作出危險的類比來。「老科爾德利派」第三期很快就被人買完了；爲買到它，要出比平常貴五倍的價錢；法國的有產者們——他們敵視人民的專政，敵視革命軍底徵發和暗地仇恨雅各賓派與共和國——反覆傳讀着它。「老科爾德利派」第四期，在這些讀者方面得到，同樣的成就。在這一期上，卡米爾·德莫林公開攻擊阿貝爾派和公安委員會。他嘲笑了他們，因爲他們主張極端的恐怖。在反對阿貝爾派時，德莫林寫道：「我們鬥爭着，擁護那些爲自由所立刻賜給一切會呼籲過自由的人們的福利。自由——這就是幸福、理性、正義、平等，這就是權利宣言和你們著名的憲法。」他要求釋放監獄中二十萬嫌疑分子，其理由是監獄中必須監禁的是已被起訴的人犯，而不是嫌疑分子。德莫林不同意阿貝爾派，因爲他們曾設想在斷頭台底幫助下，消滅一切敵人。在攻擊兩個委員會時，德莫林狂暴地，反對革命的恐怖，以至於原則上拒絕它，他斷言，關在監獄中的，只是婦女、兒童和老頭子，共和國底一切積極的敵人，都在萬第或前線上。留在共和國方面的，只是敵人中的老弱和病人，而國民公會却向和平的和安份守己的人們

進行鬥爭，——他這種斷言，已直接涉及了兩個委員會。德莫林要求建立寬赦委員會。他寫道：「正是這個委員會將完成革命。因為寬赦——這也是革命的辦法，這種辦法，當理性地運用它時，便能得到最大的結果。」

在以下數期中，德莫林起來擁護出版自由，根據他的意見，出版自由乃是共和制度底特徵。

卡米爾·德莫林在「老科爾德利派」上的文章，在雅各賓派俱樂部中引起了大討論，後來這種討論，帶上了激烈鬥爭底性質。十二月三日，在雅各賓派俱樂部中，開始對丹敦作了羣衆的審查，而過些時後，又審查卡米爾·德莫林。阿貝爾派控訴了他們兩人的罪狀是對於共和國敵人的溫和主義，就是說，溫馴和寬容。阿貝爾派公正地指出了，「老科爾德利派」已成了人民之敵人門底，貴族們底，富農們底，地主們底，一切富人門底情緒底表達者，這些人民底敵人門，自雅各賓派取得政權以來就躲藏在自己的孤獨的房子中和田莊中以待良機。雅各賓派指出了，全法國的富人門，高興和歡迎德莫林，出荒唐的價錢買他的雜誌。羅伯斯庇爾稱「老科爾德利派」第三期和第四期是「對貴族的安慰」。但是，在雅各賓派底俱樂部中，羅伯斯庇爾會起來替丹敦和德莫林辯護。羅伯斯庇爾會提出公正底口號，來對抗德莫林關於寬赦的要求，並曾提議建立公正委員會來蒐集關於不公正捕人的情報。他在德莫林文章中發現了：「合理的信念和欺騙，政治的明晰和露骨的荒誕之奇怪的混合物」，並提議焚燬「老科爾德利派」底所有各期。德莫林會回答他：「焚燬——不就是駁倒」。這樣，在十二月間，公安委員會就遭受

了從兩方面——阿貝爾派和丹敦派——來的攻擊。在一七九四年初，除了關於對內政策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之外，又加上了關於對外政策的意見分歧。已獲得的勝利，在議事日程上，提出了關於戰爭底今後的目的問題。以及和反法國的聯合國談判底可能性問題。阿貝爾派認為，一切關於和平的談判，都是反對革命的罪過。他們建議，爲進行革命的宣傳，要繼續戰爭，而只有當封建制度在全歐洲被消滅之時，才結束它。丹敦派以爲，法國軍隊所已獲得的勝利，造成了開始談判和平的可能性。公安委員會及羅伯斯庇爾集團也是這樣想。但是，丹敦和羅伯斯庇爾，在關於同什麼國家締結和平對於法國有利的問題上，是有分歧的。一七九三年冬，在英國，保守黨人比特（這是一方面），同霍克士與謝利且，選舉改革底擁護者們（這是另一方面）之間會發生了鬥爭。丹敦期望霍克士勝利，因爲他認爲必須同英國締同盟。關於和平問題，羅伯斯庇爾派認爲，法國底主要敵人是英國，只有當奧國——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代理人——被削弱之時，英國才會被削弱。因此，羅伯斯庇爾以爲，必須同普魯士締結和平。公安委員會堅持自己的政策，它不能不同兩方面的反對者——「寬容派」（這是一方面）和極端恐怖派（這是另一方面）——作鬥爭，它同時抵抗丹敦派和阿貝爾派底攻擊。阿貝爾派，由於自己在羣衆中的影響，是强有力的；他們有自己的重要的中心——科爾德利派俱樂部 and 巴黎公社；他們的社會要求超過雅各賓派底要求。這一切情形，使公安委員會在某個時期中加強了反對阿貝爾派的鬥爭。丹敦派在這個鬥爭中贊助了公安委員會。他們認識中傷蔭山及其他著名的阿貝爾派分子。從一七九四年初起，革命民主派內部的鬥

爭，還由於聯合國在法國內部的奸細陰謀活動而錯綜複雜起來了。

在八月十日革命之後，法國會成了從歐洲各國驅逐出來的許多政治流放者底第二祖國。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頒佈的國民公會底法令，厚待地給他們以庇護之所。他們中有許多人會誠懇地和忠實地爲革命服務，並幫助在歐洲傳播革命底思想。他們中的某些人，例如，克羅茨和湯姆士·賓，是國民公會底代表。這些外國人底絕大多數，接近於阿貝爾派，並參加了他們的反基督教的活動。所有這些人，爲進行革命的宣傳，都贊成繼續戰爭。克羅茨曾幻想建立統一的世界共和國。他們的極左的態度，引起了公安委員會的懷疑。這些懷疑，由於僑民革命家當中混有柯布格底、比特底、佛利得里黑·威廉底間諜而加強起來了。交結丹敦派，是特別有嫌疑的。在丹敦派中，有許多投機家，他們同那些自稱爲中立國代表而實際上從事間諜活動的外國人，維持朋友關係。個別丹敦派分子底豪華的生活，引起了阿貝爾派底強烈的懷疑，法布爾·德黑蘭丁爲公安委員會逮捕起來，罪名是，在印度貿易公司事件上有卑劣行爲。依照國民公會底決定，該公司是被取消了的。該公司賄賂了國民公會底某些代表之後，在取消其事業時，曾獲得對自己很有利的條件。米細勒和路易·勃朗曾認爲，法布爾·德黑蘭丁之卑劣罪名，是沒有根據的和沒有證據的。法布爾·德黑蘭丁本人曾否認這個罪名。公安委員會開始猛烈地進行了反阿貝爾派的鬥爭。於是阿貝爾派也轉取了攻勢。二月間，在巴黎，糧食的困難，帶上了異常嚴重的性質。由於按照最高價格法律上所規定的價格從農村中取得生產品而引起的紛亂，使得在沒有這個法律時就已很

不正常的巴黎底供給，受了阻害。萬托茲月三日，公安委員會底代表在自己的報告中報導了：「巴黎底而貌開始變成陰暗的了，在市場上，在街頭上，在廣場上，到處碰得到大羣激動的公民們。他們互相推擠着，哀號着，哭泣着，到處都表現着絕望的景象。在所有這種情景下，大約可以說，巴黎是處在饑饉底巨爪和饑饉底恐怖之下了。」當時，打架、擁擠、殺害、災難，陸續不斷地發生着。阿貝爾派利用這個時機，來加強攻擊公安委員會底政策和丹敦派，阿貝爾派深信地指出了，商人和投機家，自卡米爾·德莫林提議以來，已厚顏無恥地要建立寬赦委員會。阿貝爾派同樣攻擊「催眠者」派，即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古通，因為他們會反對開除丹敦派出雅各賓派俱樂部，同時因為羅伯斯庇爾不把七十六個吉倫特派分子送上斷頭台去。阿貝爾派建議，「必須增加革命軍，而派遣他們出發時要帶着斷頭機在前面。我向你們擔保，生產品將會有很多的。」公安委員會拒絕實行這個建議，因為這個辦法可能加強農村中的不滿，在農村中，物資也同樣將告盡了，而到新收成時，尚有兩三個月。然而，公社和巴黎各區分部，擁護阿貝爾，並派出代表團到國民公會，來說明最近短褲漢底困難的糧食狀況。

萬托茲月八日，聖鞠斯特在國民公會作了一篇綱領式的講演，回答在巴黎內部日益增長的不安情緒。在這篇講演中，他回答了公安委員會底兩種反對者。他首先批評丹敦派，因為他們反對恐怖。「宮廷曾在監獄中勒死人們；那些在塞納河中撈拾起來的溺死者，就是其犧牲者；監禁在監獄中的會有四十萬人；而一年之中就勒死了一萬五千個販賣違禁品者。到歐洲去走走吧，在歐洲有四百萬囚犯，他們的

號哭，誰也沒有聽見。而德國的監獄，又把人民埋在什麼地方呢？關於這些事情，你們却閉口不言！用什麼樣的謊騙能够使你們相信，你們是慘無人道的人？你們的革命法庭，一年中才處決了三百個囚犯呢。同所有其他政府比較起來，我們是極溫和的啊！」但是，在這同一篇講演中，聖鞠斯特又反對了恐佈派極端擁護者——阿貝爾派。答辯了丹敦派和阿貝爾派之後，聖鞠斯特敘述了政府底積極的綱領。

「消滅侮辱自由國家的赤貧現象」——他提議並宣讀了關於沒收被捕者底財產而把它分配於貧民的法令草案（所謂萬托茲月法令）。聖鞠斯特希望，他的提議，會把羣衆吸引到公安委員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方面來，而削弱阿貝爾派底陣綫。同時，他曾提議，使公安委員會獲得釋放誤被逮捕的人犯之權。「革命底敵人，仍然應當捕禁，直到和平締結爲止，而以後則投諸永久的放逐之中。」聖鞠斯特講演底綱領部分，沒有使阿貝爾派滿意也沒有使丹敦派滿意，聖鞠斯特本人不能不承認，僅僅是環境底力量，使他相信必須解決社會問題。然而，萬托茲月法令自身曾表現出不過是「瘋人派」底建議之無生氣的抄襲，並且，它和十八世紀末期法國人民羣衆關於分配一切財富的別的要求一樣，同爲空想。加之，萬托茲月法令，限制沒收僅僅用於被捕者底財產上，這比較「瘋人派」和阿貝爾派關於分配富人財產於窮人之間的建議，對於消滅貧困，更無效力。當時在監獄中，有二十萬被捕者，他們不是全都擁有資財，因此實行萬托茲月法令所將給予法國貧民的，是很少的東西。阿貝爾派會懂得這一點。可是同時，萬托茲月法令，在一切有產者方面，引起了不安，他們認爲，這個法令是走向執行羣衆關於分配富人財產的要求的

一個步驟。所以，在聖翰斯特講演之後，法國國內的階級鬥爭，更尖銳化起來了，而雅各賓派集團內部鬥爭底加強，乃是它的反映。阿貝爾派同樣知道，羅伯斯庇爾派把最高價格看作是一種暫時的措施；他們也知道，巴勒爾，公安委員會底委員，曾說過，必須扶助商業，「而不是殺害它」。當時，阿貝爾派決定行動起來。萬托茲月九日，市場上出現了號召起義和再來一次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似的革命的標語。同日，在科爾德利派俱樂部會議上，阿貝爾派要求把德莫林和費立普開除出國民公會，他們不配佔據由德派底議席，不配坐在「這個塔爾庇亞*岩上，他們應當從這裏被拋擲下去」。開會的人們，用黑紗把掛在牆上的人權宣言遮掩起來，並發言，當人民還沒有取回自己的權利之前，不拿下它來。加利葉號召科爾德利派分子起來起義，並宣佈丹敦派罪名：他們打算搗毀斷頭台。「值得上斷頭台的人們，不要斷頭台。起義，神聖的起義！這就是必須提出來對抗惡棍們的東西！」阿貝爾起來反對「催眠者」。他同加利葉一樣號召起義。他們兩人的提議，得到了鼓掌喝采。阿貝爾派希望把巴黎公社激動起來，然而蕭美特拒絕同他合作。「考慮考慮吧，公民們，在當前的局勢下，當我們開始戰鬥之時和所有的努力都應當用來反對外部敵人之時，巴黎內部一個最小的動盪，都將會產生怎樣危險的印象啊！」公社底其他分子，曾擁護公安委員會，「這是一個會能夠達到如此光榮勝利的勤勞者會議」。各區分部也不跟隨

* 塔爾庇亞 (Tarpeia) 岩是古代羅馬加比托林 (Capitol) 山的一個岩，反叛者往往被從這裏拋擲下去。

——譯者

着阿貝爾派走。僅僅剩下了阿貝爾派。他們明白了，他們已經輸了。阿貝爾派底領袖們，作了改悔的演說，黑紗從「人權宣言」上取下來了。不過，個別的阿貝爾派分子却會聲言，當一切暗藏的保王黨分子，一切封建勢力，一切「寬容分子」，一切溫和分子沒有剷除之時，仍然要警戒着。然而，公安委員會却宣佈了阿貝爾派犯了組織反對共和國的陰謀之罪，並下令逮捕阿貝爾、文山、隆山、摩摩羅、克羅茨。公安委員會宣佈了阿貝爾派底罪名：他們爲要造成飢饉，把糧食物品埋藏在地下；他們是比特底奸細，他們在軍隊中有自己的奸細，而且國外早就知道他們所準備的反對共和國的陰謀。科爾德利派俱樂部不相信這些。他們那裏，期待着審訊底結果。而當時各區分部却一個個急忙去祝賀公安委員會，爲的是揭露了對於共和國危害的陰謀。阿貝爾派的審判，進行了三天。他們全體都被判處死刑。他們行刑之日是共和國二年熱米挪爾月四日（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載着被判決者的車子所經過的道路上，擁擠着成羣結隊的，從自己屋子裏走出來的、盛裝豔飾的富人們，嘲弄，吹口哨，拍手喝采，直伴送被判決者們到了刑場上。阿貝爾派底敵人，把阿貝爾派底受刑，變成了有趣的遊戲的情景，付出了很多的錢以得到斷頭台近旁的位置。全體被判決者都慷慨就義。當時，他們中有一個人，看着人們，悲傷地嘆息：自由毀滅了；其他的同伴回答他：「你自己不知道你說的什麼。自由是不能毀滅的。」阿貝爾派之被處死刑，是平民下層分子之失敗，是窮人底失敗，是勞動羣衆中無產階級的階層和半無產階級的階層底失敗，他們會自我犧牲地和英勇地爲着資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而犧牲了自己。

處死了阿貝爾派之後，公安委員會就迅速地粉碎了他們的堡壘——巴黎公社和科爾德利派俱樂部。雖然巴黎公社會拒絕參與阿貝爾派底起義，然而，它的許多成員，其中也有蕭美特，却因爲是極端恐怖派底代表而被處死刑。多數公社，被公安委員會所任命的新的人們，羅伯斯庇爾底黨羽們所代替。科爾德利派俱樂部，在阿貝爾派被處死刑之後，失去了全部意義。像阿貝爾派那樣的極端恐怖主義分子之敗亡，會引起了教會、資產階級，和那一切在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中被人習慣地認爲是人民之敵的人們底如此公開的欣喜，以至於使公安委員會感到不安。丹敦派及一切「寬容分子」，高興阿貝爾派之敗亡。從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以來，丹敦派就變成了法國反革命勢力底先鋒隊。丹敦「在某種程度上曾是沼澤派底領袖。」* 卡米爾·德莫林開始收到了資產階級寄來的成千的狂喜的信件。這些信件，使他更前進去反對兩個委員會，而且丹敦派決定了，使全國同他們站在一塊兒。在國民公會本身中，有許多圖謀停止恐怖的「寬容分子」。在阿貝爾派被處死刑之後，丹敦派分子，達陵——羅伯斯庇爾會卑視他爲不可靠的人——當選爲國民公會底主席。另一個丹敦派分子，國民公會代表，從前是屠夫，在革命底幾年中發了財的勒冉德爾充當了雅各賓派俱樂部底主席。這一切，使丹敦派敢於加強自己對公安委員會的攻擊。在「老科爾德利派」第七期中，德莫林公開反對羅伯斯庇爾。他煽惑地要求「要在每個星期日，每人都要有鷄湯吃」，重複了國王亨利第四底有名的願望。要求要國民公會在一年中辦到這件事，而這在當時，

當一切人力和物力都必須用於戰爭之時，實是惡意地向國民公會進攻。丹敦與羅伯斯庇爾之間的相互關係，尖銳地惡化了。二月間，丹敦退隱了，並且聲明，因為疲倦，自己脫離政治活動。然而丹敦會是一個太大的人物，而他的不活動，對於他的敵人和朋友，都是可疑的事情。卡米爾·德莫林說，「丹敦睡着了，可是這是獅子之睡眠，而他將醒來，來保護我們。」俾略·瓦連會堅信地指出，在丹敦派偽裝的不活動之下，掩護着準備反對公安委員會的新進攻。他要求逮捕丹敦派。丹敦派朋友把這個消息預先告訴了丹敦並勸他逃避，然而他拒絕了。他說：「難道祖國可以在靴子底下帶走嗎？」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共和國二年熱米挪爾月十一日），在兩個委員會底聯席會議上，決定了逮捕丹敦派的問題。公安委員會利用了那些彷彿在革命底幾年中他們曾發了大財的傳說來反對丹敦派。在丹敦派經歷中，事實上是有曖昧可疑的污點的，這些污點使人有理由相信，他同米拉波有聯系，他會為路易十六效勞。後來，許多歷史家會認為這些罪狀不確實，雖是馬提耶茲却反而堅信，向丹敦提出的罪名，是有根據的。

次日，勒丹德爾會試圖援救丹敦。在關於逮捕丹敦派消息通知了國民公會之後，他提議：他們是國民公會底代表，於審判之前，在國民公會中要聽他們的剖白。然而羅伯斯庇爾不同意勒丹德爾。「不，不需要任何特權！我們不要任何偶像！我說，一切在這一分鐘發抖的人，都是有罪的，因為無罪的人們是任何時候也不怕公衆的監視的！」一致地、沒有任何爭論地、國民公會通過了反對丹敦派的法令，他們的罪名是參加恢復君主制度的陰謀，圖謀顛覆國民公會底共和政府。對於丹敦派的審判，開始於熱米挪

爾月十三日。法布爾·德黑蘭丁與幾個外國人同他們合併在一塊兒，這些人的罪名是以前在印度公司事件上有欺騙行爲。審訊延續了三天。被告中任何一人也不承認自己是有罪的。丹敦並不辯護，而用全部時間來攻擊公安委員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第四天，陪審官宣佈，他們對案件底一切詳情都偵訊明白，並宣告了罪狀的判決：全體處死刑。丹敦派於熱米挪爾月十六日（四月五日）被處死刑。

在那時，當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解決了自己的基本任務：消滅了國內封建制度和肅清了法國領土上的外國干涉者之時，雅各賓派集團內部的鬥爭是成爲不可避免的了。這個集團中的每一派——丹敦派、羅伯斯庇爾派、阿貝爾派——會各代表着在革命中爲爭取自己利益底勝利而鬥爭的一定的社會階層。假如阿貝爾派之敗亡乃是平民羣衆底失敗，那末，丹敦派之被處死刑，則是那些早在一七九四年春就想推翻下層分子專政的法國資產階級分子底暫時的失敗。阿貝爾派與丹敦派之敗亡，縮小了雅各賓派共和國底社會基礎，而成了特米多爾月九日事變底序幕。

特米多爾
月九日

一七九四年初，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底勝利，已最後地被確定了。不僅內部的反革命——吉倫特派——保王派的叛亂和萬第底叛亂——被鎮壓下去了；不僅消滅了鄉村中的地主政權；不僅創造了便利於城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後勝利的一切條件，和掃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封建殘餘，而且法國人民，在一七九三年底，同樣掃蕩了自己祖國領土上的敵軍。法國人民，在這個時期，同樣還是與饑饉鬥爭中的勝利者。一七九四年的

收成是很早的和豐足的。雖然，城市中仍然感到生產品缺乏，可是，已還不是一七九三年——九四年冬季那樣的情形了。四月間，蔬菜出現了，五月間，從美國得到了穀物乾菜食品和大批接濟，因此，在一七九四年春，那些在一七九三年底使人不安的問題，已失去了自己的意義和自己的尖銳性。在日程上，已指出了必須給予答覆的新問題。這些問題，最一般地歸納起來，就是以下的問題：「將來怎麼樣？在封建法國底廢墟上需要建設怎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在阿貝爾派和丹敦派敗亡之後，羅伯斯庇爾派，成了反映人民利益和革命底民主任務於革命政府中的唯一的山嶽派集團。

羅伯斯庇爾會把革命底新任務這樣定型化了：統一全法國於國民公會底周圍與鞏固共和國。在他當時的演說中，屢屢重複這種信念：在法國，鞏固和建立共和國的事業，乃是全民的事業，而不只是雅各賓派底事業。爲要結束在阿貝爾派被處死刑之後尚未停止的無神論底宣傳，羅伯斯庇爾會宣佈：尊崇最高本體的猶太教，對於全體法國人，是必須信仰的。在貢獻意見給國民公會底宗教政策的講演中，羅伯斯庇爾會把革命底哲學學說與道德學說同陳腐的加特力教對立起來，並深信神甫們對於革命不再是危險的，而他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他號召全體法國人統一在對於最高本體崇拜的周圍。根據他的提議，國民公會宣佈了每一個第十日爲休息日，在這一天，要作任何一種公民的或社會的善行，此外，還規定了一個大的每年的紀念日；七月十四日，八月十日，一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三十一日。普勒利阿爾月二十日。在巴黎和全法國，組織了尊崇最高本體的，盛大的全民的祭祀典禮。羅伯斯庇爾底政策底一般特

徵，在列書如下的詞句中找得到自己古典的評價：「國民公會提出了廣泛的措施，而實行它們却没有應有的支柱，它甚至不知道，必須依靠什麼階級來實行這種或那種辦法。」*實際上，在羅伯斯庇爾派底政策中有很多的矛盾，他們的許多措施和他們的宣言是有差別的。

羅伯斯庇爾堅決地改變了國民公會對於商業和工業的政策。從一七九四年春起，羅伯斯庇爾底政府就以提高工業和商業爲自己主要的任務。新政治方針之理由，第一是因爲革命法國底內外狀況變化了，第二是由於阿貝爾派敗亡後造成了階級力量底新關係。平民大眾（他們的利益主要爲阿貝爾派所代表），對於公安委員會底政治方針，已喪失了一切影響力，他們的利益已不爲人注意了。最高價格與實現它的恐怖方法，已再沒有自己的鼓吹者了。當然，在戰爭繼續進行之時，供給問題和糧食問題是依然很嚴重地繼續存在的，然而公安委員會已拒絕了它在一七九三年曾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那些辦法。培揚，巴黎公社底國民總辦與羅伯斯庇爾底朋友，在蕭美特被殺後，爲改善首都底供給狀況起見，曾極力獎勵商業底發展和商人底個人自動性。米西多爾月九日，他在巴黎公社中講過：「公民們，你們體驗過了，以消滅商業爲目的的、和無分別地打擊一切從事於商業的公民的好惡辦法，對於自由是如何有毀傷的啊。」

國民軍底司令官安利奧在自己的命令中稱彷彿商人在巴黎不感到安全的謠言底所有的散播者爲騙

子。

關於投機的法律，在阿貝爾派被處死刑後，迅速地被修改了。原來的這個法律，規定了反對投機家只有一種懲罰——死刑。修改後的新法律（熱米挪爾月十二日）却規定了懲罰底完整的等次，從罰款和監禁開始，一直到作苦工和沒收財產為止。糧食委員會改組了。如果在二七九四年春以前，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城市底糧食，那末這時它就應當獎勵農業和工業底發展。公安委員會許諾了：要給工業企業和一切從事於厚乾沼澤與開發礦山的人們以獎賞和補助金。雖然公安委員會如此堅決地拋棄二七九三年的實際措施，然而它不會滿足商人和富農關於取消最高價格的要求。最高價格依然存在着。然而，在取消了「革命軍」，禁止了徵發之後，公安委員會就已開始很寬大地對待破壞最高價格的事件。接着，最高價格底限制被減輕了。在巴黎與其他城市中，依照評定價額出售的一切商品，都被提高了價格。公安委員會底官吏會懂得，環境還沒有改善到這種程度，以至於使國家可以不管糧食底分配和放任私家商人進行糧食貿易。米西多爾月八日國民公會通過了關於統計和普遍徵發新收穫之一切食糧和一切飼料的命令。根據這個命令，農民應當呈報所種食糧底數量（不扣除種子和家庭需要數量）。這個法令，威嚇農民：不若實報告，就要沒收全部收穫物。米西多爾月八日的法令，在農村中會引起了不滿，而造成了對於那個會聲明保護農民個人利益的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在一七九四年春，公安委員會還沒有可能來立即走上直轄地獎勵私人糧食貿易的道路。因此在羅伯斯庇爾底經濟政策中就發生了矛盾——提出了關於獎

勵和發展農業與商業的新口號，而同時又不能不從農民方面無補償地徵發收穫物。

從一七九四年春以來，如果公安委員會已不再注意在出賣商品時最高價格是如何地被執行着，那末，相應地，當工人們反對關於工資最高額的法律而要求增加工資時，它却嚴酷地迫害工人了。羅伯斯庇爾派底勞動政策，仍然是和立憲會議一樣的。「這個會議反對工人的一切法律，曾繼續保持着自己的力量。」*

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革命之後，全法國，工人會得到增加工資。他們不再演請求者底角色了，而是有力地保護着自己的利益。這時，戰爭是如此強烈地增加了對於工人的需要，以至於在雅各賓派專政的時期中，工人會被從失業底恐怖下解救出來，在制定一七九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普遍最高價格之時，同樣也規定了固定的工資。當阿貝爾派強盛之時，當局底注意力是放在商品出賣時最高價格底執行上，而當時工人底工資是多少同商品價格相一致的。可是，在阿貝爾派存在之時，許多公社中，商品的最高價格，也常被破壞，這總是引起了工人強烈的不滿。當固定價格增加之時，工人就要求增加工資。然而公安委員會經過國民公會實施了一個法令，這個法令宣佈了，一切從事於工業、運輸業和販賣農產品及生活最必需的製造品的人們，都是已被動員的人們。這個法令，對於建立工人組織及罷工，以送交革命法庭審判相威脅。公安委員會同樣禁止了工人們不預先告知而從一個作坊轉到另一個作坊去；

在軍事企業中，工人必須點名；對那些作工時不在的人們，則課以罰款。公安委員會對於農業工人的政策，往往帶有徵發勞動力的性質。當一七九四年的農作物成熟而收割之時已到的時候，許多地方的農業工人會要求增加工資。「對我們講出那些卑賤的人們來，這些人們寧願使革和穀物在根上腐朽，而不滿足於法律上所規定的工資比率；我們對待他們，將如對待嫌疑分子一樣，將如對待共和國敵人一樣；最大的罪犯將放到監獄中去。」一個地方底當局，以這樣的恐嚇來回答農業工人關於增加工資的要求。

這樣，羅伯斯庇爾派底勞動政策，只有使得阿貝爾派被處死刑以來革命資產階級與城市平民羣衆之間形成了的裂痕增大起來。

團結一切階級於國民公會周圍來鞏固共和國的政策，在日程上提出了關於恐怖和革命政府的問題。還在同丹敦派鬭爭時，羅伯斯庇爾就宣稱自己是公正底擁護者，而根據羅伯斯庇爾底建議，公安委員會還在在一七九三年底就建立了一個釋放誤捕人犯的委員會。在阿貝爾派、丹敦派敗亡後，羅伯斯庇爾派會繼續了這一政策。

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古邁之爲逐漸緩和恐怖的擁護者，是有許多證據的。然而，在一七九四年底春天和夏天，雅各賓派共和國還有比朋友更多的敵人；反對它的各種陰謀、搗亂、間諜奸細，都依然活動着；五月間，南部底一個地區，發生過暴動。因此，羅伯斯庇爾派認爲，必須使革命政府維持其全

刑，並且單單在巴黎就已開始整批地——有時一天達五十六人——送上斷頭台了。

農民們，因革命而得到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之後，不願意有作物底徵發了；工人們不滿意羅伯斯庇爾派壓迫工人的政策；在阿貝爾派被擊破之後，城市平民大眾，已看不到改善自己狀況的前途。

阿貝爾派與丹敦派之敗亡和羅伯斯庇爾派獨秉政以來的他們的政策，如已經講過的一樣，縮小了雅各賓派共和國底社會基礎，並且使人民羣衆底那些民主主義的勝利品也處於威脅之下了，而人民羣衆是願意挽救和鞏固這些勝利品的。革命應當向前推進，並提出羣衆所明白的和所珍視的某種迫切的目的來，以便保持那些民主主義的勝利品。然而羅伯斯庇爾却只是提出了一個口號：挽救和鞏固共和國；他們認為共和國底鞏固就是革命底最終目的。萬托茲月的法令，不獨是國家慈善事業底改裝了的形式，並且不會能夠解決那些平民羣衆在革命中會爲之犧牲奮鬥的消滅貧困的問題。而且萬托茲月法令之實施也還要等待着。由普勒利阿爾月五日頒佈的法律所創造出來的國民普濟事業條例，同樣沒有給予羣衆以任何立即實現的福利。這個法律規定了，對於巴黎底病弱的和殘廢的窮人，每日給予十五蘇救濟金；此外，這個法律，曾允諾由國家給予一切老年人，多子者，病人以救濟金。但是共和國只是將來才要給予羣衆以這種救助。這樣，到一七九四年夏天，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已是走到盡頭了。便於它向前發展的前提已沒有了。迄一七九四年夏，法國革命恐怖底「大掃蕩」，已把法國內部，舊制度復辟底積極擁護者掃蕩了，無論何人，資產階級也好，農民也好，工人也好，已都不願回到舊制度下去；然而反過來，資產階

權，直到共和制度鞏固和戰爭結束爲止。他們認爲，只有到共和制度鞏固和戰爭結束之時，才能實施一七九三年底民主憲法。然而，在一七九四年夏天，資產階級開始日益不高興革命政府底統治方式了。而因爲羅伯斯庇爾派是這種統治方式底主張者，所以他們就把自己對這種統治方式的憎恨轉移到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古通——國民公會中山嶽派集團底領袖們身上去。羅伯斯庇爾會看到了，不僅在國民公會中，而且甚至在直接的近傍，在公安委員會中，反對自己的敵對傾向，是在增強着。他極力加強鬥爭底手段，充當了關於改組革命法庭的普勒阿爾月二十二日法律底執筆者。這個法律，廢除了被告底預審。在缺乏證明材料之時，法庭可以只根據「內心的確信」來決定問題。按照這個新法律，革命底敵人，就是那些散播不正當傳聞的人們，和那一切人們，這些人們，「他們用各種方法和採取各種形式來掩護自己，極力阻害革命之進行與妨礙共和國底鞏固」。普勒利阿爾月二十二日法律，只用一種懲罰——死刑——來懲處反對共和國的罪行。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中，爲擁護他所提出的法律而宣稱：

「爲的要處祖國敵人以死刑，要充分確定他們的人格。要求的不是處罰他們，而是消滅他們。」

這個法律公佈之後，在法國境內，恐怖帶上了當時空前未有的強烈性，從普勒利阿爾月二十二日起至特米多爾月八日止（在四十六天之內），革命法庭只做了二百七十八個釋放的判決，而送出了一千三百五十一人去就死。從革命法庭創立之日起，即從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起，到共和國二年普勒利阿爾月二十二日止，即在十四個月之內，被處死刑的有二千六百零七人。革命法庭開始每天判決數十人以死

級是不樂意短褲漢們醜雜各資派共和國和一七九三年底民主憲法。而當時的資產階級會是嚴格的階級。這個階級已得到了革命的全部果實，並已取貴族之位而代之。但是他們當時還不敢公開提出自己約政治綱領來同羅伯斯庇爾派底政治綱領相對立。雅各賓派的共和國，在人民羣衆的心目中，乃是祖國底象徵，而公開地反對它，就會被認爲是反叛。因此，資產階級不公開進行反對雅各賓派專政的鬥爭，而是用隱秘的陰謀詭計來進行這個鬥爭，利用羅伯斯庇爾派政策所造成的矛盾，和羅伯斯庇爾派與其副委員會（公安委員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中的敵對者之間展開了的鬥爭來進行反雅各賓派專政的鬥爭。羅伯斯庇爾派會是走去消滅人民羣衆底民主主義勝利品的道路上的障礙，因之，民主共和國底敵人們就抱定目的要把他們從政權中清除去。反對雅各賓派底領袖——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古通——的陰謀，在五月底就已定好了。陰謀分子決定了，首先使羅伯斯庇爾失去威信。特米多爾月八日，在國民公會中羅伯斯庇爾於其最後一次演說中，會講到了雅各賓派共和國底敵人們底策略：他們極力把公安委員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所造成的一切不公平都推到他身上，把爲挽救祖國所不得不經過的艱苦可憐都歸罪於他。事實上，在普勒利阿爾月二十二日法律頒佈之後，羅伯斯庇爾即因自己與公安委員會其他委員間惡化的關係而不再參加該委員會底工作了。六月底以前，陰謀分子會不能不採取謹慎態度，因爲資產階級各派態度，尙未完全確定；在沼澤派底代表們中間，有許多羅伯斯庇爾底擁護者。

六月間，聯合國與法國之間的決戰，會一定要爆發了。在比特底積極援助之下，法國底敵人們舉起

了自己全副力量。奧軍總司令馬克底計劃是把法軍逐到北海邊，以便從各方面來包圍他們。許多沼澤派底代表會明白，像「羅伯斯庇爾派分子」聖翰斯特和勒巴這樣的久經鍛鍊的人，能够以自己在軍隊中的影響底威望而起很大的勝利底組織者底作用；因此，他們擁護羅伯斯庇爾。六月二十二日，法國軍隊在比利時，在弗勒魯斯鄉村附近，大勝聯軍。在弗勒魯斯的勝利，法國取得了全比利時，而決定了革命法國與第一次歐洲反革命聯盟間的鬥爭結局於法國有利。資產階級革命戰勝了整個封建制度的歐洲。保王派在外國干涉之下復辟君主制的最後的希望是失敗了。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弗勒魯斯戰役後，民主共和國底敵人對於羅伯斯庇爾的攻擊，便露骨地積極起來了。

資產階級開始進行煽惑，要立刻締結和平，要推翻革命政府，要廢除革命的恐怖。關於是否可以廢除恐怖的問題，自六月以來，就成爲公安委員會內部及兩個委員會之間的猛烈鬥爭底對象。羅伯斯庇爾、聖翰斯特與古通認爲停止恐怖和取消革命政府是過早的事情。

羅伯斯庇爾說：「革命底敵人，以前保王主義底說教者，從前的貴族，或許還有亡命者，都一起假裝革命者，並開始在社會保安委員會中工作起來了，其目的是在對祖國之友報復共和國之產生及其成功的仇恨，——在想到這些事情時，我就要不寒而慄起來」。不確定講那一個人，而只是指出社會保安委員會中及國民公會中有嫌疑分子與不可靠的人們，羅伯斯庇爾乃使得自己的一切敵人更親密地聯合起來，並使許多忠實的人們也發生不安，就心恐怖會落到他們身上。爲的嚇唬沼澤派並逼得這一派底分子

來同自己合作，陰謀分子製造了一批彷彿羅伯斯庇爾打算對之施行報仇的代表們底假造名單。這批名單，在國民公會底許多代表們中引起這樣的恐怖，以至於甚至不敢住在家裏。一七九四年七月間，每天送幾十個人上斷頭台去的社會保安委員會中的阿馬——會擁有過三萬年俸的貴族，瓦第和烏隆，在公安委員會中代表阿貝爾主義底一鱗半爪的俾略·瓦連和科羅德布，里昂居民回想起他就要發抖的受賄的和殘酷的弗塞，丹敦派分子建陵——他會偷竊共和國底東西與冒認從教會方面沒收來的貴重物品爲自己的。他曾留下了極壞的印象於波爾多，受賄的弗勒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會引起土倫人底憤怒，巴拉斯——沼澤派底代表，無原則的政客與投機分子，——所有這些人，都聯合一致來推翻羅伯斯庇爾。

六月間，沼澤派最後地轉到他們方面來了；整個資產階級都擁護他們；資產階級很了解，在羅伯斯庇爾倒台之後，革命的專政也會垮了。這些人明白，在雅各賓派俱樂部中，他們不能動搖羅伯斯庇爾底威信，他們決定在國民公會中打擊他。

特米多爾月八日，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中發表了一篇工作報告式的和綱領式的演說。這篇演說中，沒有包含任何新的、羅伯斯庇爾以前不會多講過的意見。

羅伯斯庇爾警告了，不要因法國戰勝了聯合國而過分高興，並指出了威脅着——按他的意見——祖國與自由的危險。他認爲，保持革命政府是必需的。「沒有革命政府，共和國就不能鞏固起來，而各種壞蛋就會絞死它；然而如果革命政府落入犯罪者的手裏，那末它本身就會變成反革命底工具。」說到國

家權力之濫用及其原因，羅伯斯庇爾會強調社會保安委員會中官吏底異常的腐敗墮落。羅伯斯庇爾認為，迫切的任務在於，使「政府機構簡單化，減少其官吏數目並實行清洗其隊伍」。——更換社會保安委員會下各辦公室底人員，實行清洗該委員會本身，並使之隸屬於公安委員會，確定在國民公會領導之下政府權力之統一。」——目的在給人民以安全保障而不給人民之敵以安全保障的羅伯斯庇爾底綱領，就是這樣。在羅伯斯庇爾底建議中，並沒有為平民羣衆利益着想的法國共和國所應實行的社會改造底任何方案，沒有任何可以使沼澤派害怕的東西。

羅伯斯庇爾底演說，開始會使大家相信他對國民公會的尊重。這篇演說起了很大的感動作用：國民公會，全體起立，以熱烈的鼓掌淹沒了演說，並決定把這篇演說抄發給各公社。陰謀分子惶恐自失了；似乎所有他們的計劃都失敗了。羅伯斯庇爾在自己的演說中指出了財政部及該部領導人卡姆邦之舞弊行為。卡姆邦要求解釋，有人贊成了他，討論開始了；大家對羅伯斯庇爾和古通要求，要他們說出他們在雅各賓派俱樂部中聲稱有奸騙罪的代表名字來。俾略、瓦連和科羅德布堅持，在分發羅伯斯庇爾底演說到各公社去之前，要把它送給兩個委員會審查，於是國民公會取消了最初的決定。開始對羅伯斯庇爾預示了那樣成功的會議，後來却給他帶來了失敗；大多數人都背棄他而去了。然而，相反的，在雅各賓派俱樂部中，羅伯斯庇爾於同日晚上，會把他在國民公會中所作的演說重講了一遍，他得到了熱烈的歡呼。科羅德布和卑略·瓦連沒有被允許講話，而在口哨聲中和「送陰謀分子上頭台去」的喊聲中，他

們不得不離開俱樂部。由於在雅各賓派分子方面得到勝利而鎮靜起來的羅伯斯庇爾，敢於寄希望於次日，他堅信他能够爭取到國民公會中的大多數。然而由雅各賓派俱樂部來決定革命中鬥爭着的各種勢力之結局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實際的力量，軍隊，是處在社會保安委員會底轄轄之下，而在該委員會中擁有共和國底許多祕密的敵人，並且該委員會底領導人物，就是陰謀分子底主要核心。翌日，他們沒有讓羅伯斯庇爾講話，而聖約翰斯特在剛開始其報告時，也被迫沉默了。社會保安委員之一，要求逮捕羅伯斯庇爾。這個提議會這樣震驚了全體代表——在這一瞬間會場上突然沉靜下來了。然而達陵與其他的人急起擁護這個提議。達陵把羅伯斯庇爾從講台上拖了下來，而陰謀分子就達到這個目的：使國民公會立刻決定逮捕羅伯斯庇爾，他的弟弟小羅伯斯庇爾，古通，聖約翰斯特，勒巴。當憲兵帶走他們時，羅伯斯庇爾悲痛地說道：「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底統治開始了。」安利奧，國民軍底司令員，很快就被捕了。巴黎公社，在知道國民公會中的事變後，即刻下令發警報，鳴警鐘，召集了各區分部並宣佈了起義。動員了各區分部底炮手和他們的大炮。雅各賓派俱樂部連續地宣佈了自己幾次會議，並和巴黎公社聯合一致。反對國民公會的起義是隨着每一小時而成長起來。在每一個區分部中，都建立了公民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工人與手藝工人的各區分部底委員會，會向巴黎公社宣誓；巴黎公社釋放了安利奧和全體被捕者。監獄底門房拒絕接受羅伯斯庇爾，巴黎公社派出來的人在警察所裏找到了他。安利奧以自己的大炮包圍了國民公會，這會是這樣的時候，當時國民公會底代表們以為他們是輸了。然而，羅伯斯庇爾底不

堅決，他的不願領導反對國民公會的起義，使公社在好幾小時中沒有行動起來。羅伯斯庇爾底敵人利用了這一點。國民公會成立了保衛委員會，巴拉斯爲其首領。當公社沒有行動起來而還在勸說羅伯斯庇爾出來領導起義之時，巴拉斯就已集會了資產階級的各區分部並宣佈了巴黎公社及各個被捕者爲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他的一們着手進行造謠、誹謗、恫嚇，來把砲兵和砲手們拉到自己方面來。很多人被煽動了，其餘的人因站着無事而疲倦了，於是大家陸續走散了。午夜以後與羅伯斯庇爾同意了簽名去號召軍隊以後，當安利奧走向砲隊裏去時，他只看到了空虛的廣場。而正在這時，巴拉斯却決定了將自己的軍力向巴黎公社推進。由於內應之助，一個憲兵闖進了公社員正在開會的房子裏，並對羅伯斯庇爾瞄準射擊，重傷了他。羅伯斯庇爾底兄弟被拋出窗子而受了重傷；勒巴自殺了；跛腿的古通會企圖躲藏起來，人家捉到了他，他已是半死半活的樣子，巴拉斯命令把受傷的羅伯斯庇爾帶到國民公會中去，在那裏，他在嘲弄和侮辱的包圍中度過了最後的一夜。次日，他們全體——死的和活的——都被拖到斷頭台上去。在囚車經過的所有漫長的街道上，窗戶會以荒唐的價格出租，因爲像節日一般盛裝着的、得意洋洋和高高興興的資產階級，成羣結隊地充塞於街道上，他們爲的要欣賞羅伯斯庇爾底斬首。反動勝利了。革命完結了。

關於特米多爾月九日事變和雅各賓派專政傾覆之原因的問題，始終引起歷史家底注意。各派資產階級的歷史家，都認爲，雅各賓派專政乃是法國革命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乃是異種。他們說，革命之所以

會從這種異種解說出來，正是因爲雅各賓派底專政與人民羣衆底民主主義的勝利品不是有機地同革命底任務聯系着的。

資產階級底歷史家，在雅各賓主義中看到了覆滅……無產階級底歷史家，則在雅各賓主義中看到了被壓迫階級在爲解放而鬥爭中的一個最高的高漲。* 雅各賓派政權被推翻之日，乃是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自己全部任務之時。「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就完成了它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爲，它加強着資本主義底發展。」** 一七九四年夏天，在法國境內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已是暢順無阻的了，貴族君主制度復辟底危險，已被剷除淨盡了。爲着使人民能够保持自己民主主義的勝利品，革命應當向前推進。然而，使資產階級革命向前發展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在當時還沒有。由此就產生了有缺點的團體，羅伯斯庇爾派就是這樣一個團體，當時，他們會抱定目的要鞏固法國國內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他們沒有應有的支柱，並且甚至不知道需要依靠什麼階級來實行這種或那種辦法。「無產階級幾乎還沒有從一般沒有財產的羣衆中分離出來，那時它還只是正在產生的階級底萌芽，它還完全不能作獨立的政治行動。」* 農民，因爲革命而得從封建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在革命中，他們所得的利益，比誰都多；可是他們還不懂得，保存民主共和制度以維護自己在農村中的勝利品對於他們是怎樣的重要。而大生產，「它把數百萬工人聯合在工廠中和工場中」** 當時也還沒有。

使雅各賓派專政不可避免底陷於覆沒的客觀原因，就是這樣。羅伯斯庇爾派呢，他們既處死了阿貝爾派和丹敦派，就削弱了革命分子底骨幹本身，而他們的錯誤，就加速了雅各賓派專政底覆滅。

*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卷，第五五六頁。

* *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二卷，第三二五頁。

* * * 「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四卷，第二六〇——二六一頁。

* * * *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三卷，第二八〇頁。

空白页

第三篇

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

——從一七九四到一八一五年——

空白页

第九章 特米多爾月黨之國民公會·執政內閣

特米多
爾月黨
的反動

法國在特米多爾月九日的反革命政變之後政治的反動就開始了，稱爲特米多爾月黨的反動。它包括着國民公會活動最後十五個月的歷史——從第二年特米多爾月九日，亦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到第四年布魯米爾月（法國共和曆第二月——譯者）四日，亦即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特米多爾月九日後開始的反動表現在國民公會逐漸地毀壞人民的民主成果之上。在羅伯斯庇爾的死刑之日反動資產階級就成了當時的主人。推翻羅伯斯庇爾的集團大多數都是那些企圖絞殺革命者的代表。但他們是並不一致的，在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立刻就分裂爲左翼的和右翼的特米多爾月黨徒。他們大多數都屬於右翼。在相當的時期內右派——泰利恩、巴拉斯等——必須顧慮到左派——比利奧·華萊、高洛·德·愛爾布亞，因此某些時期的反動活動是慎重的，避免露骨的反動政策。掩盖在民主的言詞下，特米多爾月黨開始粉碎雅各賓派專政的國家機構而首先是削弱公安委員會的意義。現在在特米多爾

月九日之後巴黎以及全國都設立了「金色青年」團，它是由弗勒浪組成的。他們以長棒短劍武裝起來佔據街道壓迫那些有雅各賓派名聲的人們，有時甚至險惡地虐待和毆打他們。推翻羅伯斯庇爾的敵人發誓要消滅恐怖。事實上在雅各賓專政失敗後恐怖是加強了，但這一次是用來打擊雅各賓派的。特米多爾月黨徒大開監獄之門放出了羅伯斯庇爾派所逮捕的人，但在特米多爾月九日後所捕者為數更多。

如今在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開始告密與羅伯斯庇爾曾經合作過的人物，或者那些在一七九三年為挽救革命和祖國的利益不得已而求之恐怖的人們。

雅各賓派俱樂部對於特米多爾月黨徒是非常危險的。它和特米多爾月黨徒站在反對的立場而要求國民公會鎮壓「金色青年」，要求遵守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處置被懷疑份子的法律，要求釋放愛國者。雅各賓派俱樂部的反對派對於特米多爾月黨徒之所以特別可怕是由於這個結社與法國一切國民公社有密切的聯系，因此，特米多爾月黨的國民公會決心剷除它。「在現勢之下難道我們不應當注意雅各賓派的分歧嗎？這對於設立在巴黎而在各省有四萬四千個支部的國民公社的自由難道沒有危險嗎？」——右翼的特米多爾月黨徒，不學無術的事務技機家泰利恩在國民公會上發問說。在封閉雅各賓派俱樂部以前，特米多爾月黨割斷了它和其他建立於一七九四年的反對中心的聯系，割斷了它和哀列克托拉爾社（選舉人的結社）的聯系，在這裏面聚集某些「激怒的」和狂暴者的殘餘活動家。在一七九四年有七十六個吉倫特派和當時曾抗議過三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革命的議員回到國民公會裏來了。一七九三年羅伯斯庇

爾犧牲了他的性命，但他們返回國民公會之後却以堅決的意志來報復他們所經受的遭遇。自吉倫特派歸返之後，他們就作為反動者的靈魂而顯現，雅各賓派俱樂部的命運是確定了。消滅它有兩個方法：先是頒佈命令封閉國民公社，接着，布魯米爾月十九日，國民公會決定封閉雅各賓派俱樂部。在這一天「金色青年」團就搗毀了它並對那些結集在該社內無望投降的雅各賓黨徒加以虐待，即婦女亦無赦免。在這同一天裏社會救濟委員會和社會公安委員會頒發命令封閉雅各賓派俱樂部。雅各賓派黨徒的覆滅從巴黎蔓延到全法國。它們採取了真正根絕革命者的性質，在街上發現稍有雅各賓主義之嫌疑者，「金色青年」團就加以毆打和拷問。雅各賓派俱樂部粉碎之日，資產階級的支部懸燈紀慶。

當雅各賓派俱樂部粉碎之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就廢止了最高限額。最高限額的廢止降低了紙幣價值而導引平民羣衆陷入慘境。特米多爾月九日後巴黎的麵包供給尖銳地惡化起來，要求麵包的無盡的長列成爲經常的現象。委員會的代理人宣稱在婦女的行列中常常嘆息着說在羅伯斯庇爾時代要較好些。在一七九四年就已暴露了巴黎富有者的生活與近郊工人生活的尖銳矛盾。社會對比的尖銳性在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益加顯明，這時候因獲勝而富裕起來的人們也不再隱瞞自己的財富了。

在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一切新的和老的資產階級都已不怕稱道自己的富有。資產階級的巴黎整頓了跳舞會來跳舞，沉溺於燈紅酒綠的奢靡生活中。

工人和勞動羣衆所住居的聖·安杜安和巴黎其他近郊陷入飢境，因爲特米多爾月黨徒，自由貿易的

反對者不能亦不想嚴重地關心到以麵包來保證首都的人民。一七九五年四月巴黎麵包告罄。警察頭目的呈報日益表現不安：例如他們呈報某些人麵包不足，又說到：「時聞工人叫出尖銳的威脅；婦女怒罵着，她們以自殺和殺死她們養育不了的兒童相威脅，工人們決定聚集起來到國民公會去請求麵包，他們因威脅而交換着絕望；婦女們走訪各工場，丟開了工作，約同前去國民公會。」一當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特米多爾月黨與工人間的尖銳敵對狀態業已形成。只憑一點小小的控告特米多爾月黨就立即把工人逮捕起來；例如有一個工人說在羅伯斯庇爾之下生活要容易些，那就足夠被控而投之入獄。

羣衆是走到絕望之境了。四月一日（熱米拂爾月十二日，即法國共和曆第七月，由公曆三月二十至四月十六日——譯者）有一大批羣衆蜂湧到特米多爾月黨的國民公會。他們衝進會議廳並要求：「麵包！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釋放被捕者！」但是那些湧入國民公會的羣衆既無領袖，亦無綱領。時間消逝過去了，而羣衆正在威脅、要求、請願國民公會的時候，軍隊調集起來了。所有資產階級的巴黎都一致起來反對人民羣衆。工人被驅逐於郊外，接着開始了逮捕、流放和死刑。然而特米多爾月黨徒懂得他們還不能期望着完全的勝利。軍隊也感到城市貧困的苦難。軍隊也一樣是餓肚子。特米多爾月黨徒害怕軍隊中的暴動和得到人民羣衆方面的支持。熱米拂爾月的人民暴動，政府把這個暴動描寫爲是由外敵和貴族，反革命者所組織起來的。散佈這樣的流言就使軍隊與人民分離開來。這時候特米多爾月黨徒就解除了工人的武裝。「可疑」者，貧困者剝奪了武器；「善意」者，亦即有產者相反地取得了武器。比

利奧，華萊，高洛·德·愛爾布亞等或被驅逐於法境，或受永久的流放。

現在工人們才特別明顯地了解了特米多爾月九日的錯誤，當時他們幾乎完全沒有作過挽救雅各賓派專政的任何計劃。巴黎郊外的工人和平民羣衆正在準備着起來進行反對特米多爾月黨的鬥爭。在郊外記憶起了全部革命的勝利是由他們，工人、貧困者，他們的鮮血和無數的犧牲所獲得的。「人民不允許它放進後院去，」——當時郊外工人這麼說着。在熱米挪爾月暴動之後關於這種談話以及許多其他類類的談話，警察頭目不斷地把它呈報給國民公會。食料的狀況仍然繼續惡化，在五月中旬麵包的供給幾乎停止了。在五月十九日晚到二十日傳出一個風聲說麵包舖裏的麵包業已告罄。就在這一晚上巴黎發出了號召人民去推翻特米多爾月黨政權的呼聲。這個呼聲要求麵包，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釋放被逮捕者。五月二十日（普勒利阿爾月一日）清晨人民又被警鐘之聲召集起來。如同熱米挪爾月一樣，人民羣衆再一次湧向國民公會去。在他們中間有很多都是婦女。羣衆衝進了國民公會。他們毆打了國民公會的一個想要阻止他們的員司。羣衆佔領了一切出入口，向國民公會申述他們的要求。殘留在國民公會裏的少數雅各賓派代議員提議頒佈法令實行憲法，進行反投機的鬥爭。因此，這一次的運動是比較有組織的。毫無疑問的，在普勒利阿爾月中存在着某種企圖領導暴動的組織，然而他們的活動是很拙劣的。特米多爾月黨政府的員司一個也沒有被捕，城中的戰略據點一個沒有被佔領。統一的領導尙付闕如。沒有把個別的，分散的，無效果的試舉結合爲一個力量。因此，在普勒利阿爾月的暴動又重踏熱米挪爾月的覆轍。當人

民空費時間時，國民公會方面又調集了軍隊。夜深時，意外的軍鼓聲打聲報知國民公會已給軍隊包圍起來。開始羣衆還想堅持，然而後來當軍隊越來越近他們才開始脫逃。希怪的是一個也沒有被捕，全部都放走了。顯而易見的，特米多爾月黨還不敢相信自己力量的優勢。普勒利阿爾月二日和三日在巴黎進行集合，進行與軍隊的衝突。情況繼續惡化和混亂。到四日當國民公會調集大批軍隊到巴黎時，特米多爾月黨才決定解除聖·安杜安近郊人民的武裝。工人們所握有的少量砲火是不能對抗政府的砲兵的力量的。這一天的結局是工人遭受了失敗，勝利者在聖·安杜安近郊開始懲罰，而以後的兩天中全部有產者的法國人紛紛以祝辭慶賀國民公會，稱之爲救星。

在普勒利阿爾月的民衆暴動後由資產階級所組織的恐怖流了法國工人階級的血，他們消滅了法國人民的優秀代表者。特米多爾月黨徒的狂怒同樣也摧毀留在國民公會內的最後的雅各賓派的議員。他們會參加普勒利阿爾月一日保衛人民利益的暴動，因此被宣判了死刑。這少數的五個雅各賓派當送往刑場時，彼此互以短劍相擊而自殺。在普勒利阿爾月失敗之後，法國的民衆遭受了最終的失敗。民衆的大呼聲已靜默無聞，勝利了的資產階級不再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很晚很晚當雅各賓派黨徒被害之時，羣衆才意識到他們在這一天內失去了誰。

熱米挪爾月和普勒利阿爾月的暴動與法國同普國間和約的訂結同時發生。當羅伯斯庇爾掌政時即已開始事先的和約談判，當時普魯士王佛利得里黑·威廉二世亦有意訂結，因爲參加反對法國的戰爭他可

能失去波蘭。在第二次瓜分波蘭時，普魯士一無所得，因此它在準備第三次瓜分波蘭時決不願意錯過時機。它密切注視着波蘭的事變，而當葉卡切林娜二世調動大批軍隊去鎮壓阿士杜西可暴動的時候，佛利得里黑·威廉認為必須結束對法戰爭，俾便干涉波蘭事件。在一七九四年底普法開的和約談判因普方的發起而又舊事重提，第三年熱米挪爾月十六日（一七九五年四月五日）兩國乃在巴塞爾簽訂和約。巴塞爾和約承認萊因左岸是法國和德國的天然國界。普魯士承認法國侵吞比利時與荷蘭並宣佈不採取任何反對它的敵意行動。德國北部也劃定界線。普王宣佈保持中立作為保證。後面這條約定對於法蘭西共和國非常重要，它是爲了對付英國的，英國想拉北部的公國以及但澤、瑞典和挪威參加反法戰爭。「巴塞爾和約」的簽訂普魯士承認了革命的勝利。一七九五年法國在歐洲的威信和力量乃大增。特米多爾月黨徒收獲了勝利的果實，這個果實是以前人民在雅各賓派領導之下造成的。特米多爾月黨徒的處境在「巴塞爾和約」之後強有力地鞏固起來了。在特米多爾月黨的各種派別中間右派的力量是增強了，他們認為有可能停止反王黨主義者的鬥爭以便達到君主立憲的建立。王黨主義者與特米多爾月黨間的接近始於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王黨主義的亡命客返歸法國，他們進行公開鬥爭反對共和。現在沒有任何人因他們反對共和而追迫他們。在右派的特米多爾月黨徒團體內他們都被視同自己人。一七九五年春間王黨主義者屬意於泰利恩，稱道他是企圖復興君主制的人物。因此特米多爾月黨徒的政策又造成了爲雅各賓派所顛覆的法國革命前的集團復辟的危險。但是與王黨主義者的有意識的合作以及和他們接近，特米多爾月黨只

是想造成一個有限度的君主制而保持資產階級的一切獲得物。然而王黨主義者不願作任何讓步並且公開宣佈他們要求恢復絕對的君主制。在鎮壓了熱米挪爾月和普勒利阿爾月的暴動之後王黨主義者在反對共和的鬥爭中益加積極，民眾已疲垮，共和的敵人對他們已無所懼。王黨主義者在英國的幫助之下決定要打碎國民公會而恢復絕對君主制。一七九五年有好幾千亡命客在英國海軍的掩護之下上基貝浪半島，英國供給大量軍需品，由此亡命客必須前去與萬第派會合，這一派在雅各賓派專政傾覆之後又再強固起來。但是國民公會的陸海軍封鎖了基貝浪岸上的亡命客，好像關在捕鼠器裏一樣，王黨主義者想藉英國之助而恢復君主制的試圖乃告失敗。於是他們從法國內部準備推翻國民公會的力量。基貝浪的登陸增強了某些特米多爾月黨集團的甚和的情緒。爲了在法國鞏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民公會製定出新的憲法；新憲法取消了普選權，選舉權要有很高的資格。創立了兩院制，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差不多完全獨立開來，行政機關——執政內閣由五人所組成而付與廣泛的權力。新憲法（第三年的憲法）完全限制了人民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它使人民「最終的解職」。批准了憲法之後，國民公會決定了國民公會的會員三分之二留在執政內閣的立法機關裏。這個決定授與王黨主義者以發動的口實。他們並不反對新憲法，因爲他們希望新憲法打開君主制的道路。但他們決不願意在新的選舉中國民公會的會員當選上。萬德米爾月十二日（十月四日）王黨主義者起來暴動。王黨的各部屬擺出大砲，許許多多的軍事家，相當數量的軍隊來反對國民公會。國民公會的處境極端危殆。如同特米多爾月九日一樣，巴拉斯被召去指揮國民公會的

軍隊。但巴拉斯不是軍事人材。他需要找一個將軍來指導反對叛亂者的軍事行動，於是他想起了退休中的年青將軍拿破崙·波拿巴，特米多爾月黨會因他接近小羅伯斯庇爾而解除了他的職位。

萬德米爾月十三日巴拉斯訪得拿破崙，他住在巴黎，正處於物質條件缺乏的困境之下。巴拉斯授予他以軍隊的指揮權，後來拿破崙擊潰了王黨的都屬。戰勝王黨之後，國民公會對拿破崙始加青睞。在國民公會內部王黨主義者亦有許多支持者，自萬德米爾月失敗後，他們也不再期望着法國君主制的恢復了。

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國民公會終止其活動。在最後的會議上，議長宣稱：「國民公會宣佈其任務業已完成，其會議就此結束。」走出歷史舞台的不是雅各賓專政時的國民公會，這種國民公會震撼了王位，喚起人民反對其壓迫者的鬥爭，指出全世界歷史的道路，而是特米多爾月黨的國民公會。「新富有者」的國民公會。它渺小地走出了法國的政治生活。

特米多爾月九日以後法國所經過的事變特別明顯地說明了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區別。斯大林同志歸結這個分歧為下列五點：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的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在公開的革命以前就已經在封建社會的胎胞中生長和成熟了；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形式還沒有存在或者差不多還沒有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和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同時政權則被利用來作為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濟的槓桿。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只限於用這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去掌握政權……；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取消所有的和各種的剝削者集團的政權，而使全體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的領袖，無產階級，去掌握政權……。

第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成千百萬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的周圍，這正是因為這些羣衆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它想要完成它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末它就能够而且應該使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這正是因為他們都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十八世紀末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常常稱爲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與其他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同，法國革命當雅各賓派當政之時，最後消滅了封建制度的殘餘，而廓清了國內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帶着

自身的要求參加革命的民衆，不懂表現在革命的直接結果之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人民的性質給國內留下了偉大的民主傳統，它們在法國一直到現在的全部歷史上蓋上自己的烙印。

上層階級甚至在這樣短的期間，當他們剛在歷史上出現的時候就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往往「在以後的即所謂和平發展的十年，一個國家接受如何程度的民主主義上面表現着決定的影響……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要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在這時代形成這一種或另一種程度的民主主義……這一種或另一種的獨立、自由愛好和一般「下層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的積極性，在一切國家的和社會的生活這一種或另一種的傳統。——這種民主主義和這種傳統達到如何程度，正就依從於決定時機的領導權是屬於資產階級呢還是屬於他的反對者。」*

「新的富有者」的統治

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第四年布魯米爾月四日）國民公會解散，讓位於立法團，這個立法團是在第三年憲法的基礎上選舉出來的。二百五十名年齡都在四十歲以上的立法委員組成爲元老院，其餘的代表組成百人院（五百人）。這些人大多數都是以前特米多爾月黨國民公會的會員。兩院中選出五個人爲新的政府，所謂執政內閣，其構成成分是拉萊維科·萊巴、萊貝利、萊杜納、巴拉斯和卡諾。內閣總理是巴拉斯。

執政內閣集團一如特米多爾月黨的國民公會，它是新興的，投機的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形式。在軍

事建設上，在土地和糧食投機上發了財的資產階級藉執政內閣的新奇旗幟而實行統治。

這個新興的，向教會徵稅而誇耀其財富的資產階級竭力想以自己的奢靡放肆賽過舊時的貴族。追求享受的，擁有財產的階級在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就可決定一切：戲院裏的曲本的內容以至於連女人裝束的樣式——僅是蔽體的「古代」式的衣服。政府的首腦巴拉斯，賄買的政治家，大膽的賭徒和冒險家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新主人的顯明的代表者。

馬克思分析了革命的、社會的、經濟的結果之後寫道：「從執政內閣政府時代起，資產階級社會的眞正生活，就作爲強有力的生命潮向外激怒的發展起來。商業的企業的熱潮，致富的慾火，新的資產階級生活的陶醉，在這裏享樂的第一步採取了大膽的、無顧忌的、輕佻的和狂妄的姿態。法蘭西土地之眞正文明的利用，土地的封建制度已被革命的巨錘所擊碎，現在無數的新的所有者，正將它的發熱病盡情的掃除；解放了的產業之開始活動，所有這些都是初生的資產階級社會各部生活上的個別的活生生的徵象。」*

大資產階級和上層富農的日益肥胖和下層人民的深刻的貧困並行發展，跟着特米多爾月黨的反動而來的經濟危機使人民陷於半飢餓的狀態。紙幣狂落：一七九五年十月，十個里華紙幣可以換得一個里華十九個蘇的金屬幣，到十一月一日，一百個紙的里華只能換十六蘇，到一七九六年一月一日，只能換八

個蘇。從一七九〇年到一七九五年這個時期，大多數商品都增價二十五到三十倍，而主要物品——麵包——因供給貧乏竟漲至一百一十七倍半。中等工人的日工資平均為一百至一百二十個里華紙幣，然而一磅麵包就要五十至五十五里華，一磅肉要一百二十個里華。

巴貝夫 的叛亂

現在城市的貧困陷於絕望狀態，這就引起了巴黎平民區的不滿的增漲。警察的呈報書完全可以說明這個不滿。呈報書之一訴說道：「滿耳所聞者儘皆追念羅伯斯庇爾時代之呼聲，稱道在其治下之富裕，而抱怨在當今政府治下之貧窮。」

在這種情況下，羣衆對執政內閣集團之增漲的不滿就發展爲反對它的革命叛亂，叛亂的首領是巴貝夫。

格拉克·巴貝夫（他的真名是佛蘭沙·諾哀兒）在一七六〇年出生在一個鄉村間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巴貝夫十四歲就離棄了父親的家而從事測繪工作，嗣後又當過錄事。他的職務是編製貴族米邑的財產目錄和世襲權的摘要表。但是這個職業巴貝夫是沒有興趣的，很快地就對封建主義，對貴族發生高度的仇恨。當革命發生的第一天巴貝夫就熱烈地參加了，並且用了古羅馬民官的名字卡雅·格拉克。一七九四年九月巴貝夫印行「自由新聞」，後更名為「人民論壇」。這個報紙很快就成了民主主義反對派的最急進的機關報之一。一七九五年二月巴貝夫以號召暴動和解散國民公會之罪狀被捕。「人民論壇」被封。巴貝夫被閉到十月當王黨萬德米爾月十三日的暴動引起特米多爾月黨國民公會首腦左傾之後才被釋

放。

「人民論壇」於十一月六日復刊並繼續出到一七九六年三月。在這時期，巴黎在巴貝夫的領導之下組織了秘密的革命的「平等會」，該會以組織人民暴動推翻執政內閣政府為目的。巴貝夫主義者在郊外工人巴黎衛戍部隊中間進行過廣泛的鼓動工作。

在這時期巴貝夫的學說終於形成了。其中心部分是關於平等的學說，實際上的平等必須是消滅了私有財產制度的結果。「巴貝夫學說淺述」的鼓動手冊中有以下幾個要點：「第一，在一切財富的利用上自然給予每一個人以平等的權利。第二，每一個社會的目的都是保護這個平等……。第三，自然付予每一個人都有勞動的義務；任何人也不能規避勞動，否則就是犯罪。第四，勞動和享樂應該是共同的。第五，任何人也不能把土地和工業的生產品獨佔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否則就是犯罪……。第七，在社會的真實裏既不應有富者亦不應有貧者。第八，富有者之不願意把剩餘品拿出來救濟貧苦者，那就是人民的公敵……。第十，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滅不平等和恢復一般的幸福。第十一，革命尚未完結，因為富有者佔有了一切財富並獲得獨佔的政權，而同時貧苦者如同奴隸工作着，悲嘆着貧困和在國家中一無所有。」

在社會政策的綱領裏巴貝夫顯然比雅各賓派甚至比保護小私有財產者的「瘋人派」更進了一步。巴貝夫是共產主義者。在他所訂製的「經濟法規方案」第一條內說：「在共和國內建立大的國家公社」。一

切不能買賣的國家財產，由革命敵人手裏沒收來的財產，不由其私有者耕種的土地等等都要讓給這個公社。每一個法國人，連有錢人在內都可成爲公社的成員，假使他事前爲了公社利益而放棄屬於他的財產並完全獻身於勞動義務的話。廢除財產繼承權。一切公社的經濟由其成員的集體力量來管理。除了年逾六十的老者和殘廢者外，一切人都有勞動的義務。公社保證每一個成員有住宅、工作時和休閒時候的衣服、燠房、燈、給養和醫藥的幫助。公社內實行嚴格的消費的共產主義（一直到全體成員都義務的參加公共的食堂）。財物的分配是由收納公社成員勞動生產品之店鋪來執行。「平等的共和國」的高級行政機關調節各地勞動的範圍和性質；與別的國家的經濟交換是在對外貿易獨佔的基礎上進行的。取消國債，但外債支付仍繼續。停止貨幣的鑄造。

這就是巴貝夫主義的經濟方案。這個方案穿着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過是原始的，平等的，主要是農民的共產主義。巴貝夫的政治綱領把共和國的全體人民區分爲「公民」和「外國人」。在公民的範圍之內只包括勞動者，只包括從事於一般有用勞動，肉體的或精神的勞動（可是，要求從事精神勞動的工作者特別考查他的勞動的有用性）。只有勞動者才付與一切政治權利。有產階級；或者其他「外國人」則剝奪去參加政治生活，出席社會集會，攜帶武器的權利；他們被視爲社會的危險份子而可以禁閉於特別的感化院之內。

由此可見，巴貝夫所企求實現的新的國家制度應該就是一種特殊的勞動者的專政。然而巴貝夫主義

者的共產主義的實現並沒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相聯系，關於無產階級在他們只是一個模糊的觀念，這是因爲富有者與貧困者的對抗還沒有更進一步向前發展。新的革命政權的第一步，這個政權在巴貝夫的方案上稱爲叛亂委員會（亦即領導暴動的委員會），應該是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民主憲法，召集新的國民公會並實施改善勞動者物質狀況的某些實際政策（無代價的以麵包分配給貧困者，把他們移住於富有者的家宅內，無代價的供給一切貧困者以衣服）。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日巴貝夫運動遭受挫敗。因爲祕密會社的一員，官佐格里塞爾的告密，他向警察報告了巴貝夫的全部組織，於是巴貝夫以及其他謀叛的領袖都被逮捕。起義的試圖和營救巴貝夫的試圖均不成功：巴黎郊外人民的革命積極性遠在此時以前，還在一七九五年五月，在普勒利阿爾月暴動粉碎之後就已被損毀了。不成功的，而且立刻就被鎮壓下去的暴動試圖只是在二七九六年九月九日才在格萊列兒的軍營中（在巴黎）發生。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巴貝夫和他的一個最親密的同志但德一起被判了死刑。他們在執行死刑之前曾一度試行自殺。五月二十八日他們被處死。其他的七個叛亂參加者被判放逐。在他們中有亞布亞納羅底，他後來（在一八二八年）曾印行關於「平等的叛亂」的書籍，這部書在保存巴貝夫主義的革命共產主義傳統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雖然巴貝夫的運動只停止於狹隘的叛亂，沒有轉變爲羣衆性的運動而終於挫敗，然而它的全世界歷史的意義却是很偉大的。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寫道：「革命運動，它在一七八九年開始於「社會團」（當

時最左的團體之一——編者），在其中途又有自己的領導者勒克勒爾和魯（「瘋人派」——編者）而最後與巴貝夫的叛亂的失敗同時遭受失敗——這一個運動引起共產主義思想的產生，這個思想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後在法國由巴貝夫的朋友，布亞納羅底重新復活起來。後來經過修正的這個思想就是新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就是指共產主義。在「共產黨宣言」中，巴貝夫的學說被視為「在新時代一切偉大革命中反映無產階級要求的文獻」。* * 然而馬克思也着重指出巴貝夫主義的其他部分——空想的，粗野地平等的性質，他是用當時工人階級的不成熟來解釋。

一七九六年到
一七九七年
在意大利和
德國的戰爭
和佛羅倫斯的

英國所組織的聯盟軍繼續進行反對共和法國的戰爭。戰爭同時進行於德國和意大利。在一七九六年四月初，進攻意大利的軍隊佔領阿爾卑斯。這支軍隊的指揮者是年青的波拿巴，他之所以能獲得這個職位是因為他接近巴拉斯，萬德米爾月十三日他曾幫助過巴拉斯鎮壓王黨的暴動。接收了潰敗之軍，波拿巴很快地就把他們整頓就緒。在六天中間他連打了六次勝仗，四月二十八日強迫撒丁島的維克多爾·亞梅德王退出聯盟並以某些城寨和領土割讓於法國。

擊潰了意大利之後，波拿巴又去攻打奧地利。在幾個重要的戰役中間——在洛丁（五月十日）、卡斯丁略（八月五日）、亞爾可兒（十一月十五到十七日）、里瓦利（一月十四日到十五日）——奧地利的

* 「馬恩全集」第三卷，第一四七頁。

* * 同前書，第五卷，第五〇九頁。

軍隊全部爲法國所收。意大利的國家乃相繼與法締結和約。一七九七年二月十九日與教皇皮伊第六簽訂和約，割了一大部分領土並支付賠款三千萬佛郎。巨大的賠款是由其他的意大利國家負擔。

在其他陣線上的戰事則勝敗無常。一七九六年六月初，魯當將軍所指揮的繆斯軍團移調萊因右岸，但在奧軍的奇襲之下而後退。魯當的行動引起了奧軍的注意，這就使瑪羅將軍指揮下的萊因軍隊有可能在六月底渡過萊因右岸。因此到一七九六年秋季，兩支在暫時勝利之後的法軍，都被迫全部從德國肅清了。

在一七九六年十二月遠征愛爾蘭結果完全失敗。遠征軍是由加西將軍指揮的。暴風雨幫助了法國軍艦接近愛爾蘭海岸並登上陸地，它是爲了幫助愛爾蘭起來進行反抗英國的暴動。

可是在主要戰場上——在意大利——法國軍隊在波拿巴的指揮下獲得了接二連三的勝利。孟杜亞城寨在一七九七年二月二日被克。現在在意大利已完全肅清了奧地利軍隊。

波拿巴繼續前進，越阿爾卑斯而直趨維也納。維也納的權貴集團在聞悉敵人的逼迫之下驚恐萬狀。於是乃決定放棄繼續作戰和開始和約談判。四月十八日在來亞邊簽訂臨時和約。法奧間之和約最終是在十月十七日在卡姆巴·弗爾米城締訂。依此和約的條件帝國必須承認法國在一七九五——一七九七年的侵略，放棄比利時、萊因左岸和倫伯爾底，但是——另一方面帝國可以接管威尼斯（一直是獨立的共和國），以及伊士特里和塔兒麥赤。

多姆克魯格
八月十八日
國家執政
第一執政
內閣第一
執政
七月九日
七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在一七九三年組織的反法聯盟現在最終地破產了。只有英國還繼續作戰並準備新的聯盟的基礎。

與反對法蘭西共和國外敵人的鬥爭同時地進行着與國內的君主復辟叛亂的鬥爭，這個叛亂是由法國的亡命者及外國所鼓動起來的。到一七九六年底在萬第開始於三年前的反革命暴動最終是被加西將軍的軍隊所鎮壓下了，被捕的萬第派的領袖斯托夫兒和謝來特被處死刑。巴貝夫的叛亂和格萊列兒軍營的暴動使有產階級間的反動情緒增強起來，這表現在成立一七九七年春季的第二次的大分之一立法團的選舉之上。

在二百十六個以前的國民公會會員中只有十三人當選。在新選出的代議員中大多數都是王黨主義者。皮雪格魯當選為議長，他與僭奪法國王位的代表人——格拉發·普羅溫（路易十六世的兄弟）有秘密交往的關係。

兩院中新的多數執行公開的反動政策。一切集會都遭封閉。反對流亡者和未經宣誓的牧師的法律被取消了。從流放中歸來的牧師進行王黨主義的鼓動並詛咒民族財產的劫奪者。

可是君主制陰謀家的算盤打錯了，不論是農民也好，新興的資產階級也好。更不要說工人階級了，誰也不願意君主制的恢復。一聽到皮雪格魯的反叛和王黨叛亂的準備，執政內閣決定先發制人，在第五年弗魯克提多爾月十八日（一七九七年九月四日）實行國家的政變。波拿巴從意大利遣回亞任羅將軍的軍隊佔領議院所在地的建築。皮雪格魯和有王黨主義嫌疑的執政內閣的一員伯爾推兒均被逮。卡諾逃

亡，他雖未參加叛亂，可是因接近王黨而名聲敗壞。

許多反動者都給從百人院和元老院中排擠出來。他們多數被判流放。約有一百六十人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反對流亡者和未經宣誓的牧師，反對王黨在報紙上的鼓動的嚴格對策是被採用了。執政內閣的陣營煥然一新，這個新的執政內閣即俗語所稱的第二執政內閣。

弗魯克提多爾月十八日的國家的政變把共和國從君主制的危境中挽救出來，於是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和民主的共和主義者（以前的雅各賓主義者）之間的合作就告完成。然而這個合作是並不鞏固的。作為大資產階級之代表者的當權的共和主義者急欲同他的左翼的同盟者決裂。

弗魯克提多爾月十八日的國家的政變

一七九八年四月舉行的立法團的新選舉對於民主的共和主義者是順利的：有一百六十個以上的「雅各賓主義者」當選了。弗魯克提多爾月十八日執政內閣搖向左邊去，而現在則搖向右邊去。第六年弗魯利阿爾月二十二日（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一日）完成了一個新的國家的政變——這一次是反對民主陣營的。在保衛共和國防止「雅各賓派的叛亂」的藉口之下，三百八十四個被選出的代議員有一百零六名被取消，而有五十三個代議員的位置讓予那些選舉會上由少數人所選出者。

第二執政內閣繼續第一執政內閣的侵略政策。到一七八八年春季，全部意大利都直接或間接地屈服於法蘭西*。從屬於「女兒的共和國」法蘭西的數目不僅在意大利而且在歐洲其他部分都增加了。一七

閣第二執政內
策的對外政
及出征埃及
九八到一七九
九年

九八年一月爲法軍所佔的荷蘭變成爲臣屬的伯達維共和國，在其領土上必須駐紮二萬五千法軍並且一切服從於法國。一七九八年四月爲法軍所佔領的瑞士同樣也改變爲赫兒維特共和國而降落到完全依屬於法國。執政內閣的委員們掠奪這些國家，在八個月中間敲榨了二千二百萬佛郎，搬走了武器、藝術品等等。

一七九七年十二月拿破崙·波拿巴返歸法國，他受到盛大的歡迎。在意大利的勝利使波拿巴獲得共和國最優秀的將軍之一的稱譽並奠定了他致富的基礎。正在這時期他產生想要推翻執政內閣政府而自充國家元首的慾念。但在「一七九七年用他的無恥的話來說：『果實尙未成熟』」，——因此必須等待它成熟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等到執政內閣在國內完全失去威信的時候。

一七九八年春季由於波拿巴的發起，執政內閣決定計劃出征埃及，使它復歸爲法國的殖民地 and 打擊英國通印度的道路。一七九八年七月二日波拿巴帶領軍隊三萬在埃及登陸並佔據亞歷山大。金字塔一役（七月二十日）侵吞了卡伊爾。以極端殘忍的方法迫使埃及大部分屈服於自己，拿破崙乃向敘利亞推進。一城接一城相繼爲法軍所降服。一七九九年三月六日奪取亞發；三月二十日開始圍攻阿克爾要塞，該要塞之守衛乃由英國軍官所指揮。因爲缺乏圍攻的大砲，經過兩月波拿巴始被迫解圍並放棄屈服整個敘利亞的計劃。六月十四日他又返歸卡伊爾。法國在埃及勝利的意義由於一七九八年八月一日在阿布基爾戰

* 關於一七八九——一八一四年的意大利以下有專章論述。

中英國消滅了法國的海軍而損毀。波拿巴的軍隊與法國的聯絡現在被切斷了。

第二次歐
洲聯盟，一
七九九年春
季和夏季法
國和奧國失
利的軍事失

一七九八底英國組成了反對法國的新聯盟，參加聯盟的除了英國之外還有俄國、奧地利、西班牙、拿波利和土耳其。如像皇帝拍夫拉一世用羅馬的·哥爾薩可夫將軍之名發布的敕書所說，聯盟的目的是消除法國在歐洲的一切侵略和在法國恢復布爾邦的君主制。

戰事在一七九九年三月同時開始於德國的西南部，瑞士和上意大利。魯當將軍三月一日到達萊茵，他在幾天中已被奧國人打敗而後退。在意大利法國軍隊同樣也在奧國人的襲擊下撤退。當偉大的司令官蘇瓦羅夫指揮的俄國軍隊增加到意大利時，法國人的情況更加惡化。在加西諾（四月二十八日）與法軍第一次交鋒他就給予法軍以決定的失敗，次日即進入米蘭。戰爭開始未及一月蘇瓦羅夫幾乎完全肅清了上意大利的法國軍隊。五月二十六日他佔領了都靈，六月十九日，在特來比河三天戰鬥之後，奧俄的聯合力量逼使損失了一萬五千人的法國人急忙撤退。八月十五日在諾維的新的失敗強使法軍退守阿培尼內。俄國軍隊接近了法國邊境。

在北面法國人也遭受失敗。八月底英國的出征團在荷蘭登陸。這裏法國的指揮官布魯將軍被打垮了。整個荷蘭北部都在英國的控制之下；不久它就併吞了全部荷蘭的海軍。

法國軍隊的挫敗增強了社會上對執政內閣政策的不滿。民主的反對派大聲疾呼控訴政府。說它鼓勵

一七九九年
夏秋法國
內閣法蘭
普勒利阿
的內閣於
的三月三
的國家政
政內閣於
政內閣於

了偷竊公款者和靠戰爭發財的投機家。「沒有一個官廳的部門不浸入不道德和賄賂」——一七九八年八月百人院委員會指出說。一七九九年五月十六日修道院長西哀士頂替了執政內閣退職員萊貝利的位置。西哀士是一七八九年著名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的作者。他在大資產階級集團中間享有很大的權威，他期待着改變憲法和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政府的適當時機的到來。一七九九年四月召集的立法團的定期的選舉

上，執政內閣的反對者獲得了多數。議院要求執政內閣解說戰爭挫敗的原因，取消選入執政內閣的反動者特萊斯蘭，代之以忠誠的共和主義者何伊，強迫其他的兩個閣員辭職，這兩個閣員就是拉萊維利·萊巴利苗爾列納，指定代替他們的位置的是親西哀士的以前國民公會的會員羅任·杜可和墨列納將軍。執政內閣成分的這個改變實行於第七年普勒利阿爾月三十日（一七九九年六月十九日）。

普勒利阿爾月三十日的國家的政變建立了第三執政內閣，這是一種新的現象所謂「鞏固政策」，它可以表達全部執政內閣政治的特徵。在這一·次·它·又·搖·向·左·邊·來·了。

在外部危險的影響之下，議院頒布了一些政策，採用「雅各賓派法令」的名稱，執政內閣允許有進行搜索家宅的權利。宣布集體徵兵入伍和採行人質的法律，在這個基礎上有幾十人被逮捕，主要是貴族和未經宣誓的牧師，當時又頒布了一萬萬強逼借債的法律，這筆借債以富裕的商人為對象。然而強逼借債沒有成功：應募得的僅三千五百萬，而實際上支付的只一千萬。「新的富有者」顯然反對借債。恩格

斯說：「恰恰就是這些投機家的統治引導法國進入執政內閣時代而使革命瀕於破產，並且同時授予拿破崙實行國家政變的口實」*。財政崩潰益趨尖銳化；赤字達二萬四千萬，稅收減縮。

在強敵壓境的威脅之下，革命的愛國情緒表現出新的高漲。民主運動又復可期。一七九九年七月六日雅各賓派在自由與平等之友聯盟的名義之下在巴黎恢復了自己的活動；它擁有三千盟員並且發行自有的報紙。與此相類的社團亦在其他某些城市內公開了，參加這些社團的演說家控訴投機家的戰爭，宣誓要為羅伯斯庇爾、巴貝夫以及其他「自由的殉難者」復仇，要求立即向富者課稅，減輕勞動者的課稅，和分給貧苦的「祖國保衛者」以財產。這些演講激怒了資產階級。於是開始了對雅各賓黨派的新的迫害，八月十三日巴黎的雅各賓派俱樂部被封。

與民主運動的增強同時，王黨運動亦復增強起來。為聯盟的勝利所鼓舞了的布爾邦的支持者在國內到處煽動反對共和國的暴動。一七九九年七月杜魯茲區從一萬五千到兩萬個逃兵和農民組成一支「皇軍」，這些逃兵和農民是被未經宣誓的牧師所煽動起來的。王黨的騷擾也包括了法國西北部諸省。

一七九九年十月在諾爾門丁組成了王黨的武裝團，擁有一萬人左右。可是人民的廣大階層都堅決地不高興支持王黨，因為他們執行流亡者的命令和依靠外國政府的金錢而行事。

大資產階級，特別是收買了國家所沒收的教會和流亡者的土地的私有者，他們懼怕君主制的恢復會

使他們的財產全部失去，他們都責難執政內閣的軟弱。實際上，政府確實無力處置王黨的黨徒，他但以盜匪的襲擊、搶掠和暗害來恐嚇人民。但是更大的騷擾却引起有產階級中的左傾分子的活動。

到一七九九年秋共和國的戰況開始好轉。法國在荷蘭肅清了英俄的出征團。九月二十五日瑪雪納將軍在祖里戰勝了羅馬的·哥爾薩可夫將軍的軍團而使俄軍撤退出瑞士。奧國人不給蘇瓦羅夫任何的支特，他很困難地突出了法軍的包圍圈，完成了自己的故事式的通過聖·荷但爾德到達瑞士，然後又到達奧國的轉移。

敵人侵入法國的危險雖被防止了，但是執政內閣的威信也已降低到無法挽救不可避免的崩潰。

南德來爾月
九日的國家政
變和執政內
閣的倒台

大資產階級不滿於執政內閣的優柔寡斷，它的「軟弱政策」，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這個政權能够保護它而防止右傾（王黨方面）和特別是左傾（民主主義者方面）的危險。這就產生了新的國家政變計劃，它必須推翻執政內閣。這個政變在已有的條件之下，在國會集團的分崩離析狀態之中，只能以軍隊的幫助去完成。這時法國進行着的戰爭由解放的轉變為侵略的，相伴而生的是由革命的軍隊轉變為僱傭的軍隊，轉變為愛勝利的將軍個人而蔑視共和國政府的軍隊。

拿破崙·波拿巴不是扮演軍事專政的唯一候補者，這個專政是大資產階級所發起的，可是指定的候補者之一，年青的魯貝爾將軍於八月十五日諾維戰鬥中陣亡，另一候補者瑪羅將軍拒絕了建議以他擔任

這個任務。其他的將軍例如魯當對於軍事專政的觀念是採取極端敵視態度的。在這種條件之下，野心勃勃的和不講信義的波拿巴，他自出任意大利時起即在軍隊中聲望卓著並且特別接近新興資產者羣，因此他在擔任法國「救星」上是最適宜的候補者。

一七九九年十月三十日波拿巴把在埃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克列貝爾將軍，然後返回法國，歡天喜地地迎接他的人民尙未解除敵人侵入的恐懼。他這一次回到巴黎是爲了參加政變的準備。財政資本家和大商人以金錢供給拿破崙（銀行家高洛拿出五十萬佛郎）。在這時期執政內閣的分解達到這樣的程度，就是它的兩個閣員西哀士和羅任·杜可都成了反共和叛亂的積極參與者。

政變發生於第六年布魯米爾月十八——十九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十日）。沒有參加叛亂的執政內閣閣員——巴拉斯、何伊和羅列納對政變也沒表示任何的反抗。在「雅各賓派叛亂」的虛僞藉口之下，真正的波拿巴叛亂的領導者授與波拿巴以指揮巴黎戰區軍隊的名義。布魯米爾月十八日元老院和百人院的住址遷入聖·克路（巴黎平民區對叛亂者是這樣的可怕）。調集在這裏的軍隊是在墨拉特和萊克來爾將軍的指揮之下，他們與拿破崙有最密切的親戚關係，百人院中之左的，民主的支翼以極端敵意的呼聲：「打倒專政！」「打倒暴君！」「要求守法！」來迎接布魯米爾月十九日波拿巴的政變。某些代議員舉起拳頭來打他並遂出會議室。當時議院的議長拿破崙的兄弟留西恩·波拿巴走出會議室而向軍隊宣布說，在議院中有議席的雅各賓黨徒已被英國收買並企圖殺害他們的總司令官。靠了這個新的挑撥的語言

之助而成功地迷惑了士兵，並且鼓勵他們去遣散百人院。晚上有些由兩院逃散出來的人被捕而引入聖·克路。這裏命令他攜帶去關於解散執政內閣和讓渡政權給三執政官——波拿巴、西哀士、羅任、杜可的決議。實際上一切政權自始就在波拿巴一人之手。

布魯米爾月十八日的政變差不多沒有遇到任何反抗。民主集團原來是可能起來反對軍事專政的，但他們早已被特米多爾月九日後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所粉碎了。到這時執政內閣政府在民衆間的聲名掃地，政府眼瞧着民衆陷於饑餓和破產。大資產階級當然是興高彩烈地歡迎波拿巴的政變。公債行市的昇高由一佛郎三十八生丁增至十四佛郎三十八生丁，幾天後復增至二十佛郎，從這上面可以反映出一般市場的狀況。

在法國歷史上開始了新的時期——拿破崙·波拿巴長期的軍事專政的時期。

第十章 三總裁政府和法蘭西帝國

拿破崙，
波拿巴軍，
軍事政之
階級本質

共和國第八年布魯米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的政變把一切政權都讓給拿破崙之手，這個政變表示着特米多爾月九日後開始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法國的歷史向我們說明了波拿巴的反革命，是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為合法的君主制復辟掃清道路的基礎上而發生於十八世紀之末葉（後來的第二次發生於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二年）。波拿巴主義是一種政治的形式，這種政治是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環境裏從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發生出來的」。新政府的第一次布告之一就宣布「革命終結」。

從波拿巴政府出現之始即企圖表現為「超階級的」，「一般民族的」政府。然而實際上拿破崙的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它絞殺了法國的革命而只保留那些有利於大資產階級的革命的結果。」* 一八〇〇年一月以基金三千萬佛郎創立法蘭西銀行，它得到政府的有力援助，拿破崙本人及其親近者都應募

* 「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八十四頁。

了該銀行的大量股票。除了大的工商資產階級以外，拿破崙政府的支柱是有產的農民，他們希望靠拿破崙之助而使自己的自由和土地從流亡貴族及其同盟者——歐洲的君主政府的侵略中解救出來。」在第一次革命後半農奴的農民變成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拿破崙乃鞏固和調整這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農民可以毫無阻礙地使用分給他的法國土地而滿足自己的年輕的所有慾。」*

第八年 的憲法

建立於布魯米爾月十八日政變之後的臨時的三總裁政府繼續到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這時開始實行新憲法——共和國第八年的憲法。憲法被人民投票所承認，它獲得三百萬張信任票。

按照第八年的憲法一切行政權都要讓給三個總裁，每十年選舉一次。拿破崙是第一總裁，過去的國民公會會員，後來當司法大臣的康伯肖來士是第二總裁，過去制憲會會員和元老院議員列布連是第三總裁。第一總裁有權簡派各大臣，一切官吏，法官，公使；他接受了共和國全部武裝力量的指揮，並且還有批評法律之權。第二和第三總裁則僅僅享有審議之權。立法院有三個。國家院製定法律草案，立法議會審查它，立法院可以完全決定採用它抑或否決它。元老院有權廢除法律，假如認為它與憲法有抵觸。第一總裁公佈法律。

* 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斯基及其他的兩派」。

** 「馬恩全集」第八卷，第四〇七—四〇八頁。

凡年達二十一歲之法國人（僕役除外）皆享有選舉權，但他們不能選舉代表，而只能選舉候補代表，知名之士。第一總裁從這名人的名單上酌量選拔國家院以及立法議會（一百人）和立法團（三百人）的組成員，他們的任期是五年，年齡的資格立法議會規定為二十五歲，立法團的團員為三十歲，元老院為四十歲。元老（二十四人）的任期是終身的，可以用會員互選的方法來補充缺額。

這樣的制度當然是選舉和國會主義的諷刺畫，它只是表現着第一總裁之無隱蔽的獨裁，他的無限度的專政。第八年的憲法的資產階級性質顯然表現在它保證民族財產的購買者（即資產階級和有產農民）他們的財產之神聖不可侵犯。

拿破崙對內政策主要的是創立國家的嚴格集中的警察——官僚的機關。

拿破崙專政
的國家機關

一八〇〇年二月十七日的法律確定了法國的行政機關，消滅了革命時期所設立的自治。現在法國劃分為八十八道，每道之上皆設道尹，由第一總裁任命。道尹的顧問官，道總會的員司，地方的以至公共場所的長官及其副手都要由第一總裁任命。曾經

當作「革命之最有力積釋」的郡的和地方的自治現在已為「道尹的掌政」所代替，「因此，它一開始就是真正的反動武器」。
*

除了警察分區之外又在巴黎設立一個特殊的警務總部，以符雪（一七五九——一八二〇年）為其首

腦，他曾當過雅各賓政府的大臣，後來又當執政內閣的警務大臣，他是一個沒有氣節的傢伙，一貫地賣身投靠於他所服務的一切政府。拿破崙警察的全知的觸角不僅滿佈法國，而且是整個歐洲。

軍隊由民主的，如像它在革命時代那樣，轉變成爲僱傭的。老兵（已過服役期限的士兵）休養院，總裁的，後來是皇帝的近衛軍已建立起來了，巴却特軍團的勳章也製定了，這個軍團的組成員終身都是由第一總裁委任，他們有特殊的俸額。

除了軍隊、官僚、警察——拿破崙專政的三個主要樞桿——之外，加特力教教會的意義也增強了。

一八〇一年拿破崙與教皇皮伊七世訂了一個條約。該條約承認加特力教是「大多數法國人的宗教」。牧師、主教、大主教都應當由政府委派而由教皇批准。他們有俸給和恩給金。條約是兩方面的妥協。教皇承認革命時所出賣的教會產業是合法的，他宣布不再打擾新的所有者。戶口冊籍的調查由地方官吏去進行。

大資產階級和有產農民都一致贊同這個條約。法國的資產階級在革命前夜是敵視加特力教的，因爲加特力教是封建的絕對制度的支柱，但現在他們却竭力和它聯合以便鞏固新的資產階級的制度。

出版自由在執政內閣時代幾乎已不存在，現在是最終地取消了。一八〇〇年一月十七日即製定決議封閉七十三家報紙中的六十家。授予警察大臣和道尹以燒毀定期刊物的機關報以及書籍、小冊子的全權。

取消地方自治和國會制，建立警察官僚的集團，與教會妥協，壓迫出版，懲辦共和民主的反對派——這就是拿破崙第一年專政的政策。

拿破崙獨裁政權的鞏固助成他對外敵的光輝的勝利。在拿破崙奪取政權的時機，法國又陷入與第二次歐洲聯盟國的戰爭狀態之中，這一次的聯盟是由英國、奧國、俄國和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所組成的。

一八〇〇年春第一總裁帶領軍隊通過阿爾卑斯到達上意大利，這裏集中了奧軍的主力。在瑪連加（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的勝利使奧國人趕快退出意大利。在荷根林德的新失敗，奧國被迫退出聯盟而締結「留尼維兒和約」（一八〇一年二月九日），重申「卡爾巴·弗爾米和約」（一七九七年的條件）並承認波拿巴在意大利實行的變更（組織了幾個附屬於法的國家）。

俄皇拍威耳一世對英國佔領馬爾他島的行動異常憤怒（這個島原先屬於拍威耳所保護的騎士侯國），於是對布魯米爾月十八日的政變改取贊同態度。他從意大利和瑞士召回自己的軍隊，着手準備對英作戰而與波拿巴議和。到一八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瑞士、但澤和俄國組織了中立聯盟，以保護海上貿易的自由為目標，因為這個海上貿易的自由已被英國有計劃地破壞了。英國以砲擊哥本哈根（丹麥之首都——譯者）和消滅丹麥的海軍（一八〇一年四月二日）來回答這個。

與第二次聯盟國
的戰爭（一八一八）
的總裁終身
（一八〇四）
年到

失去了自己的同盟者並恐懼法國登陸部隊的登陸準備，英國乃被迫與法國媾和。和約在一八〇二年簽訂於阿梅。依照「阿梅和約」英國除了錫蘭和特里尼且德之外應放棄一切侵略地。法國應放棄埃及而收回安基兒羣島。伊奧尼羣島變成爲土耳其與俄國的共同保護之下的「七島共和國」。英國宣佈歸返馬爾他島給伊奧尼特的勳士族團；這個島現在是在各個大國的集體庇護之下。

一八〇〇年戰爭的勝利結局強固了波拿巴的政權而最終地粉碎了某些王黨主義者的希望，他們夢想着藉助於第一總裁以實現布爾邦在法國復辟。

一八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巴黎的聖·尼開茲街發生謀殺波拿巴案，這個謀殺是亡命者在英國政府方面指使下組織起來的。但結果未獲成功。與謀者二人被警察逮捕處死。第一總裁同時又遷怒於雅各賓派，雖然他們與謀殺案完全無涉。一百三十四個民主主義者被放逐，五十二個交給警察監管。夏梅塔、瑪拉塔和巴貝夫的妻子不經法庭和審問就被關入獄中。某些左派的共和主義者被處死刑。原來是爲同盜匪行爲作鬥爭而設立的特別法庭現在是粗暴地用來懲治民主主義者。

依靠着自己對聯盟國的勝利，拿破崙要求更進一步增強自己的政權。一八〇二年八月新的人民投票（三百五十萬票對八千三百七十四票）贊成終身總裁的確定。新的憲法（共和第十年的憲法）授與拿破崙以選任其後繼者的權力，充作元老院議長的權力，個人批准和約的權力，解散立法議會和立法團以及推翻法庭判決的權力，第一總裁的每年的恩給金由五十萬佛郎增至六百萬佛郎。他移住於宮廷之內。

事情明顯地是一步步走向法國君主制度的復辟。

選舉制度受到了新的限制。反動的加強也表現於頒佈赦免亡命者的法律上面（一八〇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現在亡命者在承認新制度的條件之下可以歸回法國，但在十年之內得受警察的監視。反抗終身總裁的自由黨活動家遭受放逐。

「阿梅和約」只是暫時的喘息。雙方都破壞了自己負擔的義務。英國想保留馬爾他爲己有，並以不滿的態度注視着拿破崙在歐洲的稱霸和他的殖民地的要求。

一八〇二年第一總裁企圖恢復聖多明格的主權。法國軍隊派往該地，廢除了專政，這個專政是由當地暴動而獲勝並以杜雪·路維爾杜爾（「黑色總裁」）爲首的黑人所建立起的。然而不久三分之二的法軍都毀於黃熱病。

一八〇三年法國出賣了自己的美洲殖民地路易斯安那給北美合衆國。可是拿破崙並不放棄重占埃及與敘利亞的思想。一八〇二年拿破崙派了雪伯士丁阿尼將軍前去該地，祕密委託他調查港灣和兵火庫的狀況並偵察土耳其人和英國人的力量。又派了德堪將軍赴印度，爲了向英國索回按照「阿梅條約」規定應歸還法國的五個法國城市。然而英國政府遲遲不肯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僅如此，它還繼續收容法國的亡命者和在法國組織君主制的叛亂。逐漸增漲着的破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英國與法國斷絕了外交關係，開始宣戰並在自己的港口內強佔了一千二百條法國的和荷蘭的商船。

拿破崙的破
英之戰
的卡爾
佈和約
八和約
四年一

英法之間的戰爭又告復活。戰鬥兩方都不擇手段，互以幾千幾百間諜和奸細遣入對方。在英國偵探代表中間由貴族出身的法國亡命者佔着優勢，他們竭力想在法國恢復封建制度和布爾邦的君主制（德·安特萊伯爵，德·拉·羅克伯爵，現在法國法西斯黨首領的先祖，等等）。一八〇四年初巴黎爆發王黨的叛亂，他們在英國政府的指使之下準備再一次謀殺第一總裁。叛亂是布來敦的農場經營者約日·卡都且耳領導的，他過去曾參與王黨暴動。布爾邦王朝的僚屬恩吉昂公爵因拿破崙命令在巴登地方被捕，三月二十一日即被處死，雖然他沒有參加這一次的叛亂。

一八〇四年三月十八日實行第十二年的憲法，宣佈法國是帝國，而拿破崙·波拿巴是「法國皇帝」的繼承者。拿破崙做皇帝以三百五十萬張票對二千五百六十九張反對票而通過。

新憲法完全使元老院從屬拿破崙政權。立法議會現在分爲三個部分，分別舉行秘密會議。立法團團員的年齡資格從三十歲昇到四十歲。宣佈帝國之後跟着就是建立皇帝的宮廷（有侍從、宮內官、禮官、女官以及其他的宮內官），規定殿下、皇族、公爵的稱號和帝國元帥的職位。

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及其正室約瑟菲納在巴黎聖母院實行加冕，教皇皮伊七世特地來巴黎參加盛典。一年之後拿破崙又在米蘭即意大利王位。從一八〇五年起明令廢止奪取巴士提（七月十四日）和宣佈共和（九月二十二日）的官方舉行的週年紀念式。從一八〇六年一月一日起廢除共和曆而恢復現在的公曆。一八〇七年解散立法議會，立法團也幾乎停止召集。新的法律或以元老院決議的形式，

或以皇帝法令的形式頒佈。「共和國」一詞是用不着了。一八〇八年三月一日頒佈了設立「皇族」的法律。從一八〇九年一月一日印着「法蘭西帝國」字樣的貨幣代替了印着「法蘭西共和國」的貨幣。

帝國的對內
政府·法典
人階級和工
人階級

由總裁政府過渡到帝國並沒有觸犯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成果——資本主義關係的勝利，資產階級統治的確定。在拿破崙皇帝誓詞的原文上，申明保護公民的平等和出賣民族財產的結果——列寧說到這個政策是「大資產階級的，純粹資產階級的而無條件地增強了資產階級的，亦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新法典的頒佈確認了大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所得到的收穫。一八〇四年製定民法（一八〇七年改稱「拿破崙法典」），一八〇七年製定刑法和一八一一年製定商法。所有這三種法典都顯然是帶着資產階級性質的。保護私有財產是它們的基礎。法典也保證農民的土地私有，它是由革命把它從封建主義的鎖鏈中解放出來的，同樣也保證資產階級已獲得的土地。

「拿破崙法典」的一些條文後來雖屢有修改，但是它的總的精神以及絕大多數條文一直在法國保留至今。拿破崙統治的方法曾推廣於西歐的其他國家，在這些國家中間也實行拿破崙的法典。「拿破崙法典」對於這些國家是一大進步，然而比起共和國時期、特別是雅各賓時期的法國却是退步的，退步表現在於，例如承繼法上面：家長在遺囑內有無限權力處置自己的財產。爲了鞏固資產階級的家庭，妻子完全

從屬於丈夫，而兒子從屬於父親，離婚是困難的。民法上有一條規定了「禁止查究父產」，因為這樣，男兒就可解除責任和解除私生子的一切顧慮。

法典一方面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同時又奴役工人：刑事法有專門的條款用監禁一月到三月（對於領頭者則為二年到三年）的威脅來禁止參加罷工和聯合，一七八一年民法的條文內說過，在僱主與工人因工資支付問題而發生糾紛的場合，應該「相信業主之口頭的供認」。工人的無權狀態因所謂工人證書（在此證書上登記着工人之入品的特質）之施行（一八〇三年十二月一日起）而愈益增強。未持有此證書者就被視為流浪者，流浪者和乞食者都要治之以罪（一八〇八年特為浪人和乞食者設立了監獄式的工人住宅）。

禁止工人組織和鎮壓工人運動之外，帝國政府是經常關心着如何使工人有工做，不管他們能够得到怎樣可憐的麵包。拿破崙會對他的某一內務大臣承認，與二十萬軍隊作戰遠不及失業工人暴動之可怕。爲了達到與失業工人鬥爭的目的，政府乃推行廣泛的建築工作，給予企業大批命令和獎勵金。

總裁政府和
帝國時期和
發展工業的
狀況

拿破崙經濟政策的中心點是關照着法國工業的發展。商院的設立有着重大的意義，這個院由工商界之領袖中選舉出來的代表組成。爲了在工商業界指導政策的執行乃創設總商會。「作坊工廠管理委員會」成立於一八一〇年。一八一一年從內務部中分出一個工商部。

商業和工業之活動自由的鞏固，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爭取原料和推銷成品新市場之長期鬥爭的勝利都能促進法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發展是很快的。比如沙姆區的造紙廠數從十二家增至二十九家，而紡錘數從一八、三四二枚增至九九、八〇二枚。近萊因區工業品的價值從一八〇七年五千萬佛郎增至一八一〇年八千萬佛郎。毛織工業的產品與革命前的時期比較增加四倍。生鐵產額增加兩倍。與十八世紀末比較機械和機器的生產顯然大增。比如，一七九〇年法國有九〇〇架機械紡車，而一八〇五年則為一二、五〇〇架；紡織機同期內由八——九架增至三、三〇〇架。可是蒸氣機還很少，水力機尚佔優勢。一八〇五年著名的賈塘爾機已被發明出來，這種機器是用來製造絲綢的有花織物的，一八一〇年吉拉爾發明了亞麻紡織機，它顯著地提高了此種物品的產量。

生產的增漲同樣也見之於農業經濟，它已由封建主義的道路解放了出來。

國內貿易額由一七九九年五萬五千三百萬佛郎增至一八一〇年的七萬〇五百萬佛郎。

由經濟上昇中得到好處的首先是資產階級與富裕的農民。城市和農村中勞動階層的境况仍然很困難。工人的工資是極端低下的。當然，麵包和其他日用品的價值也跌落了。

消滅了封建地主的壓迫使小土地所有者的境况得以改善。但是新的壓迫，高利貸和資產階級型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壓迫又接踵而至。間接稅繼續增加。一八〇四年恢復了革命時期所取消的飲料稅。一八〇六年開始徵收鹽稅，一八一一年開始徵收烟稅。一八一一年間接稅構成國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然而對

於人民最困難的還是「血稅」——經常被徵入伍（徵兵），富有的資產者得以金錢贖身，僱人頂替。根據大概的估計一八〇〇年被徵入法國軍隊者有三萬人，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五年每年六萬人，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九年每年約八萬人，一八一〇年爲一十一萬人，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二年爲一十二萬人，一八一三年爲一百十四萬人。

拿破崙戰
爭的性質
和目的

法蘭西的革命戰爭是解放的，正義的，首先是保衛祖國防禦干涉者的戰爭。封建君主的歐羅巴在法國恢復封建的絕對主義的集團，法國的軍隊保衛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果實防止封建君主的歐羅巴的侵害。

拿破崙的反革命的專政尖銳地改變了法國所進行的戰爭的性質，使它由解放的變爲侵略的（一七九四年特米多爾月九日之後戰爭性質即已變更）。「民族的戰爭可能轉變爲帝國主義的，相反亦然。比如：偉大的法國革命戰爭開始作爲民族的而且是民族的。這個戰爭是革命的；保衛偉大的革命反對反革命君主制的聯合國。而當拿破崙建立起帝國來奴役大多數早已形成了的、大的、有生存力的歐洲的民族國家的時候，那時候法國的戰爭就由民族的變成帝國主義的了，這就輪到它來惹起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的戰爭。」*

拿破崙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爭取新的市場，爭取法國在歐洲商工業的和軍事政治的領導權。

法國武裝的勝利引向關稅率的確定，這對於法國工業家是有裨益的。一八〇九年與奧作戰時，拿破崙寫信給他的一個大臣說：「必須利用我們進攻維也納的時候把法國的羅紗和瓷器運入奧國，這些物品在此地一直到現在都受高稅率的壓迫。我把它們從關稅中解放出來而最高限度地使它們推廣於維也納各商號。」因侵略結果而歸併於法的區域其條件不及法國舊領土為良。由皇帝自己或者他的親屬（「拿破崙黨的」）所統治的聯合國家已降為附屬國的地位。在十年（一八〇一至一八一一年）內輸入意大利王國的法國商品增加了六倍，商品入境幾乎不納關稅。意大利的生絲只能輸往法國。

除了從附屬國及半附屬國汲取工業原料之外，拿破崙更以軍事課稅，沒收，最後是赤裸裸掠奪的方，法從這些國家搜括大量的資本。一八〇四年這種「特別收入」在法國的國庫中佔一萬二千三百萬佛朗，而國家收入的總額是七萬七千萬。兩年後佔領普魯士（一八〇七至一八〇九年），普國及其同盟者被徵去約十億佛朗。

因此，對於拿破崙的政府，對於軍隊的承攬人（國家的債權人和軍需工業的所有者）戰爭變成了收入之無盡的泉源。

戰爭也使掠奪戰敗人民的軍隊富裕起來。某些帝國的將軍和元帥靠收賄和搶掠而中飽私囊，這可看作掠奪被佔區的例證。蘇利特元帥尤以貪婪著稱，他當西班牙戰爭時在它的博物館掠奪了許多圖畫，一轉手間即以荒誕的價格賣予路弗爾。

參加戰鬥的官吏、將軍和元帥按級賜予：巴却特軍團獎章，貴族的身分和貴族的爵位，高額的俸金和豐稔的采地。貝吉元帥封萊弗謝特耳和瓦葛拉姆公爵的爵位，每年得俸金一百三十五萬五千佛郎，麥塞元帥，里沃利公爵每年的收入超過一百萬佛郎，且弗元帥（阿維爾西且特公爵和愛克莫耳公爵）每年約得一百萬佛郎。到一八一〇年賜予新賞，主要是高級指揮官，共達三千二百五十萬佛郎。

在拿破崙的戰爭中除了掠奪別國土地之外還有什麼呢？沒有。拿破崙在意大利，在德國和在其他西歐國家的勝利動搖了這些國家佔支配地位的封建制度，而亦有其自由改革的結果，即掃清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道路。但是拿破崙戰爭的這個進步方面在侵略和掠奪的目標之前是隱藏在其背後的，而在後來的幾年帝國消滅了這一切。

拿破崙戰爭的勝利首先是因為法國軍隊是由自由的農民組織而成，他們保衛着在革命時期所取得的土地。再就是在反法聯合國的軍隊中有農奴制的農民參加作戰，這些農民憎恨地主和支持農奴制的官佐。法國軍隊的指揮位置從革命時起就不問其出身而選拔有才幹的人來擔任，這一點也有重大的意義。法國軍隊的士兵都知道納伊元帥是一個飯店主的兒子，拉那元帥的兒子是一個士兵。將軍對士兵說每一個士兵在他的背囊中都保有元帥標，因此與法交戰的任何一支軍隊都不像法國軍隊一樣有這樣多的具有才能的指揮官。革命創立了新的戰略和策略，集中全力於戰鬥的決定之點，在與敵軍的不靈活、遲緩、難以轉移的「陣線」對比之下，法軍則行動敏捷、急速和堅決。拿破崙完成了一七九三——一九四年的軍

專的戰略和策略。拿破崙的這種軍事天才是由法國革命的整個發展所準備下的。恩格斯寫道：「拿破崙的不朽的功績是在於他懂得唯一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的運用就要廣泛地武裝民衆，而武裝民衆只能發生於革命。」

拿破崙的戰鬥系統之基礎是：「一方面是攻擊手段的數量規模，即人、馬和武器之數量，而另一方面就是這些進攻配置的靈活性。」**

當作人和
政治家的
拿破崙

拿破崙作爲國家元首的特點是不倦的才能和非常的活動，這些特點也表現於他的活動的一切方面（軍事的、外交的、行政的）。他把管理的一切線索都抓在自己的手裏並且竭力關注着自己的龐大帝國內的一切事業。特別偉大之處是他的指揮軍事的權力。他比軍政部的一切官員都更善於調排散佈於幾乎全歐洲的自己的軍隊之成分和數量。他有着一個聰明的頭腦，在立法、行政、外交活動諸領域內他是一個大天才。最後他還以大智大勇著稱。

但是拿破崙之特點作爲一個人和政治家來看同時又是缺點，比如貪得無厭的權勢慾，與完全無信義相結合：一切手段那怕是最卑劣的，只要能夠達到他的目的，那對他都是好的。「他既不相信名譽，亦

* 「馬恩文集」八卷，四六四頁。

** 「馬恩文集」八卷，四五七頁。

不相信德行，而常常稱這兩個概念是抽象的。」——拿破崙的一個大臣，謝勃塔耳在他的回憶中寫着。

「他看待人的實體如像看待物事一樣而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同類……他除了自己以外再不承認任何人。

」——另一個同時代者史達耳男爵夫人寫道：拿破崙所施予被佔領國家的冷酷殘忍是同他的蔑視思想和真理相結合。有一次他詰問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家說：「杜姆將軍，你也是算在那些相信自由的蠢貨之內嗎？」將軍回答說他相信自由是始終如一的。接着拿破崙又說：「這樣看來，你也同其他的一樣支持着野心家的革命。」除了個人的利益之外，拿破崙任何時候都不承認有其他的人民底品行的動因。對於勞動人民採取輕蔑態度，但他知道巧妙地阿諛他們和喜歡他們充作自己的士兵，知道找尋和獲取衆望。

與第三次
聯盟國作戰
年一八〇五
與奧國和
俄國結盟
與奧國和
俄國結盟
與奧國和
俄國結盟

英國是拿破崙法國的主要敵人，英國在工商業關係上遠高於法國並且是它的最危險的競爭者。由於自己的島國的位置，海上的統治，廣大的殖民地佔有，財政的力量和工業的優越，英國終是難以毀傷的，並且還成功地擊退了拿破崙所加於它的一切打擊。一八〇五年英國又組成了反對法國的新聯盟，聯盟的組成者仍是俄、奧和拿破利。在這次戰爭中西班牙是法國的強迫的同盟者。拿破崙想在英國本部登陸的試圖（爲此試圖而在近海的布洛尼城集中了全部的出征部隊）遭受失敗。法國與西班牙的聯

合海軍被英國的大將納爾遜在特拉發兒格爾擊毀了（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特拉發兒格爾的戰鬥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失去海軍，拿破崙想在英國登陸和直接戰勝英國的希望

就告破滅。而沒有破壞英國，拿破崙對歐洲大陸的征略就不可能具有堅固的性質。

對於拿破崙與第三次聯盟國作戰比較大的勝利是在陸上。因為奧軍在烏利姆（十月二十日）的投降接着就是維也納（十一月十三日）被法國所佔和拿破崙在奧斯特利茲（十二月二日）對俄奧聯軍的決定性的勝利。這是拿破崙的最光輝的一次勝利，這裏也可看出他的戰略的藝術。聯盟國損失了一萬五千人被擊斃，兩萬人被俘，敵國得利了一百八十五門大炮，四百個彈藥箱和四十五面軍旗。

在奧斯特利茲被打破之後，奧國被迫締結和約（「普來士布格和約」，訂於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按照條約的規定它失去了威尼斯、伊士特里（除開特里哀士他）、塔兒麥志和其他的一些土地，承認拿破崙是意大利國王並支出大量的賠款。法國的同盟者在分割由奧國奪來的土地上得到德國南部——巴伐里亞（已被佔領的齊羅兒）、烏登堡、巴登、——拿破崙會巧妙地利用了這些地方與奧國的矛盾，奧國皇帝必須正式取消自己妄想的德國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稱號（一八〇六年八月六日）。事實上奧國的崩潰早已開始了，不過到現在才完全表現於外部。爲了鞏固自己在德國的統治，拿破崙在一八〇六年建立了所謂萊因聯盟，參加聯盟的有十六國，嗣後又有五個德意志國家加入，按照拿破崙的第一個要求，萊因聯盟必須經常駐紮一定數量的援助軍隊。「法蘭西的皇帝，意大利的國王」現在又得了一個稱號——「萊因聯盟的保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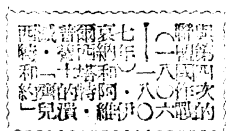
同在一八〇五年，統治着拿破崙的布蘭邦王朝爲法國軍隊所逐而在英國海軍庇護之下逃亡入西西

里。拿破崙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一七六八——一八四四年）做了拿破崙的國王，兩年後拿破崙的妹子卡羅林的丈夫約阿基姆·墨拉特元帥（一七七二——一八一五年）代替了他的位置。拿破崙的另一兄弟路易·波拿巴（一七七八——一八四六年）在一八〇五年做了屬國荷蘭的國王。

英、俄組織了第四次的聯盟，普魯士和瑞典也參加了。普魯士的軍人抱着極端輕敵的態度，以為易於獲勝。拿破崙已經預知聯盟國的聯合力量。用偉大的德國詩人海涅的話來說：「拿破崙愛撫普魯士，而普魯士則不愛撫拿破崙。」在一天內發生的兩次決定的戰鬥——在伊哀納和阿維爾西塔特（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普魯士的軍隊全部被拿破崙和且弗元帥所打敗。普國損失傷亡二萬二千人，被俘一萬八千人，大炮和軍庫損失二百。幾日之後法國人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進入柏林（十月二十七日），佔領了普魯士的大部分土地。

但是聯盟國仍繼續作戰。戰場現在是在東普魯士。一八〇七年二月八日在普萊西雪，愛伊拉拿破崙軍隊與俄國軍隊展開了一次當時是最殘酷的戰鬥；在此次戰鬥中兩方都損失了二萬二千人。接着這次戰鬥之後的弗里德蘭德戰鬥（一八〇七年六月十四日）中俄軍終告失敗。

一八〇七年七月七日亞歷山大一世在齊兒西特簽訂和約並同拿破崙締成聯盟，宣佈退出聯盟國，脫離英國，承認法國的一切侵略地。拿破崙方面則宣佈允許俄國在東北歐有行動之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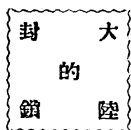
與締結法俄聯盟同時，法國與普魯士之間也簽了和約。

「齊兒西特和約」的條件對於普魯士是極端苛刻的。它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領土：易北河左岸之地，波蘭的波森省，但澤城。必須縮減軍隊為四萬人和付出一萬萬佛郎的戰爭賠款。賠款是由普魯士的一切同盟者來分擔。其中比如黑孫·卡寧耳選侯和布拉烏西威格公爵已被征服，而其領土則被併入重新組織的（一八〇七年）維克特利亞王國。拿破崙的弟弟耶羅姆·波拿巴（一七八四——一八六〇年）當了這個王國的國王。薩克森選侯因與拿破崙合作戰而得國王的封號，並且成了重新建立的華沙大公國的君主。

「齊兒西特和約」不僅對於普魯士，並且對於全德國都是一個真正的浩劫。「齊兒西特和約」是德國的偉大的墮落，而同時又是偉大的民族高揚的轉折點。* 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的可怕的慘狀喚醒了德國人民一切有生之力並刺激了後來反對征服者的民族起義。

依靠着已得的勝利，拿破崙還在與第四次的聯盟國作戰尚未終結之前計劃了新的、更嚴格的消滅英國的試圖。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柏林發出一個法令，宣佈封鎖「不列顛諸島」，禁止與英通商，嚴格沒收一切英國的商品和英國的商船。

拿破崙的柏林法令奠定了所謂大陸封鎖體系的基礎，這個體系是想封鎖英國的歐



* 「列寧文集」二十二卷，第三七七頁。

洲市場而從經濟上來使英國崩潰。法蘭西帝國的一切公國及其一切同盟者都加入這個大陸體系。英國規定了管制一切中立國之海上貿易的辦法來回答法國港口的封鎖。對於英國政府的這個方策，拿破崙又以一八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十二月十七日米蘭法令來回答，法令規定了「一切商船，不管它是那一種，只要是裝了貨的，假如它來自英國港口，或者來自英國殖民地，或者來自英國軍隊所佔國家，或者開往這些地區，統統沒收」。這樣一來，進入英國港口的中立國的商船和英國的一例看待。

拿破崙依靠着法國資產階級的援助才採取這些辦法。法國的資產階級老早就要求消滅英國在歐洲市場的競爭。爲了想要最終地絕滅英國的商業，拿破崙就實行了對殖民地商品的禁止稅。按照一八一〇年八月五日在特里安朗施行的法令，一百五十格蘭姆黃色的、不純的砂糖課稅三百佛郎，一百五十格蘭姆咖啡課四百佛郎，一斤近東的棉花課稅二百至四百佛郎，美棉則課稅八百佛郎。

大陸的封鎖極其嚴格地和大規模地實施起來。一八〇九年十一月間單只特里士特一地被沒收的殖民地商品總額達二百二十五萬佛郎。一八一〇年八月在梅克連堡奪得裝有殖民地商品的船十二艘。一八一〇年十月十九日拿破崙頒佈了焚燬所有被沒收商品的命令。可是殖民地的原料只沒收而不焚燬。

兩千名關稅吏的軍隊分佈於帝國的全部邊境，他們藉警察和軍隊之助而有計劃地與英貨走私作鬥爭。

爲了封閉英國的歐洲大陸的市場，拿破崙乃圖奪取比利牛半島。葡萄牙已經參加大陸的封鎖，拿破

拿破崙侵入
葡萄牙和
西班牙
一八一八
年
對西班牙
的戰爭

崙決定佔領它。一八〇七年他與西班牙訂結了瓜分葡萄牙的條約。十一月十九日法軍在尤諾將軍的指揮之下侵入葡萄牙；十一月三日佔領里斯本，強迫攝政王子逃入不拉西利亞。

在對葡作戰的藉口之下，拿破崙繼續把自己的軍隊開入西班牙。一八〇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法軍進佔馬德里。在法軍進佔馬德里以前幾天（三月十九日），發生於阿倫胡茲的反對嫌惡的國王寵臣加圖亞公爵的人民起義迫使昏庸老朽的國王卡爾拉四世

（一七八八——一八〇八年）遜位。其子費爾丁蘭七世做了西班牙的國王。拿破崙利用了王室的內訌而以欺詐手腕誘之入法，把他當作俘虜來看管。一八〇八年六月六日拿破崙的法令規定他的兄弟約瑟夫繼承西班牙的王位。七月二十日他在法國軍隊的庇護之下進入馬德里。

西班牙的顯貴都笑容滿面地承認了新王，可是西班牙的民眾却起來爭取自己的民族獨立。一八〇八年三月二日馬德里燃起了反對法國的起義。它雖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然而反對佔領者的人民起義很快地就蔓延於國內各地。

在阿士杜里、沃連西、卡士丁利、阿拉岡以及在西班牙其他各省形成了地方的政權機關（賀特），組織武裝隊伍來同法國的侵略軍鬥爭。游擊隊主要都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組織起來的，他們對侵略者進行堅持不屈的抵抗。七月二十三日巴倫被包圍並俘獲了杜蘭將軍指揮下的法軍一師團，計達一萬七千人。

在這同一個時期葡萄牙也燃燒起反對法國佔領者的民族起義。在奧柏托組成臨時政府，進行組織軍隊，號召一切可能的武器都拿出來作戰。英國政府派遣阿爾杜拉·威兒士萊將軍（未來的惠靈頓公爵）率領軍隊援助葡萄牙。一八〇八年八月底法軍撤出葡萄牙。同時期他們也被逐出馬德里。

但是拿破崙不願放棄西班牙。一八〇八年十一月五日他親率大軍十八萬進窺比利牛半島。獲得了對西班牙的幾次勝利之後，十二月五日他佔領了馬德里。國王約瑟夫始有可能重返其京都。

但是西班牙人仍然繼續進行反對法國侵略軍的鬥爭。薩拉加西的土民表現得特別堅強，薩拉加西的保衛是戰爭史上最英勇的一頁。薩拉加西的第一次圍攻從一八〇八年六月繼續到八月，終於以進攻者的退却而結束；一八〇八年十二月法軍再次圍攻薩拉加西，在英勇的抵抗之後，為進行這個抵抗，西班牙人付出了五萬人的代價，一八〇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薩拉加西始告陷落。

一八〇九年整個一年中間在法蘭西與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吉利的聯合力量間進行着殘酷的戰爭。一八一〇年初法蘭西成功地迫使西班牙的大部分屈服於自己。靠自己的守備隊和英國的分艦隊守護着的卡底克士變成了西班牙獨立的不可攻克的堡壘和西班牙民族政府的中心。

法國佔領者的殘暴終不能消滅西班牙人民的愛國思想。以不斷的激怒來同人民起義作戰，拿破崙乃在西班牙保留了相當數目的軍隊，計達二十五萬人之多。雖然這樣他想使西班牙全國都屈服還是不能成功。

第五次的聯
盟國（一八
〇九年）在
反對法國的
起義

一八〇九年英國又組織了反對法國的新的（第五次）聯盟，奧國因法軍在比利牛半島的失敗而振奮起來，它也參加了這次聯盟。

俄國在這次戰爭中保持中立的立場，這是拿破崙與亞歷山大的愛爾福特會談（一八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到十月十四日）所商定的，這時法俄聯盟已經發生裂痕；愛爾福特會談的目的就是爲要鞏固這個聯盟。

在這次戰爭中間法國的同盟者是德國的公國，萊因聯盟的盟員，還有薩克森人和波蘭人。戰爭因奧軍之闖入巴伐里亞而掀起。從四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的大戰役中拿破崙擊敗了卡爾拉大公國的軍隊，捉了四萬個俘虜和獲得一百門大炮。然而三月二十一和二十二日在阿士培爾和愛士林格（維也納附近）展開了一次劇烈的戰鬥，在這次戰鬥中拿破崙損失了三萬五千人；有二十四個軍官（其中有蘭元帥）脫落隊伍。

法軍的挫敗鼓舞了奧國憎恨拿破崙壓迫的愛國情緒。在齊羅兒掀起農民的起義，起義的領導者是旅店主人安德萊。荷弗爾，荷弗爾會三次攻佔英士不魯克。但是奧國的軍官却譏笑「他是鄉下佬的戰爭」而未給予應有的支持。一八一〇年二月二十七日荷弗爾被法國的軍事法庭判處死罪。

拿破崙壓迫的民族起義也發生於北德意志。普魯士的陸軍少校西耳在維士特發兒領導了一支小小的義勇隊，佔領了赫兒城，但在三月三十一日在襲擊雪特拉兒蘇德要塞時爲法軍所敗而陣亡於戰役。陸

軍上校喬爾貝爾格的隊伍也被打垮，他曾領導幾千個蓋士雪的農民企圖奪取維士特發兒王國的重要城市——卡西雪兒列。不拉烏雪威格。愛耳公爵的隊伍也遭挫敗。

七月五、六日在瓦格拉姆的戰鬥中，當時的最劇烈的戰鬥之一，雙方都損失了二萬五千人，拿破崙獲得了對奧國的決定的勝利而強迫它議和（和約於一八〇九年十月十四日在維也納簽訂）。依照和約的條件奧國失去了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領土，必須縮減自己的軍隊為十五萬人，付出賠款八千五百萬佛郎，參加大陸體系。從奧國奪得的西南諸省（特里哀士特、拉古沙、哥爾瓦丁、卡里丁的一部分等等）與一八〇五年奧國丟失的塔兒麥亦合併而為法蘭西帝國的伊林里省。西赫林茲被併入華沙大公國，從東加里西亞（爾諾·波兒區）割來的一小塊土地歸於俄國。沙兒茲堡、不拉納和英尼區讓給巴伐里亞。哈布斯堡君主國現在完全附屬於拿破崙。

拿破崙繼續自己的侵略政策。按照一八一〇年的法令荷蘭被併入法蘭西帝國，荷蘭國王路易·波拿巴因懼怕荷蘭海上貿易的完全消滅而破壞了大陸體系，這就引起了他的兄弟——皇帝的不滿。在一八一一年初在拿破崙帝國的組成部分中——在它的「圓形」邊境的次序中——包括了全部北海岸，有漢堡自由城、不來梅和奧兒登堡公國。

第十一章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的歐洲和拿破崙

帝國

歐洲和
法
國
革
命

開始於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全歐的先進人士中間引起了同情反響之廣大的聲浪。意大利的詩人阿兒菲里和英國詩人華治華特都寫過詩歌頌巴士提的陷落。著名的英國自由派里却德。普拉士在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四日的演說詞（曾重印過十二次）內說道：「我生在這個時候是很幸福的，我看到人權較之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好地被人理解着，民族渴望着自由……我看到自由之火焰到處蔓延和看到人的事業如何開始了一般的改善；國王的統治讓位於法律的統治，牧師的統治讓位於理性和議會的統治。」法國的革命促進了接近法國的國家之農民運動和某些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城市民主羣衆運動的高揚。

歐洲君主制的政府和統治階級以公開的敵意來迎接法國的革命。他們向着這個革命的自由思想宣戰並採取一切對策來防止這些思想越出法國的國界。葉卡切林娜二世曾一度消失了自己的哲學的「熱愛」而不惜懲辦法國革命的支持者，首先就是懲辦拉吉色夫。一七九〇年「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的作

者（即拉吉色夫——譯者）送交法庭審訊被判終身流放。同在一七九〇年這一年內倫敦出版了愛德孟德·巴克的小冊子「法國革命之分析」，它立刻成爲一切歐洲反動者的參考書。巴克尖銳地攻擊法國革命，說它掃清了整個歐洲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使私有財產制度蒙受危險。

法國革命越是向前發展，整個歐洲的反動者越是嫌惡它。「歷史在新的基礎上反復着。比如以前在封建主義崩潰的時期，「雅各賓派」這個名詞在一切國家的貴族中引起恐怖和嫌惡，這正如現在一樣，在資本主義崩潰的時期，「布爾塞維克」這個名詞引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怖和嫌惡。而相反地，比如以前的巴黎是上界的資產階級革命代表者的避難所和學校，正如現在一樣，莫斯科是上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代表者的避難所和學校。」*

波蘭的第三次瓜分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歐洲政策的重大問題之一乃是波蘭問題。爲第一次的瓜分所削弱，爲內部矛盾所分裂，經常處於國家的無政府狀態，波蘭的貴族君主制於是成了強隣——奧、普、俄——的衆矢之的。

在法國革命的影響之下，波蘭也實行了某些改良，這些改良可以挽救它的更進一步的崩潰。一七九一年三月三日國會通過了波蘭愛國者，波蘭完全獨立的支持者，政黨所製定的自由憲法。然而沙皇俄國起來反對這個憲法。一七九二年葉卡切林娜二世在波蘭反動者（即所謂蓋特門*黨）

的庇護之下派了卡霍夫斯基將軍統率六萬四千軍隊進窺波蘭。波蘭軍隊被擊敗，貴族政黨（它是在泰加威茲黨的名稱下組織起來的聯盟）奪取了波蘭的政權。一七九三年俄國與普魯士進行第二次瓜分波蘭，承認格羅德雷的國會。俄國現在得到餘下的白俄羅斯全部、烏克蘭、波圖利、波列舍的東部和瓦來尼，普魯士得到旦赤格、唐魯、大波蘭、庫耶維和瑪查維（瑪查維的軍事長官除外），波蘭遺下的僅有二十五萬四千方公里（只有從前領土的四分之一），波蘭的軍隊由三萬縮減為一萬五千人，取消一七九一年的憲法。

但是愛國者的政黨繼續戰鬥着。一七九四年三月克拉可夫發生暴動，迫使俄國的守護隊退出城池。暴動之領導者是有才能的訶士杜西可（一七四六——一八一七年）將軍，他曾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靠着農民的武裝隊伍，訶士杜西可成功地襲擊俄軍。未幾俄軍即從華沙撤退。三月七日訶士杜西可頒佈法令（即所謂「波拉列茲法令」）宣佈所有波蘭農民的人格自由和減輕他們對地主的義務，委託將來的獨立的波蘭政府最終地解決農業問題。可是波蘭的貴族不願放棄自己的封建特權和寧願喪失民族獨立而不願讓農民自由，農民們因免稅諾言未獲實現而退出運動。暴動終不免於失敗。一七九四年十月十一日波蘭的民族軍隊為俄軍所敗，訶士杜西可本人被俘。此後不久蘇瓦羅夫即奪得普拉格（華沙近郊）要塞。暴動既被鎮壓下去，一七九五年繼之乃第三次的瓜分波蘭，依照這一次的瓜分，俄國得到立陶宛，

普魯士得到辟利茲河西部的領土，維士來、布格和列曼納連同華沙一起，奧國得到西赫林茲。一七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最後的波蘭國王斯大尼斯拉夫·阿勿古士特（波尼雅托夫斯基）遜位。波蘭立陶宛王國就告壽終正寢。

波蘭的瓜分顯然增強了沙皇主義在歐洲的革命影響。「打從完成了第一次的掠奪波蘭之時起，德國即已降落為俄國的附庸地位。俄國承認普魯士和奧國絕對君主制的保存，而普魯士和奧國則負納貢義務。」* 一八〇七年拿破崙設立華沙大公國，他們想利用波蘭作為「反俄的前哨」。

英國從一七
八九年和一
八一五年

法國革命促使英國的自由民主改良的鬥爭增強了。舊有的活動重新活躍起來，而新的民主主義的社團也紛紛產生，他們進行鼓動要求選舉和國會制之改良。一七九二年憲政社組織起來，這個團體聯合了一些急進的知識份子。人民之友社也具有同樣的目的，其領導者是著名的律師愛斯金，作家梅金托西等。但是甚至這個社團的最極端的份子亦不傾向於革命而是傾向於改良。

所謂「通信社」帶着比較急進的色彩。第一通信社在職工湯姆士·哈丁（一七五二——一八三二年）的領導之下，一七九二年初成立於倫敦。同樣組織相繼成立於曼徹斯特、諾赤、雪菲利德、利德士、布利斯托爾、伯明罕、格拉斯哥、愛丁堡、紐開士特兒以及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其他一些城市。通信

* 「馬恩文集」第六卷，二八二頁。

社以通信方法來維持他們之間的不斷的聯系（其名稱即由此而來）。在其成分中小商品者、職工、工人佔優勢。

通信社堅決要求英國國家制度的民主化，進行實際的鼓動爭取普選法的實行。

他們致送祝賀詞給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民公會。倫敦通信社的領導者聲明認為有可能以和平方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但是該社的某些社員却祕密地準備武裝和進行軍事訓練。一七九三年十月英吉利、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各個民主主義團體之代表在愛丁堡召開大會，採用了「全不列顛三民族之人民公會」的名稱。公會聲稱反對與革命法國作戰和通過了一個爭取普選法的決議。十二月十日公會為武裝力量所擊潰。大會的主持者送交法庭審訊處長期徒刑（達十四年）。

一七九四年五月首相比特在國會中提出停止「人權神聖法」（Habeas Corpus）* 八年的法案。他說：「危險的是消滅憲法而代之以人權論的叛亂日益蔓延於國內。政府、法律、財產、宗教以及英國人所珍視的一切設施都處於危險之中，它只有用如像法國所已經歷過的辦法才能掃除。然一切團體之最危險者莫如倫敦通信社……它為雅各賓派的精神所浸透而以財富的最終消滅為其目的。」

法案差不多是衆口一聲地被通過了。專橫的警察集團統治着全國。運動參加者的大批逮捕也開始

* Habeas Corpus 意即拉丁文，原文的意思是「指被捕者得用書面要求送交法庭去查他的拘捕的合法性。英國在

了。但是通信社繼續進行鬥爭。在一七九四和一七九五年整整的兩年中間在倫敦和在其他城市舉行過許多許多的集會，在這些集會中聚集了幾十，有時是幾百幾千的羣衆，主要是工人和手工業者。在這些集會上通過了決議要求選舉的改良，撤內閣總理的職，停止與共和法蘭西交戰。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當喬治三世在國會時，羣衆紛紛以石塊投擊其車箱，高聲呼喊着：「打倒戰爭！打倒比特！」

這時期通信社的社員的數目達到八萬之多。一七九八年倫敦通信社的領導份子都遭逮捕。到此運動走向低潮而到一七九九年就完全消聲匿跡了。

這次運動的挫敗不能僅僅拿政府的壓迫來說明。經濟上已經鞏固了的英國資產階級有一切的理由滿足於自己的地位。十八世紀末英國的政治秩序根本和革命前法國所存在的政治秩序不相同，在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受着封建的絕對主義集團的阻礙，而在英國則絕對主義和封建主義還在十七世紀就已被破壞了。

對法的戰爭把英國的一切有產階級結合成爲統一的反法蘭西的和反革命的陣綫，傾向於民主改良的和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的人民羣衆希望以和平的方法，開會和請願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在領導民主運動的小資產階級中間特別強烈地相信合法的鬥爭方法。工人階級要想組織運動尚嫌太軟弱和太不成熟。農民在法國是決定的革命力量，而在英國則因農業變革和殖民地移民的結果，到此時期幾已消滅殆盡。

英國的海軍
暴動·愛爾
蘭的暴動

因爲以上這些緣故，所以在當時的英國新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必需條件是不存在的。

一七九七年四月英國的艦隊發生暴動，參加暴動的包括停泊在斯皮特黑德·撲茨茅斯特、普利穆斯和普利莫特的三個分艦隊。暴動是抗議存在於海軍裏的難以容忍的集團。暴動起來了的海軍軍人高懸紅旗，組織委員會，撤換官吏，把他們中的一些人逮捕起來，從自己的隊伍中選出船長和自己的「紅色大將」——海員里却德·派克。

暴動的船員向政府提出請願書，請求廢止肉刑，俸餉按時支付，增加假日，放逐某些特別可嫌的官吏。

試圖給予運動以澈底地革命的性質和提高爲反封建的鬥爭是沒有成功的。在暴動者中間沒有必然的結合點。大赦的許諾和某些讓步，政府成功地在海員隊伍中引起分裂。六月間運動已完全被壓服下去。

政府殘酷地懲處暴動參加者。其中有二十四人經軍事法庭的審判而被絞死。

一七九八年愛爾蘭發生暴動，暴動是由愛爾蘭人聯合會——秘密的革命組織掀起的。其目的是從英國的壓迫之下解放愛爾蘭和組成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及其首領沃兒夫·頓都指望着法蘭西共和國的軍事援助。可是這個援助沒有能够實現（暴風雨妨礙了法國的分艦隊靠近海岸和登陸），因此愛爾蘭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八年的暴動帶着自發的性質，沒有統一的計劃和總領導。英國政府以極大的殘酷性來鎮壓運動。爲了根本消滅愛爾蘭人對獨立的期望，一八〇〇——一八〇一年英國乃與愛爾蘭實行完全的國家合併。封閉愛爾蘭的國會，而國會議員則轉入英國的貴族院，愛爾

蘭人民的勞動羣衆，尤其是農民的狀況如今愈益困難了。

戰爭和英
國的
國民經濟

始於一七九三年繼續到一八一五年的對法戰爭使英國的財源極度緊張起來，消耗了八萬三千萬金鎊。這個龐大的總額有一部分是用於補助歐洲國家——英國的同盟者和支持法國的流亡貴族。

戰爭使英國的國債大增：一七九三年國債爲二萬三千萬金鎊，而一八一五年則達

八萬六千四百萬。

除了借債之外政府又求之於直接和間接稅的增加，沒有一種日用品可以不要課稅。單只在一八一二年一年之內稅收即達六千三百萬金鎊（而借債收入則爲四千萬）。除間接稅之外又復對胥手賤足的勞動羣衆課以所得稅。

連年對法作戰所引起的英國經濟困難自拿破崙宣佈大陸封鎖之後特別增強了。

英國的財政力量和工業的優勢容許它可以克服由戰爭引起的一切困難。英國的貿易差額在這個時期一連都是出超。可是大陸封鎖對它的國民經濟引起了非常嚴重的損失。工資降落，失業增加。麵包價格達到空前的高漲。在一七八五——一七九五年每二十八磅小麥索價五十四先令，在一七九五——一八〇五年則爲八十一先令，一八〇五——一八一五年爲九十七先令。在這幾年中間麵包的價格高漲到一百二十甚至一百五十六先令。

在麵包漲價的基礎之上有些地方發生了飢餓的騷動；尤以一七九五年情勢更爲嚴重。城市和鄉村中的飢餓的貧苦者扣留裝穀物的駁船，劫奪麵包庫，闖入食品舖規定較低的物價。掌握國會的大地主無情地榨取消費羣衆。

但是同時如一切國家一樣，其勞苦羣衆因戰爭而遭受極大的經濟困難，某些人民羣——地主、金融資本家、船主、造船業者、軍火工業的所有者——却因戰爭而迅速致富。

在與拿破崙法國交戰時期英國的政治狀況

一八〇一年比特因爲取消加特力教徒的限制和允許他們和其他人民有同等權利的方案與國王衝突而遭撤職。阿丁頓代替了他。但是阿丁頓的內閣在一八〇二年與法國簽訂和約，它是最短命的內閣。對拿破崙戰事重起和法國登陸部隊在英登陸的威脅迫使喬治三世再度召回比特。比特在一八〇四年五月重新掌政，雖有重病在身，但在與

危險的外敵作戰中仍然表現出他的才能。他成功地組織了反法的新聯盟。特拉發兒格爾之戰（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使他獲得英國救星的榮譽，然接踵而至的奧士特利茲的挫敗（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復使比特陷於完全的意志消沉。他指着壁上說：「捲起這個歐洲地圖吧，它在十年之內是用不着的。」說完這個不久他就死了（一八〇六年一月間）。

代替他的內閣大臣繼續與法國作戰，像他一樣的賣力。

英國因農業和工業變革以及不斷的對法戰爭之結果勞苦羣衆的困難狀況爲民主的反對派造成了順利

十八世紀末
和十九世紀
初英國的民
主學說和社
會的烏托邦

的基礎。九十年代的人民運動雖然失败了，但是民主的思想並未衰退。

湯姆士·平（一七三九——一八〇九年）是十八世紀末英國資產階級民主傾向的最有名的政論家之一。平是一個小農家的兒子，他是君主制和貴族階級的顯明的反對者。一七七四年他渡洋赴北美，參加了獨立戰爭，一七七六年他的著名的小冊子「常

識」問世。一七八九年他到了巴黎，在巴黎拉斐得把巴士提的鎮委託他帶到華盛頓去。拉斐得方面是要用它來證明美國革命的遺言，從英國的羈絆下解放美洲的移民，和法國革命的解放思想，顛覆專制政權的堡壘——巴士提——之間的密切聯系。返英後，平出版了「人權」論文，是為反對巴克的反革命小冊子而寫。該書被當局沒收，出版者和發行者判處監禁，平本人去法，在法國他被選為國民公會的會員。在雅各賓專政的時間他因支持吉倫特派而被捕監禁十一月。他出獄後即渡美，死在美國。除了政治的要求之外，平也提出了經濟的要求，比如減輕間接稅和對富有者增稅，給失業者工作做，給年老者發恩給金。

兩卷「政治的正義之研討」（該書出版於一七九三年）的作者威廉·霍德文（一七五六——一八三六年）在批評現存制度上較之平走得更遠。這部著作在當時人們的頭腦上產生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在民主主義的團體中更加流行。他是在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者思想的影響之下和作為獻給國民公會的禮物而寫就的。霍德文是私有財產制度，特別是大地所有制的堅定的反對者。他是社會改良團體的支持者，

然而否認革命暴力的必要。同時他又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的政府，一切的政治聯盟，這些東西照他說來只是束縛個人的自由。霍德文的「共產主義」之小資產階級的本質是一目了然的。

湯姆士·斯賓士（一七五〇——一八一四年）也不是徹底的社會主義者。如同當時的其他民主政論家一樣，斯賓士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農業問題上。在他的「真正的人權」（一七九三年）那篇論文中，他提出了消滅土地私有和把一切土地讓給公社掌管的方案。斯賓士一方面要求取消地主的財產，同時又保留社會階級的區分，保留僱傭勞動。一七九八年他擬定了他的烏托邦國家「斯賓西」的憲法。斯賓士的思想在工人以及失去土地之農民、手工業者中得到了極廣泛的流行。斯賓士的宣傳活動及其與倫敦通訊社的聯系招致了法庭對他的追迫。一八〇一年他被判處一年的監禁。

工人運動

· 路丁派

工人階級之登上歷史舞台乃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重要結果。資本主義的工廠戰勝了手工業的作坊和工場，其結果是增強了對工人的剝削，相伴而生的是工作目的延長，工資的降低，婦女和兒童勞動的愈益廣泛的僱用。大資產階級和地主之地租，商業利潤和工業收入的照例增漲，其相反方面就是人民羣衆的貧困之成長。

社會矛盾的增漲使階級鬥爭尖銳化了。在英國工人的騷擾，罷工日益成爲經常的現象。工人聯合會（職工會）的數目增多起來了。比特政府爲了討好企業家，於是採取了嚴厲的對策來反對工人運動。一七九九年頒佈法律，禁止工人聯合會的存在。這個法律施行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紀（到一八二四年）。在

這時期中間職工會是作為非法組織存在的。

從一八〇七年到一八〇八年由於戰爭和封鎖所引起工人狀況的尖銳惡化促使罷工運動的增漲。

在這些年代中英國在襪子、花邊以及其他某些生產上手工勞動迅速地為機器所驅逐。因此在工人和手工業者中掀起了反對機器的運動——即所謂路丁主義（這個主義因傳說的工人來丹·路丁的名字而來，他是打毀自己的工作機的第一個人）。

廣大的路丁運動展開於一八一一年。這個運動開始於諾丁海姆織襪工業的工人中間，接着很快地就擴展於其他區域。與機器的搗毀相伴而生的是屢屢發生燒工廠，殺害企業家的事件。運動是帶着這樣狂暴的性質致使警察束手無策而必須求助於軍隊。運動是自發地發生的，但在某些地方的路丁派曾試圖建立自己的秘密組織，參加這個組織的成員要舉行忠實的宣誓。

政府用極殘忍的手段來報復路丁派。法庭以極端嚴格的判決加在他們身上。例如在一八一二年燒燬米德利頓工廠事件中，三十二個被告罪犯判決如下：八人判處絞刑，十七人判處七年徒刑，七人判處六個月監禁。死刑的判定是以一八一三年三月頒佈的懲罰搗毀機器法為依據的。一八一三年路丁運動暫告平息。

馬克思說：「工人們學會區別機器及其他資本主義的使用，從而由抨擊物質的生產手段轉移於抨擊他們受到創傷的社會形式，這需要相當的時間和經驗才行。」*十九世紀初英國的工人還沒有這種經驗。

十八世紀末
和十九世紀
初的德國

在法國革命及其革命戰爭，繼之以拿破崙戰爭的影響之下，德國也發生了大的改變，在法國革命的影響之下，德國的某些部分也掀起了農民反封建的暴動，然而規模不大。

西培伊爾、瓦姆斯、馬因茲、法蘭克福特及以上各地的鄰區的民衆都歡迎法國軍隊，視之爲解脫絕對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解放者。果然不錯，法國將軍一踏入外國領土立即就取消了貴族的封建特權，解除了農民的賦役和年貢，允許購買僧院的土地。馬因茲地方的民主主義者建立了「人民之友社」，該社的領袖是忠實的雅各賓派，法國革命的熱烈的支持者，政論家喬治·佛士特。

一八〇一年的「留尼維爾和約」承認萊因左岸——二一、二八〇方公里的土地，有人口一百六十萬——歸於法國。這一塊小土地當時分爲五十七個小國家，其中包括了四個自由市「瓦姆斯、西培伊爾、科倫、阿海」。每一個國家都有其行政機關、法庭、稅口。除了自由市是由大商人集團的代表支配外，萊因左岸所有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則爲世俗的和僧侶的領主。

自萊因左岸歸併於法，一切中世的殘餘從此絕滅。德國其餘部分沒有一處受到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侵略的進步影響達到這樣的程度，如同靠近萊因的區域一樣。這些區域既被歸併爲法蘭西共和國的組成部份，這裏存在的一切國家都廢止了，貴族的封建特權取消了，行會制度廢除了，教會和流亡者的財產被

沒收拍賣，實行新的民法。

然而法國統治者的這種德政的結果却又縱容了它的消極的一面。因在這些國家的學校中強迫推行法語，德國人對拿破崙的感情大受損傷。另一方面，捐稅的煩重，徵兵的苛刻和大陸封鎖的體系致使廣大人民怨聲載道。然此種不滿之尖銳暴露則在拿破崙帝國之最後幾年。

日耳曼民族
神聖羅馬帝
國之覆組及
崩潰

法國武裝的勝利達到卡姆巴·瓦爾米（一七九七），接着是「留尼維爾和約」（一八〇一年）的簽訂，破毀了奧國在德國的統治形勢，給予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古老組織以悲慘的打擊。

「留尼維爾和約」法國負擔了關心着德國公爵失去的不動產的賠償的義務和實行還俗的原則，就是變僧侶的不動產為世俗的不動產。根據和約的這個條例，拿破崙乃在德國實行大的政治變更，增加自己的可能的同盟者的不動產和大量縮減德意志國家的數目。德國政治地圖上所有這些變更，都是根據着一八〇三年帝國國會上所製定的決議而實行的。一百十二個小德意志國家（有人口三百萬）如今都喪失了自己的獨立，遭受了「吞併」，而其領土則為某些較大的德意志國家所分割。在帝國的城市中保持獨立者僅有六個：奧格士堡、紐倫堡、瑪因的法蘭克佛、漢堡、不來梅和紐克貝。差不多所有僧侶的公國都歸還於世俗。巴登、巴伐里亞、烏登堡的領土大為增加。

實行於一八〇三年的帝國的改組具有進步的意義：它減少了德國長期的政治分裂，這個分裂妨礙其

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提高了德國人民的民族覺悟及其與封建絕對主義的壓迫作鬥爭。然而同時也因這個改組，使得拿破崙在德國和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權愈益鞏固。

一八〇六年法蘭西帝國的新勝利結束了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存在。

維士特發爾
王國
一八〇七年
八月一日起
年總國民
族起義

維士特發爾王國是直接臣屬於法蘭西帝國的最大的德意志國家之一，它是在一八〇七年由拿破崙扶植起來的。這個國家的領土是以從前的黑孫·卡靈耳（因為他與普魯士聯盟而為拿破崙所廢）的領地和不勞靈威格公爵（他也同樣失去了自己的王冠）的土地為基礎而組成。新王國的人口在一八〇八年為二百萬。卡靈耳城是京都。

維士特發爾的國王是拿破崙的幼弟哲爾。維士特發爾王國的憲法是在巴黎拿破崙的口授之下製定的。憲法考慮到要實行某些資產階級民主的改良——公民平等，取消一切等級的、行會的和地方的特權，廢除農奴法和貴族的封建權，實行陪審制和猶太人的平權。軍隊裏的肉刑也廢除了。一八〇八和一八〇九年頒佈法令解散僧侶團和拍賣僧院的采地。所有這些改良無條件地帶着進步的性質。

可是把法語當作國語和法國官吏在政府機關內佔優勢，這就損傷了維士特發爾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尊心。從一八〇八年起王國的一切行政都由國王哲爾所委任的法蘭西·勒·加莫士一手包辦，他封了芬·富士通雪推公爵的稱號。拿破崙曾以戰爭賠償總額二千六百萬佛郎連其他支付總共四千五百萬佛郎加在維士特發爾王國人民的身，這筆巨大的物質的和財政的重荷更是不滿之源。大陸體系復使維士特發爾的

國民經濟蒙受大害。

豈不足奇，在很短期間維士特發爾就顯露出渴望着解脫外國人的壓迫。一八〇九年（拿破崙與奧國作戰之時），德國這個部分即掀起民族解放的運動。

貝爾格和
法蘭克佛
大公國

維士特發爾王國的建立是在拿破崙在德國建立另一屬國——貝爾格大公國（以都雪兒圖夫爲京都）的前驅，該國位於萊茵右岸而以巴伐利亞讓出的土地和從普魯士奪得的土地組成。一八〇六到一八〇八年大公國王座爲拿破崙的妹夫墨拉特元帥所據，

一八〇八到一八一三年佔據王座者則爲法蘭西皇帝年幼的姪兒拿破崙·路易王子（荷蘭王路易·波拿巴之子）。事實上新國家的統治者是帝國的代表貝爾格公爵。後來這個法國官吏寫道：「我在德國很像古代羅馬的地方總督。人民方面對我如此尊敬，如此服從，顯貴方面也是這樣對我奉承，他們都要討好於我而求得我的哀憐。」一若在維士特發爾，這裏也實行了某些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改良（實行法蘭西民法、取消農奴法和封建的貢納等），可是也如在維士特發爾一樣，對外國的壓迫減低了這個改良的意義和在人民中間引起日益增漲的不滿。

成立於一八一〇年的小法蘭克佛大公國也呈現着類似的景象。這個國家只有三十萬人口。它的統治者是累根斯堡的大主教丹兒堡，是法國政策的單純工具。

一八〇六年普魯士的戰爭覆滅和一八〇七年拿破崙所強派給它的強盜和約驚醒了德意志人民的民族

一八〇七到
一八一三年
普魯士的自
由改良

意識和激起了他們憎恨外人壓迫的感情。這種愛國情緒的昂揚反映在哲學家裴希特（一八〇八年）的著名的「告德國民衆書」內，反映在克萊士特的詩劇「阿爾米尼亞之戰」內，這詩劇贊揚古德意志人反對羅馬（用羅馬來暗示拿破崙帝國）的戰爭中，反映在祖國文學興趣的提高上，也反映在一些組織的活動上，例如根杜德朗德，它是由那些有自由和愛國情緒的官佐和學生爭取國家的民族和政治復興的基本團體。

齊兒西特的慘劇推動了普魯士的貴族君主制走上改良的道路，以圖鞏固其內部狀況並重振其軍事力量。第一次改良的倡導者是一八〇七年十月四日當內閣總理的雪推尹男爵（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年）。雪推尹因接近資產階級集團而實行某些自由的改良，然而這個改良是帶着片面的性質的。一八〇七年十月九日的法律宣傳廢止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屬，可是仍然保留着加在農民土地上的許多貢納。一八〇八年的法律允許某些城市實行自治，當然是有限度的，規定普魯士的新的行政機構，加強這個機構內的官僚集中制；每省之上都設省長，省長由政府任命（廢除以前存在的州官的職務）。

一八〇九年因拿破崙的要求，他不願被他所打垮的普魯士君主制再復興，雪推尹被撤職並放逐於普魯士，其財產被沒收。一八一〇年自赫登堡伯爵掌政後，普魯士的改良又復重擊旗鼓。但赫登堡的改良比之雪推尹更加不澈底。和雪推尹相反對，赫登堡在對外政策上完全服從於拿破崙的意志。他本人是貴族地主的代表，極力避免觸犯統治階級的利益。一八一一年九月十四日的法律允許農民有贖買封建義務

之權，可是贖買的条件是極其苛刻的：農民必須支出的總額平均多如其經常的每年支出二十五倍的價值，或者把自己耕地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讓給地主。一八一二年內尤開爾士特瓦（普魯士的反動的地主貴族團體——譯者）的要求而頒發命令剝奪無馬或一馬農民的贖買賦役權。爲了尤開爾士特瓦的利益，一八一〇年曾頒佈了關於僱傭工作者的命令，規定僱傭完全依屬於地主。

雪推尹——赫登堡的一切不澈底的農業改良在農奴制的普魯士農村中打開了裂口。赫登堡的其他設施亦有進步性質：例如在柏林創立大學（一八一〇年），實行猶太人的公民平權（一八一二年）

軍隊也在改良之列，一八〇九年以出身於農家的有多幹的謝倫加士特將軍充當軍隊的指揮者。他在一八一一年因拿破崙的要求而撤換，然在一八一三年又復舊職。

設立參謀本部，創建軍事學院（卓越的軍事理論家克勞維格是其中的教師），限制軍隊中肉刑的採用，建立國防兵（國境要塞），這些都是謝倫加士特的建議措施，這些措施助成了舊的普魯士軍事制度的改革，舊的普魯士軍事制度是從佛利得里希二世沿襲下來的，在與共和國以及後來與拿破崙的法國作戰中完全宣告破產了。但是普遍的兵役義務却在一八一四年始實施。

普魯士在一八〇七到一八一三年實行的自由改良準備了一八一三年的民族高漲，在這時期某些自由的改良也在其他的德意志國家內實行了，特別是巴伐里亞在一八〇八年即廢除了農奴法。在奧國封建的貴族和官僚仍然死守着自己的全部陣地，只在軍隊中實行某些改革。

一七九二—
一七九九
年的意大利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法國的事變對於意大利的影響並不弱於德國。意大利社會的前進階層熱烈地祝賀法蘭西革命，這革命鼓勵意大利人民渴望着解脫封建專制的壓迫和國家的民族再組合。上面已經說過了，詩人阿兒菲里會寫了詩贊美巴士提的奪取。

當一七九二年九月法蘭西共和國的軍隊第一次踏進意大利，踏進附屬於撒丁王的薩伏依的時候，民眾都歡天喜地地迎接他們。孟德士基將軍向巴黎報告說：「我的軍隊的行列是不斷的凱旋的行列。農村和城市的人都紛紛逃歸於我們……據我看來，此間傾向於革命的情緒與我們是一樣的。」十月二十一日薩伏依的首府謝姆貝里召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廢除了國王的政權，取消了封建的義務，封閉僧院，沒收僧侶的土地，扣押流亡者的財產。在尼茲也使同樣熱烈地迎接法蘭西共和國的軍隊。薩伏依和尼茲根據國民公會的法令很快就併入法國。

法蘭西革命的思想傳播於全意大利。政治的組織和秘密的社團建立起來了，它們的任務是同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作鬥爭。意國的君主制政府以殘酷的鎮壓反對民主主義者來回答這個運動。

法蘭西軍隊一七九六年春在波拿巴將軍指揮之下出現於北意大利，遇到一部分資產階級的較一七九二年更其熱烈的歡迎。法軍的勝利強迫撒丁國王維克多爾·亞梅德三世休戰，而後是締訂和約。打垮了奧國軍隊，波拿巴於五月十五日進入米蘭，米蘭人民極狂熱地迎接他。

奧國是亞平寧半島反動的主要支柱，奧國的失敗刺戟了意大利的共和運動。一七九六年八月來吉亞發生暴動，這個暴動很快地席捲了整個莫登納公國。十月間暴動區——費拉爾、波洛尼、來吉亞、莫登納——的代表會議確定組織西士拍當共和國（以波洛尼爲首都）。這個共和國的政府是自由資產階級和自由貴族的代表組織起來的，它計劃了某些改良，傾向於反對封建主義和僧侶主義。從奧國人手裏奪來的倫伯爾底耶變爲倫伯爾德共和國，或稱特朗士拍當共和國。那些仍然保留着自己王座的意大利國家担负着大宗的賠款。教皇皮伊六世必須付給法國三千萬佛郎，繳納大量財貨和家畜，交出圖畫和彫刻一百件和古舊的手稿五百份，封鎖自己的便利於法國敵人的港口和割讓一部分領土。

然而被認爲是法國的同盟者亦在分損賠款之列。例如米蘭就應付給法國一千萬佛郎。強索賠款和法國官吏在意大利的掠奪在一七九六年五月間引起了反對佔領者的民族起義。波拿巴以毫不留情的殘忍來鎮壓這個起義；比拿士可村依照他的命令全部被焚，在拍維城市會議的代表全部被射死並捕捉了二百個人質；縱容士兵連續劫掠兩日。

一七九七年六月，貴族的海盧愛西共和國得到了新的、更民主的構造而更名為李古里共和國。七月間西士拍當共和國與特朗士拍當共和國合併爲西扎兒平共和國（以米蘭爲首都）。可是威尼斯共和國在一七九七年則中止了其許多世紀的存在：它按照「巴姆巴·瓦爾米和約」讓給奧國（以之交換萊因左岸）。

意大利所成長的共和國事實上是法國的單純的屬國。這個從屬的狀況使它們支出很高的代價。西扎兒平共和國必須在自己的領土上保留二萬五千法國軍隊和每年支出一千八百萬佛郎充作軍隊的給養。

但是法國在意大利的統治具有顯著的進步意義，因為伴之而生的是該國的貴族的封建特權的廢除，教會土地的還俗，公民平等的規定，解除以前的出版壓迫。這些自由的改良使資產階級的前進部分和知識份子寄予波拿巴以同情。

一七九八年二月羅馬發生人民暴動，暴動得到了逼近城市的法國軍隊的支持。教皇的世襲政權被廢，皮伊六世逃跑了，三月二十日宣佈羅馬共和國。

教皇的世襲政權的廢除，這是中世紀的殘餘，和羅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設立在地方人民的前進階層中間引起了很大的興奮。可是法國軍隊及其總指揮瑪雪納將軍的品行很快地就使這種熱情冷淡下去。法軍在羅馬肆意跋扈，好像是在被征服的城市一樣。羅馬共和國被課賠款現金一千五百三十萬佛郎，國家財產五百萬，軍事設備三百萬。除此之外，它還必須讓法軍的軍團駐在自己的領土上。

在一七九八年底拿破利國王費爾丁蘭四世，他的正室瑪麗·卡羅林納是被法國處死的女王瑪麗·安托列塔的妹妹，參加了新的歐洲反法聯盟，出兵攻羅馬共和國。駐紮於羅馬的法軍被擊敗，十一月十七日拿破利人佔領了羅馬共和國。於是乃對共日主義者開始嚴峻的懲處。羅馬慘遭劫掠。然而到十二月九日法國軍隊在項皮亞來將軍的指揮下重佔羅馬並恢復了十馬的共和制度。接着又進兵攻佔拿破利。費

爾丁蘭國王帶着殘敗軍隊在英國海軍保護下逃往西西里島。

一七九九年一月宣佈伯登諾培共和國，這個名稱是沿用拿破利的古名。新共和國的憲法是模仿一七九五年法國憲法而製定的。貴族和僧侶的等級特權悉被剝奪。當權者乃自由資產階級和自由貴族的代表。可是進步的改良這裏如同其餘意大利一樣是與佔領者的國家權取結合在一起的。加於拿破利的軍事賠款數達六千萬佛郎。拿破利和法國軍隊的給養每年要耗去拿破利四千三百萬佛郎；由法國人到來所引起的每年支出總額達七千六百萬佛郎。法國的財政特派員因貪得無厭的榨取人民而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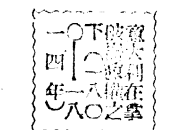
一七九八年十二月與羅馬建立共和國同時，都靈發生革命，革命得到法國軍隊的支持。一七九六年代替維克多爾·亞梅德三世的卡爾·愛麥魯兒四世被推翻而逃亡於撒丁島。

都靈組織了臨時政府，政府首腦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廢止貴族的封建權利，解散僧團和實行其他的改良。然而同時曼蒙特必須付給法國一千零三十萬利拉。

一七九九年春差不多整個意大利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從屬於法國。但是蘇瓦羅夫帶領的俄奧聯軍的勝利迅速地結束了法國人在意大利的統治和建立在意大利的共和國。一七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蘇瓦羅夫攻入米蘭，五月二十六日入都靈。倫伯爾底耶歸還於奧，撒丁生重登王位，新教皇皮伊七世在羅馬恢復了自己的政權。反革命亦在南意告捷。六月拿破利被所謂「信仰軍」的襲擊所奪取，這支軍隊由羅馬教皇的樞機員盧符指揮，是由反動僧侶所宣傳起來的城市流浪人的武裝隊和部分農民組織而成的。費爾丁蘭

王歸返拿破利。伯登諾培共和國沉入血海之中：被逮的自由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數達一萬五千人，其中有四千人被處死刑。

到一八〇〇年初意大利的舊的政治秩序完全復辟，而法國在意大利的統治則為奧國所逐出。



一八〇〇年拿破崙在意大利對奧國軍隊的勝利消滅了蘇瓦羅夫勝利的成果和促使西扎兒李和李古里共和國的復興。璧蒙特、帕爾馬和皮阿陳察併於法。托士卡納變成附屬的愛特魯里亞王國而轉讓於西班牙的布爾邦。一八〇二年在法國(里昂)召開的西扎兒李共和國的代表會議改變它的名稱為意大利共和國。拿破崙本人當選為總統，

副總統是倫伯爾底的地主卡兒西伯爵。

拿破崙採用了法國皇帝的稱號之後就把意大利共和國改為王國(一八〇五年三月十八日)並在米蘭即位作意大利國王。他任命其繼子埃夫金尼·巴格爾萊為新的王國的統治者，封他為意大利副國王的稱號。同在一八〇五年這一年內，以前的李古里共和國和以前的莫登公國的領土歸併於法。一八〇五年戰勝奧國，拿破崙從奧國奪得威尼斯，威尼斯現在歸併於意大利王國。在它的組成部分中亦包括了以前莫登納公國和曾經屬於羅馬尼亞教皇的領土。一八〇六年法國軍隊佔領拿破利，費爾丁蘭國出在英海軍保護之下進入西里。拿破崙的弟弟約瑟夫被宣佈為拿破利的國王。一八〇八年約瑟夫當西班牙國王，而拿破利的王座就由拿破崙的妹夫約阿基姆·墨拉特元帥所據。在此以前一年(一八〇七年三月三十日)

托士卡納併於法。教皇皮伊七世以破壞大陸體系和某些其他活動而激起拿破崙對自己的不滿，因此他的領土被剝奪而於一八〇九年歸併於法。教皇的世襲正權被廢。皮伊七世被禁，遣送入法，在法一直被押到一八一三年。教皇世襲政權的廢除是拿破崙在意大利的最後的大改革。現在意大利除了撒丁島和西里仍然掌握在以前的王朝之外，其餘全部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屬於法國。

拿破崙的統治既未促進意大利的民族統一，亦未使它獲得政治上的自由。然而這個時期意大利所實行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改革却幫助掃除國內的許多中世紀的殘餘並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廢除二十二個對內稅口，封閉大量的僧院而拍賣其土地，取消貴族的封建特權和實行法蘭西的民法——凡此都是進步的改良，這些改良就標記着拿破崙在意大利的統治權。

但是拿破崙的經濟政策把意大利變成了一種半殖民地。輸入意大利的法國商品的關稅降到最低限額，棉織品只能由法國輸入，意大利的生絲、羊毛（除了在自己的工廠改製它以外）就只能輸出於法；工業企業上用的機器輸入意大利。這樣的政策強力地阻滯了意大利工業的發展。許多工業部門都走上完全衰落之途。威尼斯製繭王場的數目從三十六家縮減為十二家，羅紗工廠的數目從十一降為八，棉織工廠從六降為四，其他部門亦相似。從事於棉的初步改製工作的工人數目從一八〇六年的七萬減為一八一一年的五萬六千。同期間在意大利王國的棉織工廠內服務的織工數目從二萬五千縮減為一萬四千。

大陸封鎖很快地使意大利的港口——威尼斯、熱諾亞、李瓦爾諾、阿克來等等走向完全的衰落，因

爲這些港口都是依靠海上貿易以爲生。最後，拿破崙從意大利奪去了大量的貨幣捐稅致使意大利人民更深地陷入困境。「血的捐稅」主要是落在勞動者的頭上。不斷的戰爭不僅吞沒了法蘭西的，而且是意大利的青年，強迫他們爲着與已無關的拿破崙侵略政策的利益而作戰犧牲。

所有這些都爲國內的社會不滿之增漲造下了良好的基礎。它表現於抗拒納稅，支持走私者，大批的逃避兵役，組織反對法國國權的一些暴動。一八〇六年十一月卡拉不里山區在修道士弗拉·節瓦洛領導下的農民暴動被平服。一八〇七年的南意大利產生了燒炭工人的祕密結社，其任務是反對法國的壓迫和爭取民族的獨立。但是這個運動在此期間尚未得到更大的發展。

拿破崙帝國一崩潰，意大利的自由改良就告停頓和部分的取消。意大利的人民雖從法國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但立刻又落到更苛重的更嫌惡的奧國壓迫之下。

西班牙人民反對法國侵入的鬥爭是與西班牙國家和社會制度的自由憲法之改良的鬥爭合而爲一。

一八〇八到
一八一三年
西班牙革命

一八〇八年，在來昂島召集臨時國會，集會地點後來遷往法國人所難攻克卡的底克士。在這次國會的代表中間以西班牙先進區域（卡達洛尼、赫林西、沃連西）的自由資產階級和自由貴族的代表佔優勢。一八一二年三月十九日國會通過了自由憲法。國王的權力受了議院（國會）的限制，議會是在相當廣泛的（但不是普選）選舉制基礎上選舉出來的。然而國王有權停止議

院的決議（即所謂「休止權」）。一切執行的權力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憲法上規定了地方自治。國會廢除了這樣一些中世紀的殘餘：例如國內的關卡稅、宗教裁判、教會的什一稅、領主的裁判以及其他地主封建權利，縮減了僧院的數目。可是它既沒有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也沒有廢除教會的土地所有。國會規定外來移民與本國住民有平等權利，並且在歐洲第一次取消奴隸的買賣。

西班牙的封建專制的秩序現在受到了強烈的打擊。約瑟夫·波拿巴的政府方面也急急消除服屬於他的各省內的封建關係。某些省的賀特*（西班牙民族政府的機關，領導對法國的侵入作鬥爭），也從事於封建秩序的消滅。

中央的賀特是在以前的大臣弗洛里德·不蘭克伯爵的領導之下，他是開明的專制主義的支持者，其組成員中的另外一個是以前的大臣，以博學聞名的，自由主義者何維略諾士。中央賀特說話非常堅決，有時簡直就是革命的語言，可是它的話不合於事實。「在保衛共同的祖國的名義之下，賀特可以施行任何的社會改良，把不動產和權力從教會和貴族手裏奪來交給資產階級和農民。幸福落在它的命運上如同當年落在法國的社會公安委員會的命運上一樣，這就是：因為防禦外敵侵入之必而要强化了內部的動搖……然而中央賀特不但以死的威脅來吊死西班牙的革命，它的本意是要進行有利於反革命的活動，復興從前的政權，重新鍛鍊已被打碎了的金鍊，凡是革命之火燃燒着的地方立刻就竭力撲滅它，自身是

* 賀特是西班牙語的譯音，意思是指西班牙的政權機關。——譯者註

停止不幹了並且妨礙着別人去幹。」*

西班牙經濟的落後，資產階級的軟弱和無產階級的不發展在一八〇八——一八一三年的西班牙革命過程中烙上了自己的印記，不懂得提高農民羣衆和以澈底的民主精神來解決基本的內部問題——農業問題。西班牙革命只是資產階級而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

一八〇八年——一八一三年西班牙革命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軍隊的卓越作用。「這個現象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看到，我們是以現代的意義來稱呼國家，由於各省人民生活的閉塞，所以能駕凌貴族只因軍隊是民族的體現者。第二，西班牙的特殊狀況和半島上的戰爭造成了條件，在這條件之下，西班牙民族的一切有生力量只能集中在軍隊中間，因此，統一的民族運動（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二二年）就出自軍隊，因為對於運動的這種作用，一部分國民就習慣地把軍隊視爲每一次民族暴動的天然的工具。」*

西班牙的革命事變對於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鬥爭是一個推動力。

到一八一四年初，西班牙人民使自己的祖國從法國侵略軍之下獲得了完全的解放。

但是，西班牙雖然防護了民族的獨立，却沒有能够守護着一八一〇年——一八一二年所獲得的民主自由。一當國王費爾丁蘭七世由法國的俘獲中歸還西班牙，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一八一二年的憲法和恢復專

* 「馬恩全集」十卷，七三九頁。

* 「馬恩全集」十卷，六八四頁。

拿破崙
的危機

到一八一一年拿破崙帝國一共有一百三十個省和七千五百萬人民，佔當時歐洲人口將及一半和三倍於革命前法國的人民（一千五百萬）。從南到西法蘭西帝國被附屬國和聯合國的圍圈包圍着。法蘭西的守備隊分佈於安特維爾增、但澤、羅馬、都靈、北德意志和巴爾幹。拿破崙一心要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建立以法國爲首的世界君主制。還在一八〇四年他就說過：「神意要我恢復卡爾大帝的王座。」一八一〇年拿破崙與約瑟菲納離異而娶了奧國皇帝的女兒，瑪利·路易士大妃爲妻。越一年生一子，封以羅馬國王的稱號。自皇嗣出生之後，強盛的帝國的狀況始告最後強固。

然而事實上這個強大是脆弱的；它爲日益增漲的內部的，尤其是外部的困難所損毀。由於不斷的戰爭，拿破崙企圖鼓動戰爭來消滅英國，外部困難獲得了特別尖銳的性質。

一八一〇年爆發了工商業的危機，繼續到一八一一年春。這個危機使法國的對外貿易總額由七萬萬零五百萬佛郎縮減爲六萬萬二千七百萬，危機的引起一方面是由於高價出賣和原料不足（特別是棉花），另一方面是市場縮減，後一原因乃由英國走私的成功和從屬於法諸國的搗亂有以致之。大陸體系宣告破產：它固然使英國的商業發生困難，而其刺戟法國則有過之無不及，法國的國民經濟痛感工業原料之缺乏。一磅棉花在一八〇四——一八〇五年間索價四·五佛郎，一八一〇年漲至十一佛郎。在意植棉的試

團案獲成功。練織工業的困狀可證之以下事實，即該業工人數的銳減（例如里昂從一八一〇年上半年的九萬三千人減為下半年的五萬九千人再減為一八一一年上半年的三萬七千人）。

緣於英國反封鎖的結果，致使法國商業港口馬賽、波耳多、阿維爾以及北德意志（特別是漢堡）與荷蘭諸港口全歸於淪落。試圖以自製糖（用葡萄或甜菜製造）代替殖民地糖沒有成功。拿破崙乃走上部分破壞大陸體系之途，允許（輸出入准許證）由英國輸入某些商品，但必須以同價的法國其他商品輸出以爲條件。然即此亦無補於事。

拿破崙的經濟政策的失敗加強了法國人民對帝國策爾的不滿。工業資產階級開始脫離拿破崙，商業港口的資產階級對他簡直是採取敵意態度。在不斷的對英作戰之下，海上貿易對於法國人是絕對沒有可能的。間接稅和募兵壓迫的增強迫使農民脫離拿破崙。農民的不滿特別明顯地表現於大批的逃避兵役上。軍隊中新兵開小差事件亦日漸增多。

工人階級被嚴峻的關於聯合和罷工的法律奴役着，他們對於帝國沒有任何同情。工業危機和一八一〇——一八一一年失業者的增多引起了工人區的不平。一八一二年麵包的高價出賣更增強了這一階級的怨憤。

一部分加特力教僧侶怨憤於懲辦教皇，在信教的農民中進行反拿破崙的鼓動。最後，舊的貴族的代表，不管拿破崙對他們作了怎樣的讓步，他們的大多數仍然堅持要恢復布爾邦君主制。

因此，在法國本身的社會基礎上拿破崙集團日漸縮小。同時在戰敗的國家，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在增漲着。然而拿破崙帝國的軍事和政治力量還是這樣大，一時尚難動搖。

一八一一年拿破崙說：「再過五年我將是世界的主人，現在只留下一個俄羅斯，

一八二二年
拿破崙使路
軍在俄國

但是我將踏碎它。」俄國和英國一起都是拿破崙企圖建立以法國為首腦的世界君主制的主要敵人。拿破崙與亞歷山大一世之間的聯盟，一八〇七年簽訂於麥兒西特，一八〇八年又再訂於愛爾福特，是並不堅固的，因為盟約上所規定的條件不利於俄國。大

陸體系割斷了以前對英的商業關係，使俄國國民經濟的狀況陷入厄境。法國不論是作為俄國必要商品的供給者，不論是作為俄國輸出的消費者，當時的輸出主要是木材、大麻、麵包和油脂，它都不能代替英國。芬蘭（一八〇九年）與比薩拉比亞（一八一二年）的侵佔亦無補於大陸體系所給予俄國的損失。

拿破崙的支配德意志只是加強了俄國宮廷對於與法國聯盟的日益增漲的不滿。與法蘭西帝國的奧兒登堡公國聯合，該國君主與羅曼諾夫王朝有密切的親屬關係，在彼得堡引起大騷擾。拿破崙的波蘭政策激起了俄國貴族集團的無可比擬的不滿。華沙大公國的建立乃法蘭西帝國的東方前哨，看來好像是併合整個波蘭於拿破崙庇護之下的第一步。

這就是法國與俄國發生爭執的主因。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三十一日）亞歷山大一世頒佈命令，規定對奢侈品、絲織品、天鵝絨、酒等等徵收禁止稅，而這些商品恰恰就是由法國輸入俄國最多

的。

自一八一〇年起拿破崙就開始準備對俄作戰。這個準備是在調解「誤會」的虛偽詞令掩蓋之下大規模地進行着。一八一二年二月拿破崙強迫普魯士國王加入反俄的軍事聯盟，三月又與奧締結同樣的聯盟。可是拿破崙想把瑞典拉入準備中的戰爭却没有成功。瑞典的皇太子卡兒·約安，他是以前法國的貝爾納多特（一七六三——一八四四年）元帥，一八一〇年被無子的國王卡兒十三世收為養子，他寧願與英俄聯合而不願作法蘭西帝國的聯盟者。英國和俄國答應在戰勝拿破崙的時候把屬於丹麥國王佛利得里黑六世的挪威讓給他。被法國軍隊所佔的瑞典的巴梅拉尼在瑞典的這個決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拿破崙的四十二萬「大軍」未經宣戰即渡越列門河而闖入俄羅斯國境。我們的祖國以前沒有遇見過的最危險的敵人很快就踏進了它的領土。俄國的軍隊通共只有二十四萬人，所以它的總指揮伯爾克萊·德·托利避免決戰，誘敵深入，意欲以此削弱拿破崙的軍隊。伯克萊·德·托利的策略頗為俄國社會所不滿，八月二十九日他就為庫圖索夫（一七四五——一八一三年）所代替，庫圖索夫是卓越的司令官，是蘇瓦羅夫的學生。拿破崙軍隊深入俄國國境，它為疾病與逃跑到削弱。「大軍」是由許多民族的成分組成的，在它的隊伍中不只是法蘭西人，並且還有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荷蘭人、比利時人，這就助長了紀律的迅速崩潰和隊伍中開小差的增多。

九月七日在接近莫斯科時發生了鮑羅汀戰役，這個時代的最劇烈的戰役之一。在鮑羅汀戰鬥中拿破

驚的軍隊有十八萬五千人和大炮千門以上。庫圖索夫有十二萬零八百人和大炮六百四十門。恩格斯在論鮑羅汀戰役的文章在「新美洲百科全書」中指出，俄國的大炮在鮑羅汀戰鬥中強於法國並發射出更重的炮彈（六一—十二磅對三一—四磅。）*

杜兒士克和肖士特羅萊茲克工廠的精細的工作和從英國得到新的武器幫助了俄國軍隊與技術上裝備較優的敵人作戰。雙方損失都很大。俄國軍隊在戰鬥中表現了出色的堅忍不拔的精神。損失了五萬八千人（佔人數一半）之後才退却。雖然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強有力地疏散了的俄國的一部分軍隊仍然完全保存了自己的戰鬥力而準備繼續決戰。

後來拿破崙寫道：「在我的一切戰役中最可怕的是我在莫斯科的一役……法國人這次戰鬥中是應當獲勝的，而俄國人也是應當不可能勝的。」由此可見拿破崙並不認為鮑羅汀戰役是勝利的。九月十四日拿破崙的軍隊到這時期只有十萬人了，進入衛戍隊和人民所遺留的莫斯科。

但是莫斯科的失陷並未使人民失去為從敵人的侵略軍之下解放出來而繼續鬥爭的決心。愛國的高潮普遍於廣大的人民階層。一當拿破崙佔領莫斯科時，俄國的愛國者即在莫斯科放起大火，燒燬了大部分建築以及物品的和食料的貯藏。社會各階層的志願兵，當然主要來自農民，紛紛投入游擊隊，積極援助庫圖索夫的軍隊。游擊隊諸領袖中特別有名的是官佐和詩人戴尼士·達維多夫、蕭士拉文，農民亦特維

爾達可夫、農民赫拉西姆·庫賓、農婦華西利沙·苛以娜。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在俄國的政策根本上不同於一七九六年他在意大利的政策。當時，作為共和國的將軍，他以自己的勝利去幫助消滅封建；現在，當了皇帝，他對於俄國農奴制下的農民解放什麼也沒有做，雖然這個可以提高他戰勝亞歷山大一世的機會。拿破崙害怕俄國農民的暴動。例如聖·西爾元帥，一八一二年戰爭的參加者，在他的回憶錄裏說。立陶宛確實已經開始農民暴動；他們把地主從住屋裏驅逐出來。「拿破崙相信着自己的新體系，保護地主防衛他們的農奴，歸還地主他們的住屋，他們會自這裏邊被人趕出來」。後來，在回到巴黎時，他把給沙皇和俄國地主解除農民革命的困厄立為自己的功勞。

十月十九日拿破崙被迫離去莫斯科而開始退出俄國。這個撤退引向「大軍」的覆滅。飢餓和嚴寒促成了它的毀滅。一八一二年十二月頂多不過二萬——二萬五千名的殘軍敗卒渡回列門河而去。俄國人民以自己的英勇健兒的力量堅持了自己民族的獨立，在歷史上偉大的司令官指揮之下消滅了世界上強大的軍隊。人民的熱情是這樣的高，在好些地方有成千的農民都湧向新兵募集所要求「錄取」他們，而當他們投身兵役時，他們因喜樂而歌舞。對於外國的強盜，俄羅斯的破壞者與凌辱者的憎恨的感情不可抗地傳過了幾百萬的人民羣衆而成為戰勝暴敵的無盡的源泉。拿破崙帝國受了這次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拿破崙軍隊在俄國的覆滅提高了一切被他奴役的人民的情緒。西班牙人為自己民族獨立的鬥爭也加

第六次的聯
合——一八
一三年的戰爭

強了。民族的高漲也泛濫於德國和意國。一八一三年二月正卡利寧亞歷山大一世和普魯士國王，他們雖不同情民衆中間的民族解放的高漲，但想利用這個高漲來最終地擊敗拿破崙，於是就向德意志人民大聲疾呼，號召他們起來爭取自己民族的獨立和政治的復興。三月十六日普魯士對法宣戰，建立了新的（第六次）歐洲聯盟，參加這次聯盟的有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國、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奧國沒有馬上加入這次聯盟（到八月十一日才加入）：它不願完全擊潰拿破崙，因為它害怕這將加強了普魯士。

拿破崙拒絕了聯盟國向他提出的條件，這個條件要求他放棄他所佔的大部分土地。他還沒有失去他能打敗聯盟國的信心。除此之外，王朝問題的考慮也起很大的作用。拿破崙曾露骨地對奧國的宰相梅特涅說過：「你們的君主生長於王位，他能被人打敗二十次而後來又重回自己的京都；我却不能，因為我是出身行伍的。當我失去了力量從而不能作戰的時候，那就是我的政權壽終正寢之日。」爲無盡的戰爭疲憊了的法國希望迅速地締結和約。然而拿破崙却又集中了新軍四十萬人而再興戰事。

戰事在德國領土——薩克森尼亞爆發。撒國國王（因與普魯士不和）繼續堅持與法國聯合。聯盟國配備了大軍八十五萬人。拿破崙尙獲得幾次勝利——在留森（五月一日至二日），在色森（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在德來斯登（八月二十七日）。一八一三年十月十七——十九日在萊比錫進行決戰。在這三連三天的戰鬥中約有六十萬人參加，得到「民族之戰」的名稱。聯盟國的力量幾乎比拿破崙

的大兩倍。當戰鬥達到最高點時，原先與拿破崙軍隊並肩作戰的全部薩克森軍隊突然轉向於敵對者方面來，調轉炮口反對法蘭西。萊比錫的戰鬥最終是拿破崙失敗，損失了六萬五千人（聯盟國損失六萬人）。法軍被趕出了薩克森尼亞而開始退却。

拿破崙所建立的大帝國現在是最終地破裂了，萊因聯盟也瓦解了。維士特發利亞利國王耶羅姆在俄軍襲擊下被迫退出卡雪耳。拿破利國王墨拉特準備背叛拿破崙而投入同盟國方面以圖保留自己的王位。西班牙人在英國的支持之下成功地把法國人從比利牛半島趕出去。荷蘭和意大利準備解脫外國的統治權。一八一四年初聯盟國的軍隊闖入法國國境。

一八一四年
的戰爭和
拿破崙帝
國的傾覆

在這時期法國內部狀況的困難並不減於外部的。商業和工業經歷着危機。農業經濟苦於勞動力的不足，此乃不斷的新兵徵募有以致之（一八一三年即抽去一百十四萬人）。家庭遇到了困難，家庭的人員非死即傷或被俘。市場上公債的息金從八十七佛郎落到五〇·五佛郎。

對拿破崙政策之不滿泛濫於日益廣大的人民階層。還在一八一二年十月，對俄戰爭的時候，共和國的瑪列將軍就作過一次不成功的，完全沒有準備的，一軍之內就被撲滅的推翻帝國的試圖，他散播流言說是拿破崙戰死了。瑪列及其同謀者都被處死。現在，到一八一三年底，對帝國集團的不滿普遍到更加廣泛的規模。在一八一三年底接二連三宣佈的三次大批徵兵引起人民中的勞動階層怨聲載道。逃避兵役

之事件與日俱增。稅捐的無限度的增加亦引起民衆的很大不滿。大資產階級失去了對拿破崙的信任。一八一二和一八一三年的戰爭挫敗使拿破崙所向無敵的聲譽完全失墮。在法國恢復布爾邦君主制的願望在老貴族的代表中又告復活。追隨於敵人軍隊之後的老王朝的代理者不惜以取消兵役義務和苛重的稅捐爲誓約。

可是不論是鄉村中的農民，不論是城市中的工人都沒有在一八一三年或在一八一四年暴動起來反對拿破崙；最主要的是害怕歐洲的君主制將幫助布爾邦王朝在法國得勝。而一談起布爾邦王朝就會聯想到革命以前的集團的可惡。

一八一四年的戰爭是最堅持人的。拿破崙雖然還得到了幾次對聯軍的勝利，但是法國已經疲憊到不能抵抗敵人的襲擊了。武裝農民游擊隊本來可能付予民衆性質的保衛和阻撓聯軍的活動，然而拿破崙却拒絕這樣做，波耳多的商業資產階級深感大陸封鎖的痛苦，三月十二日他們把波耳多獻給了從西班牙入侵法國南部的英軍。在英國軍隊司令員的隨從中有布爾邦王朝的屬員安吉列姆公爵。當干涉者踏入波耳多時，王黨主義者高呼着：「聯盟國萬歲！布爾邦萬歲！」

雖然拿破崙趕過了聯軍，把他們留在背後，但是五月三十日聯軍終於接近了巴黎。帝國的高級政府機關鑽進了叛逆。叛逆者的首領是以前的外交部大臣薩萊蘭（一七五四——一八三八年），他在一八〇七年即被拿破崙免職，從這時起他就與外國的貴族維持秘密的聯系。三月三十一日，在短促的戰鬥之後，

由俄皇亞歷山大一世與普王佛利得里黑·威廉三世統率聯軍進入巴黎。他們受到王黨貴族的熱烈歡迎。慶月一日元老院建立了在泰萊朗指導下的政府。波拿巴王朝被廢。四月六日拿破崙遜位接着就被遣送往愛兒布島，把該島送給他作為終身財產。

普羅溫伯爵，路易十六世的兄弟，他從一七九五年（在被處死刑的國王之子死後）起就寄居於英倫，向被認為法國王位的僑望者，現在在路易十八世的名義之下宣佈為法國國王。

拿破崙帝國就這樣倒台了而完成了布爾邦的復辟。

拿破崙戰 爭的總結

拿破崙帝國的覆滅跟着發生的是貴族的放蕩，是僧侶的反動，是與革命運動鬥爭的歐洲君主制神聖聯盟的組成。然而不論反動者如何狂暴，他們終不能把古老的、封建的歐洲恢復到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以前的面目。因這次革命之結果而在法國確立的資產階級制度並不因拿破崙的倒台而被消滅。拿破崙戰爭消耗了七百萬人的生命（其中有一百萬是法國人）而以拿破崙的統治世界的企圖完全破產終結，拿破崙戰爭的流血區域是歐洲社會由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拿破崙的帝國主義戰爭繼續了許多年，佔了整個的時代，呈現為異常複雜的由帝國主義關係與民族解放運動交編成的網。結果，歷史就通過了這整個由戰爭和悲劇（全人民的悲劇）造成的異常豐富的時代而由封建主義進到「自由的」資本主義。」*

*「列寧全集」二十二卷，二八七頁。

資產階級的幾千卷論述拿破崙時代的文獻建立了特殊的「拿破崙的崇拜」，帝國主義者利用拿破崙來「證明」和宣揚自己的侵略政策。對拿破崙的這種態度的表記是法國官方舉行的拿破崙忌辰百年紀念（一九二一年）儀式。對拿破崙的歷史偶像的這種傾向在現時的意大利（指法西斯的意大利——譯者）達到更進一步的發展。拿破崙是絞殺革命的獨裁者，幾乎是整個西歐的無限制的指揮者，他變成了「鼓舞」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發動的模型，在這裏他們却遺忘了拿破崙追求世界統治的破產結局。

第十二章 布爾邦的第一次復辟·路易十八世·百

日·布爾邦的第二次復辟

復辟

布爾邦王朝受到了老貴族和高級僧侶以及一部分商工業資產階級的熱烈歡迎，然在廣大人民層却引起極大的不滿。只要一提起布爾邦的名字立刻就使民衆回想到以前所詛咒的東西，回想到被革命粉碎了的封建專制的壓迫。在革命時期收買了教會和貴族流亡者之土地的農民和資產階級害怕着土地的失去。與布爾邦一起流亡者也回到法國來了，他們從一七八九年就進行着反對自己祖國的鬥爭，而現在則希望歸還自己的采地，高級僧侶要求恢復教會的什一稅，歸還他們以前被奪去的財產，他們想重新掌管學校和戶籍登記。

然而而在法國恢復封建專制的秩序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在革命之後不容許再來標新立異，因為農民和資產階級反對它。加之資產階級本身在革命過程中也學會了某些經驗教訓，因此老王朝的復辟不能達到封建集團的復興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而實現起來。

*「列寧全集」九卷，一八七頁。

路易十八世被迫宣佈憲法，稱之曰憲章（一八一四年六月四日）。這個「恩賜」憲章承認了：革命所規定的公民平等，完全廢除僧侶和貴族的等級特權，保留拿破崙民法的神聖性，保留法國的新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對於「民族財產」之新的所有者保證他們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憲章把法國變為君主立憲制，按照這個制度國王及其大臣的權力受國會的限制，國會由兩院組成——貴族院和眾議院。王的子姪和國王所指定繼承者才能入貴族院。眾議院的成員是在很高的財產資格的基础上選舉出來的。只有支付三百佛郎直接稅的大有產者才享有選舉權。在當時法國的三千萬人口中享有選舉權者通共只約十萬人。至於當代議員的被選舉權則只有支付直接稅一千佛郎者才能獲得，這類人頂多只有一萬五六千。參加政治生活的年齡資格也規定得很高，即規定為三十歲（對於選舉者）和四十歲（對於代議員）。廣大的人民大眾都完全被屏除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總而言之，這個憲章是老的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的妥協。

一八一四年五月三十日法國與聯盟國的四個主要參加者——英、奧、普、俄在巴黎簽訂和約。法國必須讓出它在共和國和帝國時代所掠取的一切領土，回復到一七九二年的國界。在二十年幾乎是不斷的戰爭之後，英國壓倒了法國，法國現在失去了拿破崙時代所享有的對歐洲大陸的經濟和政治的領導權。

「巴黎和約」的條件招致國內的怨怒。對布爾邦政府的對內政策更加不滿，特別是在軍隊和農民中間。很快就有人談說布爾邦，說他們「在流放中什麼也沒有遺忘，什麼也沒有學到」而重回法國。把優

厚的年俸、職位和獎章分給以前的流亡者，發還他們沒有被分配掉的土地，流亡者散播頑固的流言說是要奪取農民在革命時從沒收的公產中所收買的土地，王家的貴族與加特力教的僧侶公開聯合，大批撤免革命時期和帝國時期所提拔起來的官員，而以無能的貴族子弟補充指揮人員，他們中間有許多會服務於敵人的軍隊。——所有這一切的倒行逆施都引起國內社會不滿的增加。農民將被奪去他們在革命時期收買得的從貴族和教會手裏沒收來的土地，爲這個風傳所激怒了的農民比什麼都更加仇恨布爾邦。

百 日
(一八一
五年)

布爾邦所造成的不滿鼓勵拿破崙重新奪取政權。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他帶了一千軍隊和六門大砲在法國登陸並向巴黎推進。路易十八世派去反對拿破崙的軍隊轉向於後者方面去。農民，城市的民主主義者，工人高呼：「打倒僧侶！殺死流亡者！廢傷貴族！」來歡迎拿破崙的歸回。三月十日他進入里昂，受到民衆的熱烈歡迎。三月二十日拿破崙未發一彈就佔領了巴黎。路易十八世被迫重新逃亡國外。貴族想在萬第和南法國掀起反革命的暴動。沒有成功。大多數人民顯然是不願再要布爾邦了。爲了把那些憎恨第一帝國獨裁政治的自由資產階級爭取到自己方面來，拿破崙不得不同意施行新的自由憲法（所謂補充的條文）和宣佈出版自由。

拿破崙復掌政權，歐洲的君主國懼怕帝國的恢復將復活爲爭歐洲領導權的戰爭，於是就暴動起來反對法國。他們也以法國新的革命之可能而感危懼。維也納會議宣佈法國人民沒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

宣佈拿破崙是「篡奪者」，是「人類之敵」。英、奧、普、俄相互之間締結了軍事聯合，參加聯合的後來還有其他歐洲國家。新的（第七次的）反法聯盟又告成立。

戰雲再起。聯盟國六路軍隊分向法國挺進，總數七十萬人。而在拿破崙屬下只有二十六萬兵卒。戰事爆發於比利時領土。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鐵盧（離布魯塞爾十七公里）之役，拿破崙的軍隊被英普聯軍完全打垮，這支軍隊是由英國元帥惠靈頓公爵和普國元帥不留海爾所指揮。聯軍配備了二十二萬人帶着四百九十八門大炮，而拿破崙只能以十二萬八千人和三百四十四門大炮來對抗。並且相當數目的法國軍隊都是訓練很差的青年新兵，他們的指揮官，尤其是高級的，都討厭戰爭並且不相信會勝利。所有這些彙合起來以致在決戰的時機惠靈頓的軍隊得到了不留海爾的增援，而拿破崙則沒有得到希望着的援軍，因為格魯西將軍的三萬五千人的兵團追擊李尼（六月十六日）戰役中被他打敗的普軍，迷失了道路，一時間不能趕到戰場上來。

滑鐵盧的失敗帶給拿破崙的打擊使他再也不能翻身了。聯軍闖入法國國境。被不斷的戰爭疲乏了的國家是不能抵抗新的敵人侵略軍的。武裝巴黎的工人和手工業者，吸收他們參加反對干涉者的戰鬥，以革命口號來發動農民——拿破崙却沒有決心這樣做。「我不願做甲開里尼*的國王」——拿破崙對他的左右親隨說。六月二十二日拿破崙第二次退位。臨時政府以符雪為首腦，這是一個朝三暮四的可憐傢

* 甲開里尼是十四世紀法蘭西的農民革命，一般地是指革命的農民運動。——譯者註

伙，以前背叛了革命，後來背叛拿破崙，再後來又背叛布爾邦，而現在又打算再次背叛拿破崙。七月六日未經戰鬥巴黎就被臨時政府獻給了敵軍。七月八日路易十八世如同二一八一四年一樣坐在干涉者的車上旋返巴黎。拿破崙被獻給英國而被英國流放於上聖海倫拿島，該島位於大西洋南部，拿破崙在六年後（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死於此處。

拿破崙第二次的統治就這樣結束了，這次統治延續了一百日，所以在歷史上得到「百日」這個名稱。